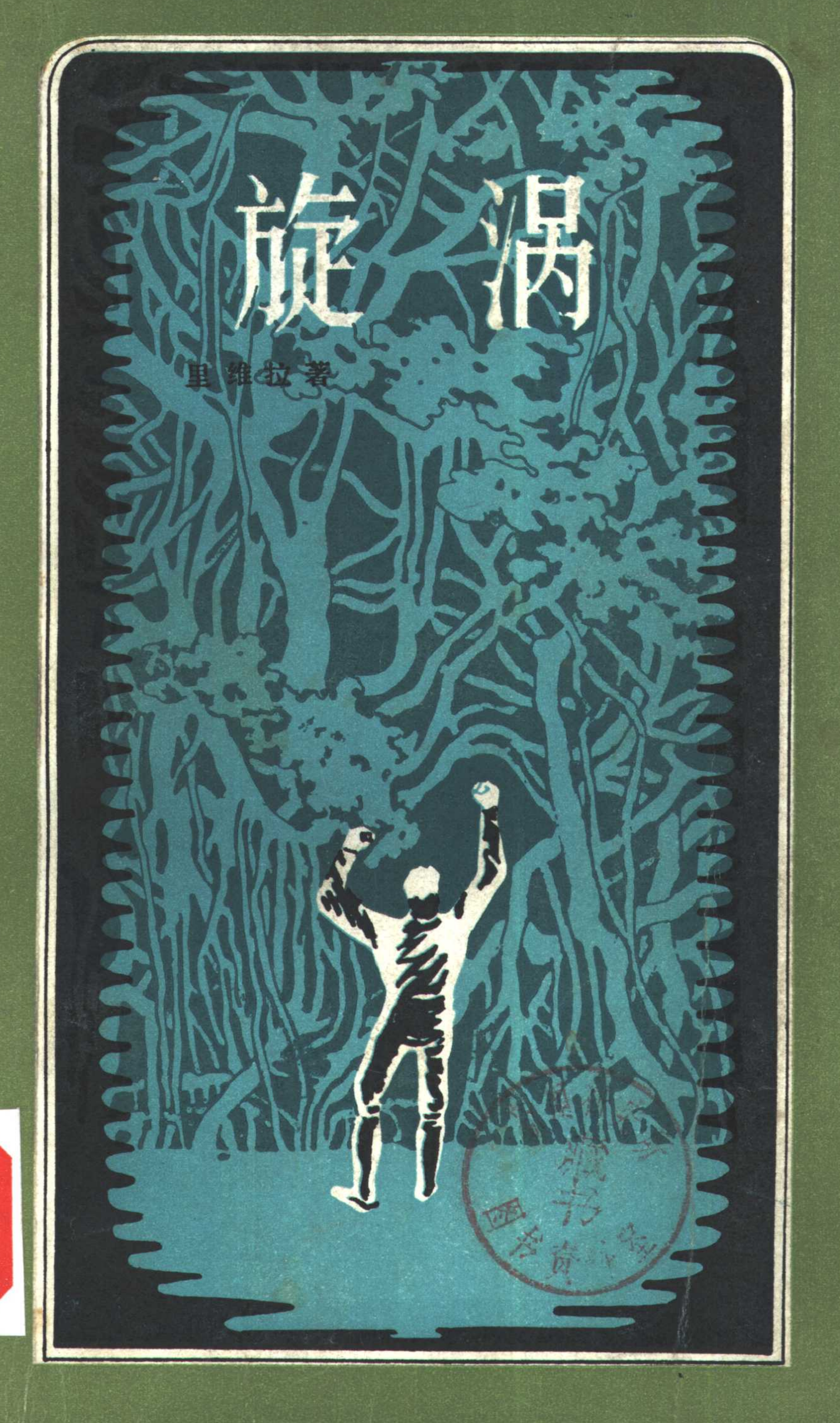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旋涡

吴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 Eustacio Rivera

LA VORAGINE

本书根据 E. K. Jemes 的英译本 1935 年版转译，
并根据西班牙原文校订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34,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10188·246　　定价：（五）1.15元

“那些一度以为我的灵智象青春的光輪一样閃耀着異彩的人，那些在我陷于不幸时立刻把我忘掉的人，那些間或在回忆我时会研究我的失败、追問我为什么可能如此却并不如此的人，愿他們知道：是那毫不容情的命运，把我从剛尝味到的成功里抓出来，投入大草原，使我象风一样漂泊无定，象风一样消失无影，除了声音和凄凉，什么也沒有留下……”

——阿尔都罗·高瓦书札断片

主要人物表

阿尔都罗·高瓦　　本书主角

阿丽茜亚　　高瓦的情妇

堂拉福(拉法埃尔)　　高瓦的父亲的老部下

毕巴(贝白·摩列约·尼埃多)　　经常与印第安人为伍的白人

斐德尔·法朗哥　　高瓦深入林莽的伙伴

格列塞尔达　　法朗哥的情妇

塞巴斯蒂安娜(巴斯蒂安娜;蒂安娜)　　印第安老妇人

安东尼奥·柯雷亚　　塞巴斯蒂安娜的混血儿儿子

那尔西索·巴雷拉　　奴隶贩子

楚比埃达　　大牧场主人

克拉丽达　　靠色相维持生活的女人

米扬　　雇工

毛珂　　雇工

埃里·梅沙　　法朗哥的老部下

富内斯上校　　橡胶林大恶霸

克莱门德·西尔瓦　　老橡胶工人

鲁西安诺·西尔瓦(鲁西安尼多)　　克莱门德的儿子

佐拉伊达·阿伊拉姆　　做橡胶生意的女人

阿基莱斯·瓦卡莱斯　　绰号“野猪”的监工

开云人　　橡胶林的恶霸

阿拉那　　橡胶公司老板

胡安吉多·维加　　橡胶商

拉兰涅加　　橡胶商

麦歇　　法国科学家

巴尔比诺·哈高美　　工头

检查官

曼努埃尔·卡尔多索　　橡胶工人

劳罗·考汀奥　　橡胶工人

苏沙·马恰多　　橡胶工人

维南西奥　　橡胶工人

彼德罗·法哈多　　橡胶工人

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　　高瓦的老友

莱斯美斯　　工头

罗勃多·布里多　　总督

目　次

引　子

部长先生：

我已遵照閣下的意思，編好了阿尔都罗·高瓦的手稿，以备出版；該稿由駐曼瑙斯的哥倫比亚领事送达閣下的办公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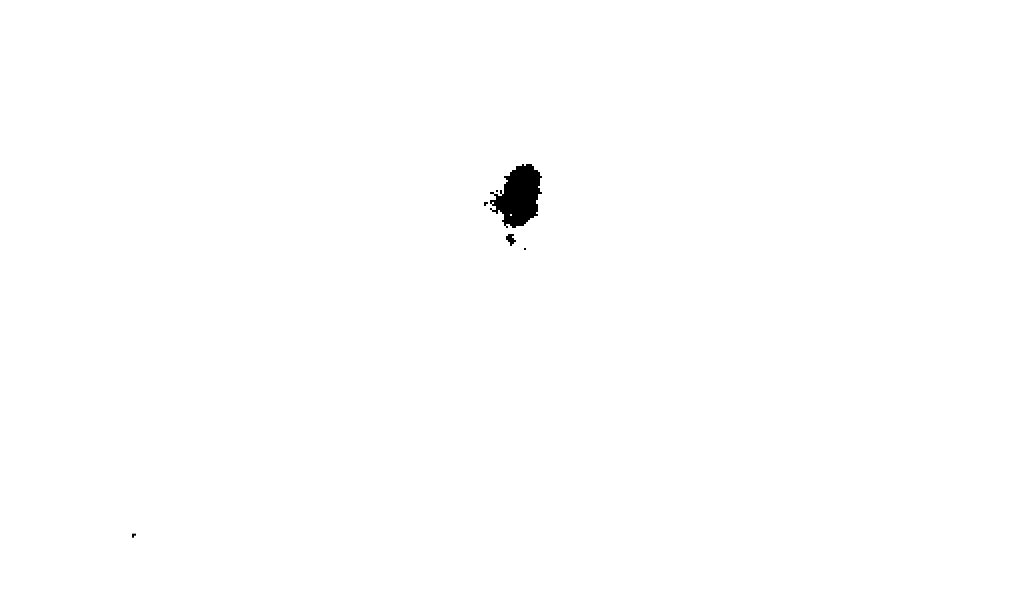
在这些篇頁里，我尊重这位不幸的作者的风格，甚至也尊重他的錯誤，我只是在某些具有特色的方言俗語下面划綫标明而已。①

我认为，除非閣下另有高見，在接到关于黑河或瓜因尼亚河的哥倫比亚橡胶工人的命运的續报之前，这本书是不应該出版的。但，如果閣下认为它应該以现在的面目出版，我就請求您把可能遞到的任何新消息立刻寄給我，以便用尾声的形式把这种消息补上去。

您的忠实的奴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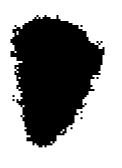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維拉

① 这些方言俗語，在譯文中有的譯意，有的譯音，后者用仿宋字排出，并在书后注释。





第　一　部



第一章

远在我热情地爱上无论哪个女人之前，我已经浪掷了我的心，听任它被声色所左右。心迷神醉的欢乐，情意绵绵的亲昵，或是怯生生地眉目传情的痛苦，我都一点儿也不懂得。我始终颐指气使，说不上是个情人，我的嘴唇从来不懂得恳求。但是我始终渴望得到一种天赐的理想爱情，一种会在精神上燃烧我的爱情，从而使我的心灵在胸中火花迸发，仿佛添了干柴的火焰一般。

当阿丽茜亚的眼睛给我带来不幸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体验纯洁爱情的一切希望了。我的双臂——厌倦自由的双臂，徒然伸出来向许多女人要求束缚。没有人探悉过我的梦想。我的心继续缄默无言。

赢得阿丽茜亚是轻而易举的。她既然一心想要在我身上找到爱情，便毫不迟疑地委身于我。她的父母，受了教区神父的怂恿，在密谋策划着婚礼，准备违背我的意思强制举行；即使在那些日子里，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和我结婚。她曾经把他们狡猾的策划告诉我。

"我一定要独自死去，"她说。"免得我的不幸会妨害你的前程。"

后来，她的家庭把她撵了出来，而法官又通知我的律师要把

我关起来，我便在一个夜间，在她躲藏的地方，坚决地跟她说道：

"我怎么能把你丢[illegible]？咱们逃吧！不管命运如何，和我同甘共苦；只要你给我爱[illegible]

于是我们就逃了！

那一夜——[illegible]们在卡桑那雷① 流域度过的第一夜，失眠症是我的伴侣。

透过蚊帐，我凝视着在无垠的天空里眨眼的星星。遮荫我们的棕榈树沉寂无声。一种无穷的寂静在周围飘浮，使透明的天空更蓝了。在我的褰鞑蘆旁边，阿丽茜亚在她狭窄的行军床上也呼吸急促、睡不安稳。

我忧心忡忡，百感交集：你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什么安排呢？你贡献以爱情的小姑娘又如何呢？还有你对光荣的梦想，对胜利的渴望，以及锋鋩初试的声誉呢？糊涂虫啊！把你与女人系在一起的结子，会随着餍足而成为束缚的。稚气的骄傲使你明知故犯地自己欺骗自己。你把你在无论哪个女人身上永远无法找到的东西，归之于这个姑娘。然而你自始至终都知道理想是无法求索的——理想只能藏在自己心里。你的肉欲一旦得到了满足，你用那末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肉体又有什么价值呢？阿丽茜亚的灵魂永远不属于你；你领略她的血肉的温暖，你感到她的呼吸靠近你的肩膀；然而精神上离她远远的，就象你远离那慢慢地向天际沉落的静默的星宿一样。

这时候我感到身心交瘁；倒不是我无力为我的行动担当责任，而是我已经在逐渐厌倦我的情妇了。我稍稍坚持不懈就可以占有她，虽然要以最大的疯狂作为代价；可是，疯狂了，占有

---

① 哥伦比亚东部的一条河流。

了，又怎样呢？……

卡桑那雷的那些使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并沒有把我吓倒。我的冒险的本能，促使我藐视那些个传说。我深信，我会从那最难制驭的邦巴①中安然脱险；我也知道，总有那末一天，我会在某个尙未知名的城市里，怀着乡思，追忆起过去的种种险遇。然而阿丽茜亚象手铐脚鐐一样妨碍着我。如果她不是这样娇嫩，如果她稍为大胆一点，敏捷一点，那就好了！这个可怜的姑娘是在痛苦难捱的情况下离开波哥大的。她不会骑馬。烈日把她晒得头昏脑胀。有时候她宁可步行，我就不得不耐心地牵着馬，陪着她步行。

我以前从来沒有这样好说话。我们是逃亡者；但我们只得挨着大路缓缓而行，无法迂廻前进、避免与别的赶路人相遇。赶路的人大多是农民，他们遇到我们就停下步来，不胜怜惜地问道：

"老板，姑娘为什么哭呀？"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才穿过卡盖沙，怕的是会遭到官方的逮捕。我好几次想切断电报线，用我的套索把它扯下来。可是我沒有动手。我的心底里萦廻着一个希望，希望我们会遭到逮捕，好让我从此摆脱阿丽茜亚，重获精神上的自由——即使囚牢也褫夺不了的自由。我们在黄昏时分从一座村庄边上经过，转一个弯，穿过簌簌作响的甘蔗田（一路经过的时候，我们的馬儿咬着撕着甘蔗），朝着河滩走去，然后在一个棕榈叶搭成的大窝棚底下露宿。窝棚里边有一只榨糖机正在榨糖。我们远远的就已经听到了榨糖机吱吱嘎嘎的声音；映着正在煮甘蔗汁的炉子的

① 邦巴(pampa)：南美的大草原。

火光，看到了周而复始地转动着榨盘的牛的黑影，和赶着牛的孩子的黑影。有几个妇人在准备晚餐，她们给了阿丽茜亚一服解热退烧的草药。

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星期。

我派回波哥大城去探听消息的雇工，只给我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情报。我的敌人们喊喊喳喳地乱讲，丑闻闹得满城风雨。我们的逃亡招来了物议，报纸上渲染得曲折离奇。我写信要求一位朋友干预其事，他在复信的结尾写了这样几句话："他们要把你们逮住！你除了卡桑那雷没有其他藏身之所。谁能想得到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会跑到荒原里去呢？"

当天下午，阿丽茜亚告诉我，人家在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我们。我们所住的那个棕榈窝棚里的妇人曾经问过她：我们是兄妹，是合法的夫妻，或者只是朋友呢？她还彬彬有礼地怂恿阿丽茜亚，如果我们是伪币铸造者，不妨把我们所铸造的钱币拿几个给她看看，"日子这么难过，干这种事也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破晓以前，我们就走了。

"阿丽茜亚，你可认为我们是在躲避我们心造的幻象吗？我们回去不是更好吗？"

"你常说这样的话；我很明白，我招你讨厌了！你为什么带我出来？这是你的主意。滚吧，把我丢下好了！你也好，卡桑那雷也好，都不在我眼里。"

于是她又哭起来了。

想到这不幸的姑娘可能感觉自己遭了遗弃，我心里就悲伤：因为她曾经把她苦恼的原因向我吐露过。我结识她时，她的父亲已蓄意要把她嫁给一个年迈的地主，而她从小就爱上了她的

一个堂兄，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青年，跟他秘密订了婚。这时候我出现了；那个荒唐可笑的老头，眼看他心爱的人儿有被人抢走的危险，心里诚惶诚恐，又受到她热心的父母的怂恿，便增多他的丰厚礼物，加强他的攻势。阿丽茜亚呢，为了求得脱身，便自动投入了我的怀抱。

但危险还沒有过去；这老家伙还是死活要想讨她做老婆。

"把我丢下好了！"她跳下馬来，重又说道。"我一点儿也不要仰仗你！我拚着两脚走去，一路上总可找到个大慈大悲的人！你这下流猪子！我一点儿也不要仰仗你。"

我年事已长，深知和一个憤怒的女人顶嘴是失着的，我保持緘默，盛气凌人的緘默；而她却坐在草地上，用顫抖的手一把又一把的拔着青草……

"阿丽茜亚，你这话证明了你从来沒有爱过我。"

"从来沒有！"

她掉过头，望着别处。

接着她就抱怨起我欺骗她的无耻行径来了。

"你以为我沒看見你跟那边儿的姑娘纠缠不清吗？为了勾引她，竟这样装腔作势！亏你还跟我说，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我身体不好哩。如果现在已经闹成这个样儿，以后怎么能设想呢？丢下我好了！我决不到卡桑那雷去！要说跟你在一起啊，我连天堂里也不去！"

听到她责备我不忠实，我的脸就红了。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然而我很想伸出手去搂住阿丽茜亚，用一个告别的拥抱来感谢她的嫉妒。如果她希望我丢掉她，难道我还有过失吗？

当我跨下馬来用某种解释安慰她时，我们看到一个人奔下斜坡，向我们疾驰而来。阿丽茜亚大吃一惊，抓住了我的胳臂。

那陌生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跳下馬来，逐渐走近我们，手里拿着帽子。

"容许我说一句话，先生。"

"我？"我粗暴地问道。

"是的，大人，"他撩起披风的一角，拿出一卷纸头交给我。"事情是这样，我的教父送一个通知给你。"

"你的教父是谁？"

"乡长就是我的教父。"

"这通知不是给我的，"我答道，看也沒有看就把文书交还了他。

"那末，大人，在那榨糖作坊住过的不是你们？"

"当然不是！我是以监督的身份到维亚维生茜奥去的，这位夫人是我的太太。"

听到了这正面的声明，他迟疑不决了。

"我还以为大人是伪币制造者呢，"他结结巴巴地说，"榨糖作坊里的人送讯到乡村里去报告，叫官厅捉住你们；可是我教父在田里，他只是逢到市集的日子才办公。他也收到许多电报，而我现在是执行吏……"

我不给他继续解释的时间，却命令他把太太的馬牵回来。阿丽茜亚为了掩饰脸色蒼白，从帽子上放下罗纱，遮住了脸。那个讨厌的家伙瞧着我们动身走掉，一句话也不吭。然而，他突然跳上他的牝馬，横跨在给他当馬鞍用的驮鞍上，从侧面向我们驰来，陪着笑脸说：

"大人，你在那通知上签个字，好让我教父看到我已经完成了任务。用监督的名义签个字。"

"你有笔吗？"

"沒有，可是再向前走一程就可以借到笔。要不然，乡长会把我关进牢里去的。"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道，并不把馬勒住。

"希望大人搭救我，如果你的确奉令出巡。我倒了霉，人家控告我偷小母牛，把我逮捕起来；可是我教父划地为牢，把我留在村子里，实行管制。后来，缺一个执行吏，他就把这个差使赏了给我。我叫贝白·摩里约·尼埃多，可是大家替我起了个野号，叫做华巴①。"

这偷牛贼跟在我的右边驰行，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把他的一切苦恼都告诉了我。他求我让他携带我放衣服的大皮包；他把大皮包横放在馱鞍上，緊挨他的大腿，留神着不让它掉下馬去。

"我沒有錢买一件过得去的披风，"他诉苦道，"而且境况糟糕透了，我不得不光着脚走路。你们瞧瞧，这顶帽子我已经戴了两年多了——我从卡桑那雷带来的。"

阿丽茜亚听到这话，把惊惶的眼睛转向他，问道：

"你在卡桑那雷住过？"

"是的，夫人，我认识草原②和亚馬孙河流域的橡胶林。靠天主保佑，我打死了许多许多蛇和老虎。"

就在这时候，我们遇到几个赶驴子的人，他们正鞭策着他们的牲口。华巴向他们懇求道：

"行个好事，借一支鉛笔给我，签个字。"

"我们可不带这种东西。"

① 意思是大酒桶。

② 指哥倫比亚和委内瑞拉間的草原。

"当着夫人的面，留神别跟我提起卡桑那雷的事。"我低声警告他。"你跟我们一起走，一有机会就把那些对监督可能有用的情况，单独向我汇报。"

讨厌的毕巴，一直都在不停地闲扯胡扯，说得天花乱坠。他和我们一起在维亚维生茜奥附近露宿，变成了阿丽茜亚的仆从。他给她说笑逗乐。就在那天夜里，他溜掉了，还偷走了我那上了鞍子的馬。

……我正追忆着这些事情时，突然亮起了一阵微红的火光。那是不眠的火，在离寝褥蓬几公尺的地方，通宵亮着，防止老虎和夜间出没的其他野兽的袭击。堂拉厲象跪在祭坛前似的跪在火堆前，正在把余烬吹旺。

忧郁的荒原，依然寂静无声；从附近的星宿上传来一种无垠之感，浸透了我的心灵。

我又在追忆过去。随着消逝的时光，我的生命也不可救药地消逝了一半了。我早该开始一个跟过去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新生活。我要放弃青春的残余机会。即使是我那梦幻的源泉，也要听其消灭，因为梦幻重来时，可能已没有人可以接纳梦幻了；不然的话，不知名的神也会占据了召唤梦幻的祭坛的。而阿丽茜亚也会作如是想，认为这样的一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她虽然是我的苦恼的原因，她却仍旧减轻我的痛苦，分担我的忧愁。因为她象我一样在流浪，好比风中飘摇的种子，不知道她要上哪儿去，又害怕那等待着她的地方。

毫无疑问，她的天性是热情的。但她是软弱的，只有在面对无可挽回的事情时，她的意志才偶尔奋起战胜她的懦弱。有时候她会懊悔不曾服毒自杀。

她曾经说过："即使我没有象你所要求的那样爱你，难道你就始终做个利用我幼稚无知、把我投入不幸的人吗？我怎么能忘记你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你怎么能报答得了我对你的一片真情？你可不能拿追求客店里乡下姑娘的那套办法来报答我，先引得我渴求你的保护，然后又把我抛弃。可是，如果你打定主意要丢掉我，你还是离开波哥大，因为你已经对我了解得很透彻。将来出了什么事，你可得负责！"

"可是，你知道我穷得一蹋糊涂吗？"

"你来看我的时候，我父母跟我唠叨不清的就是这事。我现在所要求的保护，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心。"

"我怂恿自己心甘情愿地把爱情贡献给你，你干么还要向我乞求呢？为了你，我摒弃一切，不计成败地投入这个冒险。难道你不能鼓起勇气来忍受苦难、信任我吗？"

"难道我没有为你作出那末多的牺牲吗？"

"可是你怕到卡桑那雷去。"

"我是为了你才怕去的。"

"敌人只有一个，而我们是两个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维亚维生茜奥窝棚里等候着宪兵队长到来，就这样谈开了。宪兵队长是个用卡叽军服装扮起来的蠢货：矮矮胖胖，头发灰白，胡髭蓬乱，醉态百出。

"你好，先生，"当他把长剑放在門槛上时，我用鄙夷的声调对他说道。

"啊，诗人呀！这个丫头简直是天仙下凡哪！你可不能小气，让朋友们也尝尝滋味吧！"

他嘴里的酒气向我脸上直冲过来。

他在凳子上紧挨着她坐下，抓住了她的手腕，喘着粗气说

道：

“好一个漂亮丫头！你可记得我吗？我是加美兹·伊·罗卡，加美兹·伊·罗卡将军！你小的时候，老是坐在我膝头上的哩。”

他就想抱她再坐在他的膝头上。

阿丽茜亚大吃一惊，大声叫道：

“死不要脸，死不要脸！”把他推了开去。

“你要干什么？”我关上門，大声怒吼。我把唾沫啐在他的脸上。

“詩人，这是怎么回事？我饒你不坐牢，难道这就是你对我报恩的行径吗？把那丫头留给我，因为我是她父母的朋友，因为她一定会死在卡桑那雷草原上的！我决不泄漏秘密。犯罪的嫌疑有我顶着，有我顶着！给我把她留在这儿！”

不等他说完，我就虎着脸拉起阿丽茜亚的一只鞋子，一面把他推在墙上，一面用鞋跟乱打他的脑袋和脸。醉汉嘴里嘟囔着，倒在房间角落里的米袋上。

半个钟头以后，阿丽茜亚、堂拉福和我，向无边无际的草原逃走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呼噜呼噜的打鼾哩。

“咖啡煮好了，”堂拉福站在蚊帐旁边说道。“醒来吧，孩子们，我们是在卡桑那雷啊！”

阿丽茜亚神清气爽，高高兴兴向我们问好。

“太阳快升起来了吧？”

“一忽儿还升不起来，北斗七星才勉强到达山头呢。”堂拉福指点着山脉，又说道：

“让我们跟它告别吧，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見它了。前面是草

原，草原，更多的草原。”

我们喝咖啡的时候，黎明的气息清新扑鼻，那是葱茏的巴洪那尔、翻耕的土地和新锯的木材的芳香。莫果基扇子般的叶子轻柔地簌簌作响。有时候，在澄澈的星空之下，其中有一棵会把羽状的树顶向东边垂下来。一种喜出望外之感，流贯我们全身的血脉；那时我们精神饱满，象草原一样的气势万千，为我们的生命与生存衷心感激。

“卡桑那雷是迷人的！”阿丽茜亚再三说道。“但，也不晓得是由于什么奇迹，我的脚一踏上草原，我的不安就不知其然而然地消失了。”

“就是这一片土地，它怂恿人享受它的美，也叫人吃它的苦。”堂拉福答道。“这儿，哪怕是快要死的人，眼看就要埋下地去腐烂，也还想吻一吻这块地呢。这是一片荒原，但谁也不感到孤独。太阳、风、暴雨，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既不怕它们，也不咒它们。”

接下来，堂拉福就问我可是跟我父亲一样的骑馬好手，一样地面临危险而仍勇往直前。

“先人传下来的本事是丢不了的，”我自夸道；阿丽茜亚的脸在火光中映得红红的，她满怀信心地微笑。

堂拉福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曾经跟着我父亲一同打过仗。他仍旧保持着見过世面后来式微的那种人所显示的尊严。他那白白的胡须，平静的眼睛，发亮的秃顶，配上他那中等身材和仁爱大度，正好合适。堂拉福听到我在维亚维生茜奥，晓得我要受人拦截，他就赶来找我，并且带来了好消息：加美兹·伊·罗卡向他发誓，要给我帮忙。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堂拉福就给我们置办东西，按照阿丽茜亚的嘱咐办事。来来往往，他都自动给

我们当向导。他还关照我们：他从阿拉烏卡回来后，要跟我们在他的一个顾客的大牧場上碰头，我们不妨在那儿盘桓几个月。

堂拉福正好在维亚维生茜奥，那完全是碰巧。他正要动身到卡桑那雷去。破产以后，他这个一文不名的鳏夫，已經逐漸养成了对草原的好感。他的女婿给点儿錢让他做生意，他就以牲口販子和货郎的身份，每年都到草原上来。他从来沒有一批就买五十多头牲口的事。他这回跑生意，带来了几匹小馬，希望能在下美达的村落里卖掉，还带了两头骡子，装着小零碎儿。

“给将军抓住的危险，你管保现在沒有了吧？”

“毫无疑问，当然沒有了。”

“这流氓真把我吓坏了！”阿丽茜亚说道。“你们想想看，我抖得象水银一样。深更半夜闯来了！还说他认识我！可是他也受到了应得的懲罚。”

堂拉福高兴地称赞我的勇敢。说我正是跟卡桑那雷旗鼓相当的好汉！

他说话时正在给馬匹解除馬绊，系上繮绳。我给他帮忙。不久我们就准备继续上路了。阿丽茜亚用一个灯给我们照亮，她求我们等太阳升起来了再走。

“这样说来，大名鼎鼎的毕巴，原来是草原上的一只老狐狸？”我问堂拉福道。

“最狡猾的拦路贼。他曾经越獄好几次；在监牢里养好了热病以后，又出来盜窃，而且越发胆大妄为。他带过一帮帮野蛮的印第安人，懂得好几族的语言。他是个划船的，也是个放牛的。”

“而且是那末阴险，那么虛伪，那么卑鄙，”阿丽茜亚评论道。

“你们只丢失一匹馬，已經是运气好的了。他还会上这一带来……”

阿俪茜亚心神不宁地瞧着我，但听了堂拉福讲的那些奇闻轶事，便安静了下来。

于是曙光出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没有能注意到曙光究竟是在哪一刻出现的，但见一层玫瑰色的雾霭浮游在巴洪那尔之上，颤动飘拂，象是薄薄的细布。繁星入睡了，在那乳白色的远方，恰巧在地平线之上，出现了一缕火云，恣肆挥洒的一抹，凝成一团绛红。仿佛是飘扬着的棉花似的、成群结队叫喊着的野鸭，行动迟缓的苍鹭，两翼颤动着的翡翠鹦鹉，以及色彩斑烂的金刚鹦鹉等，划断了晨光绚烂的天空。而在巴洪那尔上，在空地上，在丰饶的牧场上，在棕榈树上，处处浮现出一种欢乐的气息，那就是生命，就是音响，就是光明，就是心的跳动。这时，腥红的云象广大无边的幕布似的拉开了，迸射出了第一线阳光。太阳象一个巨大的圆穹般渐渐地升起来，把它的光芒倾泻在平原上、吃惊的公牛和野兽的眼前；太阳燃烧得红光灿烂了，这才爬上一碧晴空。

阿丽茜亚流着泪，疯子似地抱住我，一遍又一遍地祝祷：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太阳，太阳啊！"

接着，我们继续上路，投身在那一大片茫茫草原里。

逐渐逐渐地，我们谈话的兴致让位给疲乏的感觉了。我们向堂拉福问了千千万万个问题，他都以权威的身份，挺有把握地作了解答。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麦达，什么叫做卡尼奥，什么叫做苏拉尔。最后，阿丽茜亚生平第一次见识到鹿。六只鹿在一片苍翠的草地上吃草；它们一觉察到我们，就吃惊得竖起耳朵，回过头来朝着我们。

"别浪费子弹，"堂拉福劝我道。"它们看起来好象很近，实际

上远在五百公尺以外哩。这是这一带大气造成的特殊现象。”

然而要谈话是愈来愈困难了，因为堂拉福得走在前头当奔带路：拉住繮绳牵着一匹馬，在干燥的巴洪那尔中间开出了一条路来，让其他的馬从后面跟上去。现在那灼热的天空，象是一大片金光闪耀的金属，叫人眼花繚乱。透过大气的令人目眩的折光，我们远远看到黑沉沉的一大堆一大簇的林莽，耸立在曠野之中。有时候，仿佛还能听到光波颤动的声音。

我时常跨下馬来，用青柠檬擦阿丽茜亚的太阳穴，使它凉快。她在帽子上面裹了一个白色头巾，仿佛一把阳伞似的，每次她苦苦想念老家的时候，头巾的两端就浸透了她的眼泪。我假装看不到这一阵又一阵的哭泣，心中却为了她面頰上的深红色而担忧。我怕她会中暑。然而，在这阳光泛滥的曠野里，沒有一棵树、一块石头、一丛棕榈，要想休息也是徒然的。

“你可要休息一忽儿？”我心中担忧，向她建议道。她勉强笑了一下，答道：

“走到蔭凉的地方再休息吧！可是你把脸遮起来吧，会给这太阳烤坏了的！”

傍晚时分，我们仿佛幻見一座座奇里古怪的城市矗立在地平线上。黑沉沉的一堆一簇的麦达吐出了海市蜃楼：象剪影似的，天空中现出了棕榈树的羽毛般的叶子，复盖在塞依巴树① 和高贝树② 的圆顶上，它们朱红的花丛，令人想起红瓦房顶。

突然，那沒有用绳子牵住的馬儿，在草原上撇开我们跑起来了，跑了好一阵路。

---

① 塞依巴树(ceiba)：南美洲一种高大的木棉树。

② 高贝树(copey)：哥倫比亚、委内瑞拉一带一种高大的橡胶树。

“它们闻到了水了，”堂拉綳解释道，“但我们走到那一片洿达，还得在半小时以后。我们可以在那儿煮饭。”

林莽四周都是溢滿泥泞的肮脏沼泽。小小的水鳥在水面上急飞。飞过来飞过去，摇晃着尾巴，嘴里还咿哩呱喇的大声鳴叫。我们沿着沼泽绕了好大的圈子，才找到一个地方进入了丛林，而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正对着我们所来自的方向。我在那儿给馬饮了水，在树蔭下用馬绊拴住馬脚。堂拉綳挥动砍刀，把一棵大树附近的乱丛棵子砍掉，开辟出一块干凈地来。树上沉甸甸地垂着许多淡黄色的花簇。花簇上雨一般的落下青青的毛毛虫，虽然幷不伤人，却把阿丽茜亚吓坏了。寢鞦韆一挂起来，我们就罩上巨大的蚊帐，以便保护阿丽茜亚，不让蜜蜂纠缠在她的鬈发里狂吸她的汗水。不久，驱除虫豸的篝火冒烟了，我们才恢复了安宁。

当我把堂拉綳丢给我的树枝添进篝火的时候，阿丽茜亚要来帮忙。

“那可不是你该做的工作啊。”

“别惹我生气，我叫你休息，你就该休息！”

我说话的腔调惹恼了她，她便呕气用双脚蹬着寢鞦韆晃蕩起来。但，当我们出发去找水时，她却求我不要把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留下。

“你想去的话，就跟我们一同去吧，”我对她说。她就跟着我们走上了一条荆薨丛生的小径。

黄橙橙的水池，几乎给一层落叶遮沒了。几只叫作“加拉巴果”①的小鳥龟抬起红红的脑袋在落叶中游来游去；这里那里，

---

① 加拉巴果(galápago)：美洲一种生长在湖泊中的龟鳖类动物。

又有叫作加奇雷的鳄鱼，在水面浮渣上探出了没有眼睑的眼睛。沉思的苍鹭，用一只腿兀立在那里，突然，又急促地啄皱了忧愁的池水。有毒的沼气在树木下面浮动着，好象停尸所的面纱。我折下一根树枝，俯过身去扫开水藻，可是堂拉福连忙抓住我，动作之突然，跟阿丽茜亚吃惊的叫喊一样。一条蟲夷恶，身体跟橡木一样粗，张大着嘴巴从水里冒出来了。我用手枪打中它时，蛇身下沉，猛烈地搅动着水池，搞得波涛翻腾，池水四溢。

于是我们就带着空空如也的水桶回去了。

诚惶诚恐，战战兢兢，阿丽茜亚在蚊帐下躺倒了。她头晕，我们让她喝了啤酒，才算没有作呕。我怀着跟她一样的忧急心情，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不知怎么的，我抱住这未来的母亲，痛哭我的种种不幸。

看到她睡熟了，我和堂拉法埃尔便退回来，坐在一个巨大的树根上，我倾听着他那叫人忘不了的忠告：

现在，不宜把她自身的情况告诉她；可是得尽可能好好照顾她。我们要从容不迫地旅行，在三个月之内回到波哥大。一旦回去之后，情况就会改变的。

再说呢，不论是婚生子女也好，非婚生子女也好，反正孩子总是同出一源，同样受到宠爱的。这是一个环境条件问题，既然在卡桑那雷，就只能这样。

他说他有一次一心一意要结成一桩煊赫的亲事，命运却给他安排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然而，现在跟他一起生活的女人，竟胜过了他所梦想的妻子。她自卑，谦和，总是觉得自己有负于人，受到了太多的恩惠。所以他在家里比他的兄弟幸福。他的弟媳妇是个执着于門第和虚文客套的人，使她的丈夫心里

充满了对高門望族的畏惧，做丈夫的在离婚以后才回复了简单朴素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应该躲避冲突，因为只有断然地面对问题，才可能看到是否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我和阿丽茜亚同居，或者甚至和她结婚，那末，我父母之会受到毁谤，是确定无疑的。但，一个人也不应该往前看得太远，疑虑总是会过分的。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生来是为了结婚的，而且即使如此，谁又能给我一个不同于命中注定的妻子呢？再说呢，阿丽茜亚究竟哪方面配不上我？难道她不是天資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作风正派，身世清白吗？偏見高于现实——这样的道理，我是从哪一部法典，哪一本著作，哪一門科学里学来的呢？除了我的作品以外，我有什么比别人高明呢？有天才的人应该象死神一样对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为什么我覺得某几个女人是高出一等呢？是由于我沾染了社会上盲目捧場的愚蠢风气，还是由于她们的财富耀眼呢？财富的来源往往可疑，财富岂不也是相对的东西吗？我们那些有錢的权贵们，跟别国的富翁比较起来，岂不也很清苦吗？难道我不可能获致幸福的中庸之道，不可能相对说来是个富翁吗？假使如此，别人逢承我或不逢承我，与我何干？

“你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他的问题相形之下都是次要的。你只要設法弄点錢，維持小康安适的生活就是了。至于其余的一切，船到桥头自会直的。”

我默不作声，在心里琢磨着他的话，把他说得中肯的部分和夸大的部分区别开来。

“堂拉福，”我对他说道。“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事物的。你的结论是切实的，但目前这倒并不使我烦恼。我看是看得到，可是顾不上。关于阿丽茜亚，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我的內心：我

并不在恋爱，却生活得象煞在恋爱。我是在用绅士气派来弥补情爱的不足之处——而我心里又始终明白：我的这种骑士式的特性将要惹祸生灾，我将要为了一个并不是我的女人，为了一种我并不了然的爱情，牺牲我自己。在许多女人的心目中，我曾以善于献殷勤闻名，那要归功于我的习惯：为了掩盖我灵魂的孤寂，我总是装腔作势。我曾竭尽全力去解除这种内心矛盾；我确信我是诚心诚意，竭尽全力的。我急于要改变我的生活，使自己从堕落中解脱出来；但，不论我把希望寄托在哪里，我总是在哪里只找到可悲的空虚。这种空虚，我的幻想虽会加以装饰，却因失望而变成可憎可恨的了。我曾刚愎地自己欺骗自己。我探究每一种情绪，我放纵我的情欲。结果呢，我又是餍足，又是困惑。我把理想滑稽化了，为的是使自己感到更接近赎罪。我所追求的幻影，是人性的幻影，满以为它能把我导向成功、幸福和爱情。但流光逝去，青春褪色，我的梦想依然没有找到它的道路。我不曾在单纯的女人身上找到单纯，不曾在情人身上找到爱情，不曾在信徒之中找到信仰。我的心象是一块苔藓满布的石头，那儿从来不缺少泪水。你看见我今天哭泣，那可不是由于我灵魂的软弱——虽然我对人生的痛恨是够猛烈的了。我哭泣，为的是希望幻灭了，梦想消失了；为的是过去的蹉跎，将来的事与愿违！"

我逐渐让自己的声音升高。我感到阿丽茜亚醒来了。我静静地走近她。看她的神态，正是在听我们说话呢。

"你可需要什么吗？"我问她。而她的沉默使我仓惶失措。

根据堂拉福的决定，我们还得赶一程路，搬到不远的一丛莫栗基那儿去。我们所住的那一簇麦达非常危险。附近几莱格①只

① 莱格(legua)：里程单位，等于5572米。

有这一个水源，野兽夜里都到这儿来饮水。我们在下午垂垂将尽时，离开了林莽，慢慢地向棕榈树丛走去；接着，我们又在一天最后的霞光中，作着过夜的准备。堂拉福生火的时候，我把馬匹牵到巴洪那尔上系住了。黄昏的微风升起来，给原野送来了凉意。突然我听到了仿佛是女人断断续续的鸣咽。我本能地想到了阿丽茜亚；但阿丽茜亚也走过来问我：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后来，我们两人听到了这如泣如訴的声音，朝声音传过来的方向转过身去，却还是猜不透这个哑謎。这哀泣之声来自一棵麦亢纳棕榈树，它纤细如艺术家的画笔，微风飒飒吹过时，树上流苏般的叶子便在暮色中鳴咽起来了。

第　二　章

八天以后，我们远远望見了馬波里达牧場。靠近畜栏的池塘，在阳光里成了一泓金子。几条巨大的猛犬朝我们扑过来，大声狂吠着，把我们的馬都冲散了。在晒着一件红色巴也东的笨重栅栏的大門口，堂拉福在馬镫上挺起了身体叫喚道：

“赞美天主！”

“……赞美圣母，”有个女人的声音答应道。

“沒有人来把那几条狗赶走吗？”

“就来了。”

“格里塞尔达呢？”

“到卡尼奥边去了。”

我们满意地打量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子。滿院是凤仙花，山鼠麯草，哈苑那花，罂粟花，以及其他的热带花草。叶子折断的、飒飒作响的香蕉树，在果园周围投下了凉快的树蔭。瓜社阿篱笆围绕着正房。屋顶上有只孔雀在展开它绚烂的彩屏。

终于有一个黑白混血种的干瘪老太婆，在裙子边上擦着双手，出现在厨房門口了。

“别嚷嚷！跑开！”她把一片菜皮向那些在菜园里扒抓着的母鸡丢去。“进来吧，格里塞尔达在洗澡。那些狗不咬人，刚喂过它们！”

于是她又重新去干活了。

我们径自走进作为起居室的房间。房间里的陈设，只有两只寝鞦韆，一张巴尔巴戈阿，两条凳子，三只皮箱子，以及一架“胜家”縫纫机。阿丽茜亚又热又累，当她正在寝鞦韆上摇来晃去休息的时候，格里塞尔达光着脚走进来了，手臂上挽着浴衣，两边分开的头发上插着梳子，葫芦瓢里放着肥皂。

“打搅了，包涵，包涵。”我们对她说。

“别客气，我和牧場都愿意为你们效劳。呵！那末堂拉法埃尔也来了？他在外边窝棚里干什么呀？”

她跑到院子里，冲着他熟不拘礼地说：

“你这沒记性的家伙！这回又把我的时装书忘了？真叫人生气。别以为我们吵吵架就算了，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她是个黑皮肤的壮健女人，个子不高也不矮，生着丰满的脸和快乐的眼睛。她一面纵声大笑，露出了又大又白的牙齿；一面用勤劳的手，拧着一束在她那胸口敞开的连衫裙上滴水的黑头发。她向我们走回来，问道：

“沒有给你们送咖啡来？”

“不必打扰了……”

“蒂安娜！巴斯蒂安娜！你怎么回事儿啊？”

格里塞尔达坐在寝鞦韆上阿丽茜亚的身边，问她耳环上的金刚钻是不是“靠得住”的，是不是还有其他耳环想脱手出售。

“夫人，如果你喜欢……”

“我要拿那架机器来跟你调换。”

“总是那么爱做生意，”堂拉爾奉承地说道。

“压根儿不是爱做生意！因为我们正收拾东西，打算离开这儿哩。”

于是她就热心地告诉我们，巴雷拉上这儿来招募工人到维伽大流域的橡胶林里去干活。

“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这是个机会，他们管吃，还给五个比索①一天。我跟法朗哥就是这么说的。”

“来招募工人的是哪个巴雷拉？”堂拉福问。

“那尔西索·巴雷拉。他带来了货物和莫洛各达，拿它们招兵买馬。”

“这些鬼玩意儿，你全都信吗？”

“你别嚷嚷呀！堂拉福，你可千万别泄斐德尔的气！巴雷拉先借给他錢，他还是打不定主意离开这狗窝哩！他爱他的牛，胜过爱他的老婆！我们也跑到波雷去皈依了天主，因为想到我们过去是沒有正式结婚的。”

阿丽西亚偷偷瞅着我微笑。

“格里塞尔达，此行可多灾多难啊。”

“堂拉福，不冒险的就过不了海。你们倒说说看，如果这次招募使得人人跃跃欲试，难道它沒有价值吗？因为在这一片牧場里，谁也不会留下了。老头儿不得不求他手下的人等兜捕了牲畜再走。谁都不肯干活儿！到了夜里，他们跳霍乐波舞狂欢！……你们想想看，有那个叫克拉丽达的姑娘在那儿……我不让斐德尔耽在那儿，可是他不听我的话。他星期一就去了，我想他明天会回来。”

“你说那巴雷拉带来了许多货物？而且在賤价出卖吗？”

“是的，堂拉福。你打开你的那些个皮箱也沒有用了。现在人人都已经买了东西。正赶上我最需要时装书的时候，你干吗

---

① 比索(peso)：拉丁美洲的貨币。

不把它带来？我得把漂亮衣服随身带去。”

“我这儿给你带来了一本。”

“天主保佑你！”

塞巴斯蒂安娜，皮肤皱得象只干瘪的无花果，头发灰白，两臂颤抖。她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杯苦咖啡。阿丽茜亚和我都喝不了这个玩意儿，可是堂拉福却倒在碟子里吮啜着，好象很欣赏的样子。格里塞尔达赶紧给我们拿来了一瓶颜色发黑的蜂蜜，让我们把蜂蜜调在咖啡里，叫它甜一些。

“谢谢，太太。”

“这位好看的姑娘是你的太太吧？你可是堂拉福的女婿？”

“好象是。”

“你们也是托立馬省的？……”

“我是托立馬省的；阿丽茜亚是波哥大城的。”

“打扮得那末漂亮，象是来跳霍乐波舞的。好漂亮的衣服，好漂亮的鞋子！衣服是你自己裁的？”

“不，太太，可是我懂得一点儿妇女服装的缝纫。我在学校里读过这門功课，读过三年。”

“请你教我好吗？你肯的，真的吗？我买缝纫机，就是为了要学做衣服。你瞧我这儿的衣料多么讲究啊。巴雷拉那天来看我的时候送给我的。他也给了蒂安娜一点儿。蒂安娜，你的在哪儿？”

“挂在衣架上。我去拿来。”

她就去了。

格里塞尔达听说阿丽茜亚愿意教她裁剪，十分高兴，便从腰带上解下钥匙，打开箱子，拿出几块色彩鲜艳的衣料给我们看。

“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人造絲做的！”

“是真絲做的，堂拉福。巴雷拉是最慷慨的。瞧瞧这图片吧：维伽大河上的工厂，也就是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你们说句公平话，这房子不神气吗，这图片不漂亮吗？巴雷拉到处散发。瞧瞧我在箱子上贴了多少图片啊。”

都是些彩色明信片，印着两层楼的木头房子：房子建立在林木森然的河岸上，栏干前挤满了人。汽艇在河港里冒着烟。

“一千多人住在那边，他们谁都要挣一镑钱一天。我也要去摆个饮食摊子，专做雇工的生意。你们想想看，光是烤烤面包，就可以挣多少钱。再加上斐德尔挣的钱？……瞧，这些森林就是橡胶林。巴雷拉说得对，这样好的机会，是再也不会碰到的了。”

“我发愁的是，自己是个干巴老太婆了，不然的话，我也跟着我那‘尚波’①一起走了。”老太婆伛偻着身子，又来到门口。

“料子在这儿，”她摊开一块渲红的棉布，补充了这么一句。

“你穿上这件衣服，看上去会象根燃烧的干柴。”

“白人啊，”她向我反驳道，“看上去啥也不象，岂不更糟？”

“去给堂拉福弄点熟透的托波蕉来给馬吃。”格里塞尔达吩咐道。“可是先去关照米盖尔，叫他别整天躺在褒鞦韆上了。反正他的热病好不了。叫他把独木舟里的水戽掉，瞧着点儿钓钩，留神可有卡里维吃掉了食饵。说不定有巴格雷魚②上钩了。你还要给我们点儿吃的东西，因为这儿位白人是远道而来的。阿丽茜亚，跟我一起来吧，宽宽衣服吧。咱们俩用这个房间。”

她站定在我面前，淘气而唐突地说道：

“我把她带去了！你们俩不睡在一起，行吗？”

---

① 尚波(zambo)：黑人和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

② 巴格雷魚(bagre)：美洲一种无鳞大魚，长一公尺，肉呈黄色，味鲜美。

堂拉法埃尔生意失利，我的确为他发愁。格里塞尔达说得对，现在人人都买足了货物了。

然而，我们到达两天以后，就有一群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人，从牧場跑来了。他们宽大的巴也东盖过了他们的膝盖，也掩盖了汗流浃背的馬匹的苦脸。他们在丛林那边大声叫喊摆渡，以为人家听不見，还开了几下朝天枪。他们見渡船迟迟不去，就把衣服捆在一起，顶在头上，策馬闯进了卡尼奥，涉水到这边来。

他们来到了。穿着麻布裤子和叫做"里盖"的宽大衬衫。戴着棕色的阔边毡帽。光着脚，馬镫圈儿套在巨大的脚趾上。

"你好……"他们在狗吠声中用悒郁不乐的声音开口道。

"你们开玩笑，差点儿把我们打死，"格里塞尔达嚷道。

"那是为了渡船……"

"渡船个屁事儿！这又不是皇家大道。"

"我们来瞧瞧货物……"

"进来吧，可是把你们那些瘦馬留在外边儿。"

那些人跨下馬来，用代替繮绳的馬鬃绳子，把馬系在大門口的赛蔓树① 上。他们肩上搭着巴也东魚贯进入屋子，然后在堂拉福摆出小玩意儿来的牛皮周围，无精打采地蹲了下来。

"瞧瞧这超等的斜纹布，这儿是几把保用的刀子。再瞧这带手枪袋的皮带吧，全是头等的货色。"

"可有奎宁？"

"有最好的，还有治热病的丸药。"

---

① 赛蔓树(samán)：美洲热带的豆科大树，荚长八吋，阔一吋，其豆味甜，用以飼畜。

"棉纱线多少钱？"

"十个生太伏[1]一绞。"

"五个生太伏一绞卖不卖？"

"算九个生太伏一绞吧。"

他们什么都摸摸弄弄，什么都看个仔细，作个比较，可是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用手指蘸些口水，擦擦棉布，看它是否褪色。堂拉法埃尔用码尺把他所有的货色指点给他们看，对每一件货色都说尽了好话。可是，他们哪一件也不中意。

"那把剃刀，我给二十个里亚[2]，行吗？"

"行啊。"

"那些钮子，得按我给的那个价钱。"

"可以啊。"

"可是你还得送我一根缝钮子的针。"

"拣吧。"

他们就买了些小零碎儿，值那末两三个比索。一个背着枪的家伙，解开手巾包上的结，拿出一个莫洛各达来。

"这值二十块美金，你从这里扣算好了。"

于是他就把金币在枪杆的钢铁上叩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来。

"把找头算出来吧！"

"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东西呢？"

"你的价钱比朝天开的枪弹还高。你上牧場去，就可以看見散给大家的东西了。"

---

① 生太伏(centavo)：拉丁美洲的货币。一百生太伏合一比索。

② 里亚(real)：当地通用的一种小銀币。

"那末再見了！"

于是他们上馬了。

"喂，伙计！"那最丑的怪人又转回来，大声嚷道。"巴雷拉派我们过来拿走你的货色，你不如带着东西滚吧。我们警告你：带着东西滚得远点吧。如果我们现在沒有带走它，只是因为东西少，价钱贵！"

"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拿走呢？"堂拉福问。

"为的是叫这儿周围沒有竞爭的人！"

"混帐东西，你以为这位老人是孤立无援的吗？"我在妇人们吃惊的叫喊声中抓起一把刀子，破口駡道。

"你瞧着，"那家伙接口道。"我脑袋上面只有帽子。地是大的，可是地在我的脚下。我可沒有冒犯你。如果你要找麻烦，我们也能叫你知道厉害！"

他把买来的东西向我脸上掷来，策馬驰上荒原，追赶他的同伴去了。

当天夜间，大约十点钟光景，法朗哥回来了。虽然独木舟悄悄地顺着深水而下，狗却听到它到来的声音，立刻吠叫起来。

"那是斐德尔来了，斐德尔来了！"格里塞尔达叫道，一路跑出去的时候，身体撞在我们的褎褲蘿上。她只穿着贴身內衣，头上披了一条深色围巾。堂拉法埃尔跟着她跑出去。

阿丽茜亚在黑暗中吃了一惊，从她的房间里喚我道：

"阿尔都罗，你可听見吗？有人来了！"

"是的，不用担心，也别起来。那是这儿的男主人。"

我光穿着法兰绒內衣，沒戴帽子就走出去了。一群人正穿过香蕉树丛走去，有个人拿着熊熊的火把在前面带路。独木舟靠

岸的时候，链子鎯铛发响。两个带枪的人下了船。

"这儿出了什么事？"有一个人，一面拥抱格里塞尔达，一面问道。

"沒有事，沒有事！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回来呢？"

"来的客人是誰？"

"堂拉法埃尔和他的两个同伴——夫妇两个。"

法朗哥和堂拉霜热情地拥抱以后，就和这群人一起向厨房走去。

"我慌慌张张赶回来，是因为今天晚上把牛带到牧場去时，听说巴雷拉派了几个人过河来了。他们不肯借馬给我，可是等到狂欢一开始，我就划着他们的独木舟溜回来了。这些亡命之徒，他们来干什么？"

"啊，来拿走我的货色，"堂拉霜低声下气地说。

"格里塞尔达，后来可出了什么事？"

"沒有出什么事！可是几乎狠狠地打了一架，因为这位內地人冲着他们拔起一把刀子。眞可怕！我们都叫起来了！"

"走进来吧，"女主人脸色发白，身子发抖，补充道，"他们给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褒鞦韆挂在走廊里，因为我跟那位'太太'住在房间里了。"

"不用这样打搅，阿丽茜亚和我可以住在披屋里。"我插口道，一面走近这群人。

"这儿不由你作主，"格里塞尔达反駁道。"来吧，来見見这位草原上的人，他是我的丈夫。"

我回答了法朗哥的拥抱，答禮道："下走愿为忠仆。"

"愿效犬馬之劳！既然是堂拉法埃尔的好友，我们也就够得上是朋友了。"

"要是你能看到他娶的那个小妇人就好了！红得象美蕾依①！还有她那裁剪绸緞的巧手，她那温文尔雅的风度！"

"下走愿为忠仆，愿效犬馬之劳，"法朗哥重复道。

他身体瘦小，脸色蒼白，身材不高不矮，可能年纪比我大些。他的性格跟他的姓十分相称②。若论对答如流，他的言语显然还不及他的內心。他那端正的容貌，说话的音调，握手时的神态，一望而知他是个出身高贵的人，并非草原上的土著，而是个从外地来到草原上的人。

"你是从安提奥基亚来的？"

"是的，先生。我在波哥大读了点书，然后参加了军队。给分配在阿劳卡警备队里，可是我开了小差，因为我跟队长闹翻了。我和格里塞尔达从那儿来到这个饲养場上生活，我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这个饲养場了。"接着他又重复道："我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这个饲养場了！"

格里塞尔达一声不响，一脸烦恼的神色。接着，看到自己只穿着貼身內衣，说是要去穿衣服，就拿着一支点着的蜡烛，窝着手护住火焰，走了。

可是她并沒有回来。

这时候，老太婆蒂安娜正撥着火炉里的火炭。火炉是用三块石头搭成的，上面悬着一根挂鍋子或麻尔麻的鉄絲。我们围着那懒洋洋地眨巴着眼睛的炉火，坐在当做凳子用的瓜杜阿根上或者鳄魚的头盖骨上。跟法朗哥一起来的那个身体魁伟的青年，友好地打量着我。他膝盖上放着一支双筒散弹枪。接着，因

---

① 美蕾依(merey)：中美洲一种蔫薅香树，树高約四五公尺。

② 法朗哥(Franco)：意即坦白、直率。

为原来卷起的裤子沾湿了，他就把它放下去，在肌肉鼓起的小腿上晾着。他叫安东尼奥·柯雷亚，是塞巴斯蒂安娜的儿子，方肩膀，阔胸膛，象是一尊印第安人的神像。

“妈妈，”他搔着头说道，“是谁多管闲事，到牧場去送讯，说是有人出卖货色呢？”

“让人家知道有人出卖货色——那可沒有什么不对。”

“说的是，不过，这两个白人来到的那天夜里，他在那边儿干什么来着？”

“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格里塞尔达派他去的。”

这回可轮到法朗哥显出烦恼的神色来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问道：

“老太婆，巴雷拉到这儿来过几次？”

“我沒留心。我在这儿厨房里忙着呢。”

我们喝过了咖啡，堂拉稨讲过了我们旅途中的几件小事，法朗哥又把话题转到他心里最关切的那件事情上去，问道：

“米盖尔和赫苏斯，他们一直在干什么？他们有沒有到草原上去把猪找来？他们可修好了畜栏的門？他们挤了多少头牛的奶？”

“只挤了两头牛。它们的小牛大了。格里塞尔达把别的牛放出来了，因为蚊虫在开始搗麻烦哩；蚊虫会把小牛咬死的。”

“这两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在哪儿？”

“米盖尔生着热病。不知道是誰配的药——五片琉璃苣[1]顶上的叶子。下面的叶子，吃了会引起呕吐。我给他煎好在这儿，

[1] 琉璃苣(borraja)：一种紫草科植物，叶可食用，花可制成发汗药。

可是他不肯吃。他年纪太大，到橡胶林可去不了。他跟赫苏斯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赫苏斯那家伙，当然是一心要想到橡胶林去的！"

"好吧，让他们立刻卷铺盖滚蛋吧。他们可以坐牧場的独木舟去。永远别再回来。我不愿意我家里有搬弄是非或是做密探的人。老太婆，你到大棚屋①里去，叫他们滚蛋——我跟他们一刀两段，谁也不亏谁！"

塞巴斯蒂安娜走开时，堂拉法埃尔问起牧場的情况。"那边儿一切都是'颠颠倒倒'的，可是真的吗？"

"你从前看見过的情形，现在连一点儿影子也沒有了。巴雷拉把什么都搞乱了。那儿简直耽不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一把火，把整个儿地方烧个精光。"

接着，法朗哥告诉我们，工作停顿了，因为牧人们喝得醉醺醺的，一帮帮地聚集在草原上的约会地点，巴雷拉的走狗又在那儿把烈酒偷偷卖给他们。有时候牧人醉得这么厉害，竟愚蠢地听任馬儿让牛去看管，被牛戳破肚皮；有的竟歪歪斜斜的让套索把自己套住，再不然就是在抓住牛尾巴把牛翻倒时，牧人自己受了致命的重伤。不少人去跟克拉丽达痛饮狂舞；他们还进行賽馬，折断了馬儿的腿脚。谁也不纠正这种胡作非为，谁也不整顿一下秩序；因为在往橡胶林去的美好光景的诱惑之下，在这发财的前夕，谁也不想干活儿了。因此，现在驯服的馬几乎沒有，只剩下种馬了；牧人也沒有，只有一味寻欢作乐的人了。大牧場的主人是老头儿楚比埃达，他又爱喝酒，又闹痛风，他不明白当前的情况，摊手摊脚地躺在衰褪蓆上，让巴雷拉掷骰子骗他的钱，让克拉丽达

① 大棚屋(caney)：一种没有墙的、棕榈叶顶的大茅屋。

用嘴巴喂他喝白兰地，让招工者手下的人一天竟宰掉五头牛——因为他们在剥皮时发现哪一头牛太瘦，就干脆把它丢掉了。

此外，从瓜那巴洛河沿岸来的瓜依波人，用箭射死成百头牲畜，攻打了牧場居留地，又抢又杀。幸亏河流把火势隔断了，可是天边上一直看得見远远的有大火熊熊，不知烧到哪一夜才停止哩。

“你这个地方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保卫它！有十个顽强的骑手，武装齐全，我们就决不让印第安人有一个生还。”

这时候，塞巴斯蒂安娜回来了，说道：

“他们走了。”

“妈妈，留神别让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吉他。”

“他们想问你可要带什么口讯。”

“要的，叫他们告诉老头儿勉比埃达不用等我了。我要等他给我好一点的人以后，才去兜捕野兽。”

我们跟着混血老妇人走进院子。夜是黑暗的，开始下起毛毛雨来。法朗哥陪我们走进屋子。然后他就在巴尔巴戈阿上躺下。屋子外边，那两个家伙一边走一边唱着二重唱：

我的心啊，别象一匹野馬，
劝你总得存几分羞耻；
誰爱你，你就爱她；
誰不爱你，可别枉费心思！

直到独木舟汩汩荡桨，驟雨濺濺而下，嬝嬝的歌声才被淹没了。

第 三 章

我过了难堪的一夜。直到黎明鸡啼了几遍，我才入睡。接着我就梦見阿丽茜亚独自一人走过阴郁的草原，向一个险恶的地方走去，有个人在那儿等她，也许就是巴雷拉。我手里稳稳地端着混血儿的枪，借着巴洪那尔的遮蔽，跟在她后面窥伺。然而每逢我想要向那个蠱惑者瞄准的时候，手里的武器就变成一条冰冷僵硬的蛇。这时候，堂拉福在畜栏那儿挥动着帽子，大声喊道："回来吧！现在是无法挽救的了！"

于是我看見了穿得金光闪亮的格里塞尔达，看見她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居高临下地坐在一块岩石上，岩下流着一条白蒙蒙的橡浆小溪。数不清的人，都匍伏着向那蠕动不已的液体俯下身去，喝它的浆。法朗哥高高地兀立在卡宾枪搭成的高墩上，一再劝告那些口渴的人们："不幸的灵魂啊，这些林莽的后面是'来世'！"每一棵树底下，都有一个垂死的人；我把他们的脑壳收集拢来，放在船上，送它们流下沉默阴惨的河。

我又看見阿丽茜亚了，披头散发，浑身赤裸，躲过了我，溜进巨大萤火虫照亮的黑森林，钻到乱丛棵子里去了。我手里拿着一把小斧头，腰带上挂着一个鉄皮罐头。我站停在一棵杉树下。树上纷披着深紫色的伞房花序，仿佛橡胶树般耸立着。我开始砍着树皮，看它流出树脂来。"你为什么使我流血？"一个垂死的

声音呻吟道。"我是你的阿丽茜亚，现在却成了寄生植物了。"

我早晨九点钟醒来，惊惶不安，浑身大汗。雨后的天空澄澈而蔚蓝。柔和的微风吹凉了炽烈的暑热。

"白人，吃早饭了，"混血儿老妇人低声说。"堂拉福和男人们骑馬去了，妇人们在洗澡哩。"

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坐在地上，用牙齿把脖子上扣住神符的鏈子咬得接连起来。

"我打定主意把这圣物挂在这儿，它消灾祈福，非常灵验，我要看看安东尼奥是不是乐意带我同去。即使他把我丢下不管，我也已经在给他喝的咖啡里，放了一只叫做比亚波哥的小鳥的心。不论他走得多远，去到何方，只要一听到另外一只这样的小鳥啼叫，他就会悲伤，就得回来，魔法就在于叫他心头沉重，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己的牧場，想起那忘却了的爱，于是他就要叹息，就一定得回来，不然他就要郁郁而死。这神符，出远門的人挂在身上也有效验。"

"那末，安东尼奥可想到维伽大去吗？"

"谁知道呢？法朗哥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的女人一心要想搬走。安东尼奥呢，他的东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那末昨儿晚上那两个人怎么又走了呢？"

"东家对他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是多疑的。你们来的那天晚上，赫苏斯到大牧場去，不是去叫巴雷拉，却是去通知他不要再过河来了，因为要来也来不成了。事情就是这样。可是法朗哥这家伙疑神疑鬼，就把他们撵走了。"

"巴雷拉可常常来吗？"

"我不清楚。如果他跟格里塞尔达说话，总是在卡尼奥上。她坐在独木船里蕩来蕩去，假装钓魚。巴雷拉胜过法朗哥这家

伙。巴雷拉是个好机会。可是她的男人是难惹的，自从在阿劳卡出了那桩事情以后，她就見他害怕。有人给他放了风，说是有个队长在追求她，他就先下手为强。嚓嚓两刀，这就够了。”

这时候，我们的闲谈被打断了；来了兴高采烈的三个人：阿丽茜亚、格里塞尔达和一个穿着高筒靴、白衣裳、戴着灰色呢帽的漂亮男子。

“堂巴雷拉来了。你要和他认识认识吗？”

“先生，”巴雷拉一边行礼一边说道，“我喜出望外地拜見足下，你实在不愧为一位美丽夫人的美丈夫，我觉得不胜荣幸。”

于是二话不说，就当着我的面吻起阿丽茜亚的手来了。接着又握紧我的手，把我恭维一番。

“赞美这只写出了十分美丽的诗歌的手！我在巴西的时候，读了你这些诗，心灵受到撫慰，同时还引起我长吁短叹的怀乡病，因为，把流散在四方的子民和祖国的心房缩结在一起，为祖国描写出她侨居异域的儿女们的风貌，原是诗人独特的权利。我曾经向幸运要求过很多东西，然而，我有幸能亲自向你道出我衷心的钦佩，却是从来没有敢指望过的。”

我必须承认：虽然有人关照我，叫我对这个人加意戒备，我却发现自己被他的谄媚打动了，同时，他对我那美丽情妇的温存所惹起的不快之感，也被他的谈吐所缓和了。

他请求我们原谅他穿着乡下靴子走进房间；问候过了主人的健康以后，他就邀请我和他一起喝一杯威士忌。我已经看到格里塞尔达手里拿着一瓶酒。

塞巴斯蒂安娜把杯子放在巴尔巴戈阿上，他俯下身来往杯

子里倒酒时，我看到他腰带上挂着一把镀镍手枪，也看到酒瓶里的酒并不满。

阿丽茜亚眼睛瞅着我，不肯喝酒。

“再喝一杯吧，夫人。你已经知道，这不是什么烈性的酒。”

“啊！”我皱着眉头叫道。“你也喝酒来着？”

“还不是拗不过巴雷拉先生的再三奉劝。而且他又送了我这一瓶香水，”她含糊不清地说道，一面从小手提包里取出那瓶藏着的香水。

“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对不起，我特地带来……”

“可不是特地带给我妻子的。也许给格里塞尔达太太的！大概你们三位已经互相认识了吧？”

“根本不认识，高瓦先生。我还沒有这样好运道哩。”

阿丽茜亚和格里塞尔达都脸红了。

“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巴雷拉解释道，“昨天晚上到大牧場来的小伙子，给我带来了消息。有六个骑馬的人，无疑是六个盗贼，以我的名义企图把一些货物占为己有，我知道以后，心里十分难过。天一亮，我就骑馬驰来，向你作个恭敬的声明，斥责这桩不可容许的冒犯举动。至于这威士忌和这香水，这点微薄的礼物，不过表表我对屋主人的热烈尊敬；我这种人，除了一颗心，便什么也沒有好送人的了。”

“阿丽茜亚，你听到了吗？把这瓶香水交给格里塞尔达太太去。”

“你们可不也是这牧場的主人吗？”女主人插口道，声音中带着憤怒。

“我是把你们当做主人的，因为不论你们到哪儿，你们的魅力都使你们成为周围那些人的主人。”

虽然我抱着蛮横的态度，他却镇定自若，而且巧妙地转变了话题。他说，卡桑那雷正在发生许多事情，令人一想到这得天独厚的地方，这始终殷勤好客、正直可靠和勤劳工作底摇篮正在变成什么样样，就觉得可怕。从委内瑞拉来的亡命者象蝗虫一样糟蹋这个地方，真叫他在这儿住不下去了。他们都跟他要工作做，简直把他烦死了！有许多上門来求他的人，都自称是政治上的流亡者，其实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犯人，越獄逃走的囚徒。然而，干脆拒绝他们又很危险，恐怕他们会报复。毫无疑问，那些企图搶劫棠拉法埃尔的歹徒，就是这种人物。维伽大的企业也永远不能补偿他这些个烦恼！但这个企业的的确确给了他出人头地的光荣，不指明这个事实也是忘恩负义的。开头，要他运大量的橡胶到巴西去，因为大股东都住在巴西。他们请他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工作，可是他觉得自己才干不足，拒绝了。啊！如果那时候他猜到我想住在荒野的心意就好了！如果我有意为这个职位提出人选，他一定会多么得意地支持这个人！而如果这被提名的人愿意帮衬他，那末一定会被任命为……

“巴雷拉先生，”我插口道，“我从来还沒听说过维伽大流域竟有着象你那样规模宏大的事业哩。”

“我的？不，不是我的！我不过是个不足道的雇员罢了，除去开支，他们不过给我两千镑一年。”

他厚着脸皮用他那讨好卖乖的眼睛紧瞅着我，用一块絲手帕擦擦脸，摸摸领带上的结子，接着就向我告辞，一再请我们代他向沒遇到的两位先生致意，转达他对于那几个盜贼的不逊举动的憤怒抗议，过几天他还要亲自来向两位先生道歉。

格里塞尔达陪送他到卡尼奥边，在那儿耽得很久，超过了普通告别所需要的时间。

"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等到屋里只剩下我和阿丽茜亚两人的时候,我粗暴地问她道。

"他骑着馬在对岸一路走来,格里塞尔达用她的独木舟把他渡过来的。"

"你认识他吗?"

"不。"

"他可叫你中意吗?"

"不。"

"你已经决定接受这香水吗?"

"不。"

"好极了! 好极了!"

我从她围裙口袋里抓起那瓶子,气咻咻地扔到院子里,几乎就丢在正走回来的格里塞尔达的脚边。

"基督徒,你疯了,你疯了!"

阿丽茜亚,又是委屈又是惊异,打开了縫纫机,开始縫起衣服来了。时刻默默地过去;打破沉寂的只有踏板的呼呼声,木棒上的鹦鹉的絮聒声。

格里塞尔达想到不该不理我们,便机灵地微笑着说道:

"巴雷拉这家伙异想天开,一直叫我发笑。现在他一心一意要搞些翡翠,而且看中了我的耳环。他要从我耳朵上把它们偷去哩!"

"留神别把你的脑袋也一块儿偷去吧,"我答道,讽刺地哈哈大笑。

我说罢就向畜栏走去,并不理睬她惊惶的辩白。

"你还是不要跟我辩论的好,因为我总是要把你吃掉的!"

我坐在畜栏的竹棚上，在日光下发泄我胸中的苦闷；这时候，我看見一团缓缓移动的浓烟，在一丛莫栗基上飄浮而过。驀然之间，对面闪出了一个骑手的身影——飞速驰过原野，挥舞着套索，猛的掉转馬头，往前直冲。一阵声势浩大的奔腾震撼着草原，其他的牧人也越过了邦戈。終于那一群馬也看得見了。偶然有一匹野性的小駒子从队伍中直竄出来，猛的弓着背跳起来，以奔放不羁的青春活力騰跃着。接着我清楚地听到了骑手们的叫喊，叫我打开畜栏的大門。说时迟，那时快，我刚赶上把門打开，兴奋、野蛮、喘着气的畜群，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冲进来了。

法朗哥，堂拉法埃尔，混血儿柯雷亚，从喘息着的馬上跳下来。馬身上的汗冒着泡沫，抖动的脑袋在栅栏上摩擦着。

"自私自利的家伙！为什么你们不叫我一同去呢？"

"起身早的人才望两回弥撒。我们改天看你套馬吧。"

当他们关紧畜栏的大門，拴上粗大的木闩时，女人们走出来了。她们透过栅栏的隙縫，紧瞅着不耐烦地兜着圈子、急于要突破栅栏的畜群。阿丽茜亚手里拿着活计，看到闪闪发亮的臀部、摇晃着的馬鬃以及得得响着的馬蹄等乱成一团时，就热烈地尖声叫起来。"那一匹给我！那是最美的一匹！瞧那另外一匹踢得多狠啊！"抖动着的馬肋，被践踏的尘土，反抗的嘶鳴，汇合成一股欢乐、力量和野性的气氛！

柯雷亚好不快活。

"我们逮住了那匹最狡猾的！就是那匹黑色种馬，长长的馬鬃，白白的馬蹄！它的日子到了头了——还不如沒有出生的好！我还沒見过哪个混血儿見了这种馬不害怕的，——可是你们瞧吧，它要是能把我摔下来，我就不是我妈妈养的！"

“你这该死的混血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老妇人咕哝道。“你以为你是馬生出来的吗？”

柯雷亚因为我们在場而壮大了胆子，他对阿丽茜亚说道：

“这一場表演是要献给你的。你们一吃完饭，我就来骑这魔鬼！”

接着，他闻到了洒在院子里的香水味儿，便张大鼻孔，唠唠叨叨地说道：

“啊！……女人气息，女人气息！”

他不肯吃饭，只是塞了一把油煎香蕉在嘴里，又撕了一块肉吃，用苦咖啡润润舌头。接着就在塞巴斯蒂安娜的唠叨声中，把馬鞍甩在肩膀上，跑到畜栏那儿等我们去了。

我们也吃得不多，为那即将到来的一幕奇观感到激动。阿丽茜亚，默不出声地作了一个简短祈祷，祈求天主保佑这混血儿。

“男子汉们！”巴斯蒂安娜呜咽道。“可别让那畜牲断送了我那宝贝儿子啊！”

我们拿出了生皮做的套索和叫做“束缚”的短馬绊。“束缚”有半公尺长，两头有龙舌兰绳子打成的结实的活扣。

那馬驹子闪避着套索，杂在骚动的馬群中低倒了头。法朗哥下令把畜群分开来，毗连的畜栏的栅栏門这就打开了。终于只剩下那匹任性的年轻牲口。它前蹄直竖起来，想越过栅栏；就在这一刹那间，那混血儿用套索套住了它。那馬驹一再弓着身子狂跳起来。颤动着的套索在畜栏中央的叉状柱子①四周扬起烟尘，小驹子低垂着它肮脏的颈脖；它被环扣套住，愤怒不堪，

① 指拴牲口的木柱。

喉咙口塞住了，痛苦地打着嗝儿，终于精疲力尽地跌倒在地上，但四脚还在乱踢乱蹴。

法朗哥坐在馬胁上，抓住它的耳朵，把它骄横的颈子扭向后边。混血儿赶紧给它先扣上馬绊，在它的尾巴上缚了一根套索，最后再套上笼头。他们就这样把它制住了。接着，他们并不牵着那馬的头，却拉住它的尾巴，那不幸的牲口在地上不断打滚挣扎，最后才算被倒拖出畜栏。到了畜栏外，从笼头上翻下眼罩蒙住它的眼睛，第一次把鞍子压上它那野性难驯的背脊。

就在闹哄哄地牵出那匹种馬的时候，那群牡馬给放出来，自由自在地散到原野上去了；而那匹种馬呢，面对着这辽阔的平畴，却猜疑愤怒得发抖了。

除去馬绊的时候，那混血儿突然嚷道：

"妈妈，把那枚神符给我吧！"

法朗哥和堂拉法埃尔也要备馬，可是驯馬人不让他们拉那馬驹子。

"耽在后面，如果它要往上直窜，就叫它挨鞭子，这样它就不会把我翻倒在它身底下了。"

接着，也不理睬塞巴斯蒂安娜的高声怒吼，他把那圣物挂在自己颈子上，在自己身上划了一个十字，就迅速地把馬眼睛上的眼罩拉掉了。

当这馬驹子挨到了第一鞭的时候，野驴在老虎窜到背上时也不会这样痛苦地狂跳，蛮牛感到斗牛士投枪的刺痛时也不会绕着場子这样咆哮，海牛被魚叉戳伤时也不会这样肆无忌惮。我们吃惊地看到：它怒哼一声，浑身震颤，接着，四脚猛蹴土地，一阵狂驰。两个驯馬的人挥动着披风，拔腿赶上去。馬驹子狂奔乱跳，跑了好大一片地方，骑手迎风驰去的背影，象是一尊拱着

背的半人半馬的天神，象是巴洪那尔上的一阵旋风，到了后来，就只能看見远远的有那末一小块白衬衫了。

他们回来时已是下午将尽了。夕阳里的微风，让颤抖的棕榈向他们点头致敬。

这西馬驹子给制服了，汗流浹背，精疲力尽，挨鞭子也好，挨馬刺也好，都漠然置之了。他们不给它蒙上眼罩，就把鞍子卸下，把馬绊拴上，它一动也不动，孤独地站在草原边緣上。

我们欢欢喜喜地拥抱柯蕾亚。

"你们覺得我那短腿儿子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娜得意洋洋地再三问道。

"我们都要感谢他，"法朗哥评论道。"这是他出的主意，要让你们瞧瞧卡桑那雷的一場最好的表演。正好机会凑巧，我们圍住了大牧場的母馬，搞到了这西馬驹子（这馬驹子是我们大家的，不必分什么彼此）。其余的事，你们都看見了。"

到了夜间，在滿月的光辉之中，这受委屈被虐待的草原之王，好象是跟它所统治的国土告别似的，发出了一声十分伤感的哀鳴。

第四章

我怀着忏悔的心情承认，在接下来的那一星期里，我犯了行为失检的罪。我跟格里塞尔达调情，得到了不可告人的成功。

阿丽茜亚发烧睡倒了，我不惜给以最温柔的护理。然而我现在抚心自问，却恍然大悟在服侍阿丽茜亚时可以经常和女主人接触，那种愉快简直和侍候女病人同样重要。

有一次，格里塞尔达从我寝榻旁经过，我偷偷搂住她的屁股。她握紧拳头，做出好象要打我的样子，同时又向睡熟的阿丽茜亚瞅了一眼。于是她就在我的肋骨上痒痒地捏了一把，挣脱了我的搂抱。

“朝三暮四的家伙。我就疑心你是专搞女人的。”

当她向我俯下身来时，她那摇晃着垂下来的耳环，正碰在她自己的颧骨上。

“这些就是巴雷拉想要的翡翠吗？”

“是的，可是这副耳环留给你吧。”

“我怎么能拿你的东西呢？”

“行啊！”她老实不客气地把我的耳朵咬了一口。笑得气也透不过来，撒腿跑出去了。可是她立刻又回来了，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她恳求道：“可别让我的男人知道！也别让你的女人知道！”

可是，我的忠诚之感阻止住了我的热情冲动，我用骑士式的

倨傲态度摒绝了这些引诱。我，一个对各种放荡行为记忆犹新的人，难道要玷辱一个朋友的尊严，勾引他的妻子吗？何况这个女人，对我说来，毕竟不过是个女人，一个平平庸庸的女人？然而，我作出那决定时，归根结蒂，却还有个主要的原因：阿丽茜亚已经变了。她对待我不仅冷淡，而且鄙夷之情毕形于色。结果呢，我倒因此又热爱起阿丽茜亚来，甚至在把她理想化了。

对于我那情人的出众之处，我觉得自己曾经视而不見。的确，她并不美，然而不论她走到哪儿，男人们都对她欣然微笑。她那悒郁的、几乎是鄙视一切的眼神，却比她别的魅力更使我倾心，因为不幸的遭遇，使她沾染上了痛苦的压抑的心情。在她謹慎的嘴唇里，说话娓娓动听，又具有催眠曲似的鎮靜撫慰的情调；长长的眼睫毛，覆在深杏仁色的眼睛之上，眼睛里闪爍着坚定的神色。阳光给她的皮肤染一层淡棕色；虽然她是胖胖的，而现在我却覺得她高了点儿，脸頰上的几颗痣也淡了点儿。

当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的，轻佻的。后来我就发现，她之所以沉着和庄严地忍受着她的痛苦，乃是因为肯定快要做母亲的緣故。有一天，我反激她说出真相来，她几乎是憤怒地答道：

“难道不使你丢脸吗？”

现在她穿着朴素的露胸薄棉布衣服，头发梳理得松松散散的，用蓝緞带挽上一个随风飘扬的蝴蝶结，仿佛比以前鲜丽了。她坐下来縫纫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她前头的秋千籐里，假装根本不注意她，却老是朝着她那一边暗暗地偷看一眼。而她对待我那种冷冷的态度，使我满心焦灼不安，所以时常引得我憤憤地责问道：

"难道我不是在跟你说话吗?"

我急于要发现造成这种冷淡的原因，甚至开始以为这可能是嫉妒的缘故。我設法試探她：我随随便便地提到格里塞尔达。阿丽茜亚经常和她接触，有时也当着她的面哭泣。

"女主人可說我什么来着?"

"說你不如巴雷拉。"

"啊！我哪一点不如他?"

"我不知道。"

这个消息确定不移地挽救了法朗哥的尊严，从那时起，我覺得格里塞尔达这个人可恨了。

"因为我不跟她调情，才不如巴雷拉吧?"

"我不知道。"

"如果我跟她调情呢?"

"让你自己的心回答这问題吧。"

"阿丽茜亚，你看到了什么吗?"

"你多天真！难道女人个个爱上你吗?"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时候我真想撩起袖子露出胳膊，再三大声叫嚷道："傻瓜！问问我看，谁咬我这儿的！"

堂拉福在門口出现了。

堂拉福是从大牧場来，今天早晨他牵着馬到那儿去卖的。陪他同去的法朗哥和格里塞尔达，要傍晚才回来。他坐小船比他们先回来，是为了要和我商量一桩交易，征求我的同意。老头儿楚比埃达愿意用贱价赊给我们一千多头公牛，条件是由我们逮住它们。不过，他要抵押品；法朗哥愿意拿他的这个地方作抵押。这是个合伙的好机会，获利会很大的。

我十分高兴，对堂拉福大声说道：

“你们俩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接着我就拥抱阿丽茜亚，补充道：“赚到的钱，统统归你！”

“我要把馬拿出来，作为我的一部分股份。我还要立刻回阿劳卡去收我放出的賬。我能筹到大约一千个比索的款子，这笔钱就可以支付把牲口运到市場的一部分费用。而且，这儿的牧場一旦押出去以后，老头儿就会跟法朗哥议定交易。老头儿始终需要法朗哥帮他干活的，现在，牧人把那儿搞得乱七八糟，兜捕牲口的事快要垮台了，那就更加需要法朗哥了。”

“我口袋里还有三十镑。拿去吧！拿去吧！我只要留一点儿钱，够付阿丽茜亚的零用和我们在这儿的住宿费就行了。”

“好极了！三天之内我就上路，冬天快来了，我管保在下个月的中旬，雨季之前赶回来。六月底，我们就带着牲口到维亚维生茜奥了。然后，再到波哥大！到波哥大！”

阿丽茜亚和堂拉法挨尔刚走到院子里去，我的幻想就立刻飘飘然飞翔起来：

我看到自己重新跟老同学们在一起，把我在卡桑那雷的奇遇告诉他们，夸大其辞地谈到我的突然致富；我又看到他们向我祝贺，都充滿着惊异和妒忌。我要请他们到我家里去吃饭，因为那时候我就会有我自己的住宅，住宅里有个花园，花园靠近我的书房。而阿丽茜亚却常常要丢下我们走开去，因为孩子的哭声在叫唤她哩。我们要管他叫拉法挨尔，借此来纪念我们的旅伴。

我终于可以实现多年来的愿望，把家搬到波哥大去住；虽然我父母为人严厉，可能拒绝跟我見面，但逢到假日我可以叫保姆带着孩子去拜访他们。开头，他们也可能不认这孩子。可是我的姐妹们会好奇的。她们会把孩子抱起来，举得高高的，大声叫

道："他可不长得跟阿尔都罗一模一样吗！"那时候我母亲就会流着眼泪，欢欢喜喜地爱抚那孩子，叫我父亲认认他的孙子。然而老头儿却是个老古板，气得发抖，走到他自己房间里去了。

逐渐逐渐的，我在文学上的成就会为我赢得宽恕。根据我母亲的意見，是应该怜惜我的，我得到大学的学位以后，一切都会被忘却的。甚至我的女朋友们也会被我的奇遇所迷惑，原谅我的过去，说道，"啊，阿尔都罗的那些个事情啊……！"

"到这儿来吧，做梦的人！"堂拉福唤道，"来尝尝我刚从鞍囊里拿出来的白兰地吧。让咱们三个为发财干杯，为爱情干杯！"

幻想家啊。我们真该为痛苦和死亡而干杯啊！

在那些日子里，发财的念头完全使我着了魔，它以巨大的力量迷惑着我。我开始相信自己是个到草原上来創办大企业的富豪了。甚至阿丽茜亚的声音，听来也是仿佛安于当前的充裕，并不为将来发愁。的确，她继续深锁固闭在她自己神秘的沉默之中；但我把她的缄默归之于富贵女人的任性，以此自慰。

结果，斐德尔告诉我这桩买卖已经成交时，我毫不惊异。倒象是我的产业管理人在向我报告：我所交办的买卖已经顺利完成了。

"法朗哥，这桩生意管保称心如意！万一这桩买卖失败了，我也还有资财可以退守！"

于是斐德尔第一次问我为什么到草原上来。恐怕堂拉福已经泄漏了秘密，我头脑清醒地反问道：

"你沒有跟堂拉法埃尔谈起这事？"听他说是沒有谈过，我就补充道：

"忽发奇想啊，忽发奇想啊！我很想看看阿劳卡，很想沿俄

利诺科河而下，然后由那儿到欧洲去。可是阿丽茜亚身体那末软弱，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而且，这个买卖的主意也正合我的心意。我们要搞点名堂出来。”

“我很抱歉，毫不客气的格里塞尔达竟想把你的太太搞成个女裁缝哩。”

“别介意！阿丽茜亚喜欢搞搞她在学校里学到的玩意儿。在家里，她把时间都花在绘画、弹钢琴、刺绣和织花边上了……”

“还有个问题：你把堂拉福带来的馬匹给他吗？”

“你知道我多么尊敬他！人家偷走了我最好的馬，连同馬鞍子和一切行李。”

“是的，堂拉福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可是还留下几匹好馬呢。”

“平平常常的馬——就是我们正用着的那几匹。”

“老头儿楚比埃达会喜欢它们的。象他这样一个不相信别人的人，能够跟他做成一笔买卖，真是运道不坏啊！他提出这桩交易，可能是因为怕巴雷拉‘占了他的上风’。他以前从来没有卖过这样一大批牲口。他老是拒绝一切买主。‘我没有什么可卖的！只剩下四头小牲口了！’要使他卖啊，必须先把买牲口的钱给他，说是留在他那儿请他保管的。买主们料定他会拿着现钱不肯放手，这样，牲口就可以买到手了。有一次，一个从索加莫索来的牲口贩子，一个狡猾的老油子，他就试过这个计策。为了拉拢这老头儿，他一连花上好几天跟老头儿大喝其酒，喝得烂醉。然而，当他们终于开始挑牛的时候，老楚比埃达在畜栏外面摊开了他的大巴也东，打开了买主留给他保管的钱袋，说道：‘出来一只小牛，就丢一个莫洛各达在我的巴也东里，因为我可不懂算账这玩意儿！’当口袋里的金币都丢完的时候，那个内地人试探地说道：

‘我带的现金不够！把其他的牲口赊给我吧！’楚比埃达笑嘻嘻地说道：‘伙计，不是你的钱少了，而是我的牛多了！’”

“于是就毫不通融地捡起巴也东走进屋里去了。”

我听着这段轶事，对自己的好运道十分满意。

“法朗哥，”我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也不用惊异！老家伙对他在做的买卖，心里很明白！他无疑是听到了关于我的风声了！……”

“变心的人！变心的人！你的变化真大啊！”

“唉，格里塞尔达。怎么用‘你’来称呼我呢？”

“啊！这桩生意已经叫你目中无人了？你想要莫洛多达的话，不如到维伽大去。带着我。我要和你一起去！”

她要伸手拥抱我，可是我用胳臂肘把她推开了。她身体摇摇晃晃，十分诧异。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害怕我的丈夫！”

“我讨厌你。”

“忘恩负义的家伙！阿丽茜亚什么也不知道。她光是叫我别信你说的话。”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平原上的人是正直的人，可是打高原上来的人啊，连手也不要跟他握。’”

我气得脸色发白，走进屋子。

“阿丽茜亚，我可不赞成你跟格里塞尔达的友谊。她的庸俗会沾染你！你还是不要再睡在她房间里的好！”

“难道你要我把她留给你一个人吗？你连这屋子的主人也不尊敬了吗？”

“真丢脸！你那可笑的嫉妒又在复发了？”

我让她去哭泣，自管向棚屋走去了。老妇人蒂安娜在给她的混血儿补衬衫。衬衫的主人半裸着身体在等她把衣服补好，他挺直身体躺在一张牛皮上，双手枕在脑袋后面。

“白人，在那裹鞦韆上歇歇吧。今儿个天气热死人了！”

我想打个瞌睡，可是不成。一只咯咯乱叫着的母鸡在竹子顶篷上搜着爬着，不给我一点儿安静。它的同伴们全张大了嘴巴在荫影里喘着气，对于拖着翅膀转过来转过去的公鸡的求爱，也漠不关心。

“这些个该死的东西，连觉也不让人睡成！”

“混血儿，”我问她，“你是从哪个地区来的？”

“我现在耽的地区。”

“你是生在哥倫比亚的？”

“我不过是个草原妇人，从馬那雷那一边来的。他们说我是克拉伏人，但我不是从克拉伏来的；说我是巴烏多人，但我并不是从巴烏多来的。我是从所有这些个草原来的！既然这些个草原是那么美，那么大，何必还说什么家乡呢？常言说得好：‘你的天主在什么地方？在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那末你的父亲是谁呢？”我问安东尼奥。

“我的妈一定知道。”

“儿子，要紧的是你生出来了！”

我痛苦地笑笑，进一步问道：

“混血儿，你要到维伽大去吗？”

“有那末两天，我很想去，可是这时候东家听到了，他训了我一顿。据说，那儿啥也沒有，只有林莽，林莽，林莽里又不能骑馬，那干什么要去呢！我跟牲口一样：只要巴洪那尔和自由。”

"印第安人才住在林莽里，"老妇人补充道。

"这些穷棒子也喜欢草原。瞧他们糟蹋得多厉害。他们为了捕牛，什么事没干出来！我们必需骑上一匹横冲直撞的好馬。他们却双脚跑着捉牛，只要从后面赶上去，一头又一头地割断它们的脚筋就是了。看着也叫人开心！有时候，一天捉上四十头，他们吃掉一头，其余的都留给兀鹰和卡利卡利鹰① 吃了。他们对付基督徒也很勇敢。拿过世了的哈斯贝来说吧，他们突然打乱从棵子里窜出来，几乎就从他的馬肚子底下窜出来，把他捉住了，把他杀了！对他们吆喝也沒有用。你瞧！我们沒有带武器。他们有二十来个人，箭射得到处都是！"

老妇人把太阳穴上的手巾缚缚紧，插口道：

"那是因为哈斯贝经常带着牧人和猎狗追逐他们。他在哪儿杀掉了一个印第安人，就在哪儿点起一个火来，假装在吃着烤尸体，好叫逃走的那些人看見他，至少让他们派在莫栗基顶上守望的探子看到他。"

"妈，印第安人杀死了他一家子。这儿周围沒有官府，所以你得自己来解决问题。你瞧瞧在牧場发生的事：他们用木刀砍一切有理性的人，那儿的火燒場至今还在冒烟。白人，咱们得召集一帮人来搜索他们！"

"不，不！象打猎一样打他们吗？那是不人道的。"

"哦，你不用这个办法对付他们，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对付你了。"

"不要顶嘴，你这好辯的混血儿！这位白人比你知书达理多了。还是问他可要嚼嚼烟草，送给他一些吧。"

① 卡利卡利鹰(caricari)：一种爱吃蛇和其他小动物的鹰。

“不，谢谢，老大娘。我沒有嚼烟的习惯。”

“把你那补好的破衣服拿去吧，”她把衬衫扔给安东尼奥，说道。“现在到林莽里去把衣服撕破吧！你把‘来吧来吧’带来了吗？我跟你要过多少回了？”

“你给我咖啡喝，我就给你带点儿来。”

“‘来吧来吧’是什么呀？”

“啊，那是太太要的东西。是一种叫人发生爱情的树皮！”

第 五 章

我的过敏的神经经历了极大的危机，理智竭力要和头脑脱辐分离。我的体力虽然充沛，但我那由来已久的神经衰弱症却在不断恶化，甚至在睡眠的时候，我也摆脱不掉幻影奇想。在兴奋紧张之际，这些个非非之想常常达到最强烈的程度，然而过不了几分钟往往又堕入了颓唐的境界。象一曲交响乐，我热情横溢，无非是为了终于沦为不绝如缕的忧郁。我从暴躁愤怒转入十足的柔顺，又从谨慎小心猝变为卤莽灭裂。正如在海湾里一样，我内心里也有潮水不断地在起伏澎湃。

我讨厌酒精的刺激，虽然它使人忘掉痛苦。我喝醉的次数很少，喝醉也是由于无所事事或是好奇——为了消除无聊，或是体味使喝酒者变成野兽的那股残暴的酒性。

堂拉福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蒙矓地感到沮丧，觉得有一种大祸将临的预兆，深信我再也不会见到堂拉福了。送他走时，我对于那新的冒险，热情很高。他的任务是第一步，是事业的开端。但，就象雾霭腾上山巅，悲伤袭来，弥漫了我的心灵，使我的眼睛也润湿了。我急切地为临别而干杯。

我恢复了一些倏忽变化的好兴致，但是在听到阿丽茜亚的呜咽时，又重新把好兴致失掉。阿丽茜亚绝望地抱住堂拉福，哭道：

"从此以后，我就要流落在荒野里了！"

我很明白，所谓"荒野"跟我的心有点儿关系。

我记得斐德尔和柯雷亚要陪旅人到达美，以防他受到巴雷拉手下的混蛋们的任何攻击。他们要在那儿雇几个兜捕牲口时必需的牧人。他们不超过一星期就会回到马波里达来的。

"我把我的家交给你管了，"法朗哥说道，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信托。他们为什么不带我同去，让我也做点儿事情呢？难道他们认为我不如他们刚强吗？也许他们比我更老练，可一点儿也不比我敢作敢为啊。

这一天，我对他们怀着满肚子的愤怒，一触即发；加之受了喝下去的酒的刺激，我险些儿脱口喊道："我照顾两个妇人，我就跟两个妇人睡觉！"

他们走了以后，我进卧室去安慰阿丽茜亚。她正合扑躺在行军床上，两臂掩着脸在那里啜泣。我斜倚着身子爱抚她，但她立即把衣服往下拉得遮住小腿。接着她又突然粗暴地把我推开，大声嚷道：

"滚开！我所需要的就是看到你喝得烂醉吗？"

于是我当着她的面拥抱女主人。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我只喝了两小杯，对不对？"

"如果连着奎宁一同喝，你就不会得热病了。"

"好的，我的亲亲！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意思！"

毫无疑问，她拿着酒瓶跑到厨房里去加"来吧来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是，我倒在阿丽茜亚的脚边，昏然入睡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喝酒。

我醒来时，心灵上布满了悲伤的阴影，烦躁而愤激。米盖尔

骑着一匹烈性小馬，从大牧場赶来了。他正在棚屋里跟塞巴斯蒂安娜说话。

“我来拿我的公鸡，瞧瞧安东尼奥肯不肯把吉他借给我。”

“现在那白人是这儿的主人了。问他能不能让你带走你的鸡吧。说到吉他呢，吉他的原主不在这里，我沒法儿借给你。”

这家伙跨下馬，胆小地向我走来。

“那公鸡是我的，我要把鸡捡起来，准备下一次的斗鸡。如果你让我拿走，我就等到天黑，它进鸡棚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捉住。”

我对他到这儿来的动机十分怀疑。

“巴雷拉先生沒有什么口訊叫你带来吗？”

“沒有给你的。”

“那末给谁的？”

“谁也不给。”

“谁把这馬鞍子卖给你的？”我认出了我在维亚维生茜奥给人偷走的馬鞍，问道。

“两星期以前巴雷拉先生向一个从內地来的家伙买的。他说他要把馬鞍子卖掉，因为蛇咬死了他的馬。”

“卖这馬鞍子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沒有見到他。这情况还是我刚听来的。”

“你经常用巴雷拉的馬鞍子吗？”我对准他的颈子狠狠地打了一拳，嚷道。“如果你不告诉我：巴雷拉在哪儿，他躲在哪儿——我就把你打得死去活来！老老实实回答我，你就可以得到公鸡，吉他，还有两个金镑。”

“你放开手，免得别人疑心我是在向你告发了。”

我把他带到畜栏的角落里，他告诉我说：

"巴雷拉在树林那边躲着，因为他沒有看到约好了的信号。信号是在栅栏上摊开一件巴也东，红的一边放在上面。这就是他派我来的緣故，他嘱咐我，如果沒有危险，我就解下馬鞍子等他。天黑了，他就过来；我要弹奏吉他，让他知道能不能来；但是我还沒有能跟那个女人说话。"

"什么话也不要告诉他！"

于是我叫他解下了馬鞍子。

黄昏降临了，只是在草原远远的边緣上还有一缕云霞，那是夕阳留下的逐漸隐去的血红足迹。老妇人蒂安娜拿着一盏点亮了的煤油灯，从厨房里走出来。另外两个女人喃喃地数着念珠作着祈祷。我留下米盖尔在那儿等着，便走到安东尼奥的窝棚里去取吉他。我在黑暗之中从衣架上把它取下来，同时也取下了他的双筒散弹枪。

妇女们作完祷告时，我便空手向格里塞尔达走去。

"有个男人在院子里等你。"

"啊，米盖里多①！他是来拿吉他的吗？"

"是的。让他拿去也好。拿给他吧。就在那边角落里。"

她跑出去了，我竭力要想从阿丽茜亚的眼睛里找到一些串通同谋的征兆，可是找不到。她疲倦了，要早一点儿睡觉。

"太太可要出去看月亮上升吗？"塞巴斯蒂安娜建议道。

"不，"我说，"月亮上升的时候，我会叫她的。"

我把一瓶酒偷偷放到我的披风里。趁到格里塞尔达回进屋子来时，我就告诉她道："塞巴斯蒂安娜可以睡在这房间里。我要在棚屋的走廊里挂上我的寝秋蓬。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说话时

---

① 即米盖尔。

十分镇静，脸上的神色一点也没有把自己的阴谋泄露出来。

“那是个好主意。天这么热，叫人睡不成觉，”混血儿妇人说道。

“你可以把門开着，要是你愿意的话，”女主人向她建议道。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了存心不良的痛快。我跟她道晚安，故意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米盖尔答允给我唱一支蒿丽多。我不久就会睡觉的。”

一忽儿，屋子里的灯灭了。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狗是不是在院子里。我特别小心地在院子里绕了一圈，轻声轻气地叫唤着狗。一条狗也没有！运道好得很，狗儿们一定跟着出門的主人走了。

我凭着那家伙的烟卷儿的红光，向棚屋走去。

“米盖里多，你可要喝一点儿吗？”

他喝了一口，就吐着唾沫把瓶子还给我了。

“这酒多苦啊。”

“告诉我，巴雷拉跟谁约会？”

“我搞不清楚跟哪一个。”

“跟她们两个吗？”

“也许是这样。”

我的心在胸膛里跳得象擂鼓似的。声音在我的嗓子眼里变得嘶哑了。

“巴雷拉可是个慷慨大量的正人君子？”

“他是个骗子。他对招募的工人说，你所需要的一切货物，他都可以给你，他叫你在一个账本儿上签个字；然后呢，他却随便给你一点儿剩下来的旧东西，说道：‘其他的东西，我要在维伽大

给你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那末他给了你多少钱？"

"他给我五个比索，可是得了我十个比索的收据。他说要给我换一套新衣服穿穿，可是至今没有下文。他对付大家都用那套办法。现在他派人到圣彼德罗·德·阿里美那去了，他们要在穆柯河上准备好驳船。大牧場几乎没有人影儿了。连赫苏斯也走了，但他是从奥罗古埃走的，给老头儿楚比埃达带讯给法官去的。"

"好极了！哦，拿起吉他唱歌吧。"

"还早呐。"

我们几乎等待了一小时。想到阿丽茜亚可能对我不忠实，我心里充满了一阵阵突然发作的愤怒。为了不致于哭出来，我咬着自己的手。

"你想杀死那家伙吗？"

"不，不！我只是想搞明白他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如果他是在追求你那娇小的妻子呢？"

"我也不会杀死他。"

"不过你脸上可不好看呀。"

"你以为我该杀死他吗？"

"那是你的事情。你要留神的是，别打中了我。在栅栏門口等着他；现在我要开始唱歌了。"

我听从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

"可别喝醉了。瞄准时，可要小心。"

随后，月亮从香蕉树顶上射下来一些鬼鬼祟祟的闪光——闪光逐渐铺开，辽阔的草原不久就笼罩在一片银光里了。忧郁的吉他弦子柔声瑯瑯，弹出了歌曲的前奏。

可怜的小鸽子，
被老鹰抓住了的啊。
瞧那血迹斑斑，
染紅了抓伤的地方啊。

我全神贯注地睁大着眼睛，把枪向着卡尼奥，向着畜栏，向着各处瞄准。厨房屋脊上的孔雀，用它那不谐和的啼声叫破了黑夜。外边儿巴洪那尔里的哪一条小径上，狗在咆哮。

瞧那血迹斑斑，
染紅了抓伤的地方啊。

妇人们在屋子里点亮了灯。老妇人蒂安娜出现在屋門口，象是不安的鬼魂。

“嗨，米盖尔！格里塞尔达叫你别吵得她们睡不成觉。”

歌手不唱了，于是他就过来找我。

“我忘了告訴你，我得给他把独木船弄过去。我要走了。当我们回过来的时候，打那走在前头的人。如果你打中了他，我就把他丢给鳄魚吃，这就一了百了了！”

我瞧見他坐了独木船离岸，駛过月光照耀的水面。树木把浓重的纹絲不动的影子投在水面上。他不久就进入水面黑暗深处，我只看見桨激起的白花花的波浪，象弯形大鐮刀般闪闪发亮。

我一直等到天明。沒有一个人过来。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给米盖尔的馬上了鞍子，把枪挂在篱笆上。格里塞尔达提了一桶水在浇花，很不自在地瞅着我。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等候巴雷拉，黎明时他在这儿附近。”

“胡说乱道的家伙！胡说乱道的家伙！”

“听着，格里塞尔达，我们欠你多少钱？”

“基督教徒啊！你说出什么话来了？”

“你所听到的話。你的屋子不是给诚实的人住的。你家里有的是巴尔巴戈阿，却去躺在巴洪那尔上，真不应该啊。”

“住嘴！你喝醉了！”

“喝的不是巴雷拉捎给你的酒。”

“你以为那是捎给我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捎给阿丽茜亚的吗？”

“你沒法儿使她爱你或是跟从你了，因为爱情是同风一样的：吹到这儿，吹到那儿，全随它的高兴。”

我听到这话，心情突变，捧起瓶子大喝。接着我又取下了枪。格里塞尔达逃走了。我推开房門。阿丽茜亚正半裸着身体坐在行军床上。

“你可明白，因为你的緣故，这儿出了什么事？穿起衣服来，咱们走！快！快！”

“天哪，阿尔都罗！……”

“我要当着你的面，去把巴雷拉杀掉！”

“你怎么能犯这样的罪呢！”

“别哭！已經要为那死人哭了吗？”

“我的天啊！……救命！”

"杀他！杀他！然后杀你，杀我，杀所有的人！不，我不疯！也别说我喝醉了！疯吗？不！你撒谎！我不疯！给我取掉燃烧我脑袋的那团火吧！你在哪儿啊？摸摸我！你在哪儿啊？"

塞巴斯蒂安娜和格里塞尔达竭力抱住我的身体。

"安静下来吧，无论如何安静下来吧！是我呀。你不认识我了？"

她们把我扔在一张寝榭蘼上，企图利用寝榭蘼把我团团缚住。可是我狂踢乱蹴，把龙舌兰绳子都挣断了；我一把抓住格里塞尔达的头发，把她拖到院子里。

"你这拉皮条的荡妇！你这拉皮条的荡妇！"我一拳打在她脸上，打出血来。

于是我在疯狂的精神错乱之中坐下来哈哈大笑。屋子滴溜溜的迅速旋转，飕飕的声音叫我高兴，使我心神爽快。"好！好！我希望它转个不停，因为我是疯了！"我觉得自己是一只鹰，挥动着双臂，乘风飞行，飞过棕榈树，飞过草原。我要从空中下降，用爪子抓住阿丽茜亚，带着她飞过云彩，远离巴雷拉与罪恶。我飞腾得那末高，以致翅膀碰到了天，太阳燃上了我的头发，我感到了太阳的火一般的光辉。

神经错乱的高峰过去以后，我竭力要迈步，可是我觉得大地在我脚下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扶着墙头，我踉踉跄跄走进空空如也的房间。她们已经逃走了！我口渴，我又拿起酒瓶来喝酒。我拿起我的枪，竭力把面颊压在枪筒上，使它凉快。因为阿丽茜亚抛弃我而悲伤，我哭了。然后，我又突然大声咆哮：

"你丢下我孤零零一个人，那也没有关系！我是个大富翁了！我根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儿子，不需要任何人！我但愿你那私生子一生下来就死掉！他不是我的儿子！你爱跟谁走就跟谁

走吧！你啥也不是，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罢了！”

我打起枪来了。

“法朗哥在哪儿，他为什么不来保护他的女人？有我在这儿！我要为那队长的死报仇！谁在这儿露面，我就打死谁！不过不会打死巴雷拉，不会打死巴雷拉。让阿丽茜亚跟他走！我要拿她换白兰地——就换那末一瓶！”

我拿上酒瓶，爬上马驹子，背上枪，驰骋在冷漠无情的平原之上，嘴里发出怪声怪气的、嘶哑的叫声：

“巴雷拉，巴雷拉！酒啊，酒啊！”

半个钟头以后，大牧場的人看見我骑馬驰过。他们从卡尼奥对岸叫我，向我招手。我鞭打着馬匹，跃过他们指给我看的浅滩，冲进院子，駿馬的肩膀冲撞得人们四散走开，鬧哄哄提出憤怒的抗议。

“让我瞧瞧！谁是这儿的主人？巴雷拉干吗躲着？叫他出来！”

把枪挂在馬鞍上，我手无寸鉄地跳下馬来。大家等候着事态的发展，都不知道怎么才好。有些人微笑着你瞅我，我瞅你。

“啊！小伙子！你要什么呀？”

一个女人向我喚道。是个婊子——面頰上胭脂涂得粗俗不堪，头发染过，瘦骨棱棱的手臂插在花里胡梢的衣服的腰带上。

“我要擲骰子！我只要賭博！我口袋里有的是金镑！”

于是我就把几个金镑丢在空中，金镑落下来，滚了一地。

接着，我听到了老头儿楚比埃达的嘶哑的声音。他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喊道。

“克拉丽达！这位绅士，叫他进来吧。”

仰天躺在褒鞦韆上、两腿悬在褒鞦韆两边的，就是大牧場的主人：山猫眼睛，雀斑脸，红头发，穿着衬衫短裤，凸出了胖大的肚子。他向我伸出了粗糙的、好象发肿的手臂，胡须中勉强綻出一个笑容。

“先生，原谅我不能起身欢迎！”

“我是法朗哥的伙伴，一千条牛的买主，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付现款！”

“那才是大气魄，那才是大气魄！可是你得逮住它们，因为我手下的混血儿没有馬骑，而且全不中用。”

“我要雇牧人，也要雇好骑手。我决不让任何一个混蛋把他们勾引到维伽大去！”

“说得好！我喜欢你！”

我重新大踏步走出去收掉我的馬具，看見克拉丽达在和我的敌人小声儿说着话。她正用葫芦瓢倒水在他手上。看到了我，他们便躲到房子后面去了。

“哪个贼捡了我撒在这儿的金镑？”

“来吧，来问我拿吧，”有一个男人在院子里回答道，我认出他就是曾经拿着溫彻斯特连珠枪企图沒收堂拉法埃尔的货物的那个家伙。“现在我们可以把前天的那笔旧賬算一算了！不要脸的东西，今儿看你敢碰一碰我！”

他恫吓地走上前来，瞅着他的老板躲藏的地方，仿佛等候着命令似的。我搶先一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

巴雷拉出现了，嘴里喊道：

“高瓦先生，出了什么事？到这儿来吧。不必理睬雇工们！象你这样的一位绅士……”

被我一拳打倒的那家伙爬到栅栏边坐下，擦着鼻子上的血，

可是眼睛依旧盯着我直瞧。

巴雷拉狠狠地斥责他："无礼的老粗！应该尊敬高苑先生！"然而，当他请我到走廊上去，答允把每一个金镑都还给我时，那家伙解掉了我的馬鞍子。他也收去了我的枪。接着我却把它忘了。厨房里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议论。

克拉丽达一定在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老头儿，因为看見我走进房间去的时候，两个人都突然不说话了。

"先生今天回去吗？"

"不，我的朋友楚比埃达。我不想回去！我是来喝酒，赌博，跳舞，唱歌的！"

"这是我们所不敢当的一种荣誉，"巴雷拉赞扬道。"高苑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光荣之一。"

"为什么光荣？"老头儿问道。"他能骑馬吗？能套馬吗？能捉牛吗？"

"能，能，"我嚷道。"你要我办的我都能办到！"

"那才是我喜欢的气魄，那才是我喜欢的气魄！"他俯向摆在寝鞦韆底下的虎皮，指点着小頸大瓶命令道。"克拉丽达，给我们拿点儿白兰地来！"

巴雷拉为了避免喝酒，走到走廊里去了，可是立刻又回来，交给我一把金镑。

"这些金镑是你的。"

"你错了！从现在起，它们是克拉丽达的了。"

她收了钱，客气地向我道谢。"记住吧！遇到一位绅士是一大快事啊！"

楚比埃达默默地在想着什么。突然，他嘱咐把桌子搬过来；我们干了好几杯以后，他指点着挂在他前面墙上号角上的小口

袋，说道：

"克拉丽达，把'圣波洛尼亚的臼齿'给我。"

克拉丽达把骰子放在桌子上。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我的新朋友帮了我的忙，因为我根本不懂得这种小市民的赌博。我神经过敏地挪骰子。骰子有时候落到寝鞦蘿底下去。老头儿在哄笑和咳嗽声中嚷道："他打败我吗？他打败我吗？"克拉丽达斜移灯火，让灯光透过烟草的迷雾照到地上，答道："他挪了两个六。他是个交运的人。"

巴雷拉假装相信这女人，肯定她说的是实话。可是他留神着不让酒供应不足。克拉丽达喝得醉醺醺的，公开地紧按着我的手。老头儿也喝得醉醺醺的，哼着淫秽的歌曲。我的敌人，在摇晃的灯光之上，兀立着讽刺地朝我微笑。而我呢，一半儿清醒一半儿糊涂，一再呼幺喝六地下着赌注。雇工们在那闷热的房间門口，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们赌博。

我们用一堆豆子当筹码，这堆豆子几乎全部属于我时，巴雷拉建议我来个孤注一挪，把背心口袋里的莫洛各达也统统掏出来。

"咱们赌一百头牛，挪两下，每下五十头！"那个荒唐可笑的老头擂着桌子吼道。当时，我的对手的脚踩着克拉丽达的脚，恰巧被我看在眼里，我感觉到我快要被骗了。

我心生一计，向那女人喊道：

"来吧，咱们俩合伙赌这一局。"

她立刻伸出贪财的手，放在那一大堆豆子上。她戒指上的红宝石闪着血光。

当我赌赢了的时候，楚比埃达就咒駡起他的运道来了。

“现在跟你赌一局，”我咯咯地摇着骰子，对巴雷拉说道。

他拿起骰子，神色不变；可是当他摇着骰子的时候，却用一个淫荡的笑话设法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趁机把骰子掉换了一副。当他把骰子掷到桌子上时，我一下子就把骰子抓住。

“骗子！这些骰子里装得有东西！”

口角突然变成格斗，煤油灯打碎在地上了。一片叫喊、恫吓和咒駡的声音。老头儿从寝鞦韆上摔下来，大叫救命。我在黑暗中握着拳头左打右打，听到哪儿有人声，就往哪儿打。有人开枪了。狗狂吠，想逃走的人蜂拥而出，挤得房門直响。我一拳把門砰的关上了，也不晓得谁还留在屋里。

巴雷拉在院子里咆哮：

“这强盗跑来杀我，搶楚比埃达先生的钱！昨天夜里他埋伏着等我！幸亏米盖尔阻挡了这桩罪行，向我揭穿了他的埋伏！抓住这混蛋！凶手，凶手！”

我从屋子里大声回駡。克拉丽达竭力拉住我，恳求道：

“别出去，别出去！他们要把你打得浑身都是窟窿的！”

老头儿吓得慌慌张张的，呻吟道：

“快点灯！我闻到了血腥气！”

当他们帮助我闩住門时，我感到我的一只手腕是湿的。我的左臂上挨了一刀。

有个人跟我们一起给关在屋子里，他塞一支温彻斯特连珠枪在我手里。我一觉察到他在找我，就想一把抓住他，因此他连声说道：

“小心！我是独眼毛珂，人人都是我的朋友！”

在外边的那些人要想把門打开。我开始向門外射击，并且不断地变换位置，每放一枪，子弹就在木板上打出一个小窟窿，

火光一闪，照亮了小房子。攻击终于停止了。我们落在阴森森的寂静里。我在黑暗中竖起耳朵静听。我从我的子弹打出来的窟窿里往外张望：一轮皓月，照耀着一个寂无人影的院子。

然而，不时有一阵阵说话和大笑的喧声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但是我伤口的疼痛开始使我软弱无力；喝酒引起的头昏脑胀终于使我厥倒在地上。我倒在那里，听天由命地流血不止，依稀听到我那吓坏了的同伴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他好象要死了。"

"水，水！我受伤了！渴得要死！"

天亮了。别人开門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我听到大牧場主人的叫声，醒过来了，又是疼痛又是软弱。楚比埃达正在責駡懶惰的雇工们在昨夜那一場混战里竟无所作为，不去救他。

"亏得那个客人，"他重复道，"亏得那个客人，我才能活着把事情源源本本讲给你们听！他说得对，骰子里装得有东西；骗子巴雷拉就用这骰子骗走我的钱。我在桌子底下找到了一颗！你们自己来看吧。里边装着水银哩。"

"因为子弹乱飞，我们无法走近啊。"

"谁砍伤了高死？"

"谁知道呢！"

"去告诉巴雷拉，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留在这一带了。他有他的帐篷，叫他待在自己的帐篷里好了。问问他，他可知道大路是作什么用的；告诉他，那客人带着卡宾枪在这儿哩！"

克拉丽达和独眼毛珂拿着一锅热水来援救我了。为了替我脫下衬衫而不碰伤我红肿的手臂，他们便拆开我衬衫上的袖子，然后把粘在伤口上的那一部分布浸湿，叫淤血溶解，使伤口露

出来。伤口不大，可是很深，直切入肩膀附近的肌肉里去。他们用白兰地洗伤口。但在敷上温暖的糊药之前，独眼毛珂作着虔诚的仪式，大声说道：

“诚心一点，因为我要作祷告了。”

我惊异，我紧瞅着那奇怪的老家伙——土色的皮肤，松弛的面颊，青灰色的嘴唇。他十分小心地把他的拐棍放在地上，又在拐棍头上放上他的油腻的帽子：帽沿是破破烂烂的，当作帽带的是一根松松散散的龙舌兰绳子。透过褴褛的衣衫，可以看得見他的患水肿病的皮肉，尤其是肚子和大腿相连的地方肿得圆鼓鼓的。他把眨着的一只眼睛转向門口，呵责聚在那儿的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信仰，那就走开，不然就不灵验了！”

看热闹的闲人虔诚得很，仿佛在教堂里似的；老毛珂在空中神秘地划了几划以后，就喃喃地念念有词，他管它叫：“正直的士师之祷告。”

毛珂似乎对自己的作法很满意，他捡起帽子和棍子。他俯向我躺在上面的牛皮，说道：

“别让痛苦把你搞脆弱了！我不久就会把你治好的；再作一回祷告就妥了。”

我惊奇地瞧着克拉丽达，无法相信这整个儿事情是认真严肃的。但她也是一个笃信符咒的人，摆出一副虔诚恭敬的样子。为了消除我的怀疑，她解释道：

“小伙子啊！毛珂懂得医道。他是对着野兽的疮口祷告、杀死疮口里的蛆虫的人。他医治人，也医治野兽。”

“不仅如此，”那奇里古怪的家伙补充道。“我懂得许多用在

各种事情上的祷告：找失掉的牲口，寻埋藏的宝库，使敌人看不見我自己。他们募兵进行大战时便来捉我，可是我叫自己变成了一棵香蕉树。有一次，他们乘我沒念完祷告时把我抓住了，关在一个鎖得严严的房间里，可是我变成一个螞蚁逃脫了。如果沒有我，誰知道昨儿夜里的纠纷会闹出什么事情来！我准备在他们冲进門来时化成蒸气，用一阵雾把他们大家统统盖住。我刚知道你受了伤，我就念治病消灾的祷告，于是你的血就止住了。”

我渐渐落入困倦的沉靜之中，有了朦胧的睡意。耳朵听不見声音了，满眼都是黑影。我覺得我掉进了永远达不到底的、地獄似的深渊里。

第 六 章

怨恨使我回忆起阿丽茜亚就感到厌恶。我把一切诿过于她。如果说，在这番灾难中，我也有什么不是之处，那无非是我对待她还不够严厉，我还没有不顾一切地把我的威力和爱情加在她身上。于是我就用这种毫无理由的推论毒害我自己的灵魂，折磨我自己的心。

她的确对我不忠实了吗？巴雷拉勾引她，又得手了几分呢？他的确勾引了她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打动她的心的呢？格里塞尔达的那些个告密的话——难道不可能只是她的诡计吗？不可能是她想借此毁谤我的妻子，博得我的欢心吗？也许我曾经粗暴而不公平，可是阿丽茜亚会原谅我的，即使我不请求也会原谅我的，因为我和我的过失、我的优点都是属于她的，她对我身上的品质是不能选择、只能兼收并蓄的。而事实也为我缓颊：我的疯狂是格里塞尔达放在我酒里的"来吧来吧"惹出来的。我几时在精神正常的时候使阿丽茜亚有理由抱怨过呢？那末，她又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有时候，我仿佛看见她戴着羽毛低垂的帽子走近来，伸出手臂来抱我，一边儿呜咽一边儿说道："哪个没心肝的家伙为了我的缘故伤害了你？你为什么躺在地上呢？他们怎么连一张床也不给你用呢？"她坐在我身边，让我的头枕在她颤栗着的大腿

上，她那温柔亲热的手把我的头发往后梳理过去，她的眼泪流得我满面都是。

被这些个幻觉所欺骗的我，原来靠在克拉丽达身上。我一认出是克拉丽达，就挪开我的身子。

“小伙子，你为什么不靠在我膝上呢？你可要再喝些柠檬水解解热？可要我给你换换绷带？”

有时候我听到走廊上楚比埃达不耐烦的咳嗽声。

“娘们，打那儿出来吧，你要把病人搞得火热了。他又不是你的丈夫！”

克拉丽达就耸耸肩膀。

可是这姑娘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呢？她岂非只不过是妓院里漂浮出来的一片渣滓，肉欲的一点残羹冷饭，到处流浪的一个饥饿的婊子吗？她怀着那末羞怯怯的柔情委身于我，就象任何一个高尚的女人，象阿丽茜亚，象爱过我的那些个女人；当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救赎了她的灵魂呢？

有一次，她问我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金镑。金镑很少了，她都抢过去塞在她的胸口，妥加保管。在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她拿出一张纸，念给我听：“楚比埃达欠你两百五十头牛，巴雷拉欠你一百镑；我手头有二十八镑，是我替你保管的。”

“克拉丽达，你告诉过我，我赢的钱都是问心无愧的。钱都是属于你的了，因为你待我这么好。”

“小伙子！你在说什么话呀？你可别以为我服侍你，是为了从中捞点好处。我只是想回到故乡，请求父母原谅我，守着他们一块儿老死。巴雷拉答允给我到委内瑞拉去的旅费，他反过来就贪得无餍地糟蹋我，一味要我满足他的肉欲。楚比埃达说他要娶我做老婆，带我到波利瓦尔城，到我父母那儿去。我相信了

他——结果是我两个月来都喝得醺醺然，因为楚比埃达老是用他不变的标准忠告我：‘谁会做我的老婆呢？跟我一起喝酒的女人！’

“英方台上校，就是占领开加拉的委內瑞拉别动队的军人，他把我丢在这儿。在开加拉，在他们的一場纸牌戏中，他们把我也当做一件赌注，押上了。一个叫做普宏特斯的家伙赢得了我；可是，当他们算赌賬的时候，英方台又把我留给了他自己。后来，他被击败了，逃到哥倫比亚，就把我丢在这里了。

“前天，你骑在馬背上来到这里，你的枪放在馬鞍前面，你的帽子推在脑后，你用你的坐骑冲翻了人们，在我看来，你的的确确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当我知道你是个诗人的时候，我就越发喜欢你了。”

毛珂时常进来对着我的伤口作法，而我也还算神志清楚，足以假装相信他那法力的效验。他坐在褒鞦韆上嚼着烟草，烟草是从一卷象是风干腊肉似的东西上咬下来的。他吐着唾沫，吐得泥地上到处都是。他给我带来了关于巴雷拉的消息：

“他生热病睡倒了，在他的帐篷里消磨时间。他只是问我，你要在这儿呆多久。谁知道你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呢！”

“老头儿楚比埃达为什么不到他的褒鞦韆上来睡呢？”

“因为他是谨慎小心的。他怕再来一次打架。他睡在厨房里，打里边儿把門闩上了。”

“巴雷拉回到馬波里达去过吗？”

“热病叫他起不了床哩。”

这句话使我宽心，因为我对阿丽茜亚，甚至对格里塞尔达有所怀疑。她们正在干什么呢？她们会对我的行为说什么呢？她

们什么时候会来看我呢？

我第一天觉得身体硬朗得可以起床时，就用手帕做了个挂带吊着手臂，走到走廊上去了。克拉丽达正在寝鞦韆附近洗一副纸牌，老头儿在寝鞦韆上打着瞌睡。这个用茅草铺屋顶的、还只盖好了一半的地方，肮脏得不成样子。我占用的那间房是唯一可以住人的房间。厨房的墙上积满了煤烟，还有一个烂污泥潭，挡在厨房門口，那是邋遢肮脏、大汗淋漓、衣衫襤褸的厨娘倒出来的水积聚而成的。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挂了许多牛皮在太阳里晒着，一群群蒼蝇嗡嗡地在上面乱飞，有一只兀鹰正在把牛皮上血污的肉一条条撕下来。懶惰的牧人在棚屋四周闲蕩，看守着系在木桩子上的斗鸡用的公鸡；狗和猪又振作起精神来了。

我走近畜栏的大門，谁也沒有看見我。粗大树干做的栅栏所圈禁的公牛，因为沒有水喝，瘦得肚子都瘪下去了。有几个雇工在房子后面睡覚，就睡在摊在垃圾堆上的巴也东上。在距离不远的卡尼奥岸边上，可以看得見我的敌人的篷帐；而在天边上向着馬波里达渐漸消隐的，是一大片弧形的莫栗基……阿丽茜亚会想念着我啊！

克拉丽达突然看到了我，撑着一把白色云纹绸的阳伞跑过来了！

“小伙子！太阳会叫你的伤口发炎的！到伞底下来吧！别再做出这样的傻事来了！”

她微笑，露出了她的金牙齿。

当她故意大声说話时，老头儿听到了声音，抬起身子说道：

“那才是我喜欢的气魄！年轻人不应该躺在床上过日子！”

我坐在当作栅栏的椽木上，把想好了好久的问题说出了口：

“你要按什么价钱把牛卖给我们呢？”

“你指的是什么？”

“你卖给法朗哥和我们的那些牛。”

“我跟他沒有真正成交。他拿来作担保的那个地方，值不了多少钱。可是，如果你付现款，就可以把牛捉去（如果你有馬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价钱讲定了。”

克拉丽达插嘴了：

“那末你什么时候把高瓦赢到的二百五十头牛给他呢？”

“啊！哪个二百五十头呀？”

他挺直身体，问我：

“那末，如果你输了，你会拿什么来偿付呢？把你带来的那末一点儿金镑给我看看。”

“那是什么话？”那女人反駁道。“你以为只有你才有钱吗？谁输了，谁就该付钱！”

老头儿把手指伸进褒褴褴的网眼里，突然説道：

“明儿是星期天，你可以在斗鸡上再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

“很好！”

我十分欽佩的高瓦先生閣下：

醇酒貶低人类理智，使之墮落而为愚蠢与罪恶，此一杯中物，究有何种恶毒之力量耶？閣下品質高貴，令人堂皇屈从而犹滿心自豪，当此时也，醇酒何以能在爭执中毁鄙人秉性之温和，使鄙人胡言乱語，乃至几乎冒犯閣下之尊严耶？

鄙人如能公开拜倒于足下之前，促使閣下在原諒鄙人冒

犯之前，践我踏我，则我在求此恩典方面，当不会因循延误也；然而，因为鄙人甚至无此辩罪之权利，鄙人病体衰弱，在这厢咒骂鄙人以往对阁下之冒犯，所幸者，凡此冒犯，尚不致危及阁下享有应得之名誉也。

阁下一日不惠鄙人以仁爱，鄙人即因犯错误而蒙垢受辱一日，职是之故，鄙人处在可悲境地中向阁下有所接洽，当不致使阁下惊异也。鄙人已一变而为庸俗小贩，企图将一桩寻常的生意带进阁下诗歌的国土。事情是这样——恕鄙人斗胆提出——我侪之好友楚比埃达欠鄙人很大的一笔赈，是借給他的錢，赊給他的貨，他付給鄙人几头牛，现在关在畜栏里，鄙人之所以接受者，实乃料想阁下可能需要也。鄙人求阁下把牛大致看一看，如阁下有意思出一个价钱，务請了解鄙人心意，盖鄙人最大之收益，乃在于能在某些事情上为阁下效劳也。

崇拜阁下的不幸者，热烈地吻阁下的脚。

巴雷拉

这封信是当着克拉丽达的面送给我的。送信来的无赖，眼看着我气得脸色发白，就开始慢慢地退出去，我那回答的话好久沒有说出口来。

“告诉这不要脸的混蛋，他自己单独跟我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的馬屁话有什么价值了！”

这时候，克拉丽达把那张信纸重新读了一遍。

“小伙子！他一句话也沒有谈到他对不起你的地方，沒有谈到刀伤，沒有谈到打枪；因为他就是叫你受伤的那个人。你来的那天，他擦他的手枪，给他的刀子上油，而且眼睛紧瞅着米扬。米

扬就是你在院子里打倒的那个家伙。米扬完全受他的指挥。还有，你可知道楚比埃达根本没有欠这橡胶商什么钱？巴雷拉交给老头儿一些莫洛各达，叫他保管，指望着我把它们偷回来；可是老头儿把它们埋起来了。后来巴雷拉就用你看到的那些骰子骗他的钱。每天早晨他总问我：'你把金币搞来了吗？我要给你几个做旅费。很明显，你不想回到你那神妙的祖国去。'那家伙心里有恶毒的打算。如果你不在这儿……"

"把信给我，我要把它拿给老家伙看看。"

"不，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他見多识广。他知道巴雷拉是危险的。楚比埃达竭力要讨好他。所以他把畜栏里的牛卖给他。可他下令把馬都藏起来，让巴雷拉无法把牛搞走。他只让他租用几匹劣馬。楚比埃达派人到各处去说，今年他不愿意把牛卖给任何一个人；可是，巴雷拉听到了风声时，老流氓为了否认这件事，就假装跟斐德尔·法朗哥讲定一笔生意，却不让你的朋友知道：这不过是欺骗这个讨厌的客人的一套把戏罢了。"

"那末他根本不愿意卖什么牛给我们？"

"哦，看上去，他倒喜欢你。"

"我有什么办法赢得他的好感呢？"

"那容易啊。放掉他卖给巴雷拉的牛就是了。把牛吓唬一下，它们就会冲破栅栏，四散逃窜了。"

"今儿晚上，你肯帮我做这件事吗？"

"只要你愿意。我只消穿着这件白衣服，在畜栏那儿一站，牛群就会大乱。重要的是，不能让它们把畜栏附近看守牛群的雇工踩死了。好在雇工们睡得都还早。"

"他们会发现我们吗？"

"绝不会。楚比埃达一进厨房睡覚，那些沒让巴雷拉拉去干

活的男男女女，都会跑到篷帐里去玩牌。我也去玩，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什么了。等到你估计我会回来的时候，你就拿着楚比埃达放在寝鞑蘼下不再用的那张虎皮，在走廊上跟我碰头。我们就把那张兽皮拿到香蕉树那里，把它往栅栏里抖动。这就够牛群惊慌的了。

"这之后，如果有什么人看到了我们，也会认为：'他们是听到了牛惊慌逃窜才起身的'。"

我把我复仇的计划深深地埋在心底里，就象人们把蝎子藏在怀中一样：它似乎老是在醒过来，把它尾巴上的毒钩扎进我的身体里边。

暮色落在草原上时，牧人们带着许多牛群回来了。牛群原先给带去作一次黄昏时分的放牧，给带到丰盛葱翠的青草里，静止不动的池塘边。它们在池中饮水时，鼻子抹掉了映在水里的一颗黄昏星。跑在前头的是作为奔带路的骑手，他且行且唱，使牝馬的驰骋跟那稳住烈性牲畜的幼稚小曲，取得协调合拍。在他的背后，公牛成群结队而来，硕大的脑袋，巨大的牛角，身受监禁而依然庄严堂皇。公牛的嘴巴上挂着成串的泡沫；公牛的眼睛——性起时立刻冒出火来的——现在黯淡无神了。最后是一行行的雇工，他们单调地吹着口哨，在大批昏沉沉的牛群两旁，骑着馬缓缓而行。

雇工们运用沉着的技巧，把牲口调遣进了栅栏，小心提防着不让它们惊惶逃窜。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奔带路忧郁的单调的歌曲，它的效力超过了我家乡畜栏里所吹的号角声。栅栏上的門戶关上了，用坚实的牛皮绳子縛牢了。天黑以后，为了使牛群安静下来，干牛粪的火光绕着畜栏燃点起来了，牛群瞧着

火光和烟气，在星空下平静地反刍着。

这时候，我的心里老想着午夜的计划，我竭力抑制任何焦灼不安之感。这种焦灼不安使我太阳穴发凉，眉头皱紧。预料到我就要报仇，知道我就要损害我的仇敌，使我眼睛奕奕有神，说话伶俐，意志坚决。

晚上八点钟光景，独眼毛珂抱怨火光使他的参加斗鸡的鸡睡不成觉；因为没有人愿意把火熄灭，他就捧着他的公鸡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给它们一点儿住的地方，因为它们是好鸡，可是如果它们睡不够，它们就啥也不值了！"

不久，寂静降落在大牧场之上了。灯光从篷帐里出来，闪闪烁烁的照在附近的巴洪那尔上。

克拉丽达醉醺醺地走回来。

"拿出勇气来，小伙子；跟着我来吧！"

我们穿过香蕉树丛，走到畜栏跟前。牲口都沉沉欲睡。外边儿，看守牛群的雇工们的马儿在打喷嚏。于是，克拉丽达爬上栅栏，抖动着金色斑烂的虎皮。

离我们最近的牲口突然绕起圈儿来了，牛角惊惶地磕碰着，冲撞着畜栏的栅栏，象是那压倒一切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一头公牛在栅門上撞破了胸膛，立刻死在乱蹄之下。守卫的人们开始唱着歌，骑馬赶来，牛群安静了一忽儿；但不安的骚动不久又开始了，而且以汹涌的波涛向門口卷去。栅栏喀喇作响，牛群一面怒吼一面向前推进，牛角撞着牛角。仿佛山坡上一阵山崩地裂扫荡了森林，仿佛罪恶的隧道里一阵骚动，怒吼着的疯狂牛群冲破了牢狱的粗大木桩，散布在恐怖黑夜里的草原之上，咆哮的声音好比洪水奔腾，怒海狂啸。

雇工和妇女们拿着灯出现了，大声呼救求援。自从那場纠纷以来一直把自己紧閉起来的楚比埃达，也在尖声叫嚷，也在查问出了什么事情。狂吠的狗拔腿追赶惊惶逃竄的牛群；小鸡在惶恐之中咯咯乱叫；兀鹰从附近的塞依巴树上飞起来，在黑影幢幢中穿来穿去，怔怔地兜着圈子。

十头公牛躺在栅栏門口；稍为过去一点，躺着四匹馬，都给踩得血肉模糊了。克拉丽达过来，把这些细节都告诉了我，叫我严守秘密，不要把我们做的事说出来。

当我把虎皮放在老地方时，荒原上依然轰响着。

第二天我起身时，大家对昨晚发生的事情的热闹评论，老头儿的咒罵威吓，都已经过去了。楚比埃达假装生气之至，破口大罵，借此掩饰他内心的满意：

"该死啊！牛群逃竄，可不是我的过失。告訴巴雷拉，叫他去逮牛吧，如果他有什么馬给他手下人骑的话。可是叫他先把那些给踩死的馬儿的钱付给我！该死啊！"

"巴雷拉先生要过来跟你谈谈昨夜的事。"

"他沒法上这儿来啊，因为这个客人带着武器，而且我也不愿意再有什么牵涉我的财产的吵架了。"

"我倒想起来了，"有个人说，"那是死人胡利昂·烏尔达奥的鬼魂到畜栏来了，那就是牛群惊惶逃竄的緣故。有几个守卫的人看到一个白影子，在栅栏上，在那据说他埋着宝藏的那一边儿。"

"那倒是可能的。"

"是啊，有一天夜里，那鬼魂也上这儿来过一次，手里拿着一个灯，在草原边上走动，却沒有脚踩在地上。"

"那末你为什么不凭天主的圣名，问他究竟要的是什么东西

呢？"

"因为他把灯灭了，我们都快吓死了。"

"强盗坯！"楚比埃达怒喝道。"原来在稻子豆树根周围挖掘的人，就是你们啊。我真希望你们在树旁打转时被我逮住，叫你们吃子弹！"

我走到院子里，那儿有许多为斗鸡而集合拢来的人们，可是巴雷拉不在那儿。我装着没事的样子往畜栏里边瞅着，有几个人在那儿忙着肢解被践踏过的牛。

"我跑在牛群前面，疯狂驰骋，在黑暗中唱着歌，看看能不能叫它们安静下来，"有一个人说，"可是全不管用。我跑得老远老远；都亏得我那匹驹子，我才没有被那些野兽踩死。"

不久以后，回到窝棚里，我看到克拉丽达在用一个雕刻的椰子壳把甜酒卖给人们。陌生人的巴也东里裹着咯咯直叫的公鸡，争争吵吵地在公鸡还遮盖着的时候下着赌注。其他的人，有的正在磨着装在他们战士脚上的距铁，有的嘴里满含着白兰地酒，拉起公鸡的翅膀把酒喷在它们的胁下。各种各样的斗鸡，羽毛美丽，颈项充血，两腿给缚住了，爬抓着地面时还在恶狠狠地互相挑战。最后，楚比埃达拿起一块木炭，在棚屋的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圆圈。接着他便在他的椅子上坐下来了，把椅子靠在一根柱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打酒瓶里喝起酒来。他发出刺耳的大笑，提议道：

"我打一百头小牛的赌，深红色的赢金绿色的。"

克拉丽达从那群人后面向我摇头示意，叫我别跟他打这个赌。可是我用满不在乎的傲慢态度，走出来提议道：

"公鸡由我挑，我就拿我在骰子上赢你的那二百五十条牛跟你打赌！"

老家伙缩手不干了。

接着，有个人握紧拳头，说道：

“用你的十头公牛，跟我手里的金镑赌吧，或是跟我腰带里的金镑赌吧。”

楚比埃达也拒绝了。可是那家伙顽固地坚持要跟他打赌。

“瞧瞧吧，老板，是刻着鹰和皇后的小金镑啊，是给你放到你埋在托波蕉树底下的宝库里去的啊！”

“你胡说！可是，如果这金镑是真金的，我愿意用纸币跟你掉换。”

“我才不干呐！”

“把你的金镑给一个我看看，辨辨真假。”

老家伙贪心地仔细打量着金镑，摸摸它的花纹，听听它的声音，又放到牙齿上去咬咬。他满意了，嚷道：

“行！我赌那金绿色的要斗败！”

“可是有个条件，独眼毛珂得离开这儿，因为他会在我的小鸡身上作起法来的。”

“我既不会作法，也不会别的花样！”

然而，他们还是把愤怒抗议的毛珂毫不留情地推出人群，关进厨房里去了。

鸡的主人们为了叫看客们称心满意，把他们的两只公鸡举了起来，吮着鸡脚上的距铁①，并且用柠檬擦擦距铁。然后，裁判一声令下，他们就把那一对公鸡面对面地放在圈子里。

鸡主人中有一个俯身在栅栏上大声助威道：

“干起来吧，鸡宝贝儿，打眼睛，红得象火的眼睛！打腿子，

---

① 吮鸡脚上的距铁，表示距铁上没有毒。

细条杆儿的腿子！打翅膀，珍贵稀有的翅膀！打嘴巴，啼声响亮的嘴巴！打脖子，坚硬的脖子！打肘拐儿，野蛮的肘拐儿！杀了拔毛，呀，那可是我的运道！"

作战的公鸡，一边儿先在地上啄几下，一边儿互相怒目而视，斑烂颤动的羽毛象一圈领饰，在剃光的充血的背脊上面蓬起着。青光焕发的羽毛同时抖了一抖，双方就用嘴巴往空档里直啄过去——越过了那巧妙地躲过猛啄和翅膀扑打的脑袋。人群里叫喊赌注的喧闹声刺激着它们，它们怒气冲冲地互相再三攻击，用嘴啄，用铁距刺，或是气喘吁吁地你揪我我揪你。嘴巴咬住了什么地方，用铁距往什么地方毫不放松地刺进去。这时候，羽毛纷飞、热血淋漓，斗鸡場上响起了钱币的叮当声。金绿色的公鸡脑袋裂开，滚倒在地上，在胜利者的脚爪下无力地扑动着，而对方就气昂昂地站到牺牲者垂死的身体上，凯旋地引吭啼叫；从观众中间传来了一阵响亮的掌声。

就在这一刹之间，我脸色发白了。法朗哥骑着馬走进門来，后面跟着几个骑手。

楚比埃达看見刚来的这几个人，他的震惊也不亚于我。他慢吞吞地走过去迎接他们：

"你们，老朋友，你们要上什么好地方去呀？"

"就上这儿，不往前走了，"法朗哥答道，一面跨下馬来。

他热烈地拥抱我。

"关于我的牧場——你可有什么消息吗？你的胳膊是怎么回事？"

"沒有什么！你不是从馬波里达来的？"

"不，我们直接从达美河来的。昨儿我打发混血儿柯雷亚骑

馬走了，到我家里去把你带到这儿来，连馬也一块儿带来。这个拥抱是堂拉法埃尔叫我带给你的，感谢天主，他平平安安走了。我们可以把馬歇在哪儿啊？"

"歇在这儿棚屋里，"楚比埃达不高兴地答道。接着他对斗鸡的人们吆喝道。"找别处搞你们的玩意儿去吧，这些个地方我现在有用处！"

人们撿起公鸡，向帐篷走去了，一路上唱着歌，弹着吉他，用馬拉卡①打着拍子。于是牧人们解下了馬鞍子。

"昨儿夜里，牛群逃窜，真有这回事吗？"

"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呢？"

"今儿早晨起，我们一直看到沒人看管的牛群在奔跑。我们就想：不是逃窜，就是印第安人鬧事！可是，现在我们穿过畜栏……"

"是呀！巴雷拉把我养的牛放走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又沒有馬……"

"如果他给我们钱，我们就去把他要的牛逮住，"法朗哥答道。

"我决不容许我的草原上再有什么追逐了；牛的脾气都变坏了。"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明儿我们就要开始逮我们所买的牛了。……"

"我可沒有跟什么人签约，我也不记得有什么买卖！"

他一边说，一边跺着脚。

---

① 馬拉卡(maraca)：哥倫比亚、波多黎各和委內瑞拉的一种民間乐器，用干葫芦制成，大小如桔子，里面放有小石子，外面装有木柄。

老头儿刚爬上吊床，吃了败仗的公鸡的主人就走过来，对我们说道：

"原谅我打断你们的话。"

"把我赢你的金镑给我。"

"我正是要跟你说说这件事。他们把我的金绿色公鸡搞得疯狂了，把奎宁给这金绿色公鸡吃，因为昨儿个独眼毛珂在帐篷里卖奎宁丸，你亲自把丸药混在玉米谷子里。巴雷拉先生要我不顾这个诡计，跟你打赌，叫你明白，你自己也赌得不老实，你不该继续在高瓦先生面前出他的丑。"

"那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可以解决的事，"法朗哥插嘴道。他抓住怒气冲冲的老家伙，使劲地摇他。"要紧的是，你立刻就给我把卖牛的事解决。如果你以为你可以胡弄我，你就想错了！"

"法朗吉多①，你是来要我的命吧？"

"我来取你卖给我的牛的，我带这些个人来兜捕牛的。我一定要把牛搞到手，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要不咱们就拚个你死我活！"

跟着法朗哥一起来的牧人们，很想看到一场大打出手，都已经在向篱笆围拢来了。楚比埃达看到他们时就大声说道：

"先生们，请你们作个见证人，他不过是跟我开开玩笑罢了！"

因为法朗哥腰带上挂着手枪，楚比埃达的脸色白得象死人一样，他把他那眼泪汪汪的眼睛转过来对我瞧着。

"客人，看在老天爷面上！你的小公牛，我一定交货！法朗吉多，你别这样跟我说话——你吓死我了！"

---

① 即法朗哥。

那位公鸡的主人，显然要想充当小律师的角色，竟宣判道：

"法律是一视同仁的！你也交货给巴雷拉先生，咱们就各不相扰。他快要动身到维伽大去了，耽误和损失，一概由你负责赔偿。"

老头儿站到我和斐德尔之间，大发雷霆地说：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东西！难道你不知道这几位先生是什么人？你可是骨头发痒，要我们把你痛打一顿才走吗？这几位先生是我的顾客，我的好朋友，你上这儿来管他们的闲事，是什么居心呢？去告诉你的巴雷拉，叫他别来惹我，因为这几位先生是尊敬我的，决不会让我受到委屈！"

楚比埃达把身体靠在我们肩膀上，飞起一脚，把那家伙踢翻了。

当法朗哥看到我的伤口，我又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时，他就抓起温彻斯特连珠枪，跑出去找巴雷拉。克拉丽达在院子里拦住了他。

"你要去干什么呢？我们已经报了仇了。"于是她便把引起牲口逃窜的事告诉了他。

看到我那忠诚的朋友一团热心，愿意为我冒生命的危险，我心里深深感到羞愧，要把马波里达发生的事坦白告诉他，让他把我打死。

"法朗哥，"我对他说，"我是配不上你的友谊的。我打了格里塞尔达！"

他心迷神乱，连珠炮似的问道：

"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得罪了你的太太？得罪了你？"

"不，不！我喝醉了，根本没有什么理由的，把她们两个都侮

辱了。我离开她们已经一个星期了。用那枪打死我吧！"

法朗哥把枪扔在地上，伸出手来拥抱我。

"你一定有些理由的；如果你没有理由，我也承认你有理由。"

我们没有说别的话就分别了。

克拉丽达握住我的手，问：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已经有了太太呢？"

"因为咱们俩不该提到她。"

她沉思了一忽儿，垂着眼睛，用手指摸弄那挂着钥匙的绳子。然后她把钥匙递给我，说道：

"你的金镑在这儿！"

"我把金镑给你了，如果你不愿意当做礼物接受，那就当做你看护我生病的报酬留着吧。"

"我但愿你已经病死了！"

我瞧着她向厨房跑去。音乐师们正在厨房里喝着瓜拉波。接着，她用了足以使我听见的响亮嗓門儿，大声说道：

"告诉巴雷拉，我永远要跟他走啦！"

她在嘲笑声和鼓掌声中狂野地跳起弃黛舞来了，衣服在膝盖上面飞扬转动着。

我烦躁不安的心情消失了，我的心却怦怦地狂跳起来。现在除掉我曾经得罪阿丽茜亚这桩事情以外，再也没有烦扰我心灵的东西了。但言归于好的想法又是多么的甜蜜啊，它的出现犹如苗圃的芳香，黎明的霞光。往事所留下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痛苦的疤痕，因为灵魂好象树干，保持不了春天繁花齐放的迹象，只留下损坏了的树皮的伤痕。然而不论是幸与不幸，我们都应该深刻体味，从而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命运把我们分开，让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遇到了那些象过去一样使我们流

血的荆棘时，或是遇到了当年的好梦——当年我们生活在爱情的幻影里，幻觉这样的爱情乃是不朽的时候，曾经对我们莞尔微笑过的好梦——记忆便会使我们接近起来。

我甚至愿意把自己永远囚禁在这些迷人的草原之上，跟阿丽茜亚生活在一个莞尔微笑的家里；我要亲手把家宅建筑在一条晦暗的河水之滨，或是建筑在那些个葱茏的小丘之上，那儿有海青色的水池沉睡在棕榈树的阴影里。下午，牛群聚拢在那里，而我在大門口吸着烟，象一个灵魂为忧郁的景致所软化的、原始的族长一样，凝望着夕阳落在那产生黑夜的遥远天际。摆脱了空虚的憧憬，摆脱了朝生暮死的胜利的失望，我要把我的欲望局限于对眼睛所及的那一片草原的关怀，局限于农业劳动的欢乐，局限于我与孤独之间的和谐。

为什么一定要城市呢？也许我的一切诗歌的源泉，是在原始森林的秘密里，是在熏风的吹拂里，是在一切东西的未知的语言里，是在道别的波涛向岩石所唱的歌里，是在红霞向沼泽所唱的歌里，是在繁星对容纳天主之缄默的太虚所唱的歌里。我梦想着和阿丽茜亚一同耽在这些个草原上，在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之际逐渐老去，在那初升的太阳之前度过衰年，在百年老树的生气勃勃之中感到我们的心的衰弱，直到有一天我在她的坟上哭泣或是她在我的坟上哭泣为止。

第七章

法朗哥叫我不要到草原上去，因为我手臂上的伤口如果发炎，就会潰烂的；而且馬匹很少，还是让有经验的牧人骑乘的好。后面这个理由，使我很不好受。

照例喝过黑色苦咖啡以后，十五个骑手便在早晨两点钟离开大牧場出发了。馬鞍的右边挂着一圈草原上的套索，套索的一头紧紧縛在馬尾巴上。牧人们的大腿上裹着绚烂夺目的巴也东，搏斗时常发生，巴也东是用来保护他们不遭公牛伤害的。牧人们的腰带上佩着鋸齿形的刀子，是用来割掉牛角的。法朗哥把他的手枪给了我，却把他的温彻斯特连珠枪挂在馬鞍前面。

睡眠又来把我缠住。啊，如果我知道了那时发生的事该多好呀！

太阳出来了不久，混血儿柯雷亚就从馬波里达来到了，他带来堂拉法埃尔的一群馬儿，首尾相接，拴在一起。我出去迎接他，走到了靠近篷帐的地方，因而看見巴雷拉在刮胡髭。克拉丽达坐在一只箱子上，手里正给他拿着鏡子。也沒有回答他们的招呼，我走到混血儿身边，陪着他走进畜栏。

“你看到阿丽茜亚吗？她让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口讯？”

“我沒看見她，因为她躲在房间里哭。格里塞尔达给你们送

来了这包衣服，大概是要你们两位换过衣服再去見她。她时时刻刻在眺望，瞧你们两位是不是来了。她正在收拾衣包，说是今儿要上这儿来。”

这消息使我欣喜。我的伴侣终于要来看我了！

“她们坐独木船来吗？”

“女主人叫我留下三匹馬。”

“她们问起我吗？”

“我妈说，你一定在把各式各样的闲话塞满老板的耳朵了。”

“她们可知道我那胳膊的事情？”

“你出了什么事啊？馬儿把你摔下来了？”

“受了点儿小伤，可是现在完全好了。”

“你把我的双筒枪搁在哪儿了？”

“你的枪吗？一定是跟我的馬鞍子一起搁在篷帐里了。你去要吧。”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了痛彻心肺的怀疑。巴雷拉回到馬波里达去过吗？我曾经要毛珂日夜监视他的行动，然而这独眼龙报告我的是真实情况吗？我心里又寻思：巴雷拉正在打扮，难道他已知道阿丽茜亚要来不成？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

但阿丽茜亚会知道持身律己的。再说呢，那混蛋也怕我。我为什么不把他丢在脑后，让我自己沉缅于那幸福重逢的预兆中呢？阿丽茜亚既然要来找我，那就是出于爱情。她会又有点儿不放心又有点儿拘泥地来重新俘虏我，使我永远成为她的人。她会用申斥的口吻过甚其词地责备我的过错，为了使我的过错显得更严重，她会以不可忘怀的习惯的姿态撅起嘴唇，给有着酒窝

的面颊添上魔力。而且，她明明心里要想宽恕我，嘴里却要一再声明不可能宽恕，不过，她改正补过起来却会超出别人的期望和要求。

我这方面，也要耍一手，把那抱怨的、和解的一吻推迟。我将在河边，彬彬有礼地向她伸出手去，搀她离开小船，还要留神让她看见我那受伤的胳膊上的绷带。她焦急地问我："你受伤了吗？受伤了吗？"我就掩饰："沒有什么了不起，太太，你脸色那末蒼白，真叫我担心。"

要是她们从陆路上来，我就走到她的馬儿跟前去，也来这么一遍。

我想到我要以她所沒有見过的形态出现：不修边幅，头发蓬乱，胡髭把面孔衬得黧黑，显得象个劳苦的雇工。虽然毛珂经常用他的切皮带的刀子给我修下巴颏儿，今儿我可打定主意不要他给我修面；这样，我就和我的情敌有所不同了。

但接着我又决定不等妇人们来到就离开大牧場，然后在下午和牧人们混杂在一起回来：縛在我馬尾巴上的套索牽着一头憤怒的公牛，它气喘吁吁地紧追着我，撞倒我的骏馬，阿丽茜亚因此吓得几乎昏过去，却看見我用巴也东制服了它，把牛尾巴一扭就把它掀翻，让那些惊异的雇工们看得目瞪口呆！

混血儿拿了枪和馬鞍子从篷帐里回来了。

"巴雷拉先生说他很抱歉。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那儿。我听得很明白，他说他要派人逮住逃竄的公牛。"

"我不許你跟他一同去。如果你不想独个儿走，我就跟你一起去。"

"他们说要在什么地方过夜？"

"在黑丛林。"

“可是棠斐德尔说他会在巴烏多河边过夜。我馬上要走了，不然就得摸黑了，馬也会走散了。”

“把这些衣服放在那间房里，替我把卡宾枪拿来。我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我一定陪你。”

我到廚房里去跟楚比埃达告别。我叫喚了几次。沒有人答应。

当我们离开大牧場已經很远，只看得見棕榈的羽毛状树顶的时候，混血儿跨下馬来，给他的枪装上弹药。

“有个防备，总是好的。不怕火药少，鉄子总是要①。”

“为什么这样小心提防呢？”

“巴雷拉手下的人也许会追上我们。所以我再三说，我们要上巴烏多流域，好叫修畜栏大門的那个家伙听見。现在我们就到你所说的那个地方去。”

我们又走了三莱格光景的时候，他又拉扯起别的事情，硬使我不想念阿丽茜亚。

“对不起，我要把我的事情跟你商量商量。克拉丽达看中了我。”

“你跟她相好吗？”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两星期以前，她把这一束花擲给我。‘好一个漂亮的黑人呀！那才是我想要的那种男人！’”

“那末你回她什么话呢？”

“我窘极了……”

---

① 这里指的是老式火药枪，装彈药时，把火药和鉄子（或鉛子）混在一起，塡在枪膛里，伤人的是鉄子，不是火药，所以說火药少些倒无所謂，鉄子一定要。

“后来呢？”

“那也是我要跟你商量的。她提议，我们把老头儿楚比挨达吊死了，一起逃走。”

“干吗？怎么？为什么？”

“要他讲出来他把金子藏在什么地方。”

“不可能！不可能！那是巴雷拉给出的一个主意！”

“说得对，因为后来巴雷拉跑来跟我说：‘如果这小混血儿穿得漂漂亮亮的，就一定大受欢迎，哪个娘们不会缠住他啊。我就知道有个女人十分喜欢他。’”

“那末你回他什么话呢？”

“‘就是跟你一起睡觉的女人！’我说的就象这样的话，可是那混蛋一点儿不生气。他说起楚比挨达的坏话来了：说老头儿让手下的混血儿白干活儿，说他要给人点儿东西的时候，就拿出骰子来赢回去。那倒是实话。”

我热得透不过气来，叫混血儿带我到池塘边去喝点水解解渴。

“这儿附近，哪里也没有水。有个有名的水坑，是在那边沙丘后面。”

我们开始越过某些广大的龟裂地带——那儿的地又干又硬，把我们的馬蹄都给磨坏了。然而我们还是必须在这种地面上策馬而过，因为两旁都是迷宫似的苏拉尔，那儿有好多只有老虎和毒蛇出沒的干涸水道。

那水坑是一池有盐味的泥浆，厚得象糖汁，被附近那些来喝水的四足兽搞得很脏。一看到这样的水，我就本能地感到厌恶，尝也不想尝了；可是柯雷亚却以身作则地引我喝水。他在馬蹬上俯下身来，从口渴的馬儿的腿脚之间，把他那溢出水来的牛角

取上来。

"把你的手帕盖在牛角上面，这就可以把水滤一下。"

我这样搞了几次，抖去了粘在湿布上的蛆虫。

"白人，陌生人到过这儿附近了。这儿是骡子的铁蹄印；在这些个沒有石子的草原上，骡子可不釘什么蹄鉄。"

混血儿说得对；因为我们离开池塘不久，就看到两个小黑影儿在远处移动着。

"这些是迷路的人。"

"看上去，牛倒更象些。"

"我跟你打赌，准是人。"

他们可能看見我们了，因为他们在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拐过来。不久我们就看見了跑在头里的骑手的红伞，那人用鉄镫踢着他的骡子，催它快跑。他身上裹着一块大被单，象是个乡下妇人似的。我们怀着好奇和疑惧的心情，勒馬停在一棵莫栗基的稀稀朗朗的树荫下等待他们。

柯雷亚正在換馬的时候，陌生的人们跑到了我们跟前，大声向我们招呼道：

"为法律劳驾吧，因为我们走岔路了！"

"一向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坦率的混血儿说道。

"告诉我们，到大牧場去该怎么走？这位博士是奥罗古埃的法官；我是他的秘书，也是他的临时向导。"

听到这儿句话，我就问：这位官吏是否就是以何塞·伊萨贝尔·林贡·埃尔南德斯署名的法官？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官：他从路边的起码工人，爬到了市府乐队音乐师的地位，又从音乐师一变而为卡桑那雷的巡迴法官，并且因为滥用职权而在卡桑那雷赫赫有名。

“是的！”打伞的人说。“我就是博士，刚才跟你们说话的人，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文书。”

法官先生肺病鬼的脸，跟他的赛璐珞眼镜一样萎黄，跟他的满是牙垢的牙齿一样招人厌恶。他滑稽可笑，象只无尾猿，一面把伞靠在肩膀上，用毛巾擦着颈子，一面咒骂着硬要他作许多牺牲的司法工作，例如骑着蹩脚的骡子在野蛮地区长途跋涉，不可避免地要和愚蠢的、出身不良的人们打交道，要冒着遭遇印第安人和野兽的危险。

他把骡子掉了个头，一面用演说的腔调命令道：“立刻带领我们到那个地狱似的大牧场去。那儿有个高瓦，天天在犯荒谬绝伦的罪；我的朋友，有权有势的巴雷拉，在那儿生命财产都有严重的危险，而逃亡的法朗哥又在大骂我对他的宽大判决；我的判决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只要求他行为端正啊。你们要无条件地为法律服务，而且把你们的馬儿跟我们的这些牲口调换一下！”

“先生，你想也想错了，路也找错了，大牧场不在那一边，你提起的人并不象你说的那样，我的馬儿也不是无主的产业。”

“目无尊长的青年，”他愤愤地答道，“你要知道，我们是为了崇高的热情而孤零零地在这些草原上冒险呀。楚比埃达派来的人吵着要求帮助惩办巴雷拉，而巴雷拉跟着派来的人，又请求惩办恶徒高瓦。我们是给予法律保障的，而你们也会得到此中的好处，因为司法好比天空，它笼罩我们一切的人们。如果蒼穹免费蔽荫我们是不错的，那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大家一致拥护公共利益，也是错不了的。一切捐献是合法的，属于公共法权利的范围。如果你们不愿意作我们的向导，那末你就把相当于一个好心的向导所要求的服务费交给我吧。”

“你要课我们罚金？”

“不能挽回，不得申诉！”那位秘书说道。“你们要记住，我们现在可领不到薪金呀。”

“好吧，你们注意哪，”我恶意地撒谎道。“大牧場就在附近，而我们是到柯罗奮尔去的。你横过草原，顺着小山上麦达的边儿走过去，渡过卡尼奥，绕过沼泽，打那儿再往前走半个钟头就看到房子了。”

“你可听見吗？”法官对他的秘书咆哮道。“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叫我在这一带给太阳晒，走陌生的小路，穿过荒凉的草地，你尽义务时冒充识途老馬来欺骗我！我要课你五个比索的罚金！”

在我们的罚金减为供给一些烟草和火柴以后，他们就朝着跟大牧場背道而驰的地平线走去了。

当我们继续赶路的时候，柯雷亚讲清楚了法朗哥在阿劳卡的那場风波的细节。柯雷亚是从一个叫做埃里·梅沙的青年那里听到內幕情况的，那青年“现在是卡拉卡拉台河滨的一个居民”，曾经到馬波里达来过一次。梅沙跟柯雷亚在玉米田里芟除杂草的时候，把亲眼看見的这些事情都讲了出来。

法朗哥是阿劳卡警备队里的一个副官，住在一条河的边上，离军营有好一段路。警备队的队长看中了格里塞尔达，为了毫无拘束地向她求爱，就把他的副官留在司令部里值班。法朗哥获悉了他的长官的作为，就在一天夜里离开岗位跑回家去了。谁也不知道在那紧闭的門戶里发生了什么事。队长从屋子里跑出来了，胸口带着两处刀伤。他失血过多，身体衰弱，向官厅作过了有利于被告的呈报，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烧死了。

不论法朗哥也好，那女人也好，都一直沒有被依法起诉，虽

然他们在发生这場悲剧的当天夜里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奥罗古埃的法官，却自作主张地发出传票要把他们传唤到庭；其实传票也传唤不到人，却传回来一笔汇款，由此看来，传票实在是相当于一纸汇票。这已经成了可耻的惯例，这些个法律上的命令，干脆只要写"把这个月的钱汇来"这几个字，就满够了。

我们闲谈着在平原上疾驰的时候，有一阵突然起来的微风，开始吹拂馬鬃，摆弄我们的帽子。风很快的大起来。不久就有几团可怕的烏云往上向太阳疾卷过去，吞沒了太阳的光芒；同时又有一阵闷在地下的雷鳴，响得大地为之震动。柯雷亚警告我，暴风雨就要赶上我们了，他说：我们必须鞭策坐骑，在草原上疾驰飞跑，解下串连馬儿的绳索，让它们无拘无束地保卫自己。

为了寻找藏身之所，我们奔向远处的林莽。我们迅速地驰过一片平坦的原野。原野上，棕榈树在哀号。劲风那末强横地吹过来，棕榈从地平线上空消失了，都俯倒在大地之上，用叶子扫着痉挛的牧場上的灰尘。土坡上，在摇动尾巴大声怒吼的公牛的率领下，牛群秩序井然地赶紧聚集拢来了。公牛挡着狂风，把胆怯的母牛集合成群，并且留出一条确保安全的通路。附近的河水在倒流了；水面之上，成群的野鸭在高处顺着风打转，象是飘散的落叶。突然，可怕的云蠢猛的放下烏黑的幕布，顶天立地地阻断了远远的一大片地方。一条条锯齿形的电光划破那黑幕，一声声雷鳴轰破那黑幕，一阵阵旋风吹得那黑幕震荡抽搐，又把一团黑气向我们推移过来。

风那末猛烈，几乎把我们从馬鞍子上刮下来。我们的馬停下来了，转身背向着大风暴。大雨倾泻下来了，我们赶紧下馬，解开我们的巴也东，脸朝下平卧在巴洪那尔里。我们与棕榈树之间的那一小块间隙发黑了，除掉一棵棕榈树以外，其余的都看不

清楚了；但見那一棵树干粗壮、树叶亭亭如盖的棕榈，巍然挺立，象是飓风的旗帜。当电光啪喇喇地在那棵棕榈树上打过的时候，火星迸溅，好象火绒一般；这英雄的棕树，在裂开的树干四周，挥动着它那羽毛似的、火光熊熊的树顶，终于屹立在原来的地方，镇静而骄傲地死去，实在是美丽而又令人敬畏的景象。

暴风雨过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那群馬儿失踪了。我们骑上馬儿去寻找。浑身湿透，跟一阵阵突如其来的暴风搏斗着，我们一莱格又一莱格的向前走去，还是找不到牲口。残余的风暴形成一垛阴暗的墙，向前疾驰而去，我们一直跟着它往前走，终于走到了泛滥的美达河陡峭的河岸上。我们在那儿凝望着激浪沸腾，电光在浪花顶上熠熠闪动不已，湿气濛濛；这时候，大块的土地和处女林，从怒涛激流冲垮的河岸上直塌下来，腾起高高的水柱；每一次山崩地裂的轰隆巨响，总是有藤蔓折断撕裂的声音接踵而来，直到那挣扎着的树林，终于象个大得吓人的木筏似的，在那一片激流里打漩时，方始消歇。

接着，我们穿过潮湿的草地，继续寻找牲口。草地上的棕榈树正在战战兢兢地重新挺直身体。夜色浮动，夜色降临到我们身边来了。柯雷亚的狗摩依诺跟在他后面奔跑，洼地里的积水一直淹到它的肚子，雷电在它头上掠过最后几道闪光。突然间，当我们走上一个开阔的台地的时候，看到了照亮一片林莽的遥远的火光。我兴奋得叫了起来："我们的伙伴在那儿露营；他们在那儿呀！"

"天哪，天哪，别作声，他们是印第安人呀！"

我们重新退入黑暗的荒野，荒野里豹子开始吼叫了。我们不求休息。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可以顺着前进的道路，我们在漫漫长夜里跋涉，一直走到姗姗来迟的黎明带来金光灿烂，

给我们低落的精神以安慰。

早晨刚到来，我们就看見几个牧人赶着一群家牛①，家牛是干任何活儿都必不可少的，得靠它们来驯服新捕来的公牛。太阳出来了，牛群在湿透了的草原上大片闪闪反光之中穿来穿去，一路上拉扯着长长的青草。

我们沒有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骑手中间找到斐德尔，但柯雷亚招呼着每一个人的名字，立刻谈起了风暴突起时的种种细节，失落牲口啦，遇到印第安人啦，等等。

“烏海尼奥大哥，我在这些个草原上，这是第一回在夜里迷了路，加上又和这位听天由命的白人同行，他的胳膊又有毛病，眞是无法可想。你一定把我看做是侗波里的孬种了。”

“安多戈② 老弟，我们誰都碰到这种事情的。一个草原上的人，不用喝湯也不用问路；可是碰上了大雨和雷电，那你就什么也不能保险了。”

“你们是在兜捕野兽？可順利吗？”

“慘极了。天下雨，我们很高兴；近黃昏的时候，我们就过来了。我们通宵都在守候着，可是一头牲口也沒看見；这一回牲口给风暴吓坏了，不愿意离开森林了。天色破晓的时候，出现了一大群，可是要赶上它们却不可能，虽然我们的家牛干得很好，哞哞的叫着引誘它们。我们决定拍馬赶上去，试试能套上什么。但它们不过是些老牛，而且这一場追赶也失败了。我们大家都白套了一阵，只有从內地来的小侗波跟大家不一样，他在黑

① 家牛(madrina)：引导野牛的已經驯服的牲口。

② 即安东尼奥。

暗里猛追猛赶的时候，把他的馬也丢了。所以他背着馬鞍子，凭他的两条腿走着哩。”

“蒂斯达大哥！”柯雷亚大声叫道。“来骑上这匹馬駒子吧。我要舒展舒展我的双腿呢。”

为了不叫他们认为我累垮了，我就追忆阿丽茜亚，借此重新振作精神，并且说道：

“西多罗大哥，你昨儿套了多少头啊？”

“大约五十头。可是到了下午，吵架毆打倒是不少，米扬和斐德尔，几乎大打出手。”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米扬带了几个人出場，说是他需要黑丛林的畜栏，用来收容那天逃竄的牛群，因为他们正过来重新逮住它们。法朗哥一句话也不愿意跟他多说，可是看見他们把猎狗也一起带来了，他就痛駡米扬。这时候，另外一些骑着劣馬的人打量着家牛，硬说我们逮住的那些沒有打印子的公牛就是堂巴雷拉的，他们硬要把它们夺回去。于是我们就得挥动老拳打架了，法朗哥甚至用卡宾枪瞄准了米扬。”

“那末巴雷拉手下的人正在哪儿套牛呢？”

“有的回去了。有的带着砍刀到那一边去了。事情是搞的見不得人了。而且雪上加霜，你又把馬匹放走了。”

“糟糕的地方不在这儿，”叫做哈比昂大哥的人嚷道。“糟糕的是据说法官来到大牧場了。好象是他们发现他迷了路，米扬派一个牧人把他带到住所去的。我们可不愿意跟法律打什么交道，因为法律会发覺我们沒有現钱。我们要一走了事。”

“伙伴们，”我说，“我决不让一絲一毫的干系搞到你们头上来。我一定替你们担当！”

“你也是法律要追究的人——那末谁替你担当呢？”

斐德尔对我们的倒霉事情一点儿也没有表示懊恼，更没有责备那混血儿。恰好相反，他倒对我受伤的胳膊能握住缰绳表示高兴。照他看来，馬儿可能回到它们熟悉的老地方去了，可以在馬波里达找着的。

我发觉他不想和我谈起跟米扬吵架的事。“这場争吵根本不值得一提，反正这些个草原上有的是做坟墓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计较的是：让别人做送命的人，让我们做掘墓的人。”他微笑着说这一段话，可是听到牧人们要离开时，他吃了一惊。“他们一定会走的，他们大家都跟法官有笔旧賬。他们都偷盗牲口。”

“那末我们什么时候去兜捕呢？”我问道，一面狼吞虎咽着一块烤肉——那是我从搁在滚烫的火炭上嘶嘶作响的肋骨上面割下来的。

“我们只是在等待家牛。既然知道印第安人在这儿附近寻找牛群，而且他们又把牲口吓进了森林，我们把它送到瓜那巴洛去就是一个失着。但在这邦戈上至少有两千头牝牛。我们的馬还可以跑两趟，那就是可以逮到三十头，因为骑手套不住牛就得罚一笔款。”

“那末巴雷拉手下的人——他们在哪儿呢？”

“瞧瞧他们吧——天亮时他们在那些个小山上。这些个家伙不是牧牛人，只有米扬与众不同，他是抓牛尾的好手。我早已亲口告诉他们了，如果他们的该死的猎狗吓坏了牛群，他们就可以去见见魔鬼，而且替我们向他问好，因为我们是一定要送他们下地狱的。”

这时候，带着家牛的人们正赶着牲口越过平原。他们终于

把牲口留在池边浅滩上，由几个小伙子看管着。在一簇荚果基的对面，可以看得見牛群在安静地吃草。我们列成一个半圆形向前推进，准备一听到领头人的叫喊，就象狂风暴雨似的向牛群直扑过去。可是那些牲口闻到我们在逼拢来，便一个转身，向那一片森林跑去了。只有一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公牛留在原地，它的牛角竖得高高的，威吓着渐渐逼近的馬队。

骑手们立刻向四散的牛群猛扑过去：用叫人头昏目眩的速度，越过灌木林和白蚁冢，飞驰疾走。飞舞着的套索呼呼作响，活结在风中嘘嘘地转动着，要落到牛角上来；逃命的牛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都精疲力尽了。每一个骑手都逮住了他的公牛，当活结落在目标上时，便倏的向左一转，使那盘成圈儿的套索落下来时不会在馬鞍子上绊住，也叫那馬儿受得住尾巴上的压力，不致于给纠住或是绊倒。

在灌木丛生的荒地里，蛮横的牲口感到自己给套住了，就大跳乱踢，向捕手们追过去，它们半月形的匕首似的弯角，低摁在一边。牛角时常向馬身上猛扎过去；馬儿急疯了，就会弯着背跳起来，竭力把骑手往那不怀好意的牛角摔上去。这时候巴也东就有用处了。巴也东给丢在地上，让牛抵它戳它，这时馬儿就沉住气了；或是拿在摔下馬来的牧人手里，巴也东象惊心动魄的斗牛場里斗牛士的短披风似的闪着红光，只是沒有观众和鼓掌罢了。牧人们巧妙地对付着愤怒的野牛，直至那野兽给抓住了尾巴，被掀倒为止。这就熟练地把摔倒了的牛的四脚拴在一起。牛的鼻孔立刻給用刀戳通，把套索穿过去，绳子的两头早已缚在馬尾巴上。颤动着的双重套索紧紧地扣住鼻孔软骨，这就把野牛向家牛拉过去了。野牛一旦安全地进到家牛群里，骑手就在馬鞍上转过身来，解下那残暴的绳索的一头，拉扯着绳子，把它

从那疼痛流血的鼻子里拉出来。

我得意洋洋地骑着一头喜欢长途驰骋的珊瑚色馬駒子。它看見它的同伴向牛群直扑过去，立刻绷紧繮绳猛追猛赶，不到一忽儿，草原就在它蹄下倏的掠过去了。它是头老于逐猎的好馬，它追上了一头淡棕色公牛；看到它以充沛的精力叫馬勒在那公牛背上碰得直响，真是快事。我再三把套索抛出去，但我的手沒有经验。突然，那公牛改变方向，向我俯冲过来，把它的两只牛角都刺进了我那馬駒子的肚子。身体给戳破的馬驹子狂暴地跳起来，把我掀下馬来。接着它便拔腿逃跑，它的五脏六腑掉了出来，纠缠得它行动不便，公牛在暴怒中用角挑着它往地上乱撞，終于结束了这牲口的生命。

看到我所遭遇的危险，两个骑手就飞驰过来救我。那公牛立刻往龟裂地带跑去。柯雷亚把他的馬驹子给了我。当我飞速地跟着法朗哥追上去的时候，我看到了米扬，为了不让我的朋友胜过他，米扬叫他的馬走在公牛旁边，但当他俯下身来抓牛尾时，那野兽用犄角戳通了骑手的脑壳，从一只耳朵戳到另一只耳朵。公牛把米扬拉下馬来，把他象个假人似的高举着，飞驰过一片巴洪那尔，用牺牲者的腿，在草上划出了挺深的一道痕迹。那公牛不理睬我们的吆喝，还是拖着死人往前直跑；終于在可怕的一刻之间踩到了尸体身上，扭下人头来，把人头丢得远远的。接着它又用牛蹄踢，用牛角顶，不让人走近斷肢残体，直到斐德尔的温彻斯特连珠枪连打两发，洞穿了这杀人者的脑袋，方始罢休。

我们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也不来；我带着噩耗快馬加鞭找了一圈，还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最后終于找到了几个牧人，他们的馬儿和野牛正各自猛烈地扯紧着套索的一头，僵持在那儿。看到了我在叫喚；他们就用刀子割斷了绷紧的套索，骑馬向我跑

来了。

我们一路驰骋，脸色比尸体还要苍白。

我们来到出事地点，抓住巴也东的四只角，将它当作吊床，把牺牲者残缺的尸体往小树林抬去。法朗哥的衬衫上全是殷红的血；他跟一群沉默的雇工高声谈话，来发泄他心里的激动。死人给朝天放在一棵倒下的莫栗基上，用他自己的披风盖住了一部分身体，等待着四肢逐渐僵硬。

然后我们就去找寻残缺的头颅，我们在踏倒的青草里寻找，可是哪儿也找不到。猎狗聚在死去的公牛周围，舐它的犄角。

我们在烈日下回到小树林里。柯雷亚拿了一棵桠枝在赶苍蝇，不让它们躲在尸体上。法朗哥在附近一个池子里洗去身上的血污。米扬的同伴们正在计划着跳守丧的舞蹈。

"就我个人来说，"有个人唠唠叨叨地说，"如果昨儿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他的喉头割断，那就谢天谢地了。啊，我们明明都听到了枪声，却说他给公牛杀死了，这档子事，我可不大相信。我看也不必把他拖开去，割掉他的脑袋。这样残酷，老天爷也要生气。"

"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知道，先生。杀人犯，是公牛；死了的，是米扬；同谋的，是我们；无辜的，是你们。所以我要先走，把消息带去，好叫他们掘好墓穴，准备好音乐和酒——并且叫他们给应得尸衣的人裁好尸衣！"

他这样说完了，就一边儿咕哝着恫吓的话，一边儿骑马驰去了。

我不想去看看死人。……想到了这血肉模糊的、青紫色的、

残缺不全的尸体，就是我亲手惩罚过的敌人的躯壳，我心里就感到强烈的厌恶。回忆中的那两只火红的憎恨的眼睛，——处处瞅着我，窥测着我腰带上是否带着手枪——始终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两只眼睛——它们掉在哪里呢？它们，跟破碎的额角粘连在一起，空空的，令人作呕的，鲜血淋漓的，可挂在什么荆棘上？那愚钝的脑袋，那恶念的枢纽，那仇恨的中心，那积累奸刁怨毒的老窝，又怎么样了呢？我听到了弯弯的牛角喀喇一声碰上脑袋，一直戳到另一面的太阳穴；而带子还扣住下巴的帽子，却在空中滴溜溜转动。公牛把脑袋从颈子上扭下来，又把它象个披头散发的足球似的抛起来，当时我是看見的。现在这脑袋成了什么样儿了？它在什么地方流着血呢？这野兽在不让人走近尸体乱踩荆棘的时候，用它那顿着足的蹄子，把这脑袋埋到地里去了吗？

送殡的行列慢慢地在我面前走过去。他们把尸体扔在馬上，有一个人徒步牵着馬行走；嘴唇紧闭的雇工们骑馬跟在后面。虽然我厌恶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是我仍看着尸体。给横扔在馬鞍子上，肚子对着太阳的，是那沒有脑袋的尸体，僵硬的手指在青草上拖曳而过，仿佛是最后一次握一握青草。馬扎子叮叮作响地挂在赤裸的脚跟上，谁也不曾想到把它取下来；在另一边，在下垂的臂弯里，是一段颈子，滴着血水，充满了象是刚从泥土里拔出来的树根似的、黄橙橙的筋脉。头盖骨以及突出来的上顎是不見了；只有下顎还在，但扭在一边，仿佛挖苦我们似地狰笑着。而这沒有脸庞也沒有灵魂的傻笑，既沒有嘴唇为之整容，又沒有眼睛赋与人性，在我看来，仿佛是一种报复和折磨；甚至在这许多年之后，这狰笑还仿佛是从阴曹地府来到我的眼前，使我心惊胆寒。

后来，雇工们开始抽烟，大声聊天，法朗哥建议道："我们必须把兜捕牲口的事搁一搁，等这局面正常了再说，我们还是回去找找馬儿。馬骑得好一点的人，跟我走；其余的人，带着家牛，跟着死人走。我们一定在天黑的时候赶上你们。"

只有七个雇工跟着我们一起走。在跟身体虚弱的人告别之前，我请一个青年带着我们的消息先走，使阿丽茜亚精神上有个准备，免得她看見了跟班们有什么惊惶。我们走的时候，跟班们已进入遥远的莫栗基树林，在棕榈树之间穿越而过，仿佛在沒有圆顶的古罗馬会议厅的圆柱之间穿过一样。一群家牛尾随在后面，把行列拖得长长的。

虽然混血儿把昨夜我们到过的地点指给我看，我可认不出来，因为那儿跟哪个地方都一模一样；但我在一簇簇翻倒的树叶上，被雷霆烧焦的棕榈树干上，夷平的青草上，都看到了风暴留下的痕迹。然而，那身首异处的死人，老是纠缠着我；我怀着从来沒有体验过的痛苦，渴望逃开这蛮荒的草原，——这散发着致命的炎热的草原，死神横跨在馬背上驰骋的草原。梦魘似的紧张气氛压在我的心头，压得我的心衰弱下去。我必须回到文明的地方去，回到舒适的乡村去，回到梦与安宁的境界去。

我被这种不安的心情所烦扰，便落在同伴们的后面了；猎狗纷纷追了上来。突然，吠叫着的猎狗都把鼻子抬得高高的，绕着高大的灯芯草遮住的池塘，跑起来了。骑手们向池塘冲过去，开枪射击，这时我才看到一群印第安人，散布在灌木丛里，又迅速又熟练地爬着溜跑了，简直看不出他们所走的路径，只見巴洪那尔在微微颤动。女人们不叫也不哭，默默地听任自己被杀死，要想拉弓射箭的男子们，也在冰雹似的子弹下倒下了，被野蛮的猎狗撕碎了。然而，凭着一股勃发的勇气，印第安人突然从各个地

方跳出来，向馬儿冲上来，用馬卡納割馬的腿筋，跟骑在馬上的人徒手肉搏。他们在第一阵攻势中死伤了很多人，又重新逃散，我们的骑手们紧紧追赶，直到印第安人消失在一片乱七八糟的林莽里，方才罢休。

“嗨，多拉！嗨，馬代尔！”我一面突然吆喝着猎狗，一面拍馬赶上去保护一个敏捷的印第安人；这人在青草里灵活地跳来跳去，把两只凶猛的猎狗搞糊涂了。我骑着馬追他，跟着他在草地上走的弧线并行飞驰。突然，我看見他打原路折回去了，又迅速又熟练地爬行着，手里的那串魚儿也沒有丟掉。他一撞上了我，就想找个乱丛棵子躲起来，我却提防着他的詭計，勒住了馬。但是，他跪了下来，伸出手来恳求道：

“监督先生！监督先生！我是毕巴呀！可怜可怜我吧！”

他也不等我答话，为了躲避那两头猎狗，就跳到我栗色馬駒子的屁股上，悔恨地抱住我的身体：

“饒了我吧，饒了我吧！关于那匹馬的事，现在我统统都要告诉你！”

我的朋友们以为这蠢东西在攻击我，连忙赶过来帮助我，柯雷亚用枪托把他打下馬去。可是这家伙重新爬起来的速度，比跌下馬去还要快，一面嘴里还嚷道：

“我们是朋友！我是他太太的听差！”

“瞧这偷馬贼，他就是瓜依波人的头儿，搶劫农庄的强盗，我们追逐过他多少回了。这回我们一定要跟你算賬了！”

“先生，别弄错，别鹵莽行事，别误解了我！印第安人俘虏了我，剝掉我的衣服，而监督先生解救了我。他很明白我的底细，他的太太需要我！”

当大家为了牧場的大火责駡他时，他装出眼泪直流的样子，

好象别人恶意中伤，使他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接着他紧抱着我的臀部，把他自己的腿举起来，放在我的腿上，使它们不致于被猎狗咬着，而且因为双腿是赤裸裸的，他还做出了怕丢脸的样子。而我呢，也已经从惊异的心情转变为宽容的心情，就让他骑在我那馬驹子的屁股上，带他上大牧場去；我的同伴们大为反对，而且威胁着要割去他的睪丸来懲罚他的罪行。

这个俘虏刚恢复一点儿鎮静，就信口胡扯起来了，他停一下嘴，也只是为了求我叫牧人们继续走在前头。

他说："倒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的緣故。他们说不定会放上一枪，打穿咱们的背心！"

接着他又花言巧语地继续说道：

"怎么可能让监督先生到达京城而不受到隆重的欢迎呢？想着这些念头，我那天夜里就睡不成覺了；我就骑上了你的馬，赶到城里去送讯；我下定决心立刻回来，所以我就把我那上了鞍子的母馬留给你。我打听到一个消息：他们因为跟你在一起的那位太太的緣故，要用不公平的办法来对付你，当时我脑子里就这样琢磨：如果你给关了起来，就没有人能把我从教父手里搭救出来了。如果他们搜查你的行李，他们一定会把什么都扣下；你那匹公馬比我那母馬值钱，可是他们一定会把两匹馬都拿走的；所以我还不如到卡桑那雷走它一趟，在夏天快完的时候再回来，把一切东西，把馬儿和馬鞍子，统统还给你。但是，我在这些草原上磨磨蹭蹭地走着的时候，被巴雷拉这家伙手下的牧人们拦住了，说我偷了牲口；他们要把我关在牧場的监牢里，连我的帽子也给搶走了；他们丢下我在这儿步行，我就轻易地被瓜依波人俘虏了。可是我忘了问起你的太太来了。她身体可好吗？"

这无赖编了一套活龙活现的谎话为自己剖白，在任何别的环境之下，我听了也许会感觉有趣；可是现在天几乎已经黑了下来，我只想赶过死人，不让阿丽茜亚看到那个死人。

我们在黄昏的草原上疾驰着，遇到了两个骑着馬缓缓而行的人。

走近时，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但法朗哥认得出他们，问道：

“带着尸体的人在哪儿呢？”

“因为他们受不了臭味，工头决定把尸体扔了。然后他们就回家去了。他们不想再干活了。”

“我们也不想奉陪你们了，”有几个人说道。

“我这儿也不要什么混蛋，我宁可一个人留着。谁要工钱的，可以跟我同去。”

他们用夸大的词儿答道：“我们宁可要自由。”

“朋友们上哪一条路去啊？”

“上瓜吉里亚河岸去。”

“那末，再会了！”

于是他们就乘着夜色将临未临，疾驰而去了。

剩下的四个人迅速地向暗影朦胧、有一絲微光闪爍不定的大牧場驰去。虽然毕巴苦苦求我保护，我还是强迫他下了馬。他便磨磨蹭蹭地跟在我们后面，在黄昏将尽之际，象是个憧憧鬼影似的。

当我们逐渐走近畜栏时，一种奇怪的恐惧之感使我打了个寒噤。我们发现这地方静悄悄的，一堆大火照得院子里亮亮的。我向巴雷拉的篷帐瞧去，却瞧不見篷帐。我冲到大門口，但馬儿却诚惶诚恐，不肯走进門去。毛珂和几个女人从里边跑出来了。

“为了天主的緣故，快走吧，不然他们就要逮住你们了！”

“怎么回事啊？阿丽茜亚在哪儿呢？阿丽茜亚在哪儿呢？”

“老头儿楚比埃达埋在地里安息了，我们在生个火安慰自己呢。”

“出了什么事？快说！”

“你大摘一通，可搞得并不高明啊。”

恐吓他，叫他讲出来，是必要的了。原来前一天晚上出了犯罪的事。鉴于楚比埃达沒有起床，他们就拆下厨房的門，走进去。他们发现老头儿双手吊在褒鞦韆的绳子上，身体荡在那里，人还活着，可是既不埋怨，也不出声，因为舌根上縛着一根细麻绳。巴雷拉不肯去看他，但法官来到大牧場时，巴雷拉却抓住机会狠狠地告了我们一状。他立誓賭咒地一口咬定我们前几天威胁过老头儿，要逼他说出他藏金的地方。他说，那天夜里，人们刚到篷帐里去喝酒，我们就从屋顶上下去，行了凶。然后我们就分头到托波蕉园里、老头儿的小房间里、以及畜栏里发掘，寻找金子。法官要大家来为巴雷拉的这番话签字作证；当天下午，由巴雷拉和他手下的人陪伴着，法官便回奥罗古埃去了。被谋杀的楚比埃达就埋葬在寻找金子的人所掘出来的一个洞穴里，在一棵大芒果树的下面，也许就在那些藏着莫洛各达的土瓮的上边儿，脚上也沒有穿上一双大麻做的新鞋，下巴颏儿也沒有縛上一条手帕，甚至连天主经也沒有念，九夜的丧舞也沒有跳。而且雪上加霜，还得防止猪侵扰坟墓：猪已经用鼻子掘出了死人的一条胳膊，可怕地咕哝咕哝地叫着把它吃掉了。

我听着这故事，心里十分诧异，因而沒有注意到女人中有一个就是巴斯蒂安娜。一看到她时，我气急败坏地叫道：

“阿丽茜亚在哪儿？我的阿丽茜亚在哪儿？”

"她们走了！她们走了，丢下我们了！"

"阿丽茜亚？阿丽茜亚走了？你在说什么呀？"

"格里塞尔达带着她走了！"

肘拐儿靠在門上，我开始哭起来了，泪水迅速涌至，然而沒有鳴咽，身体也兀立不动。我的一切不幸的泉水，似乎都自动地从眼睛里倾泻出来了，我竟以这种料想不到的方式倾诉着內心的痛苦。片刻之间，我对一切都木然不知觉了。我用痛苦的脸凝视着我的朋友们，我幷不以流泪为耻，我覺得他们在安慰我，好象在梦中一般。他们圍在我的身边；不久，我看見毕巴穿上了我的一件衣服，妇人们在烤肉，而法朗哥在劝我躺下来。但是，当法朗哥提到阿丽茜亚和格里塞尔达是两个无賴婆娘，可以用别的更好的女人来代替时，我心里的怨毒就象火山似的爆发了，我跳上馬背，发疯似的疾驰而去，要逮住她们，杀死她们。我在头昏目眩地飞跑时仿佛看見了巴雷拉：象米扬一样给砍掉了脑袋，两脚缚在我那坐骑的尾巴上，两手一东一西地在野草中间拖过，尸体终于变成齑粉，消失在荒野的尘土里了。

我憤怒得眼睛都不管事了，过了好一阵子，才明白是在跟着法朗哥驰骋，而且我们也就到馬波里达了。确确实实，阿丽茜亚是不在那里了！她一定正在我仇人的吊床里淫蕩地躺着，而我呢，却用绝叫来喚醒曠野。

接着，就是法朗哥本人，放火把他自己的家烧了。

窝棚上垂下来的棕榈叶子，叫火柴的火舌点着了，纷纷抖动；不久，就化为轰隆轰隆的火浪，熊熊地照得全場通紅。枯焦的香蕉树，一忽儿就掉下叶子，而飞舞的火星又把火灾带到了廚房和棚屋上。象毒蛇把毒牙转向它的尾巴，火焰重新回过来盘

旋在一起，叫水晶般的夜空充满了烟云，更凭着爆炸的力量，把飞溅激荡的火星撒在草原之上。疾风——恶意的同盟者——又给火焰助威，大火便如虎添翼了。

我们的馬惊惶不安，向水色流红泛赤的卡尼奥边退去。就在卡尼奥边上，我望見那蔽荫过我那发財和作父亲的梦想的墙壁嘩啦啦倒下了。在阿丽茜亚住过的臥房的四壁之间，火焰正象摇篮似的左右擺晃着。

怔怔的，我凝视着消灭一切的火海，忘记了一切危险；但，当我看到法朗哥恨恨地咒罵着人生走开去时，我却叫唤他，叫他和我一同投身在火焰里。他对我的疯狂十分吃惊，便提醒我必须去追逐逃走的人，为我们自己所尝受的难以置信的损害报仇雪恨。我们在广大无边的草原上驰骋又驰骋，看到大牧場也是大火熊熊，人们正在林莽里提高嗓子直叫。

沸騰的火沿着河流两岸的巴洪那尔毕毕剝剝烧过去，循着藤蔓蛇行过去，跳上莫栗基，叫那棕榈树发出火药爆炸似的声音。滚滚的烟火有时升騰起来给大燔祭添上了新的燃料，在后面留下一道道浓烟，仿佛急于要掩盖到大地的尽头，并且把火焰的旌旗挥舞在九天云霄。一线狼吞虎咽的火势向前蔓延过去，背后留下了在焦黑的草原中间燃烧着的柴薪，在化成焦炭的野兽尸体上的动摇明灭的火光。而沿着整个儿弧形的地平线上，棕榈树熊熊燃烧，象是巨大的烛火。

灌木毕列剝落的爆裂声，蛇和野兽一齐发作的咆哮声，心惊胆战的牛群的骚动声，以及燃烧着的兽肉的辛辣味儿——都使我洋洋得意；那些随着我的梦想一起毁灭的东西，那把我投向林莽、使我与我所熟悉的世界相隔绝的火海，那把它的灰烬撒滿在我的道路上的火焰，都使我感到高兴！

我的努力，我的理想，我的雄心，还留下了什么呢？我反抗命运的奋斗又带给了我什么呢？天主抛弃了我，爱情也逃之夭夭！……

我在火焰之中象妖魔鬼怪似的哈哈大笑！

第 二 部



啊，林莽，寂静的妻子，孤独与霧露的母亲呀！是什么恶毒的命运，把我囚禁在你蒼翠的牢獄之中？ 你繁茂枝叶搭成的天幕，象一个无垠的穹窿，老是籠罩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希望和晴朗的天空隔离开来；只是在你临到苦痛的晨昏、你顫栗的树頂起伏波动时，我才隱約瞥見天空一眼啊。哪儿是那黄昏时分常在山头漫步的可爱星星？那西风天使全身披戴的金黄紫紅的云霞，为什么不在你的蒼穹里飘蕩？我的灵魂叹息过多少回了，当我悬想在你錯綜复杂的迷宫外，夕照把远方浸潤在一片紫紅色里，夕照在紅近我的故乡。——故乡有着难以忘怀的草原和雪封的洁白峯巒，而我曾在高山頂上极目眺望崗巒起伏之势。月亮在哪儿挂着她的安宁的銀灯？你打我身边偷走了从辽闊地平綫上涌出来的梦！你献给我的眼睛的，只是你青色天幕的沉悶单調。天幕上流着和平的曙光，但从来不照亮你陰濕胸膛深处的斷枝殘叶！

你是一座忧愁的大教堂，那教堂里无名的諸神用低沉的声音說話，悄悄地允許你庄严的树木万寿无疆。这些树木都是“乐园”①的同时代者，地面上出現第一批种族时便垂垂老矣，而今无动于衷地在等待未来世紀的衰落。你的草木在地面上形成了一

① 指《圣經》中所謂的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一度住过的乐园。

个从来不背叛自己的強大家族。你的了枝所不能給予的拥抱，由藤蔓来担当了。你甚至分担蕭蕭落叶的痛苦。你千変万化的声音，象是渾然一体的回声，哀悼那倒在地上的树木；而在裂开的每一道隙縫里，新的胚种細胞又在加紧它們的怀孕期了。你具有宇宙力的严肃。你体現天地万物的神秘。然而，我的精神負荷着你永恒的重担，而今却只渴望那轉瞬即逝的事物了；所以我不爱茁壯嵯峨的橡树，却学会了爱那慵倦的兰花，因为它象人一样荣枯无常，象人的梦幻一样易于彫落。

啊，林莽，让我逃出你疾苦的阴影：你的阴影，是死于你淫威之下的人們的呼吸凝成的啊！你自己彷彿不过是个巨大的墓地，你在那儿腐朽而又重生！我要回到沒有吓人的秘密的地方，不可能有奴役的地方，可以极目远眺、精神会在自由的光明里昂揚起来的地方！我需要沙丘的炙熱，星星的閃爍，辽闊草原的波蕩无已的风姿！在一个不祥的日子里，我为了追踪一个女人，投身林莽和荒野，寻求着只对坟墓微笑的、毫不容情的复仇女神，就踏上了这条血泪斑烂的道路。让我回到我来的地方去吧。让我不要走那血和泪的道路吧！

第　一　章

但愿忘掉那悲惨的日子，忘掉我们这一群逃亡者象强盗似地东跑西窜、流浪在荒野里的日子。别人犯了罪，却谴责我们，我们抗议这种不公不义，而且竖起反叛的旗帜。谁敢对抗我胸中蛮横的怨毒？谁又能制服得了我们？在那些日子里，草原里许多小路都被我们疾驰的馬蹄踩平踏烂了，也沒有一夜不更换地点，燃起逃亡者的篝火。

后来，我们终于在纵横交叉的蕒栗基下，搭了一个聊以栖身的棚子。我们在棚子里堆了一些东西：都是毛珂和蒂安娜从大火里搶救出来的，在他们到奥罗古埃去打听消息之前，交到我们手里的。可是他们遭遇到了什么事，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斐德尔和混血儿，华巴和我，轮流在棕榈树顶上守望，看看远处可有人走近，可有约好的信号——三角烟——的迹象。

谁也沒来找我们，谁也沒来追我们！大家把我们忘了！

我这血肉的残躯不过是热病和忧烦的一座寓所罢了。夜里，饥餓象啮人的吸血鬼，使我们不能入睡。因为雨季不久就要到来，我们决定散伙，在委內瑞拉找个藏身之地。接着我又想起堂拉薩会回到馬波里达，我们就可以和他一起回到波哥大。我们在草原上靠近达美河的地方等了他好多天。然而，法朗哥决定要继续他的流浪生活，倒不是因为害怕民事裁判会怎样处罚他，

而是因为颇有被军事法庭当作逃兵惩处的危险；他这样一说，我就打消了回到城市去的主意了。一桩不幸的事情已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要在流放生活中成为同伴，共患难，同甘苦。再说呢，不论我们到哪个国家去，等着我们的也只有失败。

于是我们就打定主意，还不如到维伽大河去吧。

毕巴把我们带到了馬古古阿那野香蕉树丛里，就在瓜那巴洛河河口之下，湍急的美达河河岸上。在这些个林莽里，住着印第安人的瓜依波族，是个半开化的氏族。他们同意收容我们，但是提出了条件，要我们容许他们仍旧只围一块腰布，尊重他们的宝幼娜，命令我们的温彻斯特连珠枪不要“大发雷霆”。

一天下午，毕巴带来了五个当地的土人；要我们把狗系住了，他们才肯走近来。他们蹲在乱丛棵子里，抬起身体窥探我们，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准备逃跑。我们那位能言善辩的翻译，终于搀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引到我们面前。他们接受了我们小心翼翼的、象征和平的拥抱，听我们按照老规矩开言道：“好兄弟，我很喜欢你，狗不叫不咬，快乐的心啊。”

他们都是体格壮健的青年，巧克力色的皮肤，大力士式的肩膀。因为害怕枪，浑身都在发抖。弓和箭筒已经留在独木船里了。这船，就是要载我们渡过野蛮河流的陌生水面，到那隐蔽而可怕的避难所去的。毫不容情的厄运把我们逐出故乡，驱向那儿，虽然我们除叛逆精神外并无罪孽，除不幸外并无瑕疵。

现在该放掉那些在倒霉背运之际为我们忠实服务的馬儿了。它们重新获得了鸿蒙未开的草原，它们欢欢喜喜地取回了我们所失掉的——我们白白地斗争过吃苦过的地方，我们用自己的青春和希望换来的地方。我那冒汗的栗色馬，摆脱了鞍子，摇

一摇身体，发出颤抖的嘶鳴，疾驰着去找寻遥远的水潭了，那时候我感到了孤独无助。我用悲伤的眼睛了望着茫茫草原，满怀愁绪。我也满怀辛酸，好比被判处死刑的人，对牺牲也认命了，眼看着最后一个太阳染红了他儿童时代的景色。

走下那隔在我们与独木船之间的峻急的河岸时，我又回过头来，凝望那笼罩在薄雾中的平原的边际。棕榈树的叶子正在那儿向我点头告别。这些个辽阔的土地曾经损害过我；然而我要拥抱它们。它们曾经是我生存中的决定因素，已经成了我血肉的一部分。我知道，在我垂死之际，那些最真实的形象也会在我没有光彩的眼睛里变得模糊不清的；可是，在我的精灵必定升腾而过的永恒的灵霄之中，必定会出现那温柔黄昏的浓淡适中的色彩，因为黄昏已经用乳白和嫣红的画笔，在友好的天空中，为我画出了我那灵魂到达至高星座的必经之路。

在午后阴影渐渐长起来的时刻里，我们的独木船，象个飘浮的棺材，顺流而下了。我们从溪流中央模模糊糊地看見那草木森然、害虫为患的两岸。沒有波浪、沒有泡沫的河流是寂静无声的，静得阴沉沉的，有如不祥的预兆。河流仿佛是通向虚无深渊的一条黑暗的道路。

我们在寂静中泛舟而下，大地开始为沉落的夕阳而哀泣，落日的余辉正在沙岸上渐渐消褪。我完全融合在周围景色之中，最轻微的瑟瑟声，也会在我内心激起回响。那声声呻吟，仿佛是从我自己的灵魂里倾吐出来的；而那象个不透明的透鏡一般把万物遮得昏昏惨惨的，仿佛就是我心里的悲哀。我无以自慰的黯淡心情，一如那夜幕，在黄昏的上空渐渐撒开，接着是一团黑影慢慢地遮暗了狂欢的树林的轮廓，遮暗了纹絲不动的止水的长

带，遮暗了划桨人的剪影……

我们在一个崄岨的河岸脚下登陆，陡坡上有一串踏级直达河口。几条独木船聚在溪流的死水湾头。我们走过一条消失在草丛里的泥泞小径，向前推进，来到一块开垦地上，那儿有砍倒的树木和一个芦苇顶的粗劣棚子。这时候，那地方是那末寂无人迹，我们犹犹豫豫不敢进去，生怕有埋伏。可是，毕巴和把我们带到这个棚子跟前来的土著同伴激动地谈了一阵以后，就把他们的土话翻译了出来：这茅屋里的居民看到了猛犬，已经四散逃走了。他又说，我们的向导请求让他们在独木船里过夜。

他们来了以后，斐德尔叫柯雷亚跟毕巴一起睡在巴尔巴戈阿上，以防他们企图在夜间陷害我们。他把项圈从狗身上解了下来，并且乘着黑暗，把狗从原来系着的地方调到了我们的吊床旁边。

我把卡宾枪放在身边，就放心睡觉了。

毕巴老是向我表明他的无条件的忠诚，最后还把他一系列的惊险遭遇告诉了我。他的手放起羽箭来十分熟练。羽箭头上燃烧着一个彼拉曼树脂做的火球，象个彗星似的划过天空，发出恐怖和火灾的叫啸。

也不知有多少回，他为了逃避敌人，俯伏在礁湖底里，象条鳄魚似的躺着，偷偷地在高大的灯心草间探出身子透一口气。如果猎狗追逐他时在他头上游泳而过，他就剖开它们的肚子，把它们结果了，而岸上的牧人们什么也不会看到，但見沼泽中心的灯心草簌簌地分了开来罢了。

他来到草原上时还不过是个孩子，正是圣爱米格迪奥牧場最繁荣的时候。他在那儿当了几个月的厨子。他整天跟着牧人

们在草原上干活，夜间又倦又累了，还要打柴担水，生火烤肉。天还沒有亮，他就被牧人头儿踢醒了，要他起来煮苦咖啡。喝过咖啡，人们都走了，既不帮助他给那撒野的骡子上好鞍子，也不告诉他他们是到草原的哪一部分去的。而他呢，牵着驮运锅子和食物的骡子，在黑沉沉的草原上急匆匆地跑着，竭力寻找着骑手们的声音，直到走对了方向，跟上他们为止。

此外，牧場上的厨娘还要他帮忙。毕巴蓬首垢面，低声下气，象是个衣衫襤褛的叫化子；他已经认命了。有一天，他把"各西多"① 倒在巴尔巴戈阿上，摊在当作台布用的新鲜叶子里。当雇工们象餓鷹似的纷忙扑到食物上去时，他也象大家一样，伸出肮脏的手，用尖刀去割一片肉。有一个盛气凌人、喜欢打架的老家伙（也就是邋遢女佣的姘夫，他由于妒忌，愚蠢地监视着毕巴，已经用皮带把毕巴揍过一顿），在他嘴里还塞滿东西的时候，就因为添菜沒有送来，大声嚷开了。又因为这个厨子并不立刻去取，这家伙便抓住他的耳朵，把他的脸浸在热湯里。小伙子给惹得性起，干脆利落地一刀子划破了那人的肚子，于是那贪吃家伙的肠子便冒着热气落到巴尔巴戈阿上，跟食物混在一起了。

牧場主人逮住小伙子，用一根龙舌兰绳子綁住他的頸子和胳膊，叫两个人当天把他扔到亚瓜拉坡河里淹死。幸亏他们碰上了一群打魚的印第安人，把两个刽子手砍得稀烂。印第安人救了小伙子的命，便把他带走了。

他在林莽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赤身裸体，到处流浪。他曾训练卡巴那巴罗河与维伽大河上的大部落打仗；他也在印尼里达河和兎烏彼斯河，在俄利诺科河和瓜维阿雷河，当过橡胶工人；也

① 各西多（cocido）：一种用肉、青菜、豌豆制成的菜。

曾和比亚卜戈、瓜依波、邦尼瓦、巴雷、古依瓦、加里洪那、乌依多多等氏族生活在一起。但他在瓜依波人当中势力最大，他教给他们完善的打游击战的技术。经常跟他们一起攻打沙里瓦人的村庄和巴乌多河两岸的居留地。他曾经被俘过几次，那是在鹞鱼的刺刺伤了脚的时候，或是赶上他正发高烧、身体十分衰弱的时候；但，他侥幸地让人家相信他是被印第安人俘虏了的委内瑞拉牧人。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监狱，但他在监狱里的行为始终是规规矩矩的，为的是可以早点得到释放，回到严酷的荒野里，领导暴动的氏族。

“如果你愿意把这次探险委托给我，我就在这些地区给你当指路金星。”他告诉我，“我认识小径、大道和水路，有几条卡尼奥上我还有朋友。我们一定去找寻橡胶工人，不论去到什么地方，全随你的意思，哪怕天涯海角也行。可是不能再让那混血儿柯雷亚跟我一起睡，也别让他那末恶毒地笑话我。教徒中间可不大有这样的事，哪个敏感的人都会觉得泄气。我总有一天要收拾他，叫他别多嘴，那时候才会相安无事。”

这些个日子里，悲观厌世的情绪袭上心头，使我思想阴晴，意志消沉。我在忧心忡忡、精神恍惚之际吞下了我的苦酒，浑身乏力，昏昏沉沉，犹如脱皮的蛇。

没有人跟我提起阿丽茜亚的名字，都想把她从我的思想中放逐出去。然而，一想到他们是把我当作倒霉背运的人而来可怜我的，这种体贴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激发了集中隐藏在我心里的一切憎恨，我破口大骂，两眼充血。

斐德尔为纠缠不休的回忆所苦吗？在我看来，他只是在和我推心置腹谈话的时候，才仿佛是悲伤的。也许这是为了适应

我的伤心，他在一个意料之外的时刻里失掉了一切，然而他却比我们知道，他从那一刻起倒感到更加自由和坚强了，好象不幸就是精神上直截了当的放血似的。

而我，我又为什么哭哭啼啼象个没有血性的阉人呢？我失之于阿丽茜亚的，不能收之于其他女人吗？她不过是我疯狂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一件应该如此了局的偶然事件。巴雷拉值得我感激不尽哩！

再说呢，作过我情妇的那个女人，也是有缺点的。她是愚蠢的，反复无常的，脾气暴躁的。她的个性是沒有特色的。由那沒有熱烈爱情的眼睛看起来，她似乎是个平凡的女人；她的魅力是情人眼里出美女的结果。她的眉毛是稀稀朗朗的，她的颈子是短短的，而五官的长相，也是有点儿庸俗的。她不懂得接吻的艺术。她的手連最小的爱撫也不会創造。她从来沒有用过使她与众不同的香水。她的青春的香气，是跟其他一切女人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她而痛苦呢？必須忘记，必須笑，必須重新开始。我的前途这样要求；而我的伙伴们也默默地这样希望。有一次，毕巴为了用反话来鼓舞我，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用马拉卡打着节拍，唱出一支可爱的搖拉多。

星期日，我望弥撒看見她，
星期一，我追求她，
星期二，我向她求婚，
星期三，我跟她結婚。
星期四，她丢下我走开，
星期五，我为她长吁短叹。

星期六，失望袭来……

星期日，我另找一个姑娘，

因为光棍生活毕竟不习惯。

这时候，由于滋长了怨毒和怀疑、执迷不悟和报仇雪恨的思想，我心里产生着一种几乎是痛苦的反感。我嘲笑爱情和道德，美丽的夜晚和绚烂的白昼。然而，从过去吹来一阵轻风，清新了我那燃烧着的灵魂——渴望梦幻、柔情与和平的灵魂。

茅屋里的土人是柔顺、伶俐、胆小的，彼此相似，好比是一棵树上的果实。他们光着身体走来，棕榈纤维做的篮子里带着礼物：甘布尔和曼尼奥各。他们把这些个礼物放在开垦地上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有两个划独木船的印第安人带来了熏鱼。

我们留神着不让猎狗汪汪吠叫，走过去欢迎这群胆怯的人。土人们鼓起勇气用卡斯提尔语的动名词和单音缀语跟我们随便交谈了几句以后，便决定要住在敞棚的最靠近林莽和溪壑的那一边。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陪他们同来，我轻率地出于好奇问起他们把女人留在哪儿了。毕巴连忙警告我：问出这样一个陈腐的问题来是冒失的，会使多疑善妒的印第安人惊惶的。印第安人根据传统的经验，禁止贝特里娃大胆地在一向好色和糟蹋妇女的外国人面前露出她们精光的身体。后来他又补充道，老太婆们为了考察我们的行为，会来接近我们的；一旦确信我们是节欲的好人以后，才会允许比较年轻的姑娘们来哩。

事实上，两天以后老太婆们就出现了，光着身体，又老又干

嬉，叫人望而生厌，她们松弛的乳房象抹布似的挂在那里，走路时啪嗟啪嗟响动着。她们乱髮蓬松的头上顶着盛了辣奇恰酒①的葫芦瓢，粘粘的酒水，象酸的汗水似的，从她们枯萎面颊上的皱纹里滴下来。她们庄严地把葫芦瓢里的饮料献给我们，看到只有毕巴一人尝了尝这辛辣的饮料，便发出了不愉快的怨言。

后来，哗啦哗啦落起大雨来了，她们便蹲在火堆附近，看上去象是做成了木乃伊的大猩猩，而男人们躺在寝鞦韆上，一声不响，懒洋洋的，昏昏欲睡。我们呆在棚子的另一头，也是静静的，凝视着雨水落在一片阴沉的茫茫草原上。草原以其雾霭和云霾压抑着人的精神。

“要紧的是判明情况，打定主意采取措施，”法朗哥开口道。“下星期我们一定要离开这藏身的地方。”

“女人们已经来准备我们的粮食了，”毕巴回答道，“我们要沿着河走去，在离湖泊不远的上游，卡维翁那前面的地方，渡过河。从那儿有一条陆上小路通到维伽大河。要走上一个礼拜。我们得把行李背在背上，因为这些‘好兄弟’谁也不愿意抗行李。我还是在努力劝说他们。但，要紧的是我们要在奥罗古埃买些东西。”

“那末用什么去买呢？”我吃了一惊，问道。

“那是我的事。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要相信我，继续友好对待这个民族。我们需要盐、魚鈎、钓絲、烟草、火药、火柴、工具和蚊帐。全是为了你们——我什么也不需要。既然谁也不知道在远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得卖掉馬鞍子和馬具吗？”

---

① 奇恰酒(chicha)：美洲用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酿成的酒。

"谁会买这些个呢？有谁能把它们卖掉而不被捕呢？我们还是干脆现在把它们丢掉的好。从这儿起，我们就用不上馬了，用的只是独木船。"

"你把买这些东西的金子藏在哪儿呢？"

"在美丽的'白鷺之乡'里。哪怕倒霉透顶，也有四磅漂亮的羽毛可得。我们每个礼拜拿些来换货物。你愿意在什么时候去都行，我给你们当向导，可是路很远。"

"那没有关系！明天就去！"

祝福那把我们导向白鳥翩飞之地的荆棘丛生的原野！一片浸在汪洋里的森林，白鷺群集，成千上万，看上去好象一片棉田，而棉桃个个是肥肥大大的。成群的茸毛雏鳥在一株圆顶似的罌粟基上喧噪奔忙，它们列成一行，鼓动着稚嫩的翅膀，不断地在天空的土耳其玉色里飞翔而过。我们走近时，雪白的鳥群优美地盘旋上升，发出惊惶的叫声飞了一圈以后，又四散分开，降落在水池之上，把缓缓扑动的翅膀微微合拢，看上去象是綵织银帆。

水边上，站着沉思的红顶"青年士兵"，身材高大，风采英俊，大嘴巴长长的，象是一把剑。这种鳥的周围浮动着一群喧嘩的长腿蹼足的水鳥——会使古埃及的朱鷺惭愧的腥红色的高罗高拉鳥，金顶蓝色的小水鴨，羽毛给荒原晨曦染红的、迷人的玫瑰色的野鴨。而在这一团振翅鼓翼的混乱之上，高翔着冠毛洁白的白鷺，它们白色的羽毛象花瓣似的飘到下面的池塘里。我心醉神迷，就象我在无知的童年时期看到圣饼、唱诗班、祭坛上的白蜡烛时一样。

好象无法走近鳥巢和羽毛所在的地方。一群鳄魚在透明的湖里游动，绕着棕榈树找寻雏鳥和鳥蛋。白鷺沉甸甸地落在树枝

上，又是叫又是啄的，鳥蛋便拍达落下来了。到处都聚集了大量野蛮的卡里維，红色的肚子，鉛色的魚鱗，不论哪一种动物经过它们的区域，就立刻被它们把肉剝了下来；它们甚至连自己的同类也要吞下肚去；所以人和四足兽都远避这样的水面，特别是万一受伤的时候，因为鲜血的气味立刻就会引起这种可怕的吃人魚的强烈食欲。人们也可以看到阴险的鳐魚，生着胶鳍和毒刺，象个盾牌似的歇在水底；也可以看到电鰻，放出电来使任何碰到它的东西麻痹瘫痪；也可以看到闪着珍珠色和金光的鲹魚，象一个月形的盘儿，慢慢地降到水底，在那儿搅起沉滓，保护自己不受海豚利齿的侵袭。这巨大的整个儿水族馆一直绵延到天边，成为一个深杯似的湖泊，湖面上浮动着人们多方搜求的羽毛。

我们乘着这仿佛载不了人的筏子向前行进，把人手分派到这儿那儿去采集珍贵的羽毛。印第安人时时钻进浓密的树丛里，在黑暗中用竹杆搅动着水，借此吓走蟲豸恶和鳄魚，收集起一把把的白色羽毛。他们往往是这样拚着牺牲许多性命来采集那些个白色羽毛，送到遥远的城市里，点缀不相识的女人的美丽。

那天下午，凄凉之感盘据在我的心头，罗曼蒂克之情又以徒然的撫慰使我心惊。为什么在艺术和爱情上我老是过着孤独的生活呢？我痛苦地暗自忖思：但愿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向她献上这一束白色麦穗似的白色羽毛！但愿能有一个人，把这“高杜阿”水鳥的囚禁着彩虹的羽翼当作扇子！但愿我能和一个人共同欣赏这明净的白鹭之乡，这飞禽与色彩的春日幻景！

我怀着屈辱的痛苦，发现阿丽茜亚藏在我梦里朦胧的帷幔后面；接着，我又以粗鲁的现实精神，拚命摧毁那重新出现的不速之客似的思想。

总算运道不坏，越过沼泽地带，涉过深深的卡尼奥，一度辛苦跋涉以后，来到了我们停泊独木船的地方。我们撑着船，沿着曲曲折折的小河行去，直至夜色四合，才回到了林木森然的河埠。

微风远远给我们送来了婴孩的哭声，而我们走到茅屋跟前时，有好几个印第安姑娘猛冲出来，逃走了，也不理睬毕巴。毕巴正用方言高声对她们叫道："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柱子和横梁上挂了许多凄鞦韆；将熄未熄的火炭上有一个大锅子，盛着汤药，在汩汩作响。

火堆刚旺起来，我们还不曾遇见过的土人们，开始从树林里慢慢涌了出来。结过婚的男子，是由他们的老婆伴同而来的，女人的右手搭在男子的左肩上，作为婚姻关系的标志。有一个年轻女人独个儿走了过来，她指指她丈夫的凄鞦韆，又按按她乳汁膨胀的乳房，让我们知道她在那天生下了一个孩子。毕巴当面把这个氏族的生孩子的风俗解释给我们听。怀孕的母亲感到快要分娩了，就跑到林莽里去，等到洗滌干净，才回到家里，把孩子放到丈夫怀中。于是作父亲的就立刻躺到床上，只吃规定的食物，同时他老婆就给他准备各种汤药，使他不致于患反胃呕吐或头痛脑胀的病。

姑娘们好象懂得这些解释似的，作着手势证实毕巴所讲述的一切；而懒惰的丈夫呢，头上蒙着当做绷带的树叶子，躺在凄鞦韆上哼哼唧唧的，叫唤着拿儿瓢奇恰酒来，给他解除病痛。

逃跑的印第安女人都是宝幼娜；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随意挑选一个，如果那老得象玛土撒拉[1]似的酋长，用这个方

① 瑪土撒拉是《圣經》上洪水时代的族长，活到九百六十九岁，一般用来譬喻长寿的人。

式酬答我们的友谊的话。然而，如果以为她们会用微笑和撒娇来接受我们所献的殷勤，那就太天真了。必须象搜索小羚羊似的搜索她们，跟着她们深入森林，直到她们屈服为止，因为只有在男性的优势强加在她们身上时，她们才肯表示顺从和柔情。

我觉得我自己是无法唤起任何妄想幻影的了。

酋长采取鄙薄而沉默的方式，来表明他对我的冷淡。我竭力用各种方法取悦他，急于要他把他的传统、他的战歌、他的神话告诉我。可是我的功夫都白费了，因为这些原始的游牧氏族，既沒有神，也沒有英雄和国家，既沒有过去，也沒有将来。

我在行囊里带了两只在白鹭之乡捉到的灰色野鸭，跟鸽子一般儿大。第二天我发现死了一只，所以我就在火堆旁边开始把毛拔掉，好让我的狗吃。酋长看到我正在干的事，便大声叫喊、悲叹，拿起箭，用他那馬卡纳威胁我；受惊的妇人们纷纷检起羽毛，把它们向早晨的天空吹送。

我的同伴们围住我，夺去了我捏在手里的卡宾枪，不让我向那无礼的老头儿开枪。而那老头儿却倒在地上，双手盖着脸，象癫痫症痉挛似的扭动身体，哭哭啼啼地发出告别声，吻着土地，把口沫沾在地上。突然，他又全身僵硬地挺在那里，四周围满了惊惶的女人。毕巴接着就开始把热灰放到他的耳朵里，不让死神把致人死命的秘密送进耳朵里去。

这时候，我们的翻译给我们解释道：这些野蛮人的灵魂居留在各种不同的禽兽身上，寄寓着酋长的灵魂的禽兽很象灰色野鸭子。老头儿看到了这沒有生命的鳥，就可能因为这种自我暗示而死去，这个氏族也就会对我施行报复。听到了这话，我心生一计。我赶紧把另一只活鸭拿出来，让它在树丛间飞翔。那个

印第安人看到这野鸭，欣喜若狂，对这奇迹惊异不置，迫不及待地追逐这曲曲折折地沿着河流飞翔的野鳥。

这桩幼稚可笑的事件，足以使印第安人认为我具有操纵灵魂命运的神力。从此以后，沒有一个土人敢正眼瞧我，而我却在他们的思想里生了根，对他们的希望和悲哀起着不可知的影响。两个小伙子倒在我们脚下，要求加入我们远征的队伍，他们的老婆也反对不了他们的愿望。我一直沒有能记住他们的印第安名字，只知道如果译成标准的西班牙语，大概是“林莽里的小鳥”和“草原上的小山”。我拥抱他们，表示接受他们的支援，这样一来，这两个小伙子就从茅屋顶上取下了篙子，并且掉换叉形篙子上的龙舌兰绳子，让它受得住船的力量。独木船在打桩的防波堤间或是近岸的暗礁间行驶，万一受阻时，都用得着这种篙子的。

另外一方面，印第安老妇人们在擦碎絲兰，准备用它作成卡莎貝，给我们在荒野里充饥。她们把那水淋淋的混合物投进篩哺缸：那是棕榈叶编成的大圆筒，圆筒的下端用一根绳子绞紧，把淀粉浆从擦碎的纤维里挤出来。其他的人光着身体站在炉火四周，烧热着烙饼平锅——那是一个大而平的陶器盘子，他们在盘子面上摊着看上去很脏的淀粉浆，用手指蘸着唾液把它摩平，直到它凝结成为一张大烙饼为止。还有别的人在大腿上搓着从莫果基芯里抽出来的纤维，为的是编织一个适合我的身材和身分的新寢鞦韆。酋长做着手势叫我知道，他要用隆重的跳舞来頌赞我的神力和权威。

我的心向往玩味着将来的冒险的辛辣滋味。

我们派去置备东西的印第安人，受了奥罗古埃商店老板的骗。他们带去了塞海棕榈、寢鞦韆、本达雷橡浆、白色羽毛，用这

些作为交换，搞到了价值只及他们拿出去的东西千分之一的无用之物。虽然毕巴仔细地告诉过他们合理的价格，他们还是受了愚弄，剥削者们又一次大胆地用欺骗手段获取了暴利。几包粗盐，几块蓝的和红的手绢儿，几把小刀子——这些东西就是交易所得的不足道的代价了。而办那些差使的人，回来时还欢天喜地，因为不象以前几次，这一回人家并没有强迫他们打扫铺子，担水，在街上拔草，捆兽皮。

增加配备的希望落了空，我们就聊以自慰，认为轻装可以使长途跋涉便利一些。最后在一个满月放光的夜晚，一只大独木船准备好了，随波起伏，等候着载我们去卡维翁那。

五十多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印第安人来跳舞了，他们身上涂着五颜六色，恣肆放纵，兀立在月光照耀的河滩上，喝着他们葫芦里带来的冒着泡沫的奇恰酒。早在过午以后，就着手采集莫霍霍耶——那是一种厚实的蛴螬，周围有毛茸茸的环带，蜷缩在腐烂的树干里长大的。就象吸烟的人咬破雪茄一样，他们用牙齿咬掉这些个蛴螬的头，吸吮它里面乳酪似的东西，然后把这虫的空壳在头发上摩擦，使头发生光。乳房高耸的宝幼娜的头发，象漆皮一样发亮，灿然辉耀于头饰和项链之间，前者是金刚鹦鹉的羽毛做的，后者是由象牙棕榈子[①]和红玉髓串成的。

酋长用阿巧戴[②]和蜂蜜涂抹了他的脸。他闻了莠宝粉，用细竹管把它吸到鼻孔里，直吸得象发作了癫痫性痉挛一样，在姑娘们中间歪歪斜斜地走来走去，象个淫荡的公鹿似地追逐着拥抱

---

① 象牙棕榈子(corozo)：有坚实外皮，圆形，比胡桃略大。

② 阿巧戴(achiote)：一种胭脂树植物，叶阔花大，花子中可提取红色染料。

着她们，却又瘦不能兴。有时候，他念念有辞地走过来恭贺我，因为按照毕巴的说法，我是跟他一个样儿的，是牧人们的敌人，而且放火烧掉了他们的牧場，这些事情都使我有资格接受一把制作精美的馬卡納，或是一把新的弓。

在他们热烈的狂欢里，发酵的烈性奇恰酒自始至终都象水一样流着，而妇人小孩的叫嚷又增强了这酗酒的纷扰。终于男人们随着法嘟嘟和芦笛的节拍，慢慢地在沙上兜起圈子来了，每走三步，就抖动一下左脚。这是当地舞蹈的步法。看上去与其说是跳舞，毋宁说是一队囚徒的艰滞行步——囚徒们由巨大的枷锁束缚着，眼睛看在地上，被迫踏着一条规定的道路走去，同时又受制于十孔笛的哀号和庄严的鼙鼙鼓声。现在只听見音乐和跳舞者急剧的喘息声了，跳舞的人悲哀如月亮，缄默如容忍他们留在河滩上的河水。但是，以前静静地待在圈子中间的女人，突然之间，抱住了她们情人的腰，用同样的步子走动着，摇摇晃晃，好象落入了昏迷状态；后来，过于紧张的精神放松了，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突然发出了逐漸响亮起来的哀号，象忧郁的钟声似地震蕩着林莽和曠野：啊——啊——啊——啊——噫！……噢——唉！……

我用肘拐儿撑在被篝火映红了的沙滩上，打量着这奇怪的表演，高兴的是我的同伴们也醉醺醺地参加这舞蹈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暂时忘掉他们的苦恼，至少可以再一次地对人生笑逐颜开。然而，不久我便认清他们也跟土人一样在哀号着，他们的哀泣，诉说了同样的深藏在心里的痛苦，仿佛是同一的悲哀吞蚀着大家的灵魂。他们的号哭，充滿着被征服的氏族的一切失望；它听起来就象我自己心里的嗚咽，在我心头回响、却沒有在我唇边吐露出来的痛苦的嗚咽：啊——啊——啊——啊——噫！……

噢——唉！……

当我怀着分外凄凉的心情回到我的寝鞦羅上去时，有几个印第安姑娘跟着我，在我附近蹲下了。起初，她们低声说着话儿，但不久就有一个姑娘大着胆子掠开了一角蚊帐。其他姑娘们俯在她们的这个同伴肩上，盯着我直瞧，冲着我微笑。我闭上眼睛，拒绝这种含情脉脉的挑逗；我很想把自己从淫乱中摆脱出来，洁身自持、进入心志宁静、神清气爽的境界。

破晓的时候，跳舞的人都回到棚子里来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象是许多尸体，他们把他们的酒意融入睡眠里去了。我的同伴们一个也沒有回来，当我看見有几个宝幼娇也不在棚子里的时候，我微笑了。但我到河边去看独木船时，却看見毕巴脸朝下躺在沙滩上，浑身赤裸，毫无知覚，太阳晒在他身上。

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有树蔭的地方，十分厌恶他这种喜欢脱光衣服的嗜好。这家伙对他的文身和疤痕很是自豪，虽然我作了种种申斥和恫吓，他还是宁可只围腰布，不穿衣服。我让他把酒意睡掉，他就在那儿一直睡到夜晚。然而，早晨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醒也不醒，动也不动。

接着，我取下我的卡宾枪，抓住酋长的头发，叫他跪在石子路上，同时法朗哥也装做要把狗放出来的模样。老头儿一把抱住我的腿，竭力想要解释：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喝了亚海酒，喝了亚海酒……”

我曾经听说过这种植物厉害的毒性，我的一个有学问的本国人称之为“传心草”。据说它的汁会带来天眼通似的梦。我想起毕巴曾经跟我提起它，说话时还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这种药草能把牧人驰骋的草原以及兽类最多的地方显示出来。他曾经

建议给法朗哥喝一点这种药酒，好让他看到诱拐我们的女人的家伙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人事不知的人给抬到了棚子里，靠在一个架子上。他的古怪的没有胡子的脸泛出了淡紫色。他的涎水时常流到腹部，他不睁开眼睛，却想握住自己的脚。发怔发傻的一群人围在四周，我双手捧着他的额角。

“毕巴，毕巴，你看到什么啦？你看到什么啦？”

他痛苦地不由自主地呻吟着，舌头在嘴巴里卷来卷去，好象在嚼着一块糖似的。印第安人说是他只有醒过来时才会说话。

我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奇心，又问他道：

“你看到什么啦？你看到什么啦？”

“一……条……河。人……两个……人……”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

“一……条……独……木……船……”

“有不认识的人吗？”

“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

“毕巴，你感觉难受吗？你可要什么？你可要什么？”

“睡……觉……睡……觉……睡……”

做梦的人的幻象确实是荒诞不经的；一队队的鳄鱼和乌龟，挤满了人的沼泽，大声叫嚷的花朵。他把森林里的树木说成是瘫痪了的巨人，夜里它们互相交谈、做手势。它们要随着白云飞逸，可是大地紧紧抓住了它们的脚踝骨，它们永远不得动弹。它们抱怨斲伤它们的手，砍倒它们的斧头。它们被判定了要繁茱，开花，呻吟，不用受胎便绵延它们可畏的物种，不为人类所理解。毕巴懂得它们愤怒的声音，听说总有一天，它们要布满田野、草原和城市，直到人类给扫荡得在世界上没有一点踪影，直到一切

上面只是起伏着茫茫一大片枝繁叶茂的树木，就跟天主依然象一朵泪水的星云般在空间浮动时的、那个开天辟地的千福年时代一样。

预言的林莽！敌对的林莽！你的启示什么时候实现啊？

第 二 章

我们到达维伽大河边时，已经给蚊蚋搞垮了。在横过低洼草原的旅途之中，死神好象把成群结队的蚊蚋放出来撒到我们身上了；它们日夜追逐我们，浮来荡去，蔚成嗡嗡作响的不祥的云霾，哆嗦着象是颤动的弦索。舍不得牺牲我们虚弱的血液是不可能的；它们透过帽子和衣服吮我们的血，把热病和梦魇的毒菌，移植在我们的身体里。

大雨把丰饶的草原变成了荒凉的沼泽，沼泽里长着伞形毒草；我们跟着向导的脚步前进，大水漫到腰部，额上大汗淋漓，我们所背的行李又潮又湿，人又饿又瘦，在布满了冷酷无情的乱丛棵子的高地上歇夜，沒有火，沒有床，也沒有掩护。

这些地区，不论在旱季或雨季，都是残酷的。有一次，在馬波里达，在阿丽茜亚仍旧爱我的时候，我骑着馬到荒野里去给她找一只乳鹿。盛夏烤炙着枯焦的草原，牲口在火烧般的炎热里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寻找着水源。小母牛搔耙着一条曲折溪流的干硬河床。它们的附近躺着一头垂死的馬，鼻子陷在泥坑里。一群卡利卡利鹰在四周猛扑下来，攫走着心惊胆战、渴得发狂的蛇、青蛙和蜥蜴。犰狳和貘的尸体遍地都是。公牛带领了一群牛，怀着保护者的关切心情，用角抵住了母牛，强迫它们和它一起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池水；当它驱策它们沿着青草茂盛耀眼

的河岸走去时，一路上都在大声吼叫。

可是，有一只刚生了牛犊子、刨地取水时又弄破了蹄子的小母牛，却离开牛群，回去找它的后代，给它吃奶。它躺下来舐牛犊，却倒在那里断气了。我把牛犊子抱起来，但它也死在我的怀里了。

接下来，落了几場大雨，好事又成了坏事。到处都可以看到天竺鼠，狐狸，野兎爬到树干上逃避洪水，母牛正在河边吃草时水漫到了腰部，在卡里維野蛮的牙齿下丧失了它们的乳房。

我们光着脚迈过这些个恶劣的地区，就象传说里征服蛮荒的英雄一样。到了第八天，他们遥指着朦胧出现在地平线上的维伽大林莽时，我都剧烈地发抖了。我们逐渐走近去，抓紧了我的卡宾枪，指望撞見阿丽茜亚和巴雷拉在调情。我要吓他们一下，象老鹰扑小鸡似的扑到他们身上。我喘着气，怒火直冒，偷偷地走近了河流的斜坡。

一个人也沒有！一个人也沒有！寂静，浩瀚……

我们能向谁打听橡胶工人的事呢？追溯河道而上，在这些个艰险的河岸上跋涉而过，究竟是为什么呢？还不如放弃一切，在随便哪一个地方躺下，让热病使我们一了百了吧。

那天夜间，自杀象个大胆的幽灵似的一直在左右着我的意志，向我伸出它的胳膊。我躺在襄褓蓬上，卡宾枪的枪口抵着我的下巴颏儿。我的脸会象什么样子呢？我可会重现米扬的景象？光是这一个想法就把我自杀的打算抑制住了。

恶鬼慢慢地、偷偷地迷住了我的心窍。几个星期以前我还不是这样的。可是不久，在我的意识中，罪恶的念头在仁爱的念头旁边孕育着。怜悯引起了病态的冲动，我想杀死我的朋友。既

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饥饿又不象我的枪那样干脆利落地致人死命，那又何必白白延长痛苦呢？我想首先很快使他们解脱，然后自己再死。我的左手伸进我的口袋，数着子弹，把最尖锐的子弹放在一边，留给自己用。我该先打死谁呢？法朗哥离我很近。我在雨夜伸出手去，摸摸他发烧的脑袋。

“你要什么呀？”他说。“你为什么扳开了你枪上的保险？噢，这高烧折磨得我发疯了。”

他按按我的脉搏，补充道：“可怜的人……！你的热度超过四十度了。把我的披风盖在你身上，盖到你出汗为止吧。”

“这夜好长啊！”

“天快亮了。”他继续说道。“你可知道，那混血儿要死了？你没听到他呻吟吗？他已经在说胡话了——他说到塞巴斯蒂安娜和牲畜栏。他说他的肝硬得象块石头。”

“这是你的不是。你不愿意让他留下。你要看他死在这被遗弃的土地上。”

“我以为他只是因为痛恨毕巴才想回去的。”

“我一定要使他们永远和好。”

“柯雷亚怕毕巴，因为毕巴威吓着要对他施展魔法。每逢某一种鸟叫的时候，柯雷亚就怏怏不乐。”

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娜的草药，怀疑地答道：

“无知！迷信！”

“昨儿他拿出吉他来修理那断掉的栓轴。可是弹吉他时他就哭起来了。”

“告诉我，你的衣包里还有卡莎贝吗？起来，过来！”

“干么呢？全没有了！看到你那末饥饿，我真难过！”

“这树上的浆果可有毒吗？”

“大概有毒。可是印第安人在打魚。让我们等到明天再说吧。”

我眼睛里含着泪水，掉转枪口，喃喃地说：

“好吧，好吧！等到明天……”

猎狗把它们的爪子伸到我们的蚊帐里，催促我们离开河滩。河水显然还在涨着。

当我们在石岬上找到一块岩石掩蔽起来的时候，星星正照耀着林莽。猎狗在巉岩上吠叫起来了。

“华巴，喝住那些小狗。它们汪汪乱叫，好象碰到鬼了！”

我就悲哀地向它们吹着口哨。

法朗哥给我解释：华巴跟印第安人在一起。

接着，我们看到了一团微弱的火光，象是灯光，在下面的河上移动，一忽儿看得見了，一忽儿又看不見了。黎明来临时，我们就再也看不見火光了。

“林莽里的小鳥”和“草原上的小山”精疲力尽地回来了，带来了消息：“筏尔卡打河上来了。伙伴在岸上跟着它。筏尔卡跑掉了。”

华巴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详细情况：那是一只快速的独木船，盖着棕榈叶编成的船棚。看到阴沉沉的岸上有印第安人，船里的人就把灯灭了，把航线改变了。我们应该埋伏着等它，向它开火。

早晨十一点钟光景，我们又看到那筏尔卡了。它撑着篙子，偷偷地在那繁密的瓜莫树① 下逆流而上。船夫竭力要迫使独木船通过激流；为了避免卷入漩渦，就把船靠到岸边，让一个人抓

① 瓜莫树(guamo)：一种高大的阔叶树，种之以遮蔽咖啡树。

住链子的一头，拖着筏尔卡。我们举枪向它瞄准，法朗哥把砍刀擎得高高的，冲下去了。可是那船尾的掌舵人一看到法朗哥就跳起身来，叫道：

“上尉！我的上尉！我是埃里·梅沙呀！”

他纵身上岸，他们热烈地拥抱。

后来，他请我们喝象糠麸一样粗的玉米粉做的育谷达；梅沙给我们添的时候，问我们道：

“你们问我橡胶工人的事，有什么打算呢？巴雷拉这家伙把他们骗走了，正在把他们带往巴西，卖到瓜因尼亚河去。两个月以前，他也把我骗去了，可是在进入俄利诺科河时，我杀掉了他的一个工头，就脱身逃走了。跟我一起来的这两个印第安人是从馬依布雷斯来的。”

我象遭了晴天霹雳似的，瞪着眼睛向我的同伴们直瞧；我头晕眼花，比生热病还要可怕。我们都吓坏了，一声不响地沉思着。梅沙不安地瞧着我们。法朗哥打破了沉默，他问：

“告诉我，格里塞尔达跟工人们在一起吗？”

“是的，我的上尉。”

“还有一个叫做阿丽茜亚的姑娘吗？”我用激动的声音问道。

“也有，也有一个！……”

沙滩上燃着篝火，我们紧靠着它坐在那儿，让烟雾笼罩我们，借此躲避蚊蚋的骚扰。埃里·梅沙重新讲他的野蛮故事的时候，一定已经是半夜了。我坐在地上，脑袋埋在两膝之间，静听他讲下去。

“如果你们在他们上船那天看到暮柯河的话，你们就会认为庆祝是没完没了的。巴雷拉滥用着拥抱、微笑、祝贺，对招募来的

那批人很满意。吉他和马拉卡一刻也不停。没有爆竹，我们就开手枪。大家都有歌有唱、大吃大喝的。接着，小颈大瓶的白兰地拿出来了，巴雷拉便发表一篇虚情假意的演说，充满了口惠和甜言蜜语。他也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武器都堆在一条船上，免得这样的尽情狂欢引起不幸的事故。大家都毫无抗议地服从他的话。

“虽然喝足了酒，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预感，似乎周围并没有宜于采集橡胶的树林，我要回到我的牧场上去，回到我丢下的印第安小妇人那儿去。但是，因为连格里塞尔达也在嘲笑我的担忧，我便决心在上船时跟着其余的人一同大叫大嚷：‘进步的巴雷拉先生万岁！我们的承包人万岁！远征万岁！’

“我已经把旅行了几个钟头以后发生的事告诉过你们了；那是我们快要到达维伽大的时候。巴雷拉的心腹人‘笨蛋’和‘木鳖子’，带了十五个人露营在一个沙滩上；当我们渐渐靠近时，他们说要搜查我们，说我们侵犯了委内瑞拉的国境。暗中布置这场把戏的巴雷拉，嘱咐我们道：‘亲爱的同胞们，亲爱的伙伴们，不要抗拒，让这几位先生一船又一船地搜吧，这样，他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和平的老百姓了。’

“这些家伙走上船来，可是不回到岸上去了；他们象岗哨似的耽在船头和船尾上。他们刚搞明白我们是没有武装的，就立刻命令我们呆在原地不动，不然他们就要开枪。有五个不服从命令的人，都被他们打得脑袋开花了。

“于是巴雷拉就罚誓要先走一步，要到圣斐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去，对这种处理办法提出抗议，要求富内斯上校给予巨大的物质赔偿。他是在最好的船里，带着我提过的两个女人，还有武器和食物。他走了，他走了，对我们的恳求和责骂，都理也不理了。

"利用我们喝得神志糊涂，'笨蛋'把我们两个两个地排成队伍缚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们便成了奴隶了。岸上哪个地方也不许我们去。他们把盛在葫芦瓢里的曼尼奥各丢给我们。我们两个两个跪着吃，双手反缚，脸探到葫芦瓢里，就象给套住颈子的一对狗一样。

"孩子们待在女人的船里，燃烧着的太阳毫无遮拦地晒在他们身上。母亲们用水润湿她们的婴孩的头部，不让孩子活活给晒死。婴孩微弱的哭声，妇人们乞求树枝遮庇婴孩的叫声，是令人心碎的。我们进入俄利诺科河那一天，有个吃奶孩子饿得直哭。'木鳖子'看見他满身都是被蚊子咬伤后溃烂的疤痕，就说他是生了天花了。他抓住孩子的两脚，在空中滴溜溜地挥动着，就把孩子甩到河里去了。一条鳄魚张大嘴巴立刻咬住孩子的脸，接着便游到岸滩上去狼吞虎咽了。痛苦得发狂的母亲跟着孩子跳到水里，不过是遭到跟孩子同样的命运。当岗哨们对这場娛乐拍手称快的时候，我成功地挣脱了绳子，从我身边的一个岗哨手里夺到一支枪，一刺刀刺进了'木鳖子'的腰部，叫他釘住在船舷上。于是我当着大家的面一个猛子扎到河里。

"鳄魚忙着吞吃那妇人。一颗子弹也沒有打中我。天主褒奖我的报仇，我就来到了这儿！"

埃里·梅沙的双手给了我安慰。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这双手的脉搏，让我感到了猛烈的颤抖——把钢刀扎进工头可恶的肉体里去的那猛烈的颤抖。这双手懂得如何驯服林莽，也用搁桨和篙子制服了河流，这双手和这个倔强小伙子的脸颊一样，上面复盖着一层金色的汗毛。

"不要恭贺我，"他说。"我应该把他们统统杀掉的！"

“那末，我们为什么还要长途跋涉呢？”我反驳道。

“的确，你说得对。他们并没有偷走我的女人；可是，不平之情还是叫我热血沸腾。我的上尉知道，我始终是他的副官，就跟在阿劳卡的时候一样。让我们去追那些混蛋，解放那些受骗的老百姓。他们就会到瓜因尼亚河、亚瓜纳里的橡胶林去的。离开了俄利诺科河，他们将会沿着卡西吉亚雷河而上。而且天知道现在谁是他们的主人，因为据说那儿有许多人买进男人和女人哩。‘笨蛋’和‘木鬣子’是巴雷拉贩买奴隶的合伙人。”

“那末，你认为格里塞尔达和阿丽茜亚也要当做奴隶出卖吗？”

“我所能保证的是，她们还值几个钱；无论哪一个有钱的人，要买下她们两个中间的一个，就得付十公担的橡胶。那是岗哨给她们估的价钱。”

我越过沙滩，走向我的寝鞦韆，悲伤和幸灾乐祸的心情折磨着我。逃跑的女人霓尝到了奴役的滋味，何等叫人高兴！鞭子打伤了她们，何等叫人痛快！她们要跋涉林莽，肮脏，憔悴，头髮蓬乱的脑袋上顶着盛满橡浆的钵头、一捆捆青柴、或是熏橡胶用的锅子。监工的贫嘴毒舌会用淫猥的话刺激她们，既不让她们喘一口气，也不让她们哼一声，夜间她们会和其余的雇工们一起睡在暗淡的窝棚里，在臭气熏人的男女杂交的情况之下，竭力不让人捏不让人抚摸，也不知道是谁强迫她们，占有她们；而警卫在报数，仿佛在叫着给那些好色的人排次序：“一！……二！……三！……”

突然，这些个臆测使我的心在胸中气得发胀，终于心力交瘁，连气也透不过来了。阿丽茜亚岂不在她殉难的子宫里怀着我的孩子吗？对于任何一个男人，难道还能想象出比这件事更

加不人道的折磨吗？我垮了，我倒下去了，我的指甲掐得脑袋流血了。

可是我又不知不觉地起了倔强的反应。巴雷拉可能已经把她留给自己泄欲了，而且靠她做生意了，因为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是可能和人姘居，靠情妇生活的。他教了她一些什么样的淫荡的花招和下流的玩意儿啊！而且可能已经把她卖了！好，很好！他们肯出她十个公担的代价！只要出她一磅，她就肯卖身了！

也许她归根结蒂并不象雇工似的在橡胶林里做着苦工，却生活得象橡胶承包商的地板房子里那些皇后一样，穿着豪华的花边绸衣，象克里奥佩特拉女王似的对仆役们颐指气使，还嘲笑着跟我一起受过的穷苦，那时除了肉体的欢乐外，根本没法儿让她享什么福。她会坐在阴凉芬芳的阳台上的柳条摇椅里，披散着头发，松开着衣服，瞅着成行成列的雇工，大汗淋漓，衣衫褴褛，背负着要装上单桅帆船去的橡胶；而她呢，懒散而富有，在扇形的伊拉卡棕榈叶下，被留声机醉人的声调所催眠，在令人窒息的炎热中闭上了眼睛，因为自己美丽而心满意足，因为被人宠爱、放荡淫猥而心满意足。

但我就是死亡，在我的路上 ……

在乌古奈土人的村庄里，一个酋长把卡莎贝给我们吃，跟毕巴讨论我们应该走的路线：越过维伽大河与伏阿河之间的草原，顺流而下，到瓜维阿雷河洼地，溯印尼里达河而上，到巴布那瓜河，越过林莽地峡，到怒涛澎湃的伊桑那河，然后让伊桑那河的激流把我们带到瓜因尼亚河的黑水上。

这段路要走好几个月，然而路程比橡胶工人所走的路要短些。他们是沿着奥利诺科河与卡西吉阿雷河走去的。我们用贝

拉曼树脂填补好小船上的漏洞，便开始在一片汪洋的草原上航行了。一路上折磨得好苦，我们跪在船上，跟狗和食物挤在一起，雨下个不停，我们还得轮流用蚌壳把水舀出去。

混血儿柯雷亚继续在发烧。他蜷着身体躺在小船里，身上盖着草原的巴也东；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件巴也东在公牛追赶他时曾经忠诚地保护过他。他说他把头俯在胸口倾听顽强的蛆虫咬嚼他的心，我听到这话时，心里充满了怜悯，我拥抱他，说道：

"拿出勇气来，拿出勇气来！你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好汉子了！"

"白人，你说得是！我过去的英雄本色，留在草原上了。"

他向我诉说，毕巴因为他不肯出借吉他，要把魔法施在他身上。我把那混蛋叫来，揪住他使劲摇动。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地吓唬这个可怜的人，我就把你剥光衣服缚在蚁冢上。"

"别把我看成是坏到这种地步的人，我的确对逃跑的人施展魔法，可是你的同伴却认为我是对付他的，不信你瞧这个。"他从衣包里取出一束稻草，稻草的中间缠着铁丝，好象一把不中用的扫帚；他把稻草解开，说道："我每天夜里把它束紧，心里想着巴雷拉，好叫他感到腰部勒着个东西，往里越勒越紧，终于把他切成两段。啊，如果我的指甲能掐住他就好了！现在你亲眼看见，巴雷拉因为这愚蠢的混血儿害怕的缘故，保全了他的生命了。"他这样说着，就把他的不祥之物扔掉了。

有时候，我们把独木船缚在竿子上抬着，绕过湍濑的边缘；或是把船扛在我们的肩上，好象扛着我们正在遥远的地方寻找着的某一个死人的空棺材似的。

"这只独木船好象一口棺材，"斐德尔有一次说道。有先见

之明的混血儿就答道：

“它也许正好做了我们的棺材呢。”

虽然我们所经过的沒有名字的河流供给我们许多魚，但是因为缺少盐巴，我们都吃倒了胃口。吸血蝙蝠也和蚊子一起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它们夜夜聚集在蚊帐四周，围攻着蚊帐；而且，为了保护猎狗，又必需把猎狗遮蔽起来。美洲虎在我们的营火四周咆哮，有不少时候，我们的枪声震撼着茫茫无边、充滿敌意的林莽。

一天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在瓜维阿雷河的河滩上看到了一个人的脚印。有人在粘灰土上踩出清晰的小脚印，然而找来找去，我找不到第二个脚印。我叫唤正在用箭射魚的毕巴，毕巴来了，我的全体伙伴也都立刻围着这脚印站成了一圈，竭力捉摸着脚印的主人所走过的道路。可是埃里·梅沙終于把我们的猜疑打消了。他告诉我们说：

“这是印第安小姑娘馬比里巴娜的脚印！”

那天夜里，用鉄叉旋转着烤一只大鱉时，埃里·梅沙最后一次和毕巴爭论起来：

“你别老是坚持昨夜里在这些个水滩上走过的是波依拉。波依拉两只脚歪歪扭扭的。他头上顶着一盆烧红的煤，那煤从来不灭，哪怕他钻到水里也灭不了；因此，不论他走到哪儿，他总是留下一道白灰，表示他走过了。让我们用中指在沙上画一只蝴蝶，作为向死神和森林精灵谢恩的神圣祭品，因为我现在要把印第安小姑娘馬比里巴娜的故事告诉你们了。”

除了两个馬依布雷斯的印第安人以外，我们大家都照办了。

“印第安小姑娘馬比里巴娜，是清静之地的祭司，泉水与湖

泊的管理人。她住在林莽深处，她从云彩里挤出液体，导引溪流，在洼地的絲绒里找寻水珠，目的是要形成新的流域，把晶莹的宝藏输送给长江大河。俄利诺科河与亚馬孙河之有支流，应该归功于她。

“这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害怕她；如果他们不闹出声音来，她允许他们打猎。那些不服从她的人，打起猎来就空手而回。瞧瞧这潮湿的粘土就够了，就可以看出她经过这儿，把野兽吓跑了，而且她只留下了一只脚的脚印，脚跟向前，好象她是倒退着走似的。她手里老是带着一支寄生草；第一个使用棕榈叶扇子的也是她。夜里，人们听到她在丛林里呼唤；圆圆的月亮放出皎洁的光芒时，她以玳瑁壳为船，由海豚拉着，沿着河滩航行；她唱着歌，海豚划动着它们的鳍。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传教士来到这个地区。他喝棕榈汁喝醉了，跟印第安小姑娘们睡在沙滩上。因为他是天上派下来毁灭一切迷信的，他就等待馬比里巴娜夜里从丘巴维河的死水湾头下来，要用他袍子上的绳子将她套住，并且要把她当做巫婆活活烧死。他在这些个河滩的一个湾子里找到了她，也许正好就在你们所坐的沙地上。她正偷着台雷卡伊玳瑁的蛋。在滿月的光辉里，他瞧見她穿了一件蜘蛛长袍，看上去象个年轻的小寡妇。他怀着急不及待的情欲追她，但她却在阴影里逃走了。他急切地呼唤她，一个欺骗的回声回答他。她就这样一步又一步地把他引进了偏僻冷静之地，最后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洞穴。她把他在这洞里关了许多年。

“为了惩罚他的淫蕩好色，她吮咂他的嘴唇，直咂得他精疲力尽；这不幸的无耻之徒失血过多，总是闭上眼睛，不瞧她那象猩猩般的毛发丛生的脸。不到几个月她就怀孕了，生下一对讨

厌的怪物——一只吸血蝙蝠和一只猫头鹰。传教士因为他自己竟生下这样的怪物，完全绝望了，便从洞穴里逃出去；但是他的儿子追逐着他，到了夜里，当他躲藏着躺下时，蝙蝠吸他的血，猫头鹰眨着它两只象青玻璃小灯一样的眼睛，把亮光投在他身上。

"黎明时他继续上路，不论野果也好，棕榈树的嫩芽也好，只要他找得着的都拿来塞到空肚子里。他从现在叫做馬比里巴娜湖的礁湖起，走陆路一直往这一边走到了瓜维阿雷河。他迷了路，便划着一只他所找到的、搁浅在沙滩上的独木船，溯流而上。然而他不能征服馬比里巴娜湍濑，因为那印第安小女人在湍濑里放了巨大的石头，使流水沸腾澎湃。他于是顺流而下，进入俄利诺科河流域，然而被馬依布雷斯的湍濑阻挡住了，这也是他的敌人所干的邪恶勾当，而且她也造成了伊桑那河、印尼里达河和瓦烏彼斯河的瀑布。他失去了一切得救的希望，便由猫头鹰发光的眼睛引导着，回到洞穴去了。到了洞穴，他看見那印第安小女人在牵牛花做成的秋千架上对他莞尔微笑。他扑到她脚下，求她保护他不受后代侵害，他听到她残酷的训戒：'谁能使一个人开脱自己的良心责备呢？'他就人事不知地倒下了。

"自从那一次以后，他就专心致志于祷告和忏悔，并且年迈憔悴地死去了。恰巧在他临死之前，馬比里巴娜看見他躺在树叶和地衣铺成的凄惨的床上，在神志昏迷之中挥动着双手，好象是竭力要捉住飘荡在空中的自己的灵魂。当他死了的时候，洞穴里飞翔着一只蓝翅膀的蝴蝶，形体巨大，光彩夺目，象是个天使长似的。在这些地区，凡是死于热病的那些人，都看到这样的最后一次幻象。"

第　三　章

我发现自己脑子里有幻觉的那一天，折磨我的那种惶恐之感，是我从来没有身受过的。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骄傲地意识到自己头脑清醒，感觉敏锐，思想明达。我觉得自己是人生和命运的主人。人生问题的解答，来之甚易，所以我相信自己是注定要做一番不寻常的大事业的。我心里产生了神秘的概念。我津津有味地发挥我的幻想，躺在床上通宵不眠，一心想弄明白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梦究竟存在于空气中呢，还是存在于视网膜上？

我精神错乱的第一次显著表现，是我们在昏暗的印尼里达河上露营的时候。那时我听到了河沙在恳求我："别那末重重地踩在我们身上吧，你踩伤了我们啦。可怜可怜我们吧，把我们撒在风里吧，因为我们老是这样一动不动，已经感到厌倦了。"

我狂热地用手拨动河沙，扬起了漫天灰沙；法朗哥不得不拉住我的衣服，免得我栽到河里去。这时候我正静听河水的声音："难道对我们就没有怜悯之心吗？把我们捧在你的手里，使我们忘掉这永恒不息的流动吧，因为邪恶的沙土不愿留住我们，而我们又惧怕大海。"

我的手才接触到波浪，我的幻觉便消失了；于是我开始体会到生之忧疑给我引起的痛苦。

有时候，为了散散心，我总是去划船，划到精疲力尽方才罢休。我竭力在朋友们的眼神里，探索我自己的健康消息。我时常发现，他们沮丧地使着眼色。但他们总是这样给我打气："别把你自己累垮了，必须知道热病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我知道我自己的症候比单纯的热病更加严重，却又硬要叫自己相信是精神正常的。我谈到许多愉快的话题。我回忆古诗，自以为理智敏锐而得意。然而，临了只不过是疲乏的昏睡症再一次发作。我在清醒过来的时候说："法朗哥，看在老天爷面上，告诉我，你可听到我胡言乱语？"

我的神经似乎渐渐恢复正常了。一天早晨，我高高兴兴地醒来，嘴里吹着一只爱情小曲。后来，我躺在一棵桃花心木的树根上，仰面瞧着上边儿一串串的花蕾朵，嘲笑着我自己的病痛，把过去的一切恐惧归之于神经衰弱。可是，我突然开始感到自己要死于癫痫症了。我的脑袋旋转，死亡临头了，我相信这决不是做梦。这是命中注定的，是无法挽救的！我想呻吟，想动弹，想大声叫唤，然而我已经全身僵硬了，只有头发象遇难的船上的旗子一样在迅速飘动。冰冷的寒气袭上我的脚趾甲，不断往上蔓延，就象水在一块方糖上逐渐渗透开去一样。我的神经正在凝结。我的心在它的玻璃框子里怦怦跳动。我的眼球一边儿在硬化，一边儿在闪射火光。

我吓得丧魂落魄，我知道我的叫喊传不到空气里。这一声声叫喊是精神上的回声，仿佛一发出就反射回去，在头脑里湮灭，冲不出口来。这时候，我的意志一直在与我的僵硬不动的肉体进行一場剧烈的搏斗。我看見身旁站着一个黑影，手中提了一把大镰刀，在微风里向我的脑袋上挥来挥去。我吓呆了，等待着那死神之刀砍下来，可是死神仍旧犹豫不决；最后，那狰狞的

黑影擎起刀柄，把镰刀笔直地砍在我的脑袋上。我的头颅象脆弱的玻璃一样，给打得粉碎，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碎片又在内部发出回响，象是扑满里的钱币一样。

于是桃花心木的树枝在颤动，我在树叶萧萧声里听到了这样的咒駡："砍他，用你的刀砍他，让他尝尝斧头砍到他活生生的肉体上的滋味。砍他，即使他手无寸鉄，也要砍他，因为他也毁伤过树木；叫他也尝尝我们所受的苦，那是最公道不过的了！"

树林听得懂我的话，我就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它："杀掉我吧，如果你们愿意，杀掉我吧，因为我还活着哩。"

一池腐臭的止水答道："那末我的瘴气呢？你以为它是不管事的吗？"

落叶上传来冷漠的脚步声。法朗哥微笑着走近来。他用食指尖摸摸我的失神的眼珠。"我还活着呀，我还活着呀！"我心里向他叫道。"把你的耳朵放在我胸口，你就会听到我的心在跳动。"

我无声的恳求影响不了他，他招呼我的同伴，眼泪也不掉一滴，他说："打开坟墓吧，他死了。这是最好的遭遇了。"于是，我怀着绝望的诚惶诚恐的心情，听到了鹤嘴锄掘开沙土的声音。

接着，我用超人的力量，在垂死之际挣扎着想道："我不幸的命运真他妈的该死，因为生也好，死也好，人们都沒有注意我有一颗心啊！"

我挪动我的眼睛。我苏醒过来了。法朗哥正摇撼着我的身体，说道：

"别再侧在左边睡了！你叫喊得可怕哩！"

但我并不是在睡觉！并不是在睡觉啊！

那两个和埃里·梅沙一起从维伽大来的馬依布雷斯印第安人，好象都是哑巴。要猜测他们的年纪，就象计算海龟的年龄一样沒有把握。不论是饥餓、疲倦和苦难，都改变不了他们的表情，他们总是木然无动于中地皱着眉头。他们象河滩上灰色的鷺鷥，始终成双成对，不论歇息或是飞翔都在一起，寂寞而又凄凉。那两个印第安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他们低声交谈。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他们生好了火，收集了魚叉，把钓钩和钓絲縛在一起以后，就立刻离开我们，两个人坐到一块儿去拿起杯子啜吮着育谷达了。

我从来沒有看見他们和馬古古阿那来的瓜依波人混在一起，或是夸奖毕巴讲的珍闻軼事和花言巧语。他们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给。红头发的梅沙是他们唯一的居间人；他们只跟梅沙交谈三言两语，要求他把独木船——他们唯一的财产——归还给他们，因为他们急于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河上去。

"你们该陪我们到伊桑那。"

"办不到。"

"那末，我们现在不愿交还你们的独木船。"

"办不到。"

当我们进入印尼里达河时，他们中间年纪大的一个用半恳求半威胁的口气对我说：

"让我们回到俄利诺科去。不要沿着这些水走，恶水。上游就是橡胶林和警卫。苦活儿，坏人，杀印第安人。"

这些话证实了毕巴前些时候告诉我的话，毕巴也劝过我们不要到瓜拉姑居留地去。

那天下午，我请法朗哥再向他们仔细打听打听。他们不大愿意回答。不过他们还是告诉我们，在巴布那瓜地峽，有一个各

族人杂居的地方，那是从不知名的橡胶林逃出来的人们汇集而成的。他们来自浦图馬约河，阿哈胡河，阿朴朴里斯河，馬卡亚河，死烏彼斯河，巴布里河，蒂-巴拉那(血河)和蒂烏-巴拉那(泡沫河)。他们在林莽中披荆斩棘地开出了一条条秘密的路径，以便在武装巡逻兵追捕他们的时候逃走。馬依布雷斯人也告诉我们，多年以前，有几个圭亚那人在伊桑那附近建立了一家工厂，逐渐奴役了那些逃跑的橡胶工人。一个外号叫做“开云人”①的科西嘉人管理着这个地方。馬依布雷斯人还说我们应该改变路线，因为，如果我们碰到逃亡的人，他们会把我们当作敌人对待；如果我们到了居留地，我们就会被迫工作到死。

白天最后的闪光在水面上黯淡下去了。黑暗来临。互相矛盾的各种忧虑纠缠得我睡不成觉。馬依布雷斯人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不论是真是假，都使我精神沮丧。林莽里的黑暗加深了。在阴影外的那些地区里，我会遭遇到什么呢？

半夜光景，我听到狗吠声和愤怒的人声。争论的人们就在独木船那里。

“杀掉他，杀掉他！”梅沙在嚷道。

法朗哥大声叫我了。我握着手枪，赶紧跑过去。

“这些混蛋正上船逃跑。他们要把我们丢在这些个林莽里饿死！他们说，华巴劝他们这么办的！”

“谁恶意中伤我？那是不可能的！难道我想得出这种恶毒的念头来吗？”

两个馬依布雷斯人胆怯地争辩说：

“你求我们把你的吊床和两支卡宾枪放在船里的。”

① 可能他是从圭亚那的开云来的，因此得名。

"叫人伤心的误解啊！我建议他们逃跑也不过是试探他们的打算罢了。他们嘴里说不走。事实却证明他们的确要逃跑。我后悔没有早揭发他们！我恨不得用指甲掐进他们的肉里去！"

我打断了争辩，决定毕巴应该挨鞭子，而且命令那两个同犯鞭打他。他把身体扭得比鞭子还厉害，又是大哭又是求饶，甚至放肆到乞灵于呼唤阿丽茜亚的名字。第一滴血渗出来的时候，我威吓着要把他丢给卡里維吃。于是他假装晕过去了。我用强硬的语调对吓得目瞪口呆的馬依布雷斯人和瓜依波人提出警告：以后，谁不按照规定事先关照一下就离开寝褥，我就枪毙谁。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都是在竭力征服雷鳴着的湍濑中度过的。我们刚以为走过了所有的湍濑了，林莽里的回响却又给我们带来了另一道急湍的澎湃声。远远看見它的泡沫高高溅到空中，象是飘扬在岩石上的三角旗。弧形的激流用令人头眩的速度奔腾而来，既造成一阵清风，吹得竹叶摇摇晃晃，又使轻盈的彩虹象座活动的拱廊似的，抖动在那沸腾的河水蒸发起来的雾霭里。

每一个河滩边上，都竖着许多玄武岩，被狭隘的峡谷中奔涌而下的激流冲得粉碎。右岸，峭壁象只胳膊似的向漩渦伸展过去，一排巨大岩石突出在水面上，形成一连串水花灿烂的小瀑布。因为河岸太陡，使我们无法把船抬出河面在陆上搬运，我们不得不设法沿着左岸拉縴拖动独木船。以前我们常常这样做，都很顺利。我们拉縴拖着那船沿着峻急的绝壁移动。但是一旦遇到尖尖的暗礁，这条没有压仓物也没有舵的小船，便摇摇晃晃、磕磕碰碰地滞留在震耳欲聋的漩渦里，不再前进了。负责这次艰巨航行的埃里·梅沙，拔出手枪，命令馬依布雷斯人爬下岩石跳进独木

船，以便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用篙子撑船。勇敢的土人照办了，独木船在浪花上东冲西撞，他们在光滑的小船里挣扎着，迫使船头向前驶入急流。可是突然之间，我们拉着的缔啪的断了，独木船在澎湃的急湍上给打了回来，立刻被险恶的漩涡卷了进去，我们甚至连大叫一声也来不及了。

只剩下遇难者的帽子在彩虹下的涡流里滴溜溜转动着；而虹则舒展彩翼，象是印第安小姑娘马比里巴娜的蝴蝶。

这场灾难的狂暴之状，以其转瞬即逝的美丽使我心惊目眩。景象是壮丽的。死神选择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对付它的牺牲者。应该感谢死亡，因为它吞没生命而不叫人流血，也不留下讨厌的紫黑色的尸体。这些人死得美丽——生命迅速熄灭，仿佛火炭投入泡沫里。他们的精灵已经通过泡沫升起来了，使泡沫欢跃腾涌了！

我们沿着悬崖奔跑，虽然已经太迟，却还是急于要救他们，投下一根救命的绳子；这时候，我认为不论我们怎么办，都会减弱这场灾难的庄严意味。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暗礁直瞅，心中惴惴然生怕淹死的人会浑身浮肿地冒到水面上来，跟帽子一起在漩涡里打转。可是沸腾的奔流已经用滚滚的浪潮把这幕悲剧的残迹都卷走了。

我的伙伴们从这块岩石爬到那块岩石，坚持要救人；我对他们的举动很不耐烦，大声吼道：

"法朗哥，你真是个傻瓜！他们完蛋得那末快，你怎么能救他们呢？如果你把他们救活了，你又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呢？让他们去吧，让我们羡慕他们的死亡吧！"

法朗哥正在水边捡着从破船上冲向岸边的木板，他擎起一

块木板，好象要打我似的。

“难道你对你的朋友们一点儿都不关心吗？你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吗？我从来没想到你是这样毫无心肝，这样可憎可恨！”

他的勃然大怒使我吃惊。蒙蒙矓矓的保全尊严的念头在驱使着我，我的眼睛在寻找着我的卡宾枪。他的盛气凌人的说话响过了急流的吼声，伤害了我的心；而法朗哥还在一面继续咆哮，一面在我面前挥动着老拳。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滔滔不绝而又这样激动的愤怒。他说到他的生活是为我的幻想而牺牲了的，说到我的忘恩负义，我的刚愎自用的性格，我的怨毒。即使在马波里达，我对他也不忠不义，因为我竭力掩饰自己的境况，说我是个有钱的阔佬，而我的贫穷却始终象牲口身上的印记似的显露出来；我还说我是结了婚的，而阿丽茜亚的一举一动都表明她是个不牢靠的情妇。在使她堕落和走入邪途以后，竟还要象看守处女似的看守她！我在引诱她的时候，已经把她教得不忠不信，及至另一个男人跟她一起跑掉了，我却又大叫大闹！城市里有许多温柔、美丽的热情女人已经对自己的道德感到厌烦了，我却偏要固执地进入荒原追逐她！而且把他们拖进了这场冒险，拖进了这次致命的长途跋涉，却只是为了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让我幸灾乐祸！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又是冲动任性，又是玩世不恭！

最后那一句话，象铁锤似的击中了我。我精神上不正常！为什么？为什么？我赶紧回刺他一枪，而我的攻击是痛快的攻击。

“你这傻瓜！我哪儿精神不正常？我对待阿丽茜亚的行为，你早已对待过格里塞尔达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就因为她的缘故，你杀了你的队长！”

为了还要更加深刻的刺痛他，我又窜改了有名的谚语补充

道：

“错误不在于轧一个姘头，却在于娶姘头做老婆！”

我说罢就发出了挖苦的哈哈大笑。他把身体靠在一块笔直的岩石上。刹那之间，我以为他要倒下来了。我的话象长矛似的刺透了他。于是我便静听他叫人闭口无言的自白：

“我并沒有杀我那队长。格里塞尔达亲手刺杀了他。带讯给我的红头发的梅沙就在这儿。我确实在黑暗的房间里开了枪，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啥。那个女人夺下了我的枪，点亮了蜡烛，用十分气概的话对我说道：‘这个家伙把蜡烛灭了，要污辱我——你瞧他倒在这儿了。’是的，他在他自己的血泊里翻滚哩！

“格里塞尔达不论有多大过失，也已经用她的勇气来赎了罪了。我从她手里把匕首搶过来，决心自杀，说这一切都是我干的。可是那队长避免了丑事的张扬，他哪一个人也沒有控告！

“让我的这几位伙伴把奥罗古埃的法官怎样剝削我的事告诉你吧。他要想用轧姘头的罪名把我传去，却又因为我们可能是结了婚的而迟疑不决。格里塞尔达是个聪明人，凡是可以提到我们是结了婚的那种机会，她从来不放过一个。就凭着这谎话，我们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我賭咒，我说出了眞情实话！”

这些个自白使我惊异不置，一时心烦意乱，将信将疑。斐德尔继续倾吐他胸中的苦闷，暴露他內心的秘密，他家庭的不幸，他和这个女杀人犯同居时的厌恶心情，急于要和她断绝关系的计划。他每天都希望她会离开他，使他免得蒙上无緣无故遗弃她的耻辱。但，不幸的是，她对他不仅十分忠实，而且十分体貼溫和，因而用一份爱怜之情把他不可分离地和她縛在一起，消除了丈夫的深深的厌恶心情。他辛勤劳动，为她建立了馬波里达的家。他希望她能有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一直这样维持到他

可能被作为逃兵处死的期限过去了，可以回到安提奥基亚去的时候。然而，当他知道巴雷拉要她时，他妒忌得恼火。若不是看了我的坏榜样，他也许会认命了；让她去了；但是我把我蛮横的愤怒传染给了他，现在他跟着我闯向灾难。而且，考虑一下我们正在干啥也太晚了。他无法回家去！不论她是死是活，他都不愿意接受这抛弃了他的女人，但他也还不想伤害她！事实上，他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他接下去讲的话，我记不得了。我虽然在听，却听而不闻。往事的幕布在我的眼前拉开了。忘掉的细节叫人另眼相看地回想起来了，我看到了一桩桩过去没有注意的事情。难怪格里塞尔达要搬家！那天我拿起刀子阻止米扬拿走堂拉法埃尔的货物，难怪她害怕得提高嗓子直叫！刀光闪闪，叫她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幕——她点上蜡烛，照着血泊中的诱奸者，说道："他要污辱我——你瞧他倒在这儿了。"我也记起了她对男人们的指责，甚至记起了她用来抑制我轻举妄动的那句复唱词："如果你不想带我走，就不要耍无赖骗人。你怎么个想法呢？我跟你开开玩笑——可是对别人啊，……我就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她曾经浑身颤抖，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仿佛把复仇的钢刀刺进胸口去似的。

而阿丽茜亚又把那欢乐而野蛮的女人当做顾问和知己。在她那朋友的危险的影响之下，生性孤僻而又缺乏办法的阿丽茜亚身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性格。也许她怕我随时都会遗弃她，便把希望寄托在格里塞尔达身上。她甚至模仿格里塞尔达的缺点，不理睬我的责备，而且叫我明白：她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什么时候要丢开她，悉听尊便。

有一次，在我离开马波里达的时候，格里塞尔达教给她一些关于打靶的技术。我出其不意地闯到她们面前；她们手里都拿

着冒烟的手枪，仍旧鎮静自若，好象是在縫纫时给人闯見一样。

“阿丽茜亚，这是什么啊？你竟大胆到这个地步了？”

她不回答，只是聳聳肩膀；可是她的伙伴笑嘻嘻地说道：

“事情是这样，我们女人对一切东西一定要懂得一点儿才好！现在，甚至连丈夫也靠不住了。”

埃里·梅沙走过来打断了我的沉思，劝解道：

“象你和法朗哥之间那样的友道，会把这些个意見分歧忘掉的。这場吵架是无关紧要的。我的上尉的手上并沒有沾上血迹。你可以握这手的。”

当我紧握裴德尔的手时，我对红头发道：

“把你的手也给我吧，那是为了热爱正义而沾上血迹的手啊！”

当天夜里，毕巴和两个瓜伊波人都逃走了。

“我的朋友们，我昨儿晚上已经宣布过了：你们是自由的，可以不受我的命运的牵累，可以去自找出路；如果我现在不象昨晚那样说话，那我眞太沒有良心，太不忠实了。请你们别再为我的生命着想，还是为你们自己的生命着想吧。让我一个人留下，让命运来任意摆布我吧！你们要回去，现在还来得及。谁要是跟我走，那就是跟死亡同路。

“如果你们一定要跟我走，那么，跑遍天下，也别怪我。我们可以为了友谊和共同利益而团结一心；但是每个人还得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然的话，我不同意你们跟我走。

“你们说，从这条河在瓜维阿雷的河口顺流而下，只消半天就可以到达圣裴尔南多。如果你们不怕富內斯上校把你们当作形迹可疑的人拘留起来，那末就沿着这条激流的河岸折回去，用

香蕉树干扎一个筏子，让它一直漂到阿达巴雷。你们的粮仓就在林莽里：塞海棕榈的树汁和馬那卡棕榈的嫩芽，到处有的是。

"说到我，我只请求你们帮助我渡到对岸去。馬依布雷斯人肯定地说，巴布那瓜河三角洲离这条急流不过几公里。布依那维族印第安人就住在那里，我打算要他们和我一起航行到瓜因尼亚河。你们知道我的目标，虽然你们也许以为这样做是发疯。"

在荒凉的印尼里达的岩石上露宿了一夜，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用上面这番话劝我的同伴们。

红头发的埃里·梅沙替大家作了答复：

"我们四个人要象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是天生的老废物。对付厄运，应该坚定！"

于是他就给我带路，沿着陡削的河岸走去，找寻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带着寝執蘆和武器渡过河去。

从这一天起，我心里有一种大难将临的预感，随之而来的一切不幸，也都送来了预兆。然而，我还是顽强地沿着河滩往上游走，不时用亲切而渴望的眼光望望对岸，我相信：现在我们正在闯过去的土地，我怎么也不会回过来再走的了。我和斐德尔默默地相视而笑。

"毕巴逃走了倒是件好事，"柯雷亚大声说道，"那个背信弃义的、魔鬼似的强人太危险了。他拿他的老一套跟我们唠叨得讨厌死了，说什么我们该沿着內烏康河边的小路走到瓜因尼亚河去！所有这些个林莽都叫他害怕！但是富內斯上校更叫他害怕。"

"你说得对，"我答道。"他老是害怕逃亡的印第安人从那条激流上袭击我们。他们就躲藏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河流和丛林就是他们的防御工事。"

“而且老是硬说他看到悬崖峭壁上面有烟。他不肯承认那是从瀑布里升起来的水汽。”

“可是，有人在这儿走过却是无疑的，”梅沙发表意見道。“瞧瞧那边儿的河滩吧：魚骨，熄灭的火堆，水果皮。”

“还有更奇怪的东西哩，”法朗哥补充道。“鲑魚罐头，空的瓶子。不光是印第安人呢。这些人是新来的橡胶工人。”

我听到这些话，就想起巴雷拉。可是红头发的梅沙好象看透了我的心事似的，断言道：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要找的那帮人是在瓜因尼亚河。再说呢，足迹并不多。在这些沙滩上走过去的，不到二十人——而且所有的脚印都很大。这些是委內瑞拉人。跑到对岸去找找更多的足迹，倒是个好主意。在那些个连连绵绵的黑沉沉的林莽中间，有个中断的地方。说不定就是巴布那瓜河的河口。”

那天下午，我们俯臥在一条筏子上，沒有桨，就用手臂划着水，越过被太阳照得通红的、柔和的波浪，渡到对岸去了。

第 四 章

我恶狠狠地攻打看守人。只要他稍微显出一点儿企图抗拒的样子，我就会把他杀死。茅屋前有一根斜放着当作楼梯用的木柱，当他颤抖的脚从木柱的踏脚洞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便把他打倒了；及至看見他脸朝下躺在那里，昏头昏脑，无力还击，我就揪住他的头发，瞧瞧他的脸。他是个老年人，身体高大，用胆怯的眼睛凝视着我，以为我会用砍刀砍他，便用两条胳膊护住脑袋。他嘴唇发抖，吃吃地悬求道：

“天哪！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老年人总会令人望而起敬，他的脸使我想起我的老父亲的脸；而他的哀求也使我感动。我把这个俘虏从他所躺着的地方扶了起来，用我的帽子盛了水送给他喝。

“请原谅，”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已经上了年纪。”

我征服看守人时，我的同伴们在周围放哨警戒，这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们就上去搜查茅屋了。茅屋里没有别的人。他们带着那俘虏的卡宾枪走了下来。

“这枪是谁的？”法朗哥冲着他吆喝道。

“我的，先生，”老头儿用激动的声音答道。

“你拿着枪在这儿干什么？”

“几天以前，他们把我这个病人留在这儿了……”

"你就是看住湍濑的警卫之一！要是你不肯招认，我们就枪毙你！"

老人转向法朗哥，打算跪下来，说：

"天哪，先生，不要杀我！可怜可怜我吧！"

"把你留在这儿的人，上哪儿去了呢？"我问。

"他们前天走的，到印尼里达河上游去了。"

"他们吊在河边断崖顶上的是谁的尸体？"

"尸体？"

"是啊，先生，是啊，先生！我们今儿早晨看見的——兀鹰使我们瞅見了尸体。他们给吊在棕榈树上，浑身一絲不挂，用鉄絲縛在下颚上，给吊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富內斯上校跟开云人老是在打仗。一星期以前，警卫们看到有一条船来了；因为开云人在这儿一带派有前哨，事情第二天就报告到他那里去了。他从伊桑那调来二十五个人，攻打那船上的人。"

"在河滩上留下那些个痕迹的就是这条船，"红发头的梅沙说道，"毕巴说他看到了烟，原来就是这个道理。"

"告诉我们，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上校手下的一些人，从圣斐尔南多来的，来偷橡胶、捉印第安人的。他们统统死了。把他们吊起来，吓跑其他的人，那是照例的老办法。"

"那末开云人在哪儿呢？"

"他正在干着别的人跑来干的勾当。"

老家伙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你们的人在哪儿呢？他们怎么人不知鬼不覺地来到的呢？"

"一部分人是偷越林莽过来的，另一部分人渡巴布那瓜河来

的。我们强渡湍濑时，开云人暗杀了我们的侦察。”

“先生，嘱咐你手下的人：如果他们遇见路上没有人住的茅屋，可别吃茅屋里的曼尼奥各。那些曼尼奥各是下了毒药的。”

“你这儿篮子里的呢？”

“也有毒。可以吃的曼尼奥各我们都藏起来了。”

“拿来吃给我们看。”

当老家伙听从我的命令，转身去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腿胫肿胀溃疡。他知道我在看他。他低声下气地说道：“你自己打开这篮子吧。我知道人家看見我就恶心。”

混血儿递给他一瓢麦麸似的淀粉，老人就吃起来了，也不想掩饰他的眼泪。

我安慰他，温和地对他说：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别伤心了。让我们尝尝你的食物吧。你是个好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那天夜里，雷电向黑影开火，林莽发出悲哀的呻吟。我静听着伙伴们跟病人谈话，直到风雨吹灭了火堆为止。接着是一阵酣睡袭来，我就抓不住谈话的线索了。老家伙叫做克莱門德·西尔瓦。他说他是巴斯多地方的人。十六年来，他以橡胶工人的身份在林莽里辛辛苦苦干活，然而他手里连一个生太伏也沒有。

在我重新醒来的那一刻之间，我听到他用那种表白自己做了好事的、明朗直爽的口吻说道：

“我看到你们的前哨的。三个人在游泳渡河。但我生怕报告上去开云人会回来，所以沒有声张。今天，当我决意寻路……”

“喂，”我插口道，在寝褥蓆里坐了起来。“你看到多少人？什

么时候看到的？"

"我说的话是有把握的：三个游泳的人，两天以前。准是早晨七点钟光景。还有个挺硬的证据，他们是把衣服捆成一包，顶在头上游过来的。真是奇迹，开云人竟没有俘虏了他们。这个地狱出了那么多的事……"

"晚安。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咱们不要再谈下去了。"

我这样说，为的是防止我的伙伴们可能有不小心泄密的情况。但我再也睡不着了，心里老是想着毕巴和印第安人。我为我们置身在重重危险的包围之中感到不安和气馁；然而我又下定决心了结这种动荡不定的生活，宁可跟我的仇恨与妄想同归于尽，也决不改变我的意志。既然我怀着一死了事的希望攻打堂克莱門德·西尔瓦，为什么他不打我一枪呢？挟带着铁链与刑具的开云人，为什么迟迟不来呢？我希望他会把我吊在树上，让太阳晒烂我的肉，风吹得我摇摇晃晃象个钟摆！

"堂克莱門德·西尔瓦在哪儿？"天亮的时候我问红头发的埃里·梅沙道。

"在小溪里洗脸。"

"你们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去呢？如果他要逃走……"

"不用怕：法朗哥跟他在一起。大清早他就叫腿痛叫个不停。"

"你对这可怜巴巴的老人有什么想法？"

"他是我们的同国人，可是他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应该向他和盘托出，然后要求他帮助我们。"

我往下走到泉水边去，看见斐德尔正在给那忧郁的老家伙洗着疮口，我十分感动。西尔瓦听见我的脚步声，为自己的狼狈相感到忸怩不安，他把裤腿放下来，盖住脚踝，用侷促不安的语

气回答我的问候。

"怎么会有这些个疮口的呢？"

"啊，先生，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都是水蛭咬的。我们生活在沼泽里割取橡浆，被水蛭折磨得要死；橡胶工人叫橡树流浆，水蛭就叫橡胶工人流血。林莽防御敌手的侵袭，吃了败仗的终于是人。"

"依你的判断，这場斗爭是和死亡的斗爭喽。"

"这还沒有把蚊子和蚂蚁算在里面。这里还有百脚蚁[1]和食肉蚁，就象蝎子一样毒。还有更糟的呢：林莽把人都改变了。最不人道的本能发展了：残酷象荆棘似的刺入人的灵魂，贪欲象热病似的发着烧。支持着衰弱的身体的是要想发财的渴望；橡胶的气味产生了'百万财富的疯狂'。雇工都抱着有一天会成为老板的希望在那里受苦和工作。——成了老板，他就可以跑到城里，挥霍他带在身边的橡胶，尝尝白种女人的滋味，接连几个月不断地纵酒狂饮，心里知道在林莽里有成千万个奴隶为了供给他这些个欢乐而在拚着性命辛苦工作，就象他自己过去为主人干活一样。但是现实比野心走得慢，而脚气病又是个坏朋友。在荒凉的草原上、小径里，多少人为热病所征服，拥抱着流出橡浆的树木。缺少水，把贪婪的嘴巴贴在树皮上，让橡胶汁来解一解热病的干渴；他们在那儿象树叶一样枯萎，临死时被老鼠和蚂蚁咬啃——他们到手的唯一的百万财富原来是百万蚂蚁。

"还有些人运道不太坏，凭着残酷，升做工头。每天晚上，他们手里拿了小本子等雇工们回来，把雇工们采集的橡浆的价格记入賬內。他们对于雇工们干的活儿从来沒有滿意的——鞭子

---

[1] 二十四条脚的蜈蚣。

可以衡量出他们的憎恨。带回来十公升橡浆的，他们记下五公升的账；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扩大他们所藏的私货。这种偷来的橡胶，都是秘密地卖给其他地区的老板的；或是埋了起来，跟第一个来到橡胶林的商贩交换酒和货物。有几个采集橡胶的人也能玩同样的把戏。林莽把他们武装起来，为的是毁灭他们；而他们偷窃和谋杀，都可以干得隐秘，可以逍遥法外，因为树木从来不提起他们所促成的种种悲剧。"

"那末你为什么忍受这种不幸呢？"我愤愤地问道。

"啊，先生，不幸使人成了贱人了。"

"那末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祖国去？我们能出什么力来解救你呢？"

"谢谢，先生。"

"现在我们一定要先治好你的疮。让我来给你治。"

虽然那老家伙又是惊异又是抗拒，我还是给他把裤腿卷到腿弯那儿，跪下去仔细打量了。

"斐德尔，你瞎了眼睛吗？这些个疮里面有蛆虫！"

"蛆虫！蛆虫！"

"是的，我们必须找些奥托巴树① 的叶子来杀死蛆虫。"

老人开始呜咽起来了。他说：

"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多么丢脸啊！蛆虫！蛆虫！我想大概是那天我睡熟时，许多苍蝇突然扑到了我身上！"

我们领他回到茅屋里，他反复说道：

"人还活着，却生了蛆虫，蛆虫！"

---

① 奥托巴树(otoba)：美洲的一种能用来治病的树，和肉豆蔻树相似。

那天下午，我向克莱門德·西尔瓦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特性，就是爱跟弱者和倒霉背运的人交朋友。哪怕我知道你明天会出卖我们，今天你的病痛也会使我们尊重你。你是不是相信我的话，我不知道；但是，你想一想：你在为一个象开云人这样的强盗效劳，光凭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来结果你。你问我：如果我们把你当作囚犯，我们要把你带到哪儿去；我们让不让你洗洗衣服，好叫你能穿着干净的破衣裳死去。告诉你吧，我们并不想把你杀掉，也不想把你当作俘虏。恰巧相反，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支配。我们是你同国的同胞，而且来的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

老家伙站了起来，要给自己证明并不是在做梦。他的眼睛将信将疑地死命打量着我们。突然，他向我们伸出手来，大声叫道：

"你们是哥倫比亚人！你们是哥倫比亚人！"

"你亲耳听见的，我们是你的朋友。"

由于情绪激动，他象父亲一样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接着，他夹七夹八向我们提出问题，问起祖国，问起我们的长途跋涉，问起我们的名字。可是我这样打断了他的话：

"首先，你罚个誓：我们可以指望你的忠诚。"

"我以天主和天主的正义起誓！"

"很好。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呢？你认为开云人会打死我们吗？非干掉他不可吗？"

为了帮助他摆脱惶惑，我补充道：

"或者不如说，开云人会回到这儿来吗？"

"我看他不会回来，他到大水道偷橡胶捉印第安人去了。他不急于回到他的瓜拉姑工棚来，因为麦唐娜① 在那儿。她来向

他收钱的。”

“你说的这个麦唐娜是谁呢？”

“一个土耳其女人，名叫佐拉伊达·阿伊拉姆。她在这儿附近把些小零碎儿贩卖给橡胶工人。她在曼瑙斯开了一家杂货铺，那是赫赫有名的。”

“听着，你必须把我们带到瓜拉姑，使我们能在开云人回来之前先跟佐拉伊达·阿伊拉姆太太谈谈。”

“我很了解她；我曾经做过她的仆人。她把我从浦图馬约河带到黑河。他们待我很坏，所以我跪倒在她脚下，求她把我买下来。我的债务是两千个索尔②；她用货物付了这笔賬，把我带到曼瑙斯和伊歧托斯，沒有给我一点儿工钱，然后又用六个贡托③的价钱把我卖给她的一个同国人，米盖尔·彼齐尔，彼齐尔派我在‘桔林’和亚瓜纳里的橡胶区干活儿。”

“喂！你说什么？熟悉亚瓜纳里的橡胶林？”

法朗哥、红头发梅沙和混血儿一齐叫起来：“亚瓜纳里！……亚瓜纳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

“是的，先生们。据麦唐娜说，一个月以前，大约有二十个哥倫比亚人和几个女人，到达那儿，去采集橡胶了。”

“二十个！只有二十个！他们有七十二个哩！”

我们肃静无声，犹豫不决。我们面面相觑，打着寒噤，面色蒼白，不自覺地反复说道：

“亚瓜纳里！亚瓜纳里！”

---

① 麦唐娜：意大利文“夫人”(madona)的译音。

② 索尔(sol)：秘鲁銀币，等于一百个生太伏。

③ 貢托(conto)：巴西币，等于一千米尔瑞依斯(milreis)，合610巫塞他。

我们把自己的流浪生活告诉他以后，堂克莱門德·西尔瓦接着对我们说道："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再沒有什么别的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听说过巴雷拉，我也知道他跟彼齐尔和开云人有交易来往，而且他们正在设法清算公司的财产，因为麦唐娜要求他们偿还所欠的钱，并且拒绝再延期。我知道巴雷拉答允从哥倫比亚带两百个人来。可是他露面时只带了沒有几个人，因为他在路上用他招募来的橡胶工人抵偿了他的一些旧賬。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这些地区，我们哥倫比亚人是值不了多少价钱的。他们说我们老想闹事，老想回家。

"我完全明白，你们急于要和麦唐娜谈谈。然而耐心是必要的。我的看守工作要到星期六才结束。"

"如果来接班的人撞到了我们，他会怎么说呢？"

"别为这件事着急。他顺着巴布那瓜河下来，而我们沿着新开辟的路径走去。我要留下一堆燃烧的篝火，他就会认为我是在这儿。从这茅屋可以看到河流，可以看到河上的人。你们怎么会出其不意地袭击我的，我还是搞不明白哩。"

"我们迷了路，沿着河岸走来的。猎狗探到了人的气味……但这些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那末你以为等待是必要的吗？"

"等到'野猪'① 离开那里，到橡胶林里的小路上去监督橡浆采集人时，再到居留地去吧。这个监工生就一副可怕的脾气。我把屯所指给你们看时，你们就自己跑到他们那儿去好了。你们推说是带着新鲜的曼尼奥各来卖，有几个宪兵把东西搶走了。(那里已经知道那些宪兵是富內斯的手下人，知道开云人把他们杀

① 野猪(váquiro)：丛林中的猪。这里是监工阿基莱斯·瓦卡莱斯的綽号。

了）也告诉他们，那帮人把你们的独木舟弄沉在湍濑里，你们不得不沿着河岸赶路，穿过一个个林莽，直到被我俘获为止。告诉他们，当你们求我帮助时，我把你们带上通向瓜拉姑的路径，你们就遵照我的指示走去，去请求保护。这个解释会使他们高兴的。因为这提高了他们的威信，掩盖了他们的坏名声。

“要知道，谎话会比真话更有效力。

“我稍后再来。这样可以显得你们是自个儿去的，是完全信任他们的。”

“如果他们叫我们做工呢？”柯雷亚问道。

“混血儿，”我说，“别害怕，我们是来拚个死活的！”

“说到这一点，我不知怎么说才好。开云人象猎人一样谨慎残酷。你们确实是不亏他什么，确实是要到巴西去的。可是，如果他一时心血来潮，硬说你们是从别处的居留地逃出来的呢……”

“讲给我们听吧，堂克莱門德。我们不大明白这些个事情哩。”

“每一个橡胶林的老板都有他的‘屯所’，用来住人和堆藏货物。你们立刻就会亲眼看見在瓜拉姑的‘屯所’了。仓库，或是工棚，永远有人看管着，因为橡胶和货物都藏在那里，食物也藏在那里，工头和他们的姘妇就住在这些居留地里。

“工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和招募来的雇工，根据这地区的法律，雇工在两年期满以前是不能掉换老板的。每个工人都欠着一笔预支给他的賬——他的工具，他的食物；而存到他賬上去的是他所采集的橡胶，但价钱是老板自己定的，低得荒谬绝伦。哪一个橡胶采集工人也不知道自己所拿到的东西要花多少钱，交出来的橡浆又给他算了多少钱；因为老板的目的，自然是要使他永远负债。这种新式的奴役，在本人死了以后还是有效，因为债

务是必须由那工人的继承人来承担的。

"监工那一面呢，又想出各种剝削工人的办法：他们从橡浆采集人那儿偷窃橡胶，霸占工人的女儿和老婆，把工人派到几乎没有什么橡胶的地段去干活，工人在那儿采集不到规定数量的橡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挨駡挨打。只要说一句某某人逃走了，或是生热病死掉了，就一切都了结了。

"然而，如果忘掉橡胶工人中间也有出卖和欺骗的情况，那是不公平的。并非所有的雇工都是纯洁的白鸽。有些人当上橡胶工人只是为了偷窃他们能到手的东西，有些人到林莽里来，是为了能够杀死几个仇人，或是把一起干活的工人骗卖到别的居留地去。

"这种情况，促使老板们取得了一项严格的协议：不论哪一个人，凡是不能证明他从哪里来，或者有通行证而没有证据说明他已经还清债务、老板已经恢复了他的自由，那末，老板们都有责任把他扣留起来。每一条河上的警卫，都煞费苦心地留神这些个先决条件的严格执行。

"这个协议，当然大大滋长了滥用权力和绑架的风气。如果老板拒绝发给必要的通行证又怎么办呢？如果警卫把工人手中的通行证搶走了又怎么办呢？我必须告诉你们，后一种事故是经常发生的。俘虏落到了把他逮住的随便哪一个人手里，被当作逃亡者给扣留着，给送到橡胶林里去干活，而他的证件却始终是在'调查核实'之中。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奴役永远没完没了！我在开云人手里的遭遇就是这样！

"我干了十六年的活！受了十六年的苦难！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件无价之宝，他们不能从我手里偷走，如果我能重获自由，一定要带回祖国去——这就是满满的一小箱尸骨！"

第 五 章

那天下午，堂克莱門德对我们说道："要把我的遭遇告诉你们，我就得忘掉那一份因为不幸而引起的羞愧之情。在每一个灵魂深处，都蕴臧着某些隐秘的悲痛，那就是耻辱的源泉。我的悲痛是家門不幸：我的女儿玛莉亚·海尔德罗迭絲听任她自己给人糟蹋了。"

堂克莱門德的话里透露出来的痛苦是那末深沉，所以我们都假装并不了然。法朗哥用剃刀修着指甲。埃里·梅沙拿着一根木棒，在地上乱画着图形。我用一支雪茄喷着烟圈儿。只有混血儿显得专心一志地听着老人伤心的自白。

"是的，我的朋友，"老人继续说道："答允娶她做老婆的混蛋，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勾引了她。我的儿子鲁西安诺离开学校，到我做小买卖的邻村里来找我，他告诉我：这对情人夜夜在后院里幽会；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母亲駡了他。我听了他的话，勃然大怒，也駡他，说他是在毁谤他的姐姐。我称赞玛莉亚·海尔德罗迭絲的德行。我说，这两个年青人已经交换了戒指，我不许他这样出于妒忌和恶意继续反对他们的婚姻。孩子受了委屈，便哭起来了，他向我声明，与其让家丑外扬，受同学们的耻笑，他宁可决心离开家乡。

"我把他放在一头骡子上，由一个雇工陪着，送他回家去；雇

工带着一封我给我老婆的信，也带着一封给玛莉亚·海尔德罗迭絲的信，信里充满了训誡和忠告。然而，玛莉亚·海尔德罗迭絲已经不再是我的女儿了！

"想想我面对着这桩耻辱，心里有多么悲哀吧。我疯疯癫癫的，为了追我逃走的女儿，把我的家也忘了。我向官厅告状。我请朋友帮忙。我跟有势力的大亨们求援。大家都要我讲她私奔的详情细节，我总得再三把眼泪咽下肚去，结果也只不过是他们摆出一副同情的面孔斥责我：'父母有责任。一个人必须懂得怎样教育孩子。'

"我受了这番折磨，终于屈辱地回到家里，发现新的痛苦在等待着我。鲁西安尼多的石板挂在书桌旁的墙上，书桌上放着一本书，微风吹动着凌乱的书页；我看見抽斗里放着奖章和玩具：姐姐给他缝的鸭舌帽，我送给他的表，妈妈的小金币。他在石板上一个十字架下面写道：'再会了！再会了！'

"把我那可怜的老婆断送了性命的，与其说是疯瘫，还不如说是悲痛。我看見她哭得枕头都湿了。我竭力用我从来不用的好言好语安慰她。有时候她会抓住我的胳膊，狂乱地嚷道：'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为了缓和她的痛苦，我就乞灵于撒谎。我告诉她：我已经设法叫玛莉亚·海尔德罗迭絲结了婚，而鲁西安尼多现在是学校里的寄宿生了。死神幸灾乐祸，找上門来了。

"一天，我出去请医生，隔着篱笆求一个邻居在我外出时照料我的老婆：因为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都不来帮助我。我回家时，发现我老婆手里捧着鲁西安尼多的石板，盯着它直瞧，以为这准是小家伙的照片无疑。她就这样死了！我把她放到棺材里去的时候，我啜泣着起了一个誓：'我以天主和天主的正义起誓，

我一定把鲁西安尼多带回来，不论是活的也好，死的也好，都叫他到你的坟墓边来！'我亲亲她的额角，把僵硬的石板放在她的胸口，好让她把她的亲生儿子画的十字架带往永生的天国。"

"堂克莱門德，不要勾起伤心的回忆了。把神圣的、悲伤的细节省略了吧。把你在林莽里的流浪告诉我们。"

他握住我的手，喃喃地说道：

"的确，一个人必须节制自己的痛苦。"

于是他便继续说道：

"哦，我追踪着鲁西安尼多向浦图馬约河而去。那是在西本道伊，人家告诉我：有一个脸色蒼白的孩子，穿着短短的裤子，看上去还不过十二岁，除了用手巾包着几件衣服以外，沒有别的行李，已经和几个成人结伴向下游去了。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他都不肯说，但他的同伴们却快乐地宣布了他们是到拉兰涅加的橡胶林去的。拉兰涅加是从巴斯多来的沒有心肝的恶棍，是阿拉那和别的秘鲁人的老搭当，他在亚馬孙河流域奴役了三万多个印第安人。

"我在追踪他们时，在莫柯阿第一次感到犹豫不决：他们已经走过了那里，但是在十字路口，谁也无法告诉我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他们可能已从陆路去基內奥河，转到圣何塞港上去一点儿的浦图馬约河，然后沿着这河直走到跟伊加拉巴拉那河汇合的地方；但他们打另外一条路走也不是沒有可能，那就是从莫柯阿到卡开达河上的里蒙港，顺流而下到亚馬孙河，然后取道亚馬孙河与浦图馬约河，到达'沟渠'橡胶林。我决定走后一条路线。

"总算运气不坏，在莫柯阿有个和蔼可亲的哥倫比亚人，——古斯多第奥·莫拉雷斯先生，古依馬尼河来的移民——他照顾我，让我搭他的独木船。他给我指出，从阿拉瓜拉激流走是危

险的，他在华沙罗港和我分手，这样我就可以穿过大森林，循着小径，走到卡拉巴拉那河上的弗洛里达港——那儿有一些秘鲁人的房子。

“我赶着路，又是孤独，又是闹病。我一到就要求工作，立了一个户头。我听说我的孩子不在那儿；但我要查个明白；所以我就当上了橡胶采集人。

“我的儿子的确不在我那一帮工人里，但是他可能在别的帮里。没有一个橡胶工人听见过他的名字。有时候，想到鲁西安尼多没有沾上这儿的兽性的不道德的坏习气，倒也感到于心稍慰。但是这种聊以自慰又是何等短促啊！他一定是在远处的什么橡胶林里，在别的老板手下干活，在残酷和罪恶中教育自己，在屈辱和不幸中变得疯疯癫癫。

“我的工头开始对我干的活儿嘀嘀咕咕了。有一天，他在我脸上抽了一鞭子还把我当做囚犯关进了工棚。我戴着足枷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被转移到了‘魔地’。我得到了我所盼望的机会：在别的橡胶林找寻鲁西安尼多。”

堂克莱門德·西尔瓦沉默了。他用颤抖的手摸摸额角，仿佛他仍旧感到可耻的鞭打的疼痛。然后他又补充道：

“朋友，这一耽搁就是两年。我从那边逃到了‘沟渠’。

“我记得，我到的那天夜里，有一场狂欢之宴。一群醉醺醺乱哄哄的人们，在走廊的栏杆前面走来走去。各个氏族的印第安人，从哥倫比亚、委內瑞拉、秘鲁和巴西来的白人，从安的列斯来的黑人，嚷着要酒，要女人，要小零碎儿。于是从一家铺子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老板们把花炮、扭子、金枪魚罐头、一盒盒的粗饼干、嚼烟、麻绳芒鞋、法兰绒衣服、雪茄等等丢给他们。捡不到

东西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同伴们推倒在落下来的东西上面，给自己开开心；接下来，这乱哄哄的一群就笑着踢着地围绕着他们乱转。在另外一边儿，怀念家乡的人群待在冒烟的煤油灯附近，静听歌手们唱着他们家乡的歌曲：巴姆布戈，霍乐波，古姆比阿-古姆比阿。突然，一个脾气很大、浑身是毛的工头爬上台，朝天开了一枪。接着是一阵有所期待的寂静。所有的脸都转过来朝着他。'橡胶工人们，你们已经知道新老板的慷慨大度了。阿拉那先生开设了管理"沟渠"和"魔地"橡胶林的公司。你们一定要干活儿，一定要服从，一定要听话！铺子里没有存货可以给你们的了。那些没有捡到衣服的人，就忍耐忍耐吧。那些要求女人的人，要知道下一条船就带来四十个——注意罗，四十个女人，经常分配给出色的工人。再说呢，不久就要出发远征安多凯族，而且奉到了指示，要尽力多搜罗女人。现在，大家听着我的话：不论哪一个印第安人，凡是有老婆或者女儿的，都一定要把她献到这儿来，以便决定怎样处理她们。'

"其他的工头立刻把他的话翻译成为各族的方言；于是，狂欢又在叫声和掌声中继续进行了。

"我穿过人群溜掉了，生怕找到我的儿子。这是我第一回不想看到他。然而，我还是向四周打量，还是打定主意探听他的消息：'先生，你可知道鲁西安诺·西尔瓦这个人吗？告诉我，这些人中间可有从巴斯多来的吗？你碰巧知道拉兰退加或者胡安吉多·维加是不是住在这儿附近吗？'

"因为我的问题引起了哄然大笑，我就鼓足勇气踏上走廊。警卫拦住我。有一个人走来告诉我，工棚里在分派白兰地了。的确如此；群众排成了队，把酒壶和葫芦瓢递给分派着酒的警卫。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工头想开玩笑，他在一只大酒杯里倒了点火油，

送给几个印第安人喝。因为沒有人肯上这个当，他就把满满的一杯火油倒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是谁划了一根火柴；可是登时就有一阵轰隆轰隆的大火燒着这些土人。他们疯狂地尖声叫喊，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朝河边冲过去，头上冒着青灰色的火焰，在痛苦中投河了。

"'沟渠'的老板们手里拿着扑克牌在栏杆边出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他们一再问道。犹太人巴其龙说：'喂，孩子们，别胡闹呀！你们会惹得棚屋的茅草燒着火的啊！'拉兰提加重复着胡安丘·维加的命令道：'不许再闹着玩了！不许再闹着玩了！'

"他们闻到了燃燒人肉的臭味，向人群啐着口沫，无动于衷地回到屋子里，把門关上了。

"于是工头们就来收拾这帮工人，他们很象进了畜栏的馬儿，用嘴咬脚踢的方法把母馬从畜群里拉出来，他们在乱哄哄的人群中走过，用枪托东打西击，在不堪忍受的喧闹声中逼着她们的男人走到各自的工棚里去。

"我用足了我肺部的全部力量，竭力叫喚道：'鲁西安诺！鲁西安尼多！你的父亲在这儿啊！'

"第二天，我的忍耐受到了一次考验。快两点钟了，老板们还在睡覺。早晨，各班都去上工了，一个从馬提尼克来的黑人走到我面前。他把他那砍刀的可怕的刀口在皮鞘上磨着。

"'喂，'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耽在这儿？'

"'因为我是个向导，我就要出去踏勘了。'

"'你看上去象个逃犯。你过去是在"魔地"的。'

"'即使是的，又怎么样？两个地方不是都属于一个老板的

吗？’

“‘你就是在树上写字的那个可恶的家伙。他们饶恕了你，你就该感激不尽。’

“我结束了这場危险的谈话，因为这时候我看見賬房先生打开了办公室的門。我向賬房先生鞠躬时，他甚至头也不转过来看看我，但我还是向柜台走去了。

“‘洛阿依沙先生，’我害怕地向他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我儿子欠多少賬？’

“‘你的一个儿子？你要想买他？他们告诉你他们要把他卖掉吗？’

“‘我自己要計算一下。他叫魯西安诺·西尔瓦。’

“这人打开一本大賬簿，拿起鉛笔算起来了。我的两膝激动得发抖。我終于找到魯西安尼多的着落了！

“‘二千二百个索尔，’洛阿依沙宣布道，‘这笔款子之外，他们还要你付贖身补貼呢！’

“‘补貼？……补貼？’

“‘自然罗。我们现在并不打算卖人。恰巧相反：公司正在找人哩。’

“‘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你的孩子？别忘了你是在跟谁说话啊。这种事该问工头。’

“我眞倒霉，就在这时候，那个黑人进来了。

“‘洛阿依沙先生，’他大声说道，‘别跟这老家伙多费唇舌了，他是从“魔地”和“繁花”逃出来的，又是懒惰，又是卤莽，他不是划开树皮取橡浆，却用刀尖在树上刻字。你到橡胶林去就可以亲眼看見了。所有的路上都刻了同样的字：克莱門德·西尔瓦在此找寻他的爱子魯西安诺。你看見过这样游手好闲的沒有？’

“我象个被告似的，垂下了眼帘。

“‘你们这些家伙！’我破口大骂道，‘一眼就看得出你们从来没有做过父亲！’

“‘你觉得这无耻的老家伙怎么样？瞧他这样夸耀自己的生殖力，一定是个色鬼！’

“那就是他们给我的回答，大家都哄然笑开了。但是我象根桅杆似的站起身来，我衰弱的手打了账房先生一个耳光。黑人飞起一脚，把我踢得脸朝下摔倒在门旁。我站起身来，骄傲而满足地哭了！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睡意未消的威胁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人和着寝衣在门口出现了。他又肥又肿，脸色黄得象传说中的嫉妒，胸脯臃肿得象个女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账房先生就赶紧把刚才发生的事捏造一通，告诉他说：

“‘阿拉那先生，我真懊悔得要命！！饶了我吧！这个家伙来要我把他欠公司的账摘出来；我才把数目说给他，他就要把账本儿撕掉，就骂你是贼，而且威胁着要用刀子捅我！’

“黑人表示赞成他的话。我气得楞住了。阿拉那更是一言不发。但他的神色表示他不相信他们的话，这可叫这两个混蛋慌了手脚。他把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问我道：

“‘你的儿子鲁西安诺·西尔瓦多大了？’

“‘他还没有满十五岁。’

“‘你愿意偿清你欠的账和你儿子的账吗？你欠公司多少钱？他们把你干的活儿算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先生。’

“‘这两笔账，你愿意出我五千个索尔吗？’

"'愿意，愿意，可是我手边沒有钱。如果你愿意要我在巴斯多的小房子……拉兰涅加和维加是我的同乡。他们可以把详细情形讲给你听。他们是我的同学。'

"'我劝你也不必高攀他们了。现在，他们可不要穷朋友了。'他把我带到院子里，补充道，'告诉我，难道你沒有橡胶付賬吗？'

"'沒有，先生。'

"'你也不知道偷我橡胶的工人是些什么人吗？如果你把他们藏橡胶的地方讲出来，找到的橡胶我和你平分。'

"'不知道，先生。'

"'你能在卡开达搞到一些吗？我可以给你人，好叫你能攻打居留地。'

"这些个盗窃的阴谋诡计所引起的反感，我都隐藏在心里，我由随机应变变成了欺诈。我假装反复考虑。收买我的人加强了他的进攻：

"'我利用你，因为我看得出你是正直的，你会懂得给我保守秘密。你的脸说明了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会把你当做逃跑的人处理，我会拒绝你赎回你的儿子，我会把你们父子两人都活埋在林莽里。你记住了，你沒有什么可以用来偿付我，而我却亲自给你们父子两个提供了获得自由的方法。'

"'的确如此，先生。然而，这件事情本身就促使我感激不尽。我沒有把握可以照办，我就不肯担当起来。我倒是愿意先到卡开达去作个探路人，摸摸那边的情况，开辟几条进攻的路线。'

"'想得很好，就这么办吧。这桩事情操在你的手掌之中——你的儿子操在我的手掌之中。你去要一支温彻斯特式连珠枪，一些食物，一个指南针，还要一个印第安人给你背行李。'

"'谢谢你，先生，可是这些个东西会增加我的欠賬。'

"'都由我来付；算是我在狂欢节给你的礼物。'

"老板给我的通行证，叫工头们妒忌得发狂了。我要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他们还得供给我所需要的东西。我有权选上三十个人，不论什么时候，我选中哪一帮人，就可以把他们带走。我并没有直接到卡开达河去，我打定主意沿着浦图馬约河流域打一个迂回。爱雷河上的一个警卫，绰号叫做'豹子'的，把我逮了起来，把我的通行证送回去检验。检查的结果是对我有利的，不过加上了一条补充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能挑选鲁西安诺·西尔瓦做我的手下人。

"这个命令打乱了我的计划，因为我正在找寻我的儿子，要把他带在我的身边。不知有多少次，当我听到雇工们砍伐的橡胶树哗啦啦地倒下来的时候，我便想到我的孩子也许就在他们中间，说不定有些树枝会压坏了他。我应该解释一下：那时候，人们搜求黑橡胶，就跟搜求巴西人管它叫'醉橡胶'的西令加一样。采集醉橡胶，要在树皮上刻些切口，用皮口袋把橡浆盛起来，然后用烟来熏。采集黑橡胶还得把树木砍倒，在树干四周刻上一些宽的切口，把树汁收集起来后，就放在地底下通风的洞穴里，让它慢慢凝结。因此，窃贼很容易私藏橡胶。

"有一天，我撞见一个雇工在用泥土和树叶把他的橡胶盖起来。外面已经在谣传我是老板的密探。这个谣言使我遭到了严重的危险，因为我犯了众怒。我撞见的那个家伙拉起砍刀要砍我，可是我用温彻斯特连珠枪对准了他，说道：

"'我要让你明白，我并不是密探。我一定什么也不说。不过，如果我闭口不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告诉我：鲁西安诺·西尔瓦在什么地方？'

“‘啊……，小西尔瓦？小西尔瓦？……他在卡巴鲁尔戈干活，在那波河上，跟胡安·木涅依罗的那帮人在一起。’

“那天下午，我就开始寻觅路径，从爱雷河到丹波里阿戈河去了。我花了六个月才走完这一块地方。没有曼尼奥多，我不得不用野綠兰充饥。当我终于决定孤零零地在林莽里休息一下时，我是如何的精疲力尽啊！

“在丹波里阿戈河上，我找到了从‘沉思’居留地来的雇工们。工头邀我和他一同泛舟而上，托辞说要去看看工棚，到了那儿会给我食物和独木船。那天夜里，刚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便问我：

“‘老板们对木涅依罗的事怎么说呢？他们要追捕他吗？’

“‘木涅依罗……’

“‘五个月以前，他带着橡胶和他手下的雇工逃跑了。九十公担橡胶，十三个人！’

“‘什么！什么！这事可能吗？’

“‘他们最后一次是在古亚班诺湖附近干活，后来他们回到卡巴鲁尔戈，顺着那波河逃跑了。他们也许逃到亚马孙河，现在一定是在另一个国家了。木涅依罗劝我们离开这儿；可是我有顾虑，因为现在比较聪明的人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带着一些橡胶工人逃跑，答允把他们带的橡胶卖掉，跟他们一起分钱，然后放他们自由。然而他们就用这些谎话把那些人带到别的河流去，卖给另一些老板。木涅依罗这家伙又是那末一个大骗子！而且馬倘河的河口上又有个警卫站岗……’

“我听到这话就全身瘫软了。我的残生好象是多余的了。但是一种伤心的聊以自慰支持着我：只要我的儿子活在外国的土地上，我的余年在本国承受奴役之苦也心甘情愿。

“‘可是，’向我报告消息的人继续说道，‘还有一种谣传，说他

们并没有逃走。据说你收留了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可不知道。'

"'可是我连那波河也没有見过啊！'

"'这可就奇怪了。你知道，这一帮总是监视那一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好好坏坏都告诉老板。我派人到"魔地"送个讯："木退依罗没有露脸。"他们嘱咐我打听：你有没有把他和他手下的人带到卡开达；而且不管怎么样，为了预先防范起見，要我逮住鲁西安诺·西尔瓦。他们已经等待你好久了，派了许多人在找寻你。我劝你回去解释这些个事情。而且告诉他们：我沒有食物，我手下的人生热病，都快要死了。'

"十五天以后，我回到'魔地'，被抓起来了。我出发踏勘早在八个月之前。虽然我对老板保证，我发现了盛产橡胶的河岸，胡安·木退依罗和他的一帮人逃跑和我毫无干系，然而他们还是判我受九天的刑罚：每天打我二十鞭子，还用盐撒在我的伤口和裂口上。我挨到十五鞭子便爬不起来了；但他们总是把我放在一条席子上，拖到攻伽窝跟前，我就不得不挣扎着逃开去。这件事总是使折磨我的人十分开心。

"我重新是橡胶采集人克莱闩德·西尔瓦了，衰老而又可怜！

"岁月在我的期望之中逝去了。

"鲁西安尼多现在该是十九岁了。

第 六 章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的生活有重大意义的事：橡胶林里来了一个法国先生，大家都叫他'麦歇'①，他是个探险家，又是个博物学家。在居留地，起初暗中传说他是一个大博物馆和某一个地理学会的代表；后来又传说他的费用是橡胶企业主供给的。

"事实一定也是如此，因为拉兰浬加供给他食物和人手。我是最内行的向导，所以他们把我从卡芜依那里河上的工人群中调出来，叫我给他带路，他要上哪儿去，就带他上哪儿去。

"我总是走在前头，在纠结不清的乱丛棵子里，用砍刀开辟出一条小路来。科学家带了背行李的人在我后面跟着，一边走，一边研究植物、昆虫和树脂。夜里，在肃静的河滩上，他总是用经纬仪对着天空观察星星，我站在仪器旁边，拿着手电筒给他照着透镜。他老是用不容易懂的西班牙话嘱咐我道：

"'明儿你朝那些星星的方向走，好好记住那些星的方位，并且记住太阳是在这一边升起来的。'

我很自豪地答道：

"'昨儿个我完全凭着本能的判断，就已经把这条路线确定

---

① 麦歇：法语"先生"(monsieur)的音译。

下来了。'

"这个法国人虽然沉默寡言，心地却是仁慈的。讲西班牙话的确增加了他的困难；但他对我却始终是和蔼热诚的。他看晃我光着脚在林莽里走路，大为惊奇，便给我靴子。他看到我被蚊虫咬得厉害，被热病折磨得十分衰弱，就心里难受。他给我打各种针，从来不会忘记在他的杯子里留一点酒给我喝，或是给我一支雪茄烟，聊以安慰我度过那漫漫长夜。

"到那时为止，他似乎还沒有认识到橡胶工人所处的奴役状态。他怎么会想到在'沟渠'和'魔地'欢迎他的那些甜嘴蜜舌、彬彬有礼的绅士们会鞭打我们，虐待我们，残害我们呢？可是，有一天，正穿过雅古鲁馬洼地(中间有一条连结荒山中废弃的居留地的老路)时，他停下来打量一棵树木。我象平常一样走近去，准备好照相机，等候他的命令。这一棵被橡胶工人胡乱砍过的树木，是一棵巨大的西令加橡胶树，树皮上疤痕累累，又厚又肿，疙疙瘩瘩，象是挤过的肿瘤。

"'先生想照个相吗？'我问。

"'是要照相。我在研究这些象形文字。'

"'可能是橡胶工人写下的恐吓话吧？'

"'显然是的。这里还有一个象是十字架的记号呢。'

"我伤心地走近那棵树。原来是我以前刻的字，被树皮的皱纹搞得不成样子了。这边几个字是：'克莱門德·西尔瓦在这里'。而树那一边的几个字是鲁西安尼多刻的：'再会了，再会了……'

"'啊，麦歇，'我喃喃地说，'这是我写的字！'

"于是我靠在树木上，哭了。

"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有了一个朋友，一个保护人。那科学

家可怜我的不幸遭遇，愿意为我赎身，偿付我和我儿子的欠账——哪怕我的儿子还是个奴隶的话。我把橡胶工人所身受的地狱生活告诉他。我把我们所身受的折磨告诉他，为了使他不致于怀疑，我给了他客观的证据。

"'先生，请你告诉我，我的背脊所吃的苦是否比那树木少。'

"我撩起衬衫，让他看我鞭痕纵横的皮肉。

"一会儿，树木和我都在柯达照相机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为同一个老板流了不同精髓（橡胶和鲜血）的伤痕。

"从那时起，照相机的镜头忙个不停，毫不掩饰地给雇工们照相，照下一切受折磨与受苦的证据，使工头们手足失措。我不停地警告那博物学家，他正冒着极严重的危险——如果让我的老板们知道了，事情就糟了。他毫无畏惧地继续干他的，把那些残缺的肢体和伤痕拍摄下来。他常常对我说，'这些个罪恶是人类的耻辱，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让各国政府赶紧采取措施，加以补救。'他把这些照片附在信里，寄到伦敦、巴黎和利马去进行揭发。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决意向老板们申诉。他派我带了信和文件到'沟渠'去。

"只有巴其龙一个人在那儿。他刚看完那一大迭文件，就立刻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里。

"'你从哪儿搞来鹿皮靴的？'他看着我，不满意地问道。

"'麦歇给我的，还有这些衣服。'

"'那混蛋在哪儿？'

"'在卡姆布亚和拉加多一高恰之间！'我撒谎道，'从这儿去要走三十天光景。'

"'这冒险家干涉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用意？谁答允他照相的？他妈的为什么要煽动雇工？'

“‘先生，我不知道。他几乎跟谁都不说话，即使说，人家也不大听得懂他的话……’

“‘那末他为什么提出要我们把你们父子俩卖给他呢？’

“‘这是他的事……’

“那犹太人气得火星直冒，跑到門口去就着亮光查看那些照片。

“‘你这亡八蛋！这不是你的背脊吗？’

“‘不是，先生；不是，先生！’

“‘把你的上衣脱下来，赶快！’

“他动手剝下我的衬衫和法兰绒衣服。幸好我浑身发抖，抖得叫他无法对证。他从写字桌上抓起一支钢笔远远向我掷来，笔尖扎进我的肩胛骨。血把我整个屁股都染红了。

“‘猪玀，滚出去，别弄脏我的地板。’

“他把我扔到外边栏杆上，吹了一声哨子。一个叫做‘蛇’的工头飞跑着进来了。他们问了我上千个问题，我都含含糊糊地回答。老板进去的时候下令道：

“‘把脚鐐锁在他鞋上，毫无疑问他穿的鞋太大了。’

“命令被执行了。

“‘蛇’带了四个人到林莽里去了，据说是去给法国人一个答复。

“那个不幸的法国人就再也没有能走出林莽了！

“第二年是工人们满怀希望的一年。一份叫做《打击》的报纸不知怎么的在橡胶林和居留地开始秘密传阅起来了。报纸是由记者沙尔达涅·罗加在伊竑托斯出版的，它大声疾呼地攻击在浦图馬约河所发生的罪恶行为，并且要求为我们主持正义。我

深深记得那份报纸被许多人看过，已经破烂不堪；还记得在阿尔高东河的橡胶林里，我们曾用热橡浆修补报纸，把它藏在一根斧头柄似的竹筒里，到处辗转传阅。

"我们虽然小心防范，但有一个厄瓜多尔的橡胶工人，我们管他叫'长老'的家伙，竟把这件正在进行着的事情告诉了监工。一天早晨，一群人蹲在奇基奇基棕榈树下听着一个工人读那报纸时，突然被他们捉到了。原来读的人不够谨慎，听的人听得出神，都没有注意到另外又来了一些人。读报的人的眼皮，给他们用苦莱兰的纤维缝上了；听众的耳朵里都给灌进了滚烫的封蜡。

"工头决意回到'魔地'，把那份报纸送给他的老板看看。他因为没有独木船，就命令我带他从林莽里走。一件新的出乎意外的事情在居留地等着我们；检查官已经来到了。他就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听取供词。

"我报了名字，他把我名字记了下来，当着大家的面问我：

"'你愿意在这儿继续干活吗？'

"虽然我过去不幸是个胆小的人，这一回我却使大家都惊愕了，我回答道：

"'不愿意，先生；不愿意，先生！'

"检查官大声宣布：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儿，这是我的命令。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疤痕吗？'

"我就把背脊露出来，答道：'这些个。'

"我们周围的人脸色都发白了。检查官走近来，透过眼镜打量着我的背脊，没再问我别的，只是把刚才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你明天就可以走！'

"于是我的老板们卑躬屈节地开口道：

"'检查官先生，阁下下命令吧！'

"可是有一个老板，好象背诵准备好了的演说那样，滔滔不绝地向检查官作了一番解释：

"'那人背上的疤痕很奇怪，可不是吗？植物学有许许多多的秘密，特别是在这些个地区里！我不晓得阁下是否听说过一种有毒的树，橡胶工人管它叫莫栗基达树。那个法国科学家，应我们的请求，对这树作了一番研究。这种树木，象缺德的女人一样，从树荫里发出一种香气；可是谁要是抵制不住它的诱惑，那就糟糕了！从那树荫里一走出来，身上就都是红斑，而且痒得可怕。然后身上出现瘰疬，溃烂，瘰疬好了，自然皮肤就皱了，留下疤痕了。许多橡胶工人都象这儿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一样，由于没有经验而吃了苦头。'

"'先生……'我张口说话；可是那老板还在恬不知耻地继续说下去：

"'可是谁会想到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严重困难呢？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多障碍，全靠爱国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撑持下去；如果政府忽视了我们，我们国境之内的这些大森林就会丧失主权。我们的邻国人诬蔑我们用暴行、鞭打和折磨对待雇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承蒙阁下已经在每一帮雇工中间调查清楚了；这些邻国人又妒忌又狠毒，他们千方百计要想阻止我们国家在这个地区重申主权，他们不让秘鲁人耽在这些个地方，他们总是有几个拿津贴的雇佣文人在帮忙叫嚣的。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公司对于一切需要帮助、力图上进的人，是伸开双手欢迎的。这儿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好的，有坏的，有蛮横的，也有懒惰的。性格不同，习俗互异，无

纪律，不道德——这些个恶行都以莫栗基达树为方便的同谋者；因为有些工人——大部分是哥倫比亚人——当他们打架、互相伤害、或是患了所谓"树病"时，他们便向竭力维持秩序的公司施行报复。把一切过失都推在监工身上——把一切伤害一切疤痕，不论是蚊子咬出来的还是指甲尖搔出来的，都归罪于监工。'

"他说罢就转过脸来，向四周的雇工问道：

"'莫栗基达树在这个地区不是很多吗？它引起溃烂和毒疮，可不是确确实实的吗？'

"于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

"'幸运的是，'那混蛋继续说道，'秘鲁将要支持我们的爱国建议：我们已经请求政府让我们的工人队军事化，派些军官和军曹来管理，我们一定付给他们丰厚的薪金，请他们留在这里，一方面作为公司派的监工，一方面作为橡胶林的警卫。这样一来，政府在这些地区就有了兵士，工人就有了不可否认的保证人，而公司也得到了帮助、保护与安宁。'

"检查官点头表示满意。

"巴尔比诺·哈高美是个从迦松来的老人，因为给毒蜘蛛咬了一口，他的右腿瘫痪了。傍晚他来看我。他一面把拐杖放在我挂着裹鞦韆的屋檐下，一面低声说道：

"'同胞啊，等你重新踏上基督徒的土地时，替我做一場弥撒吧。'

"'为了奖励你替公司老板的无耻诳言作证吗？'

"'不，为了纪念我们已经失掉的希望。'

"'你要心里明白，'我接着说，'你可沒法儿指望我帮你的

忙。你向来是最卑鄙的搬弄是非的人。你一直是胡安丘·维加的心腹；你攻击我们自己的国家，辱骂我们哥伦比亚人，甚至比维加还要厉害。'

"'然而，'他答道，'有些地方，我的同国人还是多亏我哩。既然你要走了，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讲给你听：我用狡猾的手段骗取了敌人的信任。我假装用鞭子打人，为的是减少一个刽子手。我当密探的角色，他们就不会派真正的密探来了。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适应环境。我选我自己的牌，来参加赌博。何必要去阻挡别人对我的流言蜚语呢？我知道人家对我有流言蜚语，我只是支吾过去就算了。可不是有些工人受到虐待吗？我对不可避免的虐待鼓掌称快——然后我亲自来向走狗报复。为什么警卫待我那么好呢？因为我是个有势力的、得到信任的人。"听着，"我跟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道："老板听到了一件小事……"警卫不等我说完就跪下来，向我解释。于是我就能办到谁也不能办到的事，说："你不要鞭打我的同国人。如果你在那儿抓得紧，我就在这儿捣你的蛋！"

"'我用这个方法可以做好事，既没有顾虑，也没有光荣，有的是谁也不感谢我的牺牲。我不过是行尸走肉——虽然装得好象是一个雇佣兵，却竭力要尽到一个好的爱国者的责任。你自己不久就要走了，你还在恨我咒我；当你重新踏上你那跟我家乡一样富饶的山谷时，想到我为了赎罪而在蛮荒之地受苦，你一定会感到愉快，却不知道我这些罪孽其实是道德的行为。

"'你老实说吧，我的同胞：当你去卡开达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怂恿你逃走吗？为了帮助你打定主意，难道我没跟你提起过胡利奥·桑切斯吗？难道我不曾告诉你：他怎样带着怀孕的老婆坐了独木舟逃跑——怎样在浦图马约的盆地里流浪，没

有盐没有火，后面还有船和兵在追，怎样躲在死水湾里，只在夜间航行，花了好长时间才走完这段路程，所以当他到达莫柯阿时，她的老婆抱着在独木舟里生的孩子走进教堂里去了。

"'然而你不愿意利用你的许多方便的机会。如果我有这种机会就好了！如果我的残废不搞得我縛手縛脚就好了！凡是听了我的劝告而逃走的人，都答允来接我，把我背走。然而他们不让我知道就溜掉了；如果他们给捉住了，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说我是他们的同谋者，于是我就不得不坚持着要鞭打他们，这样我就能够重新获得一度削弱的权力。谁求那法国人挑克莱門德·西尔瓦作向导的呢？还有什么更好的逃走机会呢？你却不但不感激我，反而还虐待我！你不但不拦阻法国人卷进危险的事情里去，反而把他一个人撇下，你带着这些信件跑到老板这儿来了，这就惹起了果然发生的禍事。而现在检查官搞得我们毫无希望了，你却又要我跟老板们抬杠。'

"'喂，同胞，那是怎么一回事？解释解释吧。'

"'不，厨房里有人听得見。如果你要我解释，咱们今儿晚上坐船出去，假装钓魚。'

"我们就那末办了。

"河港里有许许多多的船。我的同伴停下步来，跟一个刚才在大船上睡覺的人说话。他迟迟不来；我正等得不耐烦时，才听見他在告别了。水手开动发动机，开亮电灯。在大型灭火机上方，电扇开始嗡嗡发响了。

"接着，有几个人从跳板上走过去，上了船。他们穿着浆得毕挺的衣服；有一个女人和他们在一起，浑身上下都是褶边和珠宝。她哈哈大笑，象是个大富翁一般。我的同伴走到我的身边。'你瞧，'他小声说道，'老板们在喝茶。检查官大人向她伸过手

去的美人，就是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

“我们走进独木船，划了一忽儿，便把船系在小溪的一个死水湾里；我们在那儿可以看到大船上的灯光反映在水面之上。巴尔比诺·哈高美这就开始解释起来。

“‘据胡安吉多·维加告诉我的话看来，那个科学家寄到外国去的信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加之那法国人又失踪了，就象别人在林莽里失踪一样。可是阿拉那住在伊岐托斯，他的黄金又到处存的有。六个月以前，他就开始把一份份敌对的报纸寄给经理们，叫他们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来得及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起初他们不愿意让我看到那些报纸。后来他们问我，他们能否指靠我，取得我的帮助。他们叫我管商店，拿这个差使来酬报我。

“‘有一次，老板们到“沟渠”去了，工头们要奎宁和药粉，我知道工头们是读不了报纸的，就用这些报纸包了药，送到居留地和橡胶林里，希望哪一天有人会翻阅这报纸，发现上面的消息。

“‘同胞，’我叫了起来，‘现在我真的相信你了。这些报纸里有一张在我们那儿流传开了。我就因为这个上这儿来的，来找寻救星的！多谢你！多谢你！’

“‘别高兴，同胞。我们完蛋了！’

“‘为什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来了这么个该死的检查官啊！因为这个什么事也没有办成的检查官啊！你想想看。他来的那天，他们把足枷取下来让他上岸时当作跳板用。他在上面行走，就没有看到上面的窟窿或是血迹。我们跑到院子里，那儿曾经放过折磨人的刑具，而他却看不到青草怎样被那些翻过来滚过去、哀求树荫和凉水的

囚徒们滚平了。他们忘了把走廊栏杆上的一条六尾鞭收起来，好象是故意嘲笑他似的。这傻瓜问，这鞭子可是公牛的生殖器做的。玛塞多就厚着脸皮大笑，说道："阁下真是机灵人。你问这话，是要知道我们吃不吃牛肉。毫无疑问，我们是吃的，虽然牛的价钱很贵。我们把小畜牲缚在那杆子上，然后加以鞭打。"'

"'我知道那检查官是个干练的人，'我反驳道。

"'可是太老实，太没有眼力。他就象一只瞎了眼睛的公牛，不论谁对他大声叫喊，他就攻击谁。可是这儿谁也不敢说话！一切都给他准备得好好的，工人给重新组织过了。心怀不满或愤愤不平的雇工，给撵到天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不懂西班牙话的印第安人，给搞到附近来了。检查官只是调查访问了几帮人，其实有百来帮人，他们分散在这儿条河流和许多还没有人勘探过的地方干活，要把他们统统访问到，至少得花五个月的时间。而检查官来了还不到一星期就要回去了。

"'检查官大人一定会报告道：他在这些个被诽谤的罪恶之林莽里，跟橡胶工人们谈过人身保障的话，听过他们诉苦，运用过他的权力，给他们留下最好的条件，大家可以自由回到遥远的家里。从此以后，谁也不会相信折磨和剥削的事情了。我们就要得不到拯救而死在这里了，因为检查官大人呈送的报告就会成为一切诉苦抱怨的答复——如果还有什么不识时务的人，敢于坚持那已经被官方否决了的控诉。

"'同胞，你听到这话也别惊异。这些也不是我的意见。我是从老板那儿听来的。他们想到颈子上套着绳子给拉出林莽时，曾经不寒而栗。现在他们嘲笑自己过去的恐惧了，因为他们的前途已经万无一失。检查官在沿着这条河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打赌：不论哪一个地区，不会有三个以上的工人敢诉

苦的，而检查官大人对每个人都会用同样的话回答："你什么时候愿意离开，什么时候就可以离开。"

"'可是，同胞，我们是自由了！他们已经恢复我们的自由了！'

"'不，我的朋友，别做这个梦吧。也许有人在还清了债务以后可以离开——可是他们没有钱还债啊。他们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怎样走。明天就走！说得很好听！可是债呢，船呢，路呢，食物呢？警卫呢？离开这一片林莽，跑到另一片林莽里，是赔本的生意——特别是现在这样的时候，利润只是鞭子和血啊。'

"'我把那个忘了！我要跟检查官说去！'

"'啊！打断他和麦唐娜的谈心吗？'

"'我一定要求他无论如何带我走！'

"'别不耐烦。明儿又是一天。我来的时候，跟我说话的那个水手，今天夜里就要捣坏大船的机器——我要它损坏多久就损坏多久。我管理商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瞧，我们这些搬弄是非的人，是有点儿用处的呢。'

"'饶恕我，饶恕我吧！可是我该做什么呢？'

"'按照老天爷的意思办事：信任，等待。我的命令是：继续听我讲吧。'

"巴尔比诺·哈高美不管我心里的痛苦，继续说道：

"'检查官大人不会逮走一个人的，虽然他们很愿意给他带走一两个囚徒——危险的人。不是杀人和打人的人，而是偷橡胶的人。可是，检查官也没有其他办法。在他来到之前，老板们已经派密探到各个工棚去传布谣言，说是公司要找出品性恶劣的雇工，把他们绞死，为了做到这一点，公司要派一个外国伙友

出来巡查，表面上假装是个侦查员。这个阴谋诡计完全成功了。检查官大人到处碰到幸福和感激的工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杀人或虐待的事情。

"'然而永不磨灭的罪恶并不是在林莽里，而是在两本账簿里：在分类账和现金账里。如果检查官大人瞧瞧账簿，他就会在借方找到比贷方更多的大可一谈的东西，因为大部分雇工的账都是胡乱估计一个数字记下的，工头们愿给一个什么数字就给一个什么数字。他会发现许多不公平的事实：雇工们交出来的橡胶按五个生太伏一公斤作价，领到的法兰绒衣服却按二十个比索一件折算；干了六年活儿的印第安人，竟还欠着第一个月内所领到的曼尼奥各的钱；孩子们继承了他们被谋害的父亲、被奴役的母亲和被奸污的姐妹所欠的巨大债务——一生一世也无法还清，因为小家伙长大成人之际，他们在儿童时期的宿债，就得要做五十年奴隶才能扫数还清。'

"我的同伴的话停顿了，他把他的烟袋递给我。虽然我被这卑鄙可耻的事情搞得目瞪口呆，我还是想要为那检查官辩护：

"'也许法院没有授给检查官查账的权力呢。'

"'哪怕他有这个权力也没用。他们防范得好好的。'

"'检查官可能没有把大家知道的那些个暴行的证据带来吧？他是在假装看不见暴行吧？'

"'哪怕他带着证据也没用。某人杀了某人，抢了某人，打了某人，他有了证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就象胡安吉多·维加所说的，那是在伊岐托斯——在人类住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这儿林莽里既没有警察，又没有法院，发生这种事情岂不是可能性更大吗？老天爷也不许这种罪恶得到证实，因为一经证实，老板们就会得到他们最盼望的东西：建立法院和

监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那就是由他们自己组织罪恶活动。记住，当哥倫比亚出现了一些迹象，预示着将有严重事情发生的时候——用拉兰涅加的话来说，在策动地下阴谋的时候——老板们就急于把工人们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哥倫比亚的移民岂不是因为缺乏保障而被迫把财产卖给这个公司吗？我们有的是例子，卡尔德隆啦，伊波里多·彼雷兹啦，还有别的许多人，人家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而且还认为，只要他们并非一切都丧失无遗，能够在被谋杀之前逃掉，就是得到了好的报酬了。而阿拉那这个强盗，实际上岂不就是在伊歧托斯的哥倫比亚领事吗？不是有人说过：共和国的总统派了维拉斯戈将军去解散浦图馬约和卡开达地区的军队和警卫，不言而喻地来答复我们那儿的移民天天提出的申请保护的要求吗？我的同胞，我的好同胞，我们是完蛋了！而对我们的国家说来，浦图馬约和卡开达地区也完蛋了！

"'听着我这一点儿忠告吧：一句话也别说！人家说，"祸从口出"；可是说出这些个秘密来的人，那就更要闯祸了。如果你要别人把你当做撒谎者或是诽谤者的话，那你就到利馬或是波哥大去宣布这些秘密吧。如果他们向你问起那法国人，就告诉他们，公司派他去勘探未知地区了。如果他们向你问起那件事情，说是"蛇"有一天拿出来那个法国科学家的表，你就告诉他们：这事跟法国人喝得人事不知有关，他人事不知，永远醒不过来了。如果他们问起机灵鬼，就说他是个精通印第安语的工头，他能说耶拉尔语，加里哄那语，烏依多多语，木依那乃语。如果你要绘声绘色地渲染你的谈话，那你就得加一些插曲，可别告诉他们他怎样老是偷掉印第安人的腰布，以便责罚他们的有伤风化；也别告诉他们他怎样叫印第安人把橡胶埋在地里，使他能当着老板的面

发现橡胶，以博得诚实、机灵的工头的名誉。不如把他的象刺胳针一样尖利的指甲告诉他们：他只要用指甲暗暗抓上一把，就可以把一个最强壮的印第安人送命，这倒不是由于魔术或是病菌什么的，而是由于他藏在指甲里的苦拉雷①。'

"'同胞啊，'我插口道，'你跟我说起利馬和波哥大，好象你相信我真能逃出去似的！'

"'是的，我的朋友。我有个要买你又把你带走的人：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

"'真的吗？真的吗？'

"'真得跟现在是黑夜一样。今儿早晨检查官把你叫去，问你的时候，麦唐娜在栏杆那儿用望远镜瞧着你；你大声宣布不愿意在这林莽里再工作下去了，她对你的勇敢似乎感到十分满意。"这个鲁莽的老家伙是谁？"她问我。我就答道，"一个会对你很有用处的人——大家管他叫'指南针'的向导。他能读能写，是个算賬的好手，橡胶生意的內行，他认得所有的村子和橡胶林，走私也是拿手好戏，他又是个十全十美的商人，头等的船夫，出色的抄写员。美丽的夫人，你花一点儿钱就能把他买下来。出了胡安·木浧依罗事件的时候，如果你有了他，你就不会遭到困难了。"'

"'胡安·木浧依罗事件？困难？'

"'是的，一些小疏忽，现在已经过去了。麦唐娜从卡巴鲁尔戈逃出来的人那里买了橡胶，伊岐托斯的政府当局要把它沒收。可是她得胜了。她的美貌在这种地方起了作用！他们曾经命令警卫不要允许她到这些河上来——但是，你也看到检查官怎样

① 苦拉雷(curare)：由木鼈属植物制成的毒药，一般都是涂在箭头上的。

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甚至还是免费的哩。然而，女人给的时候有要求，男人给的时候也有要求。'

"'我的朋友，麦唐娜那里一定有鲁西安尼多的消息！我要去跟她谈谈！哪怕她不买我也要去谈谈！'

"二十天后，我到伊赖托斯了。

第 七 章

"我们坐上麦唐娜的大船，大船还拖着一条可以载一百公担橡胶的驳船。我坐在船梢上，在烈日之下掌着舵。我们经常在亚馬孙河两岸的印第安人小屋跟前停下船来，用货物交换些土产——弹性橡胶啦，栗子啦，比拉鲁古魚啦，因为那辽阔的地区还不大乐意从事农业生产。佐拉伊达夫人亲自跟那里的居民做着买卖；她讲起价钱来很有一手，所以每次她回到船上时，总是面有喜色地看我在现金賬上记下那锱銖必較而来的利润。

"我沒有多久就确信我的女主人具有叫人受不了的天性，她象受俸神父一样脾气暴躁。她不肯相信我就是鲁西安尼多的父亲，用轻蔑的口气谈论木湼依罗。后来我使用了一种羞辱她的手段，才从她那儿打听到一点儿消息。她说，逃亡的人用偷来的最蹩脚的橡胶蒙骗她以后，就躲过了亚馬孙河上的警卫，从卡开达河溯流而上，到阿朴朴里斯河口，然后到达拉伊拉河，再穿过支流到达宠烏彼斯河。她曾经追随他们到了宠烏彼斯河边，要他们赔偿她的损失，然而她只是重新受骗罢了，甚至她做贞洁女人的尊严也遭到破坏，因为有些人竟恶意中伤，捏造了关于她的桃色事件。

"'老头儿，'有一天她冲着我怒喝道，'可别忘了你不过是个卑贱的要饭的佣人！我可受不了你那种无耻的寻根究底的问法，

哪怕是跟我地位相等的人，也不敢跟我谈起这些事情。不许再问我鲁西安尼多是不是个漂亮小伙子，他的胡髭是不是长出来了，他是不是身体健康，彬彬有礼。我管这些个事情干么？难道我在追逐男人，把他们漂亮的面孔一一登记下来吗？难道我要挑漂亮小伙子做生意吗？你再这样没规没矩地跟我纠缠不清，我一定把你卖掉，谁愿意买，就卖给谁，让我了清这笔賬。'

"'麦唐娜，可别这样待我，咱们现在可不再是在橡胶林里啊！我为我那忘恩负义的儿女受苦已经受够了！这个我忘不了的人，我找了他八年了，也许我在苦苦想念他的时候，他却甚而至于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找我！这样一种想法所引起的痛苦，就足以使我要想了结我的苦难，我随时都可以放下舵，投河自杀！我只是要想知道：鲁西安诺是不是晓得我一直在找他，他有没有看見我沿路刻在树上的记号，他是不是记得他的妈妈！'

"'投河自杀！投河自杀！你竟敢自杀？我那两千个索尔怎么办？我那两千个索尔怎么办？谁会付还我两千个索尔？'

"'啊！我连死的权利也没有吗？'

"'你死，就是欺骗我。'

"'可是你以为我的债务是公平的吗？谁辛辛苦苦干了八年活还付不清他所吃的东西的钱？我穿在身上的破烂儿——难道不在大声说明着我在这整整八个年头里所过的苦日子吗？'

"'你的儿子偷的东西……'

"'我的儿子可不偷窃！尽管他是在盗贼中间养大的！不能把他跟别人相提并论！他没有卖什么橡胶给你！你自己跟胡安·木退依罗作的交易，你从他那儿接受橡胶，你还欠他一点儿橡胶钱呢。我在賬簿上看到过了！'

"'啊，这人是个密探！我在"魔地"受骗了！巴尔比诺·哈高

美是个奸细！可是你休想愚弄我！一靠岸，我就叫人逮捕你！’

“‘好，让他们把我送到法官伐尔-卡塞尔那儿去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揭发哩！’

“‘天啊！你要想叫我遭到更多的麻烦吗？’

“‘别着急！我既然是个牺牲者，就不会做控诉人。’

“‘我一定给你安排好。可是你会使阿拉那恨我的。’

“‘胡安·木涅依罗的事，我不会提的。’

“‘你快要给你自己招来一些强大的敌人了！我一定在曼瑙斯恢复你的自由！你可以跑到瓦烏彼斯河去找鲁西安诺·西尔瓦，找你心爱的儿子。他一定在找你呢！’

“‘我一定要找我们的领事谈谈。哥倫比亚需要我的秘密情报！哪怕我立刻死去，我也要说出来！我的儿子将留下来为祖国战斗！’

“几小时以后，我们就上岸了。

“我和麦唐娜的争吵给了我威势。当我们结束这場争吵时，我成了主人，为女主人所畏惧，大船和驳船上的仆人们都用敬重的眼神看着我。大船上的司机和舵手，几天以前还叫我给他们洗过衣服，现在不知该怎样来讨好‘西尔瓦先生’才是。我跳上岸时，这一个请我吸纸烟，那一个摘下帽子，打亮火镰伸过来给我点火。

“‘西尔瓦先生，你已经为我们所受到的许多侮辱报仇雪耻了！’

“就在这个时候，麦唐娜的女佣，一个从比林底斯来的混血儿，在大船上叫喊，叫他们打开船边上的帐幕。

“‘赶快，夫人头痛脑胀。她已经吃了两片阿斯匹灵。赶快

把吊床给挂起来！'

"水手们在挂吊床的时候，我计划着下一个步骤。我要到哥伦比亚领事馆去，坚持要领事陪我到地方行政机构或是法官那里去，去告发林莽里的种种罪恶，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那法国科学家探险的事统统讲出来，请求把我送回国去，要求恢复被奴役的橡胶工人的自由，清查'沟渠'和'魔地'的账册，要求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赎身，保护移民，并且要他在大河小溪上建立自由交易。首先，我要搞到一个法院的命令：承认我对我那没有成年的儿子具有合法的父权，允许我把他从他可能在的任何一个工人群里、居留地里或林莽里带走，如有必要，不妨采用武力。

"麦唐娜的女佣走近我的身边，说道：

"'西尔瓦先生，我们的女主人求你照顾一下拖船卸货的事，再在海关里办一办必要的手续，就象是你自己的东西一样，因为你是个可靠的人。'

"'告诉她，我要到领事馆去了。'

"'可怜的人儿！她想起鲁，哭得多末厉害。'

"'鲁是谁啊？'

"'鲁西安尼多。他们一起在瓦乌彼斯河上时，她总是叫他鲁的。'

"'在一起！'

"'当然啦——就象嘴和接吻在一起一样。他是慷慨的——经常给她搞橡胶。我的姐姐知道详细的事实经过——她现在在黑河，是土耳其人彼齐尔手下的一个工头的情妇——但在我之前，她是麦唐娜的女佣。'

"我听了这些话，又气又恨，浑身发抖，我压住满腔怒火，转身朝着城市。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跑的。我穿过一群群的

水手、脚夫和警卫。有个人拦住我，要看我的护照。另外一个人问我从哪儿来，独木船里可有出卖的蔬菜。我不知道我怎样走过街道，走过郊区，走过码头。我在广场上一个挂着招牌的門口停下来了。我敲敲門。

"'哥倫比亚的领事在这儿吗？'

"'你问的是什么领事？'一个妇人问道。

"'哥倫比亚的领事。'

"'哈哈！'

"我在拐角一个建筑物的洋台上看到一个旗杆。我走进去。

"'对不起，先生，这儿是哥倫比亚共和国的领事馆吗？'

"'不是。'

"我继续东奔西走，直走到天黑。

"'先生，'我终于向一个过路人问道。'法国领事住在哪里？'

"他立刻指点了我。领事馆关門了。一块铜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九时至十一时。'

"第一阵激动过去以后，我感到畏惧了，竟想念起橡胶林的野蛮来了。在林莽里我认识许多人，而且从来不缺少挂我的寝鞦韆的地方。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夜里我就知道下一天我要干些什么，甚至連痛苦也仿佛按照一定的常规到来的。可是在城市里，我发觉我已经忘记了怎样哈哈大笑，怎样随心所欲地做事，怎样享受安乐。我怀着陌生人的孤独之感，彷徨在人行道上，深恐妨碍了别人。好象我随时都会受到盘问：为什么我这样闲着，为什么我不在熏橡胶，为什么我离开了我的工棚。人家说话的声音响一些，我的背脊就要发抖。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阴影了，哪儿的光线强一些，我就觉得眼花。不，我并不感到自由，

因为我不是自由的。我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的债权人，我有一副镣铐，那就是我的债务；而我又沒有职业，沒有面包，沒有栖身之所。

“我走了又走，沒有认清这城市并不是什么大城市。最后，我終于发现我只是在仅有的几个建筑物中间走来走去。我来到一所房子門前，那儿有好些馬車，乘客正在从車上走下来。鼓掌声和音乐声从門里传出来。我看見麦唐娜从一辆馬車上走下来，一个胖胖的绅士陪着她。那人滿脸是连鬓大胡髭，纠结在一起，象是绳子一样。

“我想回到码头上去。我看見大船上的司机和舵手在一家饮食店里。

“‘西尔瓦先生，我们在这儿，因为船上沒有事儿。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卸好了。明儿中午十二时正，河上的航船要开往黑河。麦唐娜买了船票。咱们三个乘这汽艇。你说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我们劝你还是到曼瑙斯再揭发吧。这儿，他们不会听你的。你的领事可給了你什么鼓励沒有？’

“‘我甚至不曉得领事住在什么地方？’

“舵手转过身来问我们身旁的顾客：‘你们可知道这儿有沒有哥倫比亚领事馆？’

“‘我们不知道。’

“‘我相信一定跟阿拉那·維加公司在一块儿，’司机说。‘我知道堂胡安丘·維加就做过领事。’

“饭馆的老板娘一边在锅子里洗酒杯，一边对她的顾客说：

“‘附近的铜匠告诉我，他们管他的老板叫领事，你们可以问问他；他们中间有沒有哥倫比亚人。’

“我为了哥倫比亚的荣誉，不许他们再这样开玩笑，说道：

"'你们都不了解我是在找谁！'

"然而，第二天大清早，在等候法国领事馆开門时，我决意去访问铜匠。我象个观察员那样，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走了几次。这一个地区的人们起来的都很早。不久，铜匠铺就开門了。一个系着蓝色围裙的男人，正在用特大的力气拉着大风箱，搧着金属火盆里的煤。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在焊接蒸溜器上的管子。搁板上排列着许多瓶瓶罐罐。

"'先生，在这个城市里，哥倫比亚可有一个领事吗？'

"'他就住在这儿，快要出来了。'

"领事出来了，他穿一件衬衫，正吮着一杯巧克力。他倒远不是什么吃人妖魔，一看見他，我就大胆直率地开口道：

"'同胞，同胞！我是来要求遣返祖国的！'

"'我不是哥倫比亚人，他们也不付给我什么薪水。你的国家什么人也不遣返。护照费是五十个索尔。'

"'我是从浦图馬约河来的，我可以用我的破衣服、鞭打的疤痕和病黄色的皮肤来作证。把我带到法官那儿去吧，让我揭发罪恶。'

"'我不是律师，也不懂法律。如果你没有钱请一个辯护士……'

"'我知道关于那法国科学家探险的內幕情况。'

"'哦，让法国领事来听那情况吧。'

"'那些流域的人还掄走了我的一个未成年的儿子。'

"'你得和利馬打这个交道。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鲁西安诺·西尔瓦，鲁西安诺·西尔瓦！'

"'啊，啊，啊！我劝你不要声张。法国领事知道这个消息了。他不会喜欢听到这个名字。在那科学家失踪以后，一个叫西尔

死的人，穿着那个科学家的衣服跑到"沟渠"去。他们馬上就会下令逮捕他的。你听说过一个叫"指南针"的向导吗？你要揭发的內幕情况是什么呢？'

"'我听到的一些事情。'

"'阿拉那先生关心这些事，他一定想知道的；可是你不妨说是我叫你去的，你告訴他好了，并且要他给你工作。他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气愤，我告别的时候，甚至不敢跟他握手。我来到街上，连碼头都找不到了。司机和舵手都在汽艇里，还有几个雇工。

"'咱们开船吧，'我喊道。

"'来吧，見見这三位从彼齐尔先生的公司里来的朋友吧。彼齐尔先生就是昨儿晚间带麦唐娜去看电影的那位胖绅士。我们大家都要到曼瑙斯去。就咱们几个人走，老板们搭航船走了。'

"当我们正在准备开船的时候，彼齐尔手下的一个雇工对我说：

"'我们都从心底里为你的不幸悲伤。'

"'我也从心底里感谢你们的同情。'

"'就在亚伐拉德河的急流里，挨着一棵花梨木树的树根。'

"'你在跟我说什么呀？'

"'我说你得等上三年才可以收到尸骨。'

"'谁的尸骨？谁的尸骨呀？'

"'你的可怜的儿子的尸骨。一棵树压死了他！'

"发动机的隆隆声淹沒了我的号哭：

"'天哪！一棵树压死了他！'"

第 三 部



我过去是个橡胶工人，現在还是个橡胶工人！我生活在泥泞的沼澤里，孤寂的林莽里，和我那一班患瘧疾的人們在一起，斲刻着象神一样流着白血的树木的皮。

我远离故土，置身于千里之外，咒詛着記忆，因为記忆都是伤心的記忆。我忆起我的父母，——他們盼望着去国离乡的儿子給予接济，却只落得在貧穷之中老死。我忆起我的姐妹，——年青、美丽，竟对着失望苦笑；命运之神却沒有給她們抹去脸上的愁容，兄弟們也不會給她們带来振奋心神的金錢！

当我把斧头砍到活生生的树干里去的时候，我时常想把斧头砍在我自己的手上——一只握过金錢而沒有把它留下的手，一只不谋財、不偷窃、不賣身、又迟迟不使我摆脱生命的手。沒想到在这林莽里，有那末多的人跟我一样在含辛茹苦啊！

誰在現实与雄心壮志之間設下了这种不平衡呢？为什么給了我們翅膀而又让我們处在眞空里？貧穷是我們的后母，而渴望便是我們的暴君！我們凝望高处而在平地上东踔西倒。我們照顾了可怜的口腹的需要，就敗坏了我們的精神。庸人給我們带来了苦恼。我們不过是庸人之中的英雄啊！

看到过幸福，却沒有資产来购买幸福。寻找过情人，却遭到了白眼。夢想过婚姻，却找到了姘妇。竭力要往上爬，却在无情的

富豪面前失败倒下了；富豪们就象这些个树木一样，冷冷地瞧着我們，他們瞧着我們在水蛭和螞蟻之中因为熱病和飢餓而委倒了！

我曾經竭力减少梦想，可是一股我所不知道的力量击中了我，叫我离現实更远！我象一支沒有射中目标的箭似的错过了幸福，我无法改変那命中注定的冲动，我除了墮落之外沒有其他的命运！而这就是他們所說的我的“前途”！

从来沒有实現的梦想，已經丧失了的胜利！你們为什么縈迴在我的記忆里，好象要恥笑我似的？瞧这幻想家落到了什么地步：損害一棵迟鈍的树木，为的是增加那些幷未梦想的人的財富；忍受侮辱和殘暴，就为了夜来的几片面包！

奴隶啊，別抱怨你已精疲力尽了！囚徒啊，別抱恨你的監獄了！你根本不知道不戴枷鎖、流浪在一个象林莽那样的监獄里的痛苦，那是被无数大河拦住了的綠色地牢啊。你不明白阴影的折磨——眼看着对岸的阳光，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咬嚙你的脚踝的鉄鏈，比这些池塘里的水蛭仁慈。折磨你的禁卒不及这些树木殘酷，这些树木話也不說地监視着我們啊！

我要管理三百棵橡胶树，我划破它們得要九天的工夫。我已經給它們清除了藤蔓。我已經开辟了通向每一棵树的小徑。在这險恶的丛林中跋涉而过，把不再流出橡浆来的树伐倒时，我时常发現橡胶采集者在偷窃別人的橡胶。我們用牙齿和砍刀互相廝杀，大家爭夺的橡浆里濺上了鮮紅的血。但，我們的血液給树液增加了分量，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监工要求每天交十公升的橡浆，何况鞭子又是永不饒人的重利盘剝者！

在我邻区干活的人死于热病，那又有什么呢？我看見他摊开四肢躺在堆满落叶的地上，摇动着身体，竭力想赶走那不让他安

静地死去的蒼蝇。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被那臭气赶到别处去了。可是我要偷走他所采集的橡浆，这样我的活儿就可以輕松一点儿。我死的时候，他們也会这样对待我的。我这个从来不偷竊的人，哪怕为了贍养双亲也不偷竊的人，却决定为了压迫我的人而尽可能偷竊！

当我把卡拉納的空心藝繞在那濕淋淋的树干上，让树木的苦泪流进杯子里去的时候，保护树木的、密如烏云的蚊蚋都来吸我的血，而森林里的瘴气又使我两眼蒙矓。树木和我，就是这样受着不同的痛苦，面臨死亡而眼泪漣漣；树木和我也都在挣扎奋斗，直到灭亡为止！

然而我并不同情那毫不抗拒的生物。抖动一下树枝并不是一种反抗的信号，它不会激发我的感情。为了懲罰这种卑污的剝削，整个儿林莽为什么不怒吼狂号，把我們象爬虫一样压个稀烂呢？我根本不覚得伤心——只是覺得絶望！我但愿有人可以和我密谋策划！我但愿挑起一場物种的巨大战役，死在翻天覆地的搏斗里，看到宇宙諸力兜底翻一个身！哪怕魔鬼愿意領导这場反抗！……

我过去是个橡胶工人，现在还是个橡胶工人！曾經促使我去反抗树木的那种力量，也会促使我去反抗人！



第　一　章

"你要知道，堂克莱門德·西尔瓦，"当我们走上那条通往瓜拉姑去的小路时，我对老头儿说道，"你所受的苦，赢得了我们站到你一边来。解救你的问题，现在列在我们的程序表上头一项。我感到心里在渴望为你牺牲。推动怂恿我的，倒不是殉道的精神，而是要想和那些衣冠禽兽作战的强烈愿望。我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和平与正义的呼声只有在被征服的人们那里才听得到，我就要用恶来消灭恶。你把你自己看作是牺牲者，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谦和恭顺给残暴铺好了道路，被剥削者的消极服从不过是激发更甚的剥削。你的厚道，你的胆怯，已经做了压迫者的不自觉的同谋。

"即使我这一方面的任何发端，都让恶劣的命运破坏了，似乎都不过是失败的一纸请帖，可我还是有一种预感：这一次我将迈步走向复仇的道路。将来结果如何，我心中无数。我也不晓得我不屈不挠的精神要受到多少次考验。但死在这些个林莽里是我最不在乎的事，只要我能死得其时。然而，面对困难时为什么又想到死亡呢？无论困难有多大，困难能阻止一个勇敢的人去设法克服它们吗？对命运有了信心，就应该加强我们的决心。这些个跟随我的年轻小伙子是勇敢的；但，如果你不想冒更多的险，你就在小伙子中间挑一个中意的给你作伴，乘木筏沿着

这条河顺流而下，逃走就是了。”

“那末我的宝贝怎么办呢？你可知道开云人留着鲁西安尼多的尸骨？难道你以为我沒有了儿子的尸骨还能自由自在吗？”

我当时无话可说。

“我儿子的尸骨成了我的锁链。我之所以到现在还勉强活在世上，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很好，还不是为了巴望他们有一天会答应我曝晒我儿子的尸骨？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到现在还沒有把尸骨完全拿到手。我掘起这些尸骨的时候，发现有几块指节骨还是鲜嫩的，不得不把那些骨头重新埋起来。其它的，我都包在我的毯子里。我从瓦烏彼斯回来，在连接伊桑那和凱拉里的小路上，开云人把我捉住了，他要想用武力把尸骨从我手里劫去扔掉。现在他给我保留那些尸骨了，又干凈又白晰，就在我的老板的巴尔巴戈阿下面的煤油箱里。”

“堂克莱門德，你管保这些遗骨是……”

“是的！是他的尸骨啊！那头顱是错不了的：上颚有一个牙齿突出在其他牙齿之上。也许是我用鉄镐凿穿了头盖骨，因为额角上有一个窟窿。”

说话停顿了。在那片刻之间，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们的勇气是否减退了。他们默不作声，他们是心事重重的一群。混血儿走近堂克莱門德，说道：

“伙伴啊，咱们不如回去的好。留下我妈一个人在那儿，我的牛群一定越来越撒野了。我搞到了四头母牛，都是头胎，现在它们一定已经生小牛了。把这些骨头丢了吧，骨头是不吉利的。跟死人打交道是不好的。所以连祷中这样说：‘我把你埋葬在这儿，我把你掩盖在这儿；如果我竟把你暴露在外面了，就让恶鬼把我捉去。’请这几位先生替你向开云人把尸骨要回来，埋在一

个十字架下面，这样你就会看到你的运道好起来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赶快决定吧！”

“什么！去冒险叫富内斯上校把我们逮住吗？你不明白你是在哪一种国家里。上校手下的恶棍们就在这一带抢劫啊。”

“现在可不是磨磨蹭蹭游移不决的时候。”我愤愤地嚷道，“混血儿，前进吧！现在改变主意是来不及了！”

埃里·梅沙于是走近草棚，要放火把它烧掉。

堂克莱門德看着它，并不阻拦。

“不，不！”我命令道：“你把草棚烧掉的话，那些盛着有毒的曼尼奥各的篮子也给烧了。那些猎取印第安人的家伙会回来的，但愿他们都毒死了吧！”

我们默默地走路，我但愿我的朋友们会谈谈天，因为我的思想折磨着我，而且想一想眼前的处境就万分惊慌。我打算怎么办呢？我凭什么那末目中无人呢？我自己的困难已经多之又多了，我又何必去为别人的困难发愁呢？既然我是为了找巴雷拉和阿丽茜亚才冒这样的险，我又为什么对堂克莱門德许下诺言呢？同时，法朗哥的话又开始使我伤心起来了：“真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冲动任性，象做戏一样。”

我慢慢地怀疑我的理智了。我疯了吗？不可能！现在，热病已经有几个礼拜不来纠缠我了。为什么疯了呢？我的脑子是健康的，我的思想是清清楚楚的。我能够看得出，把我心里的疑惑隐藏起来，是必要的。不但如此，我周围正在进行的事情，哪怕是细微末节，我也是十分了然的。我向四周观看，就可以给自己证明这一点：这儿的森林不太高大，沒有道路，堂克莱門德象一般猎人一样，在开辟着路，拨开树枝，标明路径。斐德尔胸前横

挂着卡宾枪，枪口上系着背包的带子，突出在锁骨那里，背包里面放满了曼尼奥各，挂在背上，看上去象是驼背的大驼峰。混血儿背着卷起来的吊床，一只锅子，两把桨。梅沙也带了不少东西，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熟果仁，一边用右手在空中摇晃着一支冒烟的火把。我们带着火把代替火柴。

我疯了吗？多么荒唐可笑！我现在甚至定出了一个合理的计划：我要在瓜拉姑居留地把自己当作人质抵押出去，让老人西尔瓦到曼瑙斯去，身边偷偷地带着给我们领事的控诉书，要求领事立即来解救我和赎回我的同胞们。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人能够比我考虑得更合理吗？

开云人管保会接受我这个对他有利的建议，因为他可以用一个无用的老头儿换一个年青的橡胶工人，甚至还会换到两三个，因为法朗哥和埃里是不会把我丢下的。为了取悦他，我要用法文跟他说："先生，这个老头儿是我的一个亲戚，因为他无法偿还他欠你的债，请你把他放掉，让我们干活，直干到把他的账还清为止。"

于是这位开云的越狱犯人就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我的建议了。

如果我们有耐心，掩饰得好，那末赢得他的信任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我们只斗智，不动武。我们要吃苦多久呢？两三个月吧。也许他会派我们在亚瓜纳里采集橡胶，因为巴雷拉和彼齐尔是他的合伙人。即使不是，我们也可以向他说明，把哥伦比亚人从亚瓜纳里调到他的地区里来，是对他有利的。不管怎样，即使这些个计策都失败了，最后我们也可以从伊桑那河逃走。然后，总有一天，我会跟我的敌人劈面相遇，我就要当着阿丽茜亚和被他骗去的雇工们的面，把他刺死。然后，我们的领事要到

瓜拉姑去，在亚瓜纳里上岸，带着一队宪兵来恢复我们的自由，这时候，我的同伴们就会大声说道："毫不容情的高瓦给我们大家报了仇，深入到这个蛮荒之地来了！"

当我这样左思右想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的腿肚陷进落叶里去了，而且看到树木每秒钟都在越长越高，象是一直蹲着的人们站起来欠伸身子，终于把绿色的胳膊伸过了脑袋。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我的头沉得象座塔，我的脚步好象带着我往横里走去，所以我的脸不久就向左肩转了过来，仿佛有一个幽灵一再对我道："你就该这样走法，你就该这样走法！干么象别人那样走法呢？"

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起走着，但是我看不見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的脑子似乎开始沸腾了。恐怖袭上心来了，因为我感到自己孤零零的。我突然拔脚飞跑，害怕地大叫大嚷，猎狗在后面追，我拚命逃。接着，我神志迷糊了。同伴们把我从纠结不清的蔓草之网里拉了出来。

"天啊！怎么回事啊？你不认识我们吗？是我们呀！"

"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恐吓我？你们为什么把我绑起来？"

"堂克莱門德，"法朗哥突然开口道，"咱们回去吧。阿尔都罗病了！"

"不，不病！我现在挺好啊。我想我要逮一只白松鼠。你们的脸吓了我一跳。那么可怕的愁眉苦脸啊！……"

说着，我不顾他们已经吓得脸色煞白，还是要证明我的身体是满好的，我开始走在前头，给他们在树林中带路。过了一会儿，堂克莱門德微笑了。

"同胞啊，你遭了林莽的魔法。"

"怎么！为什么？"

"瞧吧，你走路脚步不稳，时常回过头来张张望望。可是别担心也别害怕。这不过是有些树木喜欢拿我们开玩笑罢了。"

"我真的不明白……"

"我们在林莽里走路时，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幻觉，把我们搞得颠三倒四的，谁也不知道。然而，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解释：这些个树木，不论哪一棵，如果是在公园里，大路旁，草原上，谁也不会叫它流血或是迫害它，它就会显得柔顺，友好，甚至于还会微笑；可是在这儿，它们全都是别扭的，不然就是挑衅的，或是叫人迷糊的。在这些孤寂的地方，在这些阴影的下面，它们自有它们自己的办法来跟我们作战：有的吓唬我们，有的叫我们发抖，有的压迫我们，然后是'林莽的晕眩'搞得我们昏头昏脑，我们要想逃走，可是我们迷了路——就因为这个缘故，成千成千的橡胶工人永远不能从林莽里脱身出来。

"我也几次遭到过它的邪法——特别是在亚瓜纳里。"

残酷的林莽第一次恐怖万状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畸形的树木给奇异的蔓草囚禁住了。长长的藤，把树木和棕榈连接起来，中间虚悬着，形成伸缩自如的各种弧线，仿佛是漫不经意地挂在那里的网。它们兜住落叶、树枝和果实，经年累月地扣住不放，直到那些东西象烂口袋底似的破裂了，方才把盲目的爬虫、腐蚀了的蝾螈、多毛的蜘蛛，撒在草丛里。

到处有马达巴洛藤——森林里爬行的乌贼——把它的触絲粘在树干上，缠之绕之，束之缚之，将自身移植到树干上，在痛苦的轮回之中和树干化为一体。大蚁冢吐出亿万蹂躏一切的蚂蚁。这些个蚂蚁刈下林莽的斗篷，沿着宽阔的道路，回到自己的地道

里去；它们象是毁灭的旗手，把叶子和花朵的旗帜举得高高的。白蚁损毁着树木象是迅速蔓延的梅毒，看也看不見地在里边发生痛苦的溃瘍：腐蚀着內部组织，粉碎着树皮，直到树木支持不住仍旧活着的树枝的重量，突然倒在地上，方始罢休。

同时，大地继续它不息的更新：在倒下的大树脚下，新的胚种在萌芽；花粉在瘴气重重里飞翔；到处是发酵的臭气，冒着热气的阴影，死亡的昏睡，生殖的衰退。

这里，哪儿有离群索居的诗篇？哪儿有那些个象半透明花朵似的蝴蝶、奇幻的飞禽、唱歌的溪流呢？咳，那些个只知道家庭小天地的诗人的可怜的幻想啊！

沒有一往情深的夜莺，沒有凡尔賽式的花园，沒有多情善感的景色！这儿，有的是患水肿病的青蛙的鳴声，是厌世的山丘的乱丛棵子，是臭河的死水湾。这儿，有的是催淫的寄生物，它们使遍地死蜂密布；有的是各种令人作呕的花朵，它们随着肉欲的起伏而收缩，它们甜腻腻的气味象药酒似的醉人；有的是凶恶的藤蔓，它们的茸毛使野兽盲目；有的是使皮肤红肿的荨麻；有的是寄生藤的浆果，一个色如彩虹的圓球，里面却只包着一团腐蚀性的灰烬；有的是叫人泻肚子的葡萄；有的是苦果。

夜间，这儿有的是不知名的声音，幻影似的亮光，送葬似的寂靜。一路经过时给予生命的，乃是死亡。可以听見，果实落下来了，在落下时提供了新种子的希望。叶子发出一声声充溢林莽的轻微的叹息，落到地上，把自已献给生身之父，作为老根的肥料。听得見牙床大嚼的声音，吞咽的时候怀着被吞咽的恐惧。警告的呼哨，垂死的哀鳴，野兽的打噎。当黎明把它悲剧的光华纷纷洒落在林莽上的时候，幸存者的纷扰又开始了：羽毛鲜艳的吐綬鸡尖声叫喊；雄野猪咕噜咕噜地号叫；发嚎的猴子哈哈

大笑。都不过是为了多活几个钟头的短促的欢乐罢了！

这虐待狂的处女林莽，把将至未至的危险的幻觉，投在每一个人的精神上。草木是一种感觉敏锐的生物，它的心理我们是不明白的。在这些个荒凉的地方，只有我们的预感才能了解林莽对我们所讲的语言。在林莽的影响之下，人的神经变得象一束拉紧的绳子，随时准备应付进攻、叛变和埋伏。我们的各种感官也把它们的职能混淆起来了；眼睛司触觉，背脊司视觉，鼻子在探索，两腿在计算，而血液在发出大声叫喊："逃啊，逃啊！"

然而，文明人倒是破坏的战士。那些奴役雇工、剥削印第安人、与林莽斗争的强盗，他们的史诗里有些壮丽的东西。他们受了不幸的打击，离开了他们功不成名不就的城市，深入蛮荒，为他们不结果实的生活找一个目的。因为患疟疾而精神错乱，他们抛弃了他们的良心，使自己和艰险的环境相适应；除了温彻斯特连珠枪和砍刀外别无武器，一面苦熬着最难堪的贫乏，一面渴望着欢娱和富裕。他们经受着狂风暴雨的折磨，经常是十分饥饿的，甚至是赤身裸体的，因为衣服就在身上烂掉了。

终于有一天，在一条河边的岩石上，他们建立起他们的茅屋，自命为"企业的主人"。虽然林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却不知道跟谁作战；所以他们在英勇反抗森林的间隙里，就互相作战，杀死和制服他们的同类。有时候，他们留下的痕迹就象雪崩留下的痕迹一样。每年，哥伦比亚的橡胶工人毁灭几百万的树木；而在委内瑞拉呢，巴拉达橡胶树已经消失无遗了。他们就这样的贻害于后代。

有这样一个人从开云，从这个以海洋为壕堑的著名监狱里跑出来。虽然他知道狱吏喂养鲨鱼，是为了使它们在墙头附近游泳，他还是纵身跳入水里，连脚镣也没有去掉。他到达了巴布

那瓜河的河岸上，攻打了别人的居留地，制服了逃亡的橡胶工人，建立起采伐橡胶的独占企业，他带着他的仆从和奴隶住在瓜拉姑河上。我们滞留不前的那天夜里，远远的看到那儿的灯光，透过浓密的叶子乍明乍灭地在我们面前闪烁不定。

这时候，谁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出现了同样残酷的轨道呢！

在这到瓜拉姑去的短途跋涉之中，我已经发现了一件使我自卑的事情；原来我的壮健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过去的几場热病，使我元气大伤，身体一累就垮了。而我的同伴们似乎感觉不到疲倦；老头儿克莱門德，虽然年纪大，身上有伤疤，也比我走得有劲儿。他们时常停下来等我；虽然他们解除了我的一切负担，替我拿着背包和卡宾枪，我的大脑还得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地以自尊心来激励自己，免得倒在地上，承认自己的虚弱。

我赤着脚、光着腿、使着性子，涉过一片高大森林中的沼泽和水塘；那里的树根已经忘掉阳光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走过当作桥的树干时，裴德尔的手搀着我；猎狗徒然地号叫，要想在这猎人的天堂里求得解放。即使是这样的天堂，也不能在我心里引起丝毫热情。

我体力不如人，因而不信任人，急躁易怒。老人西尔瓦，当然是我们这种紧急情况中的领路人，而我却开始暗暗地对他感到妒忌。我怀疑他故意选择这一条路线，这样他就可以使我在实践中认识到我的体力不能和开云人较量。堂克莱門德也没有放过机会使我认识到居留地生活之可怕，以及从那儿逃走的可能性又是如何微乎其微。逃走——那是一切橡胶采集者的永久不断的梦想，他们经常看見这个梦想就在眼前，却永远不可企

及，因为他们知道死亡封锁住了林莽的一切出口。

这些个警告在我的伙伴们心里找到了回响，而忠告我的人也就越发多了。我不听他们的话。只是这样回答：

"虽然你们陪伴我，可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走道。你们疲倦吗？你们不妨走在我的后面。"

于是，一言不发，他们走到前头去了；当他们等候我赶上去的时候，他们又互相窃窃私语，对我侧目而视。这使我愤怒。我对他们感到突如其来的憎恨。他们可能嘲笑我的骄傲。或者，他们是走上了一条并不通到瓜拉姑去的路线？

"老头儿西尔瓦，你听着！"我将他一把抓住，大声嚷道，"如果你不把我带到伊桑那河，我就要枪毙你！"

老家伙心里明白：我并不是说着玩儿的。可他听了我的威胁，也不感到惊异。他知道林莽的力量已经扼住了我。杀一个人！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不杀呢？这是个十分自然的现象！这是自卫的习惯吗？是解救我自己的方法吗？解决那林莽里的日常冲突，还有什么更简捷的方法呢？

林莽啊，我们这些被卷进你的漩涡里去的人，都是走这条路的啊。

我们蹲在乱丛棵子里，手按在卡宾枪上，仔细观察着瓜拉姑居留地的灯光，唯恐被人发现。躲藏在这种地方过夜，决不应该烧火。黑暗中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在附近呜咽。这就是伊桑那河。

"堂克莱門德，"我拥抱着他说道，"在开辟路径这方面，你真是个最了不起的专家！"

"可是，有一个时候，我对这一行害怕了。有两个多月，我在亚瓜纳里的橡胶林里转来转去，迷失了方向。"

"我还记得你讲过的细节。当你从兀烏彼斯河逃出来……"

"我们是七个逃亡的橡胶工人。"

"你的同伴要杀死你……"

"他们以为我故意把他们领入歧途。"

"有时候他们虐待你……"

"有时候他们又跪下来求我救救他们。"

"他们把你缚牢，缚上整整一夜……"

"恐怕我丢下他们不管啊。"

"于是他们分开来去找各自的路径……"

"可是他们只找到通向死亡的道路。"

克莱門德·西尔兀，这个不幸的老人，他对于不幸好象有专利权似的。自从离开伊岐托斯到曼瑙斯去时听到他儿子的死讯那一天起，他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延长自己的奴役。他愿意再做几年橡胶工人，做到大地允许他掘出他儿子的尸骨为止。林莽间接要求他成为一个逃亡者；然而把他叫回来的却是鲁西安尼多的幽灵。

即使麦唐娜愿意给他自由，他有了自由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贫困又会迫使他落到另一位老板手中，老板说不定会把他从兀烏彼斯河派到别处去。在曼瑙斯，他到处寻找着移民们常去找工作的荐头店，结果不过是从这些个奴隶市場里伤心气馁地退了出来。他找到的主顾只把人们送到馬德依拉河、布鲁斯河和烏卡亚里河。而他想望的是要去到那倒楣的河流：在那儿，在湍濑的脚下，是一个长满了乱丛棵子、只用四块白石标志出来的坟墓。

土耳其人彼齐尔并不在兀烏彼斯流域采集橡浆，但他把堂克莱門德带到黑河的上游地区——那就已经很好了。可是彼齐

尔最初还假装不愿意买堂克莱門德，后来才答允了老人的请求，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那“哥倫比亚人”干的活幷不令人滿意，麦唐娜要把他买回去。他把西尔瓦带到亚瓜纳里对岸的美丽的“桔林”别墅里，把他留在那儿一个时候，给他简单的活儿干，不虐待他，也不侮辱他，却始終保持着倨傲缄默的伊斯兰教徒的警惕。

可是，有一天，廚房里的几个女人吵起嘴来了，吵醒了她们正在睡午覺的主人。堂克莱門德正在走廊上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地图。彼齐尔看見堂克莱門德在走廊里，就大声叫喊，吩咐他剝掉肇事女人们的上衣，用鞭子抽打。老人西尔瓦拒不服从。当天下午，他就被派过河去，到亚瓜纳里当一个橡胶采集人了。

在那些不幸的女人里头，有一个曾经做过麦唐娜的女佣——这个人在瓦烏彼斯地区曾经认识魯西安诺·西尔瓦，那时候他是堂娜佐拉伊达的情夫。“她幷沒有看見他死去”——可是她认识他的坟墓，就在亚瓦拉德急流的附近；她已經把必要的标志告訴堂克莱門德，让他可以找到这坟墓。

这哥倫比亚人违抗了命令，却沒有使她免于鞭撻。那残暴的土耳其人一手拿一根鞭子，立刻把她打得浑身青肿，血迹斑斑。她在貯藏室里一面嗚咽，一面写了个条子给她的在橡胶林里工作的情人，幷且求堂克莱門德把条子送去，不要隐瞒这次慘遭鞭撻的任何细节。

她的情人曼努埃尔·卡尔多索是犹鲁巴克希河上一个居留地的工头。知道他的女人受到了这样的虐待，他就賭咒：不论在什么地方找到彼齐尔，都要杀死他；眼前为了先给自己报仇，他不顾老板的利益，开始煽动工人带着居留地的橡胶原料逃跑。

老头儿西尔瓦恐怕中他的詭计，他就假装反对这个意思。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人们聚在一起熏橡浆时，他就和雇工

们一起议论，摸工头的底。他们的回答是始终如一的："卡尔多索知道，沒有一个向导能对付得了这些个林莽。"

到了夜里，橡胶采集人又提起他们工头的建议了，建议的诱人，正如它的不可能实行一样。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是沒话找话谈。

"事情很清楚：从黑河逃走，是逃不了的；老板的汽艇就象猎犬一样。"

"可是，从卡巴布里河上溯，再顺着馬杜拉卡河而下，进入卡西吉亚雷河，就是件容易事情了。"

"那倒是确实的。不过，黑河有四公里宽，从左岸的支流渡过去也不行。比较好的计划是沿着这条犹鲁巴克希河上去；据说，独木船走上两个月，就可以到达一条流进卡开达河里去的小河。"

"到瓦烏彼斯河沒有直达的路线吗？"

"谁会想到这样愚蠢的事情呢？"

工棚座落在一块石头高地上，高得足以免受水灾；这是林莽中唯一的避难的地方。汽艇每月从"桔林"驶来，装走橡胶，留下食粮。工人很少，而脚气病又在缩减他们的人数，更不用提那些淹死在沼泽里的人了：他们生着热病，从他们爬上去宰割树木的架子上跌进了沼泽。

时常整月整月地过去了，好多橡浆采集人沒有見过他们的工头一面。他们在简陋无比的茅屋里躲避风雨，只是在准备好了橡浆时才到大工棚里来。他们把橡胶熏过，团成圆球，顺流汆在河面上输送过去，不用船运。因为他们难得远离河岸深入林莽，他们辨别方向的感覚是不大敏锐的。这帮助堂克莱門德获得了向导的名声。他能够深入林莽，把砍刀砍在一棵树上，几天

以后，再从工人选定的任何一个地点出发，要他们跟他一起回到那里，把砍刀拿下来。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留在大工棚里治疗肝病的一些工人，突然听到从河上传来了亡命的叫喊。他们赶紧聚集在港口突出的岩石上。象巨大的鸭子一般在河水中流涤下来的，是橡胶球；接着来的，是一个在后面赶它们的橡胶工人，他坐在小独木船里，用竹杆拨动着停滞在止水里的圆球。他在工棚对面，把那一群黑色小禽引进小港的入口，提高嗓子发出了比战争呐喊还要可怕的号叫：

"食肉蚁，食肉蚁！橡胶工人都出不来了！"

食肉蚁！那就等于是停止工作，离开棚屋，在路上生一道火墙，到别的地方找个藏身之所。食肉的飞蚂蚁，谁也不知道是在哪儿产生的。一到冬天便移居而死亡的飞蚂蚁，挟着遥远的、大火似的声音，席卷林莽，长达数里。这些没有翅膀的细腰黄蜂，生着红脑袋、柠檬黄的身体，由于它们成群结队毒咬毒啮，一路上撒遍了恐怖。每一个岩穴，每一个裂隙，每一个窟窿，——树木，叶簇，鸟窝，蜂巢——一切东西都遭到了那稠密而恶臭的波涛的冲击，那波涛吞没了鸽子、老鼠、爬虫，使整村整村的人和野兽纷纷逃窜。

这个消息引起了普遍惊惶。工棚里的雇工们疯狂地东奔西跑，收拾着工具和装备。

"蚁群在打哪一边来呀？"曼努埃尔·卡尔多索问道。

"好象是两岸都有。貘和野猪从这一边跳进河里去，可是蜜蜂在那一边骚动。"

"出不来的是哪些工人？"

"在沉寂沼泽里的五个人——他们连一条船也没有！"

"怎么办呢？他们只有自卫了！我们爱莫能助！谁肯冒这个险迷失在沼泽里呢？"

"我肯，"老头儿克莱門德·西尔瓦答道。

有一个叫劳罗·考汀奥的年轻的巴西小伙子，说：

"我也要去。我的哥哥在那儿！"

两个朋友搜集了能够搜集到的食物，配备了武器和火柴，就沿着那条从工棚深入林莽通向玛利埃河的小径走去。

他们匆匆越过丛林中的烂污泥地，警惕地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突然，当老头儿正在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通向沉寂沼泽去的路径的时候，劳罗·考汀奥拦住了他。

"现在是逃走的时候了！"

老克莱門德早就有这个想法，但他对这个建议并没有露出丝毫快乐的样子。

"我们应该跟橡胶工人商量商量……"

"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们会同意的，决不会迟疑！"

他说对了。第二天，他们在一个粗陋的工棚里找到了那五个人，他们在地上铺了手帕，正掷着双骰儿，喝着葫芦里的棕榈酒，喝得醉醺醺的。

"蚂蚁？去他妈的蚂蚁吧！我们嘲笑食肉蚁！逃，逃吧！有着象你这样的向导——哪怕是地狱，你也能把我们带领出去！"

他们从那儿穿过林莽，满眼是自由的幻景。他们纵声大笑，满心都是计划，他们称赞他们的向导，答应献给他友谊、怀念和感激。劳罗·考汀奥割下了一片棕榈叶，把它象一面旗帜似的高高举起。苏沙·馬恰多不愿意放弃他的橡胶球。球有十八公斤以上，但他希望用这球的代价来换得一个女人的两夜温

存——一个金发的白种女人，散发着白兰地味和玫瑰花香的女人。意大利人彼奇，唠唠叨叨地说是要到城里去，要在剩菜多、小賬大的大旅馆里谋个厨子的差使。大考汀奥，要想娶一个自夸有笔年金收入的小姑娘做老婆。印第安人維南西奥要想制作独木舟以度过他一生的余年。彼德罗·法哈多渴望着买一所茅屋来安置他瞎眼的母亲。堂克莱門德·西尔瓦梦想找到儿子的坟墓。这是一个不幸者的行列，一次从苦难走向死亡的行军！

他们走的是什么路线呢？古里古里阿里河。他们要从那儿上溯黑河（在"桔林"之上七十莱格），跑到烏馬里都巴去找藏身之所。高斯当埃依拉·风代斯先生是个很好的好人。到了那儿就会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展开在他们面前。如果被逮住了呢，解释的话也是无可辯駁的；他们是在食肉蚁侵袭之下逃跑的。让他们去问工头好了。

穿越林莽的第四天，危机开始了；食物很少，沼泽漫无止境。他们停下来休息。他们脱下衬衫，撕成布条，裹在被水蛭所折磨的腿上。苏沙·馬恰多被疲倦弄得慷慨起来了，用刀子把他的橡胶球切成几块，分给他的同伴们。法哈多不愿意接受给他的那一份：因为他沒有力气带这一份礼物。苏沙自己留着了。这是橡胶，是黑色的金子，不能白白扔掉。

一个不动脑筋的冒失鬼问道：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啊？"

大家就充满了责备地齐声答道：

"前进啊！"

可是向导迷路了。他怀疑地向前走去，摸索着他的道路，可是为了不使别人惊惶，他既沒有停下步来，也沒有讲出什么话来。他发觉自己在一个钟头之内三次回到了同一个沼泽，幸亏

他的伙伴们并沒有认出这个老地方来。他把整个身心集中在回忆里，他在自已脑子里看着他在“桔林”走廊里时常端详的那张地图。他看到了弯弯曲曲的线条，象血脉的网似的络在一块淡绿色上。忘不了的名字凸现出来了：岱依亚，玛利挨，古里古里阿里。可是在这一片荒野与那缩影复制的地图之间，区别是何等的大啊！谁想到他摊开两手刚好盖住的一张纸，竟包罗着这样广大的地区，这样黑蒼蒼的林莽，这样致人死命的沼泽？而他这个有经验的开拓道路的人，他的食指的指甲那末容易地从这条线移到那条线，指着河流，纬线和子午线——他怎么会相信他的脚会象他的手指一样轻便地移动呢？

他在內心里祷告起来了。如果老天爷给他一忽儿阳光……沒有！冷冰冰的一片混沌——树叶蒸发出一种蓝色的水汽。前进吧！太阳决不会为悲伤的人而照耀的！

有一个橡胶工人突然郑重其事地声明：他昕到了哨子的声音。大家都站住了。其实不过是他耳朵里嗡嗡的鸣响罢了。苏沙·馬恰多要躲在其他的人中间。他賭咒说是树木在对他作着手势。

他们逐渐紧张起来了。不幸的预兆重压在他们心上。一句话不小心，惶恐、疯狂、憤怒就会爆发开来。每一个人都拚命忍耐。前进！

苏沙·馬恰多站住了，把橡胶扔掉；苏罗·考汀奥竭力装出快乐的样子，跟他开玩笑，这逗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们谈了一忽儿。接着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问了堂克莱門德几个问题。

“不要开口！”意大利人憤憤地说道，“记住啦，不应该和领港员和向导说话！”

可是老头儿西尔瓦突然站住了，好象被俘的人一般，举起他的双手，面对着他的朋友呜呜咽咽说道：

“我们迷路了！”

这不幸的一群抬起眼睛望着树枝，立刻象狗一样咆哮起来，齐声发出了咒駡和祷告：

“残酷的老天爷！救救我们，老天爷啊！我们迷了路了！”

“我们迷了路了！”这一句话如此简单，又如此平凡，可是在林莽里说出口来，就叫人心惊胆战。这种恐怖之情，哪怕是败兵的哀号：“救救我们吧！”也不能和它相比。听到这句话的人，头脑里就幻見了吃人的地狱——林莽——象一只张开的嘴巴，吞噬着被饥饿和失望投到它口里的人们。

向导答允重新找寻道路，然而不论他的誓言也好，警告也好，眼泪也好，都不能使这些迷路人的惊惶平息下来。他们扯着头发，扭着手指，咬着嘴唇，嘴上冒出了血沫，使他们的咒駡变得更加刻毒：

“是这个老家伙不好！他迷路，是因为他要想到瓦烏彼斯河去！”

“老混蛋！老强盗！你在欺骗我们！你带领我们是为了要出卖我们，卖到天知道什么地方！”

“是啊，是啊！你这个犯法的家伙！可是老天爷打垮了你的阴谋诡计！”

老头儿西尔瓦看到他疯疯癫癫的同伴可能把他杀死，他就奔跑起来了，然而一棵阴险的树用藤蔓绊住了他的腿，把他绊倒了。他们便把他綁在那里，彼奇煽动大家把他撕个粉碎。就在这时候，堂克莱門德说了一句击中要害的话。

“你们要杀死我？沒有了我，你们怎么行呢？我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这些要杀死他的人机械地住手了。

“是的，是的，为了救我们自己，让他活着是必要的！”

“可是不能松了他的綁，不然他就要逃跑了！”

虽然他们不肯把他解下来，却都跪在他面前，流着泪吻他的脚，求他救救他们！

“不要抛弃我们！”

“让我们回到工棚去吧！”

“如果你丢下我们不管，我们就要饿死了！”

有些人听到这个判决，号啕大哭起来，有些人拉住他的绳子，求他带他们回去。堂克莱門德的解释，逐渐地使他们讲理服理。他告诉他们，发生这种不幸的事，在向导和猎人的生涯里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刚遇到第一个挫折就放弃希望是愚蠢的，特别是有那末许多办法可以脱去困难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害怕呢？他们为什么认为是迷了路呢？难道他沒有告诉过他们，林莽会把魔力强加在人们身上，把人们搞得烦躁不安，难道他沒有再三再四要他们立即摆脫这种魔力吗？难道他沒有警告过他们，叫他们不要看望树木，因为树木在对人招手；不要谛听飒飒的低语，因为它们在嘁嘁喳喳说些鬼名堂；不要讲话，因为密密层层的树叶会摹仿人的声音？他们却根本不遵守他的劝导，竟和森林开玩笑，于是森林的魔法就落在他们身上，仿佛传染病似的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而他自己呢，虽然走在前头，也开始感到邪恶的精灵的威胁了：林莽开始移动了，树木在他的眼前跳舞，藤蔓拒绝他开辟道路；树枝躲开了他的小刀，有几次甚至要把小刀从他手里夺走。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而现在，究竟为什么大叫大喊起来呢？打枪又会有什么好处？除了老虎，还会有谁跑来寻找他们？也许他们是要老虎来一次拜访吧？那他们不妨等到夜间好了！

这一番话把他们吓坏了，他们默不作声。可是，即使他们愿意大叫大喊，也不能使自己的声音传到两码以外——他们已经叫喊得喉咙发哑了。他们忍着痛偷偷地说话，带着鹅似的难听的喘息的喉音。

早在血红的太阳点缀远方以前，他们就不得不点起篝火，因为森林里下午就天黑了。他们砍下了树枝，把树枝撒在泥土上，围着老头儿西尔瓦坐在树枝上面，等候漆黑阴影的煎熬。啊，忧虑、呵欠，明天显然还会有更多的呵欠，这样忍饥挨饿地熬过漫漫长夜是多么痛苦啊！啊，安慰已摆脱不了死亡，听到别人在阴影里呜咽是多么难受啊！迷路了！迷路了！失眠带来了憧憧的幻影。他们感到了赤手空拳的人怀疑有谁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时的痛苦。传来了声音——黑夜的声音，可怕的脚步声——还有象永恒中的缺口一样令人胆寒丧气的寂静。

堂克莱門德双手抱头，苦苦思索，要想出一个高明的办法。只有天空能帮助他辨明方向。只要让天空告诉他曙光是从哪儿升起来的就好了！这就够他规划另一条路线了。穿过叶簇高大的华盖之间那一方天窗似的空间，他看到一块蓝天——被枯树枝的丫杈描上了图案。这使他重新回忆起他的地图。去看看太阳！看看太阳吧！那是命运的关键。那些个每天看見太阳经过的、高大的树梢，如果它们能够说话，那就好了！为什么那缄默的树木，一定不肯告诉一个人该怎么免于死亡呢？接着，他又想到天主，开始向林莽祷告，祈求宽恕。

要爬上这些个巨人似的树木中的任何一株，几乎都是不可

能的：树干那么粗，树枝那么高，叶簇中蕴藏着高空的晕眩。如果，抱着老头儿的脚、神经紧张地打着瞌睡的劳罗·考汀奥，敢试上一试……西尔瓦正要叫他时，却又住口了：一个好象老鼠咬着细密木头的特别声音，抓破了黑夜的寂静。那是他同伴的牙齿在嚼着象牙棕榈的坚硬种子！

堂克莱門德感到心里涌起了怜悯之情。他决定用说谎来安慰他们。

"这是什么？"他们把黑影笼罩的脸凑近他，低声问道。

他们的手摸着绑住他的绳子上的结。

"我们得救了！"

他们欢喜得糊涂了，他们再三叨念着那几个字："得救了！得救了！"他们跪下来，膝盖紧压着泥土——因为苦难给他们留下了悔恨。他们发出嘶哑的感谢的话，至于究竟是什么给了他们以拯救，甚至连问也没有问。另外一个人说是得救了，这就够了，他们就会宣布自己得救，感谢他们的恩人了。

堂克莱門德接受了拥抱，接受了请求原谅，接受了道歉赔罪。有的人要把这个独一无二的奇迹的功劳归在自己头上：

"我小母亲的祷告！"

"我做的弥撒！"

"我带在身边的神圣的护身符！"

而就在这个时候，死神一定在阴影里哈哈大笑了。

天色破晓了。

满怀的焦灼加强了他们脸上的悲剧性的怪相。他们骨瘦如柴，浑身发烧，他们眼睛充血，脉搏急促，一心只等着太阳升起来。树底下这些神经失常的人，行动令人恐惧。他们已经忘记了

怎样微笑；即或想到微笑时，也只不过是嘴唇狂暴地抽搐一下，露露牙齿而已。

他们怕变天，在哪儿也看不到一方青天。接着，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沒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他们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了。

他们决定回去，踏着前一天在湖边留下的脚印走过去，可是脚印渐渐消失了。泥地里留下的脚印成了小小的池塘，水把脚印淹沒了。然而向导并沒有离开脚印而误入歧途。他们默默地继续前进，大约上午九点钟光景，进入一个浓密杂乱的竹林。他们在那儿看到了奇特的景象：成群的兎子和啄木鳥，看上去很驯服，或者是吓呆了，竟跑到他们的两腿之间找寻藏身之所。不多一忽儿，就听到一股湍濑般的声音在荒野里轰隆隆传过来。

"老天爷啊！食肉蚁！"

于是他们只想逃走。他们宁可让水蛭咬，都跳到池沼里，让止水淹过了他们的肩膀。

他们在那儿瞅着第一批食肉蚁成群结队地飞过。好象是远处大火里撒出来的灰烬，逃跑的蟑螂和甲虫蔚为云霾，疾卷到水面之上，而岸边上的蜘蛛和爬虫也越聚越密，迫使人们泼着臭水，阻止虫豸向他们跑来。一阵继续不断的震颤激动着大地，好象林莽里的草木正在沸腾。从树干和树根下面袭来了嚣张的侵略者：一团黑污在树木上铺张开来，象流动的外壳似的裹住树干，毫不容情地爬上去折磨树枝，蹂躏鳥巢，塞滿隙縫。一只睁大眼睛的鼬鼠，一只蹣跚蹭蹬的蜥蜴，一只新生的老鼠——这些个都是那螞蚁大军所垂涎的活点心。螞蚁发出尖锐的磨牙切齿的声音，从骨头上剥下肉来，就象溶解的酸素一般迅速。

这些人的苦难要延续多久呢？下巴以下的身体都埋在粘糊

糊的水里，他们用诚惶诚恐的眼睛，望着一群群的敌人纷纷飞过，飞过，又飞过。可怕的时刻啊，他们在这样的时刻里把慢性折磨的苦水吮之又吮，尝尽了此中的苦味！当他们认为最后一群蚂蚁终于疾卷着远去了的时候，他们挣扎着要从水里走出来；可是他们四肢麻木，衰弱无力，无法从泥泞中挣脱出来。泥泞已经把他们活埋了。

然而他们必须不死在沼泽里。他们必须挣扎出来。印第安人维南西奥设法抓住一些植物，开始挣扎。接着他抓住一束藤蔓。几只离群的食肉蚁啮着他两手上的肉，他感到那搭住他的粘糊糊的泥土在逐渐松动。他的两腿从沼泽底里拔出来时，发出有气无力的格吱格吱的声音。爬起来！再来一下，别晕过去了。拿出勇气来！拿出勇气来！

他脱身了。水从他所留下的窟窿里冒着泡沫汩汩地涌出来。

他朝天躺着喘息，听到他绝望的伙伴在叫他救命。"让我歇一歇吧！"一个钟头以后，他利用树枝和绳子，设法把他们都拉出来了。

这是他们在一起受苦的最后一次。脚印是朝着哪一条路啊？他们感到脑袋发烧，身体僵硬。彼德罗·法哈多痉挛地咳嗽起来，跌倒了，浸在咯血发作时吐出来的血液里了。

可是他们对那垂死的人没有感到丝毫的怜悯。大考汀奥劝告他们不要浪费时间。"把他腰带上的刀取下来，把他丢在这里算了。谁请他来的？如果他生病，他又为什么来呢？他不应该妨碍我们。"这样说着，他就强迫他的弟弟爬上一棵柯拜依巴树①去找寻太阳。

---

① 柯拜依巴树(copaiba)：南美一种豆科树木，可取出树脂，作粘膜病药。

这不幸的青年用衬衫的布条儿裹好他的脚踝。他竭力抓牢树干，可是白费力气。他们把他举在肩膀上，使他可以抓住较高的地方。他使出特大的力气，一再努力，可是树皮脱下来了，他滑了下来，只得重新开始。下面的人把他托起来，用长长的树杈子撑着他，在努力给他帮忙之际，仿佛觉得自身高了两倍。最后，他抓住了第一根丫枝。肚子，手臂，胸膛和膝盖，都流着血。

"你可看到什么东西吗？你可看到什么东西吗？"他们问他。

他摇摇头。

他们不再记得要保持缄默以免激怒林莽了。一种荒唐的残暴充塞了他们的心，一股沉船上的人才有的暴怒，在他们心中汹涌，这种暴怒既不认朋友又不认亲戚，一味用匕首对付那些想爬进小划子的人们。他们一面用双手朝天做着手势，一面向劳罗·考汀奥喊道："你什么也没看見？你得再爬高一点——好好看一看！"

劳罗抱着树干躺在一根树枝上，他喘着气不回答。躲在这样的高处，他仿佛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拚命要躲避猎人。

"孬种！你得再爬高点儿！"

下面的那些人气得发疯，威吓着他。

然而，那小伙子突然开始爬下来了。一阵憎恨的吼声从地上冲起来。劳罗给吓坏了，他解释道：

"又有食肉蚁来了！又有食肉……！"

最后一个字在他的喉咙里消失了。大考汀奥拉起卡宾枪一枪，洞穿了他的胸膛，把他打死了。小伙子象个球似的落了下来。

打死兄弟的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尸体。

"天哪！我杀死了我的兄弟，打死了我的兄弟！"

接着他就丢下枪，跑掉了。其他的人也跑了，不知道跑到什

么地方去了。而他们就分散了，永远不再碰头了。

以后好几夜，堂克莱門德听到他们在叫喊，可是他恐怕他们会打死他。他也失掉了一切怜悯之情，林莽象鬼魂一样把他也缠住了。有时候，良心的責备使他哭泣，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命运，他就在良心面前为自己辯白。虽然这样，他还是回去寻找他们。他找到了几副头顱骨和几根大腿骨。

沒有火，沒有枪，他在林莽中流浪了两个月：象个白痴，各种感覺都給剝夺掉了，林莽把他变成野兽一般，甚至死亡也对他不屑一顧，他咀嚼着野菜、树皮、菌类，就象一只吃草的野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还得看看猴子吃的是哪一种果实，然后再采来吃。

可是一天早晨，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发。他站在一棵康南古契棕榈树前，脑子里想起了一个传说：这种植物是緊随着太阳转动的，就象向日葵一样。过去他对这个神秘现象从来沒有作过什么考虑。他狂喜地、心焦地端详了好久，自以为看到了高大的叶簇在慢慢转过来，它的节奏恰好是一个头在十二小时內从左肩转到右肩的节奏。隐秘的声音充滿了他的灵魂。这种植在荒野之中、象食指似的指向蓝天的棕榈树，正在给他指明方向——这是可能的吗？真也好，假也好，他听到它说话了。他也相信了！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根据棕榈树所遵循的路线，他开始计划他自己的路线。

他就是这样走了不久就到达了蒂基埃河岸。那狹狹的弯弯的河，看起来象是沼泽里的一泓止水。他开始把树叶丟到水里，看水是不是在流动。阿尔布盖尔盖兄弟发现他这样忙着，就几乎是拖着他似的把他带到了工棚里。

“你们打猎时找到的那稻草人是谁啊？”橡胶工人们问道。

“一个逃跑的人，他只会说：‘考汀奥！……彼奇！……苏沙·馬恰多！……’”

接着，在那儿干了一年活以后，他乘一条独木船逃到瓦鳥彼斯河去了。

现在他正和我作伴坐在这儿，在下到瓜拉姑工棚去之前等候着黎明。也许他正想着亚瓜纳里，想着亚瓦拉德，想着他失去的同伴。

他总是在劝我，“不要到亚瓜纳里去！”可是，我记着阿斯茜亚和我的敌人，憤憤地嚷道：

“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第　二　章

黎明时分，关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在开云人的居留地求得款待，引起了一場爭论，幸好我沒有沉不住气。

四个陌生人出其不意地到来，无疑是会引起工棚里的人严重的猜疑的。我们得有个人冒险前去試探那主管人的意图，其他的人则躲在自由的林莽里等候事态的发展，免得都投身在无法脫身的奴役之中。终于大家同意由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可是我的同伴坚决不让我带着武器去。

他们这种防范，是不相信我的慎重，使我生气。不过，我一言不发，接受了建议。很明显，我的某些行动跑在思考的前头，当我的脑子要作出决定的时候，我自己的神經系统早已在起作用了。把一切可能促成我闯祸的东西去掉，那是好的；一个武装的人，总是离开悲剧不过两步罢了。

我把挂在我腰带上的手枪交给他们，反复提出警告道：

"在这儿等我吧；如果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我今夜就逃跑，跟你们搭伙到……"

我一个人走了，白昼已经来到了。我朝监工的工棚走去。

当我以迟疑不决的步伐走着的时候，我的决定开始明确起来，我回想起红头发埃里·梅沙的建议：袭击居留地，攫取堂克莱門德的"宝藏"以及我们可以找得到的食物，然后和向导一起

穿过森林逃走，寻找就在附近的瓜因尼亚河的源头，顺流而下，却不去冒它的支流伊桑那河上的风险。

事实上，拿子弹和刀子去攻打工棚会不会更好些呢？为什么象个乞丐似的来寻求藏身之地呢？我迟疑不决地站停了脚步，回头看望。我的同伴们从树叶之间探出头来，仿佛等候着我的命令。处在别的环境里，我会愤愤地向他们吆喝："傻瓜！为什么把猎狗放出来了呢？"

猎狗馬代尔和多拉跟随着我直跑，不久，它们又向所有的工棚宣告了我的到来，这就使我毫无办法，心里充满了不安。回去是不可能了！

我往前走去。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这些个破破烂烂的工棚，就象印第安人的茅屋一样，——难道它们就是经常谈起的瓜拉姑居留地吗？这些个丑陋的茅草房子，几乎被倒下的乱丛棵子都糟蹋坏了，这些房子能是林莽和河流的主人、拥有奴隶和情妇的橡胶大王的大本营吗？诚然，橡胶工人只盖些临时的棚，因为他们要根据橡胶的多少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诚然，开云人几年前在瓜拉姑湍濑附近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居留地，从此便溯着伊桑那河往上移动，连企业的名称都没改一改，终于为了控制印尼里达河以抵制他的敌手富内斯，才在巴布那瓜地峡成家立业。可是，这些个事实却无从减轻我看到这样简陋的一个居留地时的失望。

有一个工棚，也亏得住在里边的人耐心好，几乎缠满了长着毛茸茸的叶子和黄橙橙的葫芦的攀緣植物。魚骨头、犰狳壳、生锈的空洋鉄罐头，撒了一地。驱除蚊虫的熏火上挂着肮脏的寢瓤蓆，寢瓤蓆里转辗反侧着生疮的妇人——手帕包着头，发着三碘甲烷的臭味。她们并不听見我的声音，并不挪动一下身体。我

仿佛来到了某一个传说中的、只有荒凉在那儿沉睡的森林。

我的猎狗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境界。它们惊起了附近工棚里的一只长尾猴。有一根皮带縛在猴子腰部，把它系在木杆上；它尖声叫嚷起来。女主人出来了。病人出现了。从四面八方走来了光着身子的娃娃和大着肚子的女人。

“你贩卖曼尼奥各吗？”

“是的。主人在家吗？”

“在那个房子里。叫他买吧。我们在挨饿了！”

“曼尼奥各，啊，曼尼奥各！我们拿随便什么东西跟你换都愿意！”

他们的嘴巴因为快吃到东西而流着涎水。

主人的房子里没有墙头，棕榈叶做的隔板把这地方分成了几个房间。说得确切些，连門也沒有，就在进口的地方遮上个竹帘子。我一时不晓得该走哪一个入口。我疑惑地张望，越过当做墙头的棕榈叶子，望見一个类似臥室的地方。在一个有着花穗鑲边的寢鞦韆里，躺着一个女人，她穿一件花边衬裙，正在吸烟。她就是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她看到我在窥探她！

“‘野猪’，‘野猪’！这儿有个男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我走到最近的房門口。麦唐娜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小得象玩具一样。我的朋友会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如果我脱下帽子走进去，那就是表示开云人的监工“野猪”在家。我对这一点考虑了一会儿；“野猪”已经握着枪，上着子弹，从隔壁房间里出现了。

“你要干什么？”

“先生，我是阿尔都罗·高苑，和平的人。”

麦唐娜好象是为她的神经紧张嘲笑自己似的，一面把她的

手枪放回紧身褂里，一面仔细打量我，用有声有色的音调说道：

“啊，真主！把这个肮脏的无赖带到厨房里去吧！”

“野猪”向我伸出四方形的手来。

“我是阿基莱斯·死卡莱斯，委内瑞拉的宿将，一个挨过子弹、谁也不怕的硬汉！”

我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喃喃地答道：

“你好，将军！”

“野猪”爬进他那挂在房子走廊上的寝歉篮里。他的卡宾枪放在他的腿上。他叫我坐在附近的一条凳子上。我给弄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可是我用这几句话来解释我的踌躇：

“将军，我坐在上司的身边是可以容许的吗？你军事上的特权不许可我这样。”

“是啊，那倒是确确实实的。”

“野猪”是个酒鬼，醉眼陶然，用鼻音懒洋洋地说着话。他的胡子是一切接吻和爱抚的敌人，它们纠结在他的嘴巴上，歪歪扭扭的牙床不住地扭动着。他那混血儿的脸上，有一条从耳朵到鼻子的疤痕，好象在控诉，那是挨了砍刀的结果。从他法兰绒内衣的胸前豁口里露出一丛倒伏的密密麻麻的粗黑汗毛，汗水淋漓，恶臭难闻。他的皮带上集武器样品之大成，上面挂着小刀、匕首、子弹和手枪。他穿着肮脏的卡叽裤子，脚上套着宽松的麻制凉鞋，走起路来凉鞋在脚跟下拍达拍达直响。

“你怎么知道我的军阶的？”

“象你这样杰出的老将一定列进了花名册的。”

“列进了什么？”

“花名册。”

"告诉我，我的名字可在哥倫比亚给人提起过？"

"誰沒有听说过'英勇的阿基莱斯'呢？"

"是啊，那倒是确确实实的。"

"一个荷馬式的英雄！"

"不，我跟你说，我不是从美里达来的——我是从高罗来的。"①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伴们气喘吁吁地从走廊那一头出现了，沒有带武器。"野猪"起了疑心，站起来了。我謙恭地介绍他们：

"将军大人，这些人是我的同伴。"

他们三个人并不走上前来，他们惶惑地低声说道：

"将军大人！……将军大人！"

我看到这是用即兴的抒情演说来缓和"野猪"的猜疑的时候了。我违背了堂克莱門德对我的训誡。我的舌头不久就获得了一种令人势必深信不疑的调子。我的无中生有，我自己也感到惊奇；而我的俨乎其然，也使我肚子里暗暗好笑。

我说，我们是从瓦烏彼斯河来的，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离卡拉玛尔也好，离伊底亚与烏尼亚两河汇合处也好，都差不多远近。我们经营着曼尼奥各、橡胶和植物象牙等的买卖。在曼瑙斯，我们有一个阔气的买主，就是"罗沙斯公司"——我在那儿存了大约一千金镑，这笔款子是我这个生产者和经纪人许多艰苦岁月的劳动所得。

说到这儿，我注意到麦唐娜正在注意听我说话，因为我听到隔壁房间里她那吊床的轧吱轧吱的声音猝然停止了。这事使我

---

① "野猪"不知道荷馬及其筆下的人物，把荷馬式的(homérida)当作了地名美里达(Mérida)，緬夾之余，就讲起自己的籍貫来了。

有点儿不安，我决定还是改变我异想天开的话题的好。

“将军大人，不幸瓦烏彼斯河叫我们碰上了它险恶的湍濑；我们在亚瓦拉德的沉船之祸里，丢掉了三年来的收获。”

我故意重复道：

“是的，就在亚瓦拉德湍濑里，撞在一棵花梨木树的树根上了。”

麦唐娜来到門口，她的身体把整个儿門都塞满了。她是个高头大馬式的胖女人：圆圆的乳房和臀部，明亮的眼睛，乳白色的皮肤，粗俗的风度。她那白色的衣服和花边，使她在外表上看来象是一道瀑布。一条长长的蓝珠项圈从她的胸膛上挂下来，象是从悬崖上挂下来的連绵不绝的忍冬。她的手臂戴着叮当发响的手镯，一直裸露到肩膀，丰腴柔滑，好象舒适的垫子一样；她珠光宝气的手上，刺着花纹：两颗被一把利刃洞穿的心。

不幸的鲁西安諾·西尔瓦啊，当我凝视她的时候，我因为你的沒有经验而宽恕你了，同时也猜到了你滥用感情的后果了！

“谁是认识瓦烏彼斯河的人？”她问道，使空气里充满了她扇子上的温暖的香味。

“我们四个人，夫人。”

“还有谁是跟‘罗沙斯公司’有关系的？掮客？”

“崇拜你的人。”

“你的橡胶他们出价多少？”

“最好的货色，一个贾托——大约三百比索。”

“我可不跟你说过吗，‘野猪’，不能再多了？”

“听着，我不允许你这样称呼我。要叫我的姓名：瓦卡莱斯将军！跟这青年人高瓦学学吧，他知道怎样对待上司！”

“我跟姓名和头衔都不相干。还我的钱，或者如数付给我橡

胶，按三百比索作价，运费除外，因为我可不是来空跑一阵的。别的事跟我一点儿也没有关系！”

“别放肆！”

“你也别做骗子，混蛋，流氓！要知道，应该戴白手套来对待夫人。你也不妨向这位绅士学习，他对我说：‘崇拜你的人’。”

“别生气吧，夫人；别生气，将军。”

气得话也说不出来的将军，用一个英勇的姿势吩咐我：

“让我们出去吧；在外边儿，她们就不会打扰我们了。”

向麦唐娜告辞的时候，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对你说过，‘罗沙斯公司’命令我以后不要走瓦乌彼斯河，却取道大河道到印尼里达河，顺流到圣斐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我们在那儿可以把我们的货物委托给地方官，因为地方官就是他们的经纪人，托他把商品装船，取道俄利诺科河运到特里尼达岛去的。”

“小伙子们！那末你们不知道他们暗杀了布里多吗？”

“将军，我们生活在荒野的大牢里啊……”

“他们把他砍成几块，这就偷走了他所有的东西，取得了官职。”

“富内斯上校干的？”

“屁事儿的上校！他堕落了！向这名字啐唾沫吧！记住，在这儿别再提他了！”

他就做了个榜样，把一大口唾沫啐在地上，又用脚跟把它踩掉。

“将军大人，我是小心谨慎的；我让‘罗沙斯公司’明白：对于这条新的路线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我是无论如何不负这个

责任的；他们一同意这个条件，我们就在两个月前装着曼尼奥各、沙拉比亚①和橡胶，离开我们的住所了。可是印尼里达河跟瓦烏彼斯河一样险恶，我们刚进入巴布那瓜河的河口，就把一切东西都损失掉了！我们在最大的苦难之中穿过林莽而来，来求一个藏身之所！"

"那末你要的是什么呢？"

"请你配备一条独木船，派个人到曼瑙斯去，把灾难的消息送去，把钱带来，跟我的买主要，或是从我的账上支，都可以。请你供给我们这四个进退两难的人住所，直到派出去的人回来为止。"

"我们没有船——而且我们差不多没有曼尼奥各了！……"

"给我一个认识路的、划独木船的好手，混血儿柯雷亚就可以跟他同去。要付的钱，我们都付。做将军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

"是啊，那倒是确确实实的！"

麦唐娜听到了这段谈话，便把我叫到一边去。

"先生，我可以把我手下的一个船夫卖给你。"

"你别插嘴！让我们谈话！"

"难道那向导西尔瓦不是我的吗？难道我没有向你证明，他是一个从亚瓜纳里逃出来的工人吗？你不知道彼齐尔没有把买他的钱付给我吗？"

"夫人，如果你愿意……如果将军可以允许我……"

"将军个屁！他不是这儿的头子——开云人才是头子！他只

① 沙拉比亚（sarrapia）：南美的一种豆料植物，树身可制成木器，种子可用作香料，并有防蛀作用。这里指它的果实。

不过是个卑鄙恶毒的家伙，自夸是个管理人罢了。"

"闭嘴！我要叫你瞧瞧，我就是这儿的主人。年青人，你可以指望我给你船！"

"谢谢你！谢谢你！至于划船的人手，如果夫人愿意把那逃亡者卖给我，如果她愿意接受一张在曼瑙斯的支票……"

"付款之前，你拿什么来作担保呢？"

"我们的人。"

"啊，不，那不行！真主！"

"你不信任我，我并不奇怪。从我们的外表看，我们确实付不出钱：我们是光着脚的，邋遢的，贫乏的。我只是想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放在你的手掌之中。把执行我们的任务的人挑选出来吧。重要的事情是，让他带着我们的信尽可能赶快出发，好好照顾我们所要的钱和用品，以及你将要收到的东西：药材，粮食，特别是一些酒，因为在这个荒野里，让生活过得欢乐一点是必要的。"

"是啊，那倒是确确实实的！"

当麦唐娜满肚子心事地走开了，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时，我转向将军请求道：

"将军，给我起个誓吧，这样我就可以指望你的支持了！"

"年青人，我不拿十字架起誓，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我的宗教就是剑！"

他就把右手按在他的皮带上，作为宣誓的保证，庄严地低声发誓：

"天主和联盟！"

黄昏时分，麦唐娜又出现了。她穿一件雪白的罗纱，保护她不受蚊虫的侵扰；她在"野猪"交给我们自由使用的棕榈棚子前

踯躅，以此取悦于我。

我们一直在懒洋洋的火堆旁边默默地打着呵欠，等待着到河上去钓魚来当晚饭吃的人们归来。法朗哥从他口袋里掏出了曼尼奥各，我们正一把一把吃着的时候，看到了这女人。我看到她时，便转过脸去，把帽子拉到额头上，为我凄惨的境况而感到羞耻。

"她在瞧着我吗？"

"大瞧而特瞧呢，但是她假装不瞧。"

"她走了吗？"

"她在逗两条狗呢。"

"别瞧她，她在走近来了。"

"她在走过来了！她在走过来了！"

我抬起头来瞧瞧，我看見她踏倒着茅草走近来了，雪白的映在半个月亮的阴影里。她在我附近经过，挥手向我招呼，微笑地责备我道：

"天哪！我们是谈不拢的了。真看不出怎么会在'罗沙斯公司'里有一笔余额啊！"

我默默瞧着她回到棚子去。法朗哥使劲搖我。

"你听到了？钱迷心窍啦！我们得立刻把她拉拢过来！"

"是的！我倒要瞧瞧她是否再说我'肮脏'了！她一定会跌进圈套！她一定会跌进圈套！一个女人的鄙夷，是不该宽恕的！肮脏！今儿夜里我们要洗洗衣服，在火上烤干。明儿……"

那土耳其女人在院子里摆上她的折椅，靠在椅背上，在星光下呼吸着林莽芳香的空气。她的举动的唯一的目的，便是勾引我。她那凝望着高空的眼睛，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她那假装在黑夜中徘徊的沉思，是想破坏我的安宁。就象在城市里一样，我又

看到了那兽性的、锱铢必较的女人，觊觎着钱财，在向我出卖她的魅力哩！

当我偷看她的时候，我开始感到决斗之前挑战的冲动。她真是个古怪的女人，野心勃勃的女人，有男子气概的女人！最冷僻的河流，最危险的湍濑，都阻挡不了她。她乘着船到处跟踪着采集橡胶的人，用不值钱的小零碎儿去换取他们偷来的橡胶，她自身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她自己的船夫背信变节啦，强盗的袭击啦。她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拚命积累她所梦想的财富，促进交易有所必要时，她还要利用她的肉体。她对服装十分讲究，这便是她对橡胶大老板弱点的一部分攻势。她来到一个居留地，打扮得干净漂亮，芳香扑鼻，她知道她可以依靠人家肉欲方面的指望，来保管好自己的货物。

有多少象今夜这样的夜晚，在那无人知晓的荒原上，她要在热气依然未退的沙地上架起她的行军床，对自己的努力灰心失望，只想痛哭一场，没有一个庇护藏身的地方。在河上过了窒息的一天(太阳烧灼着皮肤，阳光以双重的火焰从水面上反射过来时，又烧红了眼睛)，继之而来的总是黑夜的猜疑：船夫们不满意啦，他们想出恶毒的阴谋啦。继折磨人的蠓虫之后，又来了蚊虫的骚扰，简陋的晚饭，暴风雨沉闷的隆隆之声，以及闪电的刺眼的闪光。她还得对等候机会偷船的水手假装信任，还得替换他们站岗，容忍他们的抱怨和使性子，只为了她在天明时能继续旅行——走向难以通行的湍濑，走往橡胶工人答应给她一公斤偷来的橡胶的沼泽，走往从来不还债的、和看到她的船就躲起来的、债务人的工棚！

她就是这样处于永恒的流徙之中，按着单调的划桨的溅泼之声，她衡量了横在穷苦和辉煌的黄金之间的无穷距离。在独木

船的船头里，由阳伞遮掩着坐在行李上，她总是在心里盘算着帐目，把债务和收入作着对比。她焦急地看到怎样一年复一年地并没有在自己手里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象河流相遇，只在沙滩上留下一些泡沫。她抱怨自己的命运，她想起另一些女人而加强了自己的不满：那些女人生于富裕、奢华、闲适之家，她们玩弄道德只是为了要有点儿东西消遣，她们可以失掉道德而仍然可敬，因为她们具有另一种道德，那就是金钱。而她却羁勒在贫穷的轭下。她凭着双手奋斗，竭力要给老年买取闲暇，竭力要想回到她自己的祖国。而祖国除了让她在怀恋和回忆中获得一些乐趣外，不给她任何乐趣。也许她有个母亲要赡养，有几个兄弟要教育，还有讨厌的债务要偿还。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涂脂抹粉，搽上口红，打扮得花枝招展，借此使货物具有价值，可以获得利润，交易变得经常。

我看到她要想对我这个人取得控制时，我忘记了心头的憤恨，就这样作一番浪漫主义的判断。她贪图的是我的黄金，还是我的青春呢？好吧，她愿意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在这当口，我对她正感觉到不幸者的同病相怜。买卖使她的心肠冷酷；然而，即使她的野心是卑污的，她的心灵一定是因为苦恼和梦幻而悲痛的。她也许就象我一样，在人类的爱情里只尝味过性爱，不留下眼泪，只留下厌烦。可有什么人曾经赢得了她的心呢？当我说到在亚龙拉德我们的船失了事，而且故意提到鲁西安尼多埋葬的地点时，她似乎并没有记起他来。也许她的苦恼是属于另一种的；然而她这高头大马式的女性，对于细致的感情也一定不是麻木不仁的；她的大眼睛有时候露出一种多愁善感的神情，仿佛反映了她所走过的河流的苦恼，反映了她对再也不会见到的景色的回忆。

慢慢地，一个带着宗教意味的旋律，稀薄如香炉里的烟氲，开始荡漾在茅屋周围了。我得到的印象是笛子正在和繁星对话。不久我就觉得仿佛夜色更加蓝了，修女的合唱班正在林莽中心吟咏着，从不可思议的远方传来，让沙沙的树叶声盖住了。原来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正拉着放在她膝上的手风琴哩。

这神秘、亲切的乐声叫人勾起回忆，怀念家乡。每个人心里都感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低语。几个妇人从茅屋里出来了，带着她们的娃娃蹲在演奏者的附近，静听着。和平，神秘，忧郁。好象追随音乐的和音似的，精神摆脱了物质的束缚，神奇地漫游开去了，而肉体依旧一动不动地呆在后面，就象我们周围的草木一样。

我那诗人的心灵能够把声音的语言翻译出来，我懂得这音乐正在把什么告诉听众。它给予橡胶工人得救的希望：当人的手（我希望是我的手）一旦画出了他们所受的苦难的图景，激发世界上各民族的同情，起而反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林莽的时候，这种希望就到来了。这音乐对被奴役的妇人讲安慰的话，告诉她们：她们的儿子将要看到她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自由的黎明。音乐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叹息和梦想，它抚慰我们的痛苦。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我重新经历了我的过去，成了我自己的生活的观众。有多少先兆预言了我的前途将是什么样子！我做孩子时的吵架，我的狂野而任性的少年时代，我的没有温存或爱情的青春！而现在是谁在使我感动，使我的心软弱到这种地步，竟愿意向敌人伸出手来请求他们的宽恕呢？一支近乎幼稚的曲子竟創造出这样的奇迹！毫无疑问，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是个奇怪的女人！我受到了诱惑，开始爱她，就象我过去对待别的女人一样。我开始把她神圣化、理想化！而想到我自己的

处境，我就哭了，因为我是穷苦的，因为我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因为厄运是跟着我的。

第二天早晨，法朗哥去叫醒我，发现我的寝鞦韆是空空的。我正在河边洗澡，他跑到那儿。他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赶快穿衣服，麦唐娜要跟你谈一笔买卖！"

"我的衣服还湿哩！"

"衣服有什么关系？我们得利用这个机会！她天一亮洗过澡就给我们送来了挺象样的礼物：饼干、咖啡、两罐金枪魚。她要跟你谈谈。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因为'野猪'今儿大清早就到橡胶林巡查去了，要到傍晚才回来。"

"她要跟我谈什么呢？"

"她要你让她参加你的买卖。她说如果你派人把钱取来买橡胶，你就该把开云人的这些仓库里的橡胶全部买下来，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能把他欠她的钱还她了。去吧，赶快！"

麦唐娜在院子里，正跟着混血儿和红头发的梅沙起劲地谈着话，她那炫耀着花边和手指的样子，存心要叫他们爱慕得晕头转向。

"她是一只活动橱窗，"法朗哥说，"她要我们买她的布匹、戒指和首饰，就象她穿戴着的，或者更好一点的。她说她独个儿只带了三个土人坐上独木船到这里来的，她把她的船留在黑河边的圣斐利贝村，因为伊桑那河的上游是过不去的。可是她要卖给我们的货色在哪儿呢？我敢打赌，她一定是怕货色给搶走，把船藏在哪个沼泽里，她手下的人跟船在一起，等候着她。"

在闷热的午睡时间里，我决定不经通报，就闯到她自己房间里去見她。我心里背诵一篇我准备好了的演说，激动的心情使

我的脸色更加苍白。我闯进去的时候，她正躺在她的吊床里，昏昏沉沉的，吸着一支装在琥珀烟嘴里的雪茄烟，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她的裙子的边緣以懒洋洋的节奏拂着土地。她一看見我就坐了起来，对我的冒失假装生气。她一面拉拢她解开的短衬衫，一面瞅着我，默默地不发一言。

我用舞台上的装腔作势向她说话，虽然我所表达的感情是真诚的。我垂下眼帘喃喃地说：

"夫人，别注意我的光脚鸭子，或是我的破衣衫，或是我的身体；我的外貌是我的精神的悲哀面具；然而在我的灵魂里，有着一切通向爱情的道路！"

麦唐娜的一个眼色就足以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的心灵急于要得到任何一种爱情，当她满可以明确地引导我的心灵时，她并没有感到我接近她时所怀的真诚；她又不知道如何以灵性的东西作些掩饰，使我当着女人的面而忘记她是个女性。

我处境的可笑使我产生厌恶之感，我便坐在她旁边，决意要惩罚她的愚蠢，给我自己报仇；接着，我就把手按到她的肩膀上，粗暴地把她拉过来，我执拗的手指在她的肉上留下了指痕。她按按梳子，有所期待地抗议道：

"这些个哥倫比亚人好不胆大妄为啊！"

"是大胆，不过是在重要的事业上！"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让我休息！"

"你跟你的头发一样感觉迟钝！"

"啊，真主！"

"我吻你的头，你也不感觉。"

"干吗？"

"倒象是我吻了你的智慧哩！"

"啊，是啊！"

有那末一忽儿，她木然不动，既不看我，也不提出抗议，这倒不是由于贞洁，而是由于惊讶。突然，她跳了起来。

"先生，别摔我！你搞错了！"

"我的心从来不搞错的！"

我说着这话，就咬她的面颊，只咬那末一次，因为我的嘴巴里留着一股淡淡的凡士林和米粉的味道。麦唐娜把我抱在她的胸口，眼泪汪汪地突然说道：

"我的天使，把你那买卖的优先权给我吧！给了我吧！"

其余是我自己的私事了。

十来个圆肚子的娃娃围着我，伸出了他们的葫芦瓢，苦苦哀求。远远地在别的房子里用眼神怂恿他们走上来的、饥饿的母亲们，已经教给了他们求乞的哀号："曼尼奥各！曼尼奥各！"

于是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就设法表示乐善好施，以博得我的赞美。她打开了食品室，举动之间，好象她就是这个地方的女主人一样；她那白皙的贪心的手——由于刚才的冲动而还在颤抖的手，向小叫化子们招呼着。接着她就嘱咐他们称心如意地装满他们的葫芦瓢。孩子们扑在棕榈叶篮子上，就象火星落在麦田上一样；可是一个妒忌的老太婆突然大声叫喊吓唬他们："呀！你瞧！老家伙！"这一群吓坏了的孩子，猛的散了开来，有的娃娃竟摔倒了，宝贵的糠麸撒了一地；有几个机灵一点的孩子就赶紧扑上去，一把把地检起来，塞进嘴巴里，连泥土什么的也都塞进去了。

吓坏小孩子的魔鬼不是别人，正是向导克莱門德·西尔瓦；他是出去打魚的，正拿着空网回来了。孩子们十分害怕他，因为

从孩子们断奶的时候起，大人们就用老头儿来吓唬小孩子，说等他们长大了，老头儿要把他们带到黑暗橡胶林的沼泽里，那儿的林莽就会一口把他们吞掉。

这些印第安孩子们的过分的恐惧，是被古怪的迷信培养成的。在他们看来，老板是一个神奇的人物，是“馬瓜雷”，也就是魔鬼的朋友。那就是为什么林莽帮老板的忙，河流又为他的暴行保守秘密的緣故。这儿是“滌罪之島”：他们看見，监工下了命令，把不听话的橡胶工人，偷东西的印第安姑娘，任性的小孩子，都绳捆索綁，丢在露天，完全赤身裸体，给蚊子和吸血蝙蝠折磨死。类似的懲罚恐吓着小孩子们；而在他们还沒有满五岁的时候，就和一批批的女人一起给派到橡胶林里去了，他们心里害怕那要他们砍伤树木的老板，害怕那因为他们的残酷行为而一定憎恨他们的林莽。一个刀斧手经常伴着他们，他砍下一定数量的树木；于是就可以看見孩子们扑到地上折磨大树，用尖釘和小刀划破树枝和树根，直到榨尽了它最后一滴液体方始罢休。

“你对这些个娃娃作何感想，堂克莱門德？”

“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将来，他们害怕。”

“但你是个吉祥的人。想想我们两天之前的恐惧和我们现在享受着的安宁吧。”

说着，我们想起了即将来临的分离，心里就懊悔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们都默默无言，彼此把眼睛转过去了。

“今儿你跟我的同伴们談过吗？”

“沒有。我们今天大清早就在釣魚，我想他们现在正睡着午觉呢。”

“让我们去看看他们吧！”

当我们经过靠近河流的一个棚子时，我看到一群从八岁到

十三岁的小姑娘，围成一个伤心的圈子，坐在地上。她们穿着肮脏的布片儿；带子似的布片儿用肩膀上挂下来的绳子络住，裹在身体上，所以胸脯和手臂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一个正在她的同伴头发里捉着虱子，同伴在她的膝头上睡熟了；那一个用薄如纸张的达巴里树皮卷着烟卷；另外一个以显然怏怏不乐的神情时不时地啃一个卡依米多树①的奶汁果实。还有一个眼睛迟钝、头发蓬乱的姑娘，正在设法平复一个在她两腿中间踢着蹴着的婴儿的饥饿，把她的小手指塞进婴儿嘴里，来代替吮干了乳汁的奶头。我再也看不到比这一群小姑娘更悲惨的了！

"堂克莱門德，这些印第安小姑娘的父亲回居留地的时候，她们干什么呢？"

"她们是我们的主人们的小老婆。她们或者是被父母用来抵换盐、布和家用器皿的；或者是被强抢过来，作为奴役的赋税的。她们几乎从来没有领略过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她们唯一的玩具一向是沉重的水瓶，或是背在背上的一个小弟弟！她们在不幸的少年时期就作了不清不白的牺牲！她们还没有满十岁，就象受刑似的被迫躺到床上，受主人糟蹋；长大起来萎靡不振，沉默寡言，甚至受着生儿育女的苦却还不明白母亲之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气愤得发抖，继续前进。接着，我看到一个米里底棕榈叶盖成的简陋的棚子；棚子用两根丫杈撑着，丫杈上挂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寝鞦韆。一个面色蜡黄、凝神结想的青年正躺在寝鞦韆里。他的眼睛必定是受伤了，因为他用两块破布缚在额角

---

① 卡依米多树(caimito)：安的列斯岛的一种树，果实呈圆形，大小和桔子相仿，果肉有甜味。

上遮住了眼睛。

“把毯子拉到脸上来的那个家伙是谁啊？他好象看着我讨厌哩！”

“我们的一个同国人。孤独的埃斯特万·拉米雷兹。他的眼睛快看不見了。”

我走近寝鞦韆，揭出他的脸，用充滿感情的声调轻轻说道：

“喂，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你以为我认不出你来了吗？”

第 三 章

一种奇怪的感情始终把我和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紧密地连在一起。我要是能做他的兄弟有多好。没有别的朋友引起我这样的信任——即使在无足轻重的場合也能庄严地坚持不变，而在情感与理智上又占着一席崇高的统治地位。

我们经常見面，但在我们的谈话里从来不用熟不拘礼的称呼。他是慷慨大度的；我是感情冲动的。他，乐观；我，沮丧。他是洁身自好的，柏拉图式的；我是热中名利，纵情声色的。然而，正是这相异之处把我们摘到了一块，而并不改变各自固有的癖好。我们在精神上互相以有余补不足。我提供想象，他提供哲学。虽然我们因为习惯不同而有距离，可是对比之下，也就有了相互的影响。他对我那引人入胜的奇遇假装无动于中；然而在责备我放纵的时候，他心里却洋溢着某种好奇心，也就是说，他自己虽然由于气质使然，干不出这类邪恶的事来，却又不能不承认这类风流事儿大有勾魂摄魄的魔力，因此对这类孳障竟产生了一种向往的心情。我认为他虽然给我忠告，却不止一次准备以我的狂暴来代替他的节制。因此，我逐渐习惯于拿我们双方的看法进行比较；不久，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我的精神上的朋友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意見呢？"

他热爱人生中一切崇高的事物：家庭、祖国、信仰、工作——

一切值得尊敬、值得称颂的东西。他得维持他的家庭，这个义务限制了他的生活，他只给自己留下恬淡的精神上的快乐。他处境贫穷，却慷慨大度，从中领略崇高的旨趣。他旅行，研究，把文明加以比较，着手了解男人和女人——他作了种种的探索，养成了一种冷笑的习惯，当他作出辛辣的分析，说出卖弄才智的怪论的时候，这种微笑便浮现在他的嘴唇上。

从前，我发现他在向某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美人献殷勤，我就想问他：一个没有钱的年青人，是否可能把他为父母挣得的面包，去和一个女人分享呢？我还没有能把那问题提出来，他就打断了我，说出这一句理由充足的话："难道我连梦想的权利也没有吗？"

这疯狂的梦想把他毁了。他变得忧郁、缄默，临了对我也不说知心话了。有一天，我设法试探他："我但愿命运会把我的心献给一个女人，但愿她的父母无论如何不会认为他们比我家更有地位。"他就答道："我也想到这一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抱负也随着这个女人而罢休了！"

自从他吃了这个感情上的败仗以后不久，我就没再看见过他。我知道他走了，但不晓得他的行踪，从他父母相当适舒的生活所暗示的情况看来，他是交运了。而我现在却在瓜拉姑居留地找到了他：饥饿，无用，眼睛上蒙着破布，而且改姓埋名了。

见他处于这种逆境，我心里大为不安；但为了体贴、同情，又不便追根究底地向他打听是如何落到这般境遇的。只是等着他主动向我倾诉衷曲，可是白等了。这个拉米罗已经变了个人。我们久别重逢，我一味回想着过去彼此真诚相处的那段光阴，他却不和我握手言欢，连一点高兴的表情也没有。于是我也冷冰冰地默无一言，作为报复。接着，为了使他痛苦，我卤莽地说道：

“她结婚了！你知道她结婚了吗？”

这个消息使我的朋友复活了，但他已经是一个我所不了解的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了。他不再是镇静的哲学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腔辛酸和怨毒的人，如今他终于从某些方面看出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他抓住了我的手，问道：

“她是个地道的妻子呢，还是她丈夫的姘头呢？”

“谁知道呢？”

“当然啦，凭她的妇德，可以成为福音书里所说的那种理想的妻子；但只有跟一个不会贻误或败坏她的男人结婚才行。可是据我所知，她的丈夫就跟我所认识的许多青楼里的鳏夫、妓院里暂时的逃兵一样，结婚是为了虚荣和金钱，或者只是要得到一个社会公认的名門闺秀。可是他们不久就使她堕落，把她撵走，不然的话，就在神圣的家庭里把她变成荡妇，因为她们的丈夫的爱情，只有靠放浪的行为才能维持下去。”

“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能在上流社会里保持身价高贵的显赫姓氏就行了……”

“谢天谢地，天真居然还存在呢！”

这句话，对于一个象我这样饱经世故的人，产生了针刺皮肤的效果。我等待一个机会来给埃斯特万乃兹证明，我也懂得如何出言辛辣，但是机会不来。他继续说道：

“说到姓氏，我记起了一位部长的軼事。我做过这位部长的秘书。好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部长！他的那个办公厅啊，塞满了来访的人！我很快就看到一件古怪的事情：找职业的人，从他那儿出去时得不着一点儿便宜，可是充溢着骄傲自得之情。有一天，进来了两位衣着入时的绅士。他们是赌場和沙龙的常客。部长伸出手去，请教他们的姓名。

“‘我是沙拉加，’一个说。

“‘我是贡比达，’另一个喃喃地说。

“‘是啊，是啊！真是光荣，真是高兴！你们二位是沙拉加氏和贡比达氏的后裔啊！’

“他们走了以后，我问我威严的上司道：

“‘这两个人的家世引起你那样热烈的称赞，他们的祖先是谁啊？’

“‘称赞？我怎么知道！我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来推论：如果一个叫贡比达，一个叫沙拉加，那末他们双方的父亲一定是顶着这两个姓氏的了。如此而已！’”

我不想让拉米罗看到他的天才仍旧引起我的钦佩，所以我根本不注意他说的话。我要把他当做一个学生对待，却不把他当做导师对待。我要让他明白：艰苦和失望比任何伪哲学教师给了我更多的知识；而他的懦弱的谨慎，他的空想的谦和，他的无用的仁爱，不及我的粗暴的天性更适合于生活的斗争。我们眼前就有着这个伟大原理的证据：在我们两人之间，他就是个败下阵来的人。热情受挫了，理想失败了，他就该想挑战，替自己复仇，强制自己，拯救自己，作一个反抗别人和反抗命运的人。看到他无能、愚钝、悲惨，我带几分无耻地描摹我自己的处境；用我的厚颜无耻使他目迷五色：

“喂！你不问我什么风把我吹到这些个林莽里来的？”

“多余的精力，对黄金国的寻访，某些古老的征服者的隔世遗传的影响……”

“我偷了一个女人，人家又把她从我手里偷走了！我到这儿来打死那占有她的人！”

“恶魔的红羽毛对你并不合适。”

“你也许以为我不可能下这个决心吧？”

“那女人值得吗？如果她就象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一样……”

“你知道这档子事？”

“我想我看見你走进她的屋子去的。”

“那末你的眼睛并沒有瞎掉？”

“还沒有。那是我自己在熏橡胶球时粗心大意搞出来的。我生了一个火，我把当做烟囱用的火管蓋上去的时候，一根鵝蛋的树枝嗶嗶剝剝的燒旺了，浓烟直冲到我的脸上。”

“多可怕！倒象是对你的眼睛报复！”

“是懲罰——为了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

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个启发：据堂克萊門德·西尔瓦说，拉米罗是亲眼目睹圣弗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惨剧的人，是报导富內斯把人们活埋的人。他看到这不平常的搶劫和残酷的事情，我如煎如熬地要想知道那可怕事件的详细情况。

甚至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在这一方面也是可爱的；我们之间的生分逐渐解除，恢复了兄弟般的亲密友谊，这时我心里不再生他的气，我们开始互相诉说自己的不幸。那天我们并沒谈起富內斯上校的残暴，因为拉米罗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的苦处，好象他是迫切需要我的保护似的。

他所讲起的事情之中，最使我痛苦的是他在一个叫做阿根廷人的监工手里所遭受到的闻所未闻的屈辱。那人绰号阿根廷人，因为据说他是从阿根廷来的。他是个可恨的、阴险的、拍馬屁的家伙，他订立了按一公升橡胶换取一把曼尼奥各的无法忍受的制度，给橡胶工人带来了忍饥挨饿的折磨。他跟几个从万杜

阿里奥河逃出来的人一起来到瓜拉姑居留地；接着，他想把他们卖给开云人，他就开始剥削起他自己的朋友来了。他鞭撻他们，迫使他们做累得要死的工作，以此来证实他们体力充沛，以便他把他们卖得最高的价钱。他也管理女人的茅屋，他用未老先衰的女人来奖励唯命是从的雇工们。他凭着那恶毒的制度，赢得了开云人的信任，甚至达到了胜过“野猪”的程度。“野猪”自然恨他，跟他搏斗。

就在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正讲着这些个凌辱的时分，倒霉背运的采集橡胶的工人回来了。他们排成伤心的一队回到木棚里来了，带着橡浆罐和馬沙朗杜巴树①的青枝。他们喜欢用这种树枝熏橡胶，因为它生发出浓浓的烟。他们有的挂起寝褥，躺下来出一身汗，忍受热病的折磨或是埋怨使身体浮肿的脚气病；有的生起火来。女人们则给孩子喂奶，甚至从头上取下盛满橡浆的大瓮也来不及了。

跟他们和“野猪”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身穿雨衣、手指摆弄着巴拉达橡皮鞭子的家伙。他下令把一个大缸弄干净了，接着就用一个葫芦瓢来衡量每个工人的橡浆，一面还用侮辱、恐吓和责駡来威胁工人，尅扣他们应得的、作为晚饭的曼尼奥各。

“你瞧！”拉米罗颤抖着叫道，“我讲的就是那个穿雨衣的家伙！”

“啊！从帽檐下紧瞅着我的那个人吗？没有这样的阿根廷人。他是赫赫有名的骗子莱斯美斯，在波哥大名气很大！”

看到我注意他，这家伙就吆喝得更加厉害，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指望着这样一来，我就会被他那种主人的巨大威力压倒

① 南美洲的一种有乳汁的树。

了，就会认识到我要使这位未来主人满意可不容易哩。他装出一个十分忙碌的人物的神气，向我走过来，一面走一面假装在笔记本上写字，这样他可以有一个撞到我身上来的借口。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那一班的汇报呢？”

我被那蠢才的无礼惹恼了，把脸转向橡胶工人们，说出一番羞辱他的话作为回答：

“我属于花花公子那一帮人。波哥大有些妒忌我的人给我起了个绰号管我叫骗子莱斯美斯；但是，社交活动虽然需要大手大脚的花费，我不骗他们的东西却已有好些时候了。哪怕要冒着被未婚妻听到的危险，我还是宁可把我的订婚戒指拿到人家家里或店里去抵押，这样就可以显得很阔气，因为我的社会地位需要摆阔。我把读书的时间花在给我的堂表姐妹写无头信上，反对她们的求婚者，因为他们并不发财，并不漂亮。我鼓动街角上的人群起哄；我譏誚地对过路的女人指指点点，千方百计地加以诽谤，无非要自封为风月场中的好手。我是区信托部的出纳员；经过部里的成员一致同意，我应命接了这个差使。亏空的十万美元并不完全落到我的袋里，他们只分给我百分之十五。我一面接受了这个任命，一面遵照先决条件的协议，签收一笔并不存在的款子。既然许下了诺言，诺言就是神圣的。起初我抱着生手所抱的模模糊糊的顾虑，可是部里替我做出了决定。我想起了许多混蛋的先例，他们那末放胆抢劫银行、出纳办公室和支付处，却从来不损害他们的好名声。某某伪造支票；某某涂改账目和存款；某某得到了一笔相当于他那‘小白脸’地位的月薪，他在这种地位上聪明地見机行事；因为，一个人不得不背着一袋袋金钱、一叠叠钞票到处奔波，而又不得不熬着贫困，一天复一天地受着没完没了的苦工的罪，象背上驮了大麦饿着肚子赶路的驴

子一样，那可是不公平和不人道的。我来到这些地区，要挨到盗用公款的流言过去了才走。我不久就要回去了，说是我待在纽约，我到家时将要穿着最时髦的衣服，一件皮外套，一双白帮皮靴，然后常去看看我的朋友故旧，另外搞一个有利可图的差使。这就是我这一班人的汇报！”

我讲完了，重新瞧瞧埃斯特万乃兹，我高兴：我找到了显示我自己的尖酸刻薄的机会了。骗子莱斯美斯声色不动地反驳道：

“我的姑妈和姐妹就要把债还清的！”

“拿什么来还？拿什么来还？你们这些财主的儿女，都是穷人。一旦遗产分掉了，咱们就是半斤八两了。”

“阿尔都罗·高瓦跟我半斤八两？怎么呢？在哪一方面呢？”

“在这方面！”我说着就夺下他的鞭子，打他的脸。

骗子跑开了，他的雨衣悉悉作响，他嚷着要别人借一支卡宾枪给他。可是他并没有把我杀了！

“野猪”、麦唐娜以及我的同伴们，跑过来拉住我，接着，一个胖胖的橡胶工人装腔作势地微笑道：

“我可不会闹这样的笑话。如果你碰了我的脸，咱们两个总有一个要倒在地上！”

围住我们的一群人当中有几个人说：

“别吹牛啦，想想‘机灵鬼’在浦图馬约老是怎样用鞭子抽你的吧！”

“是的，可是现在我不论在哪儿找到他，我一定要砍掉他的手！”

“法朗哥，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怎么对你说的啊？居留地的工人们说什么来着？”

"拉米罗为你的英雄气概而高兴，为你的卤莽而沮丧。你叫骗子莱斯美斯当場出丑，橡胶工人都称赞你。可是他们心里都有某一种不安之感——要发生什么惊人事件的预兆。我自己也在发愁。红头发帮我执行你的关于起义的建议；可是沒有人想卷进一場暴动里去，而且他们在怀疑我们的计划，怀疑你。他们恐怕你要领导他们，目的是要在事情过去以后奴役他们，或者把他们卖掉。而且我们也冒着跟公司密探谈话的危险哩。骗子莱斯美斯今儿早晨出发勘探去了，他要把克莱門德·西尔瓦带去作向导。幸亏'野猪'不答允他离开这个地方。"

"你说什么！独木船非在今天夜里开到曼瑙斯去不可了！"

"船那末小，太糟糕了！如果我们都能装得下……"

"可是你难道不明白，这样做就太危险了？我们必须留在这儿。我们耽在这儿瓜拉姑，是逃跑的人能得到的唯一保证。如果他们给拦住了，给逮住了，谁来关心他们的命运呢？我们至少得使他们有时间顺着伊桑那河下去。然后，我们再尽可能想法逃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领事就要来了，我们将在黑河遇到他。我们必须等候的时间，不过两个月，因为麦唐娜会把她的汽艇借给使者，从圣費利浦起，他们就可以用汽艇了。"

"你听我说，老头儿西尔瓦说，他不肯把你一个人留下，而且，那个女人做了鲁西安尼多的情妇，还把他当作奴隶，他也就不愿意接受她的恩赐。"

"可是昨儿我们已经把这件事解决了！堂克莱門德跟混血儿和还有两个船夫一起走！我已经把他们的通行证簽了字！粮食也准备好了。我只要写儿封信就行了。"

法朗哥告诉我的话使我不安，我跑去找老头儿西尔瓦。我求他千万快走，直求得老头儿掉眼泪。

"不要因为我的危险而迟疑不决了！为了天主的缘故，带着你儿子的尸骨走吧！你想，如果你留下来，他们就会识破一切，我们就永远从这儿出不去了！把你的眼泪留着软化我们领事的心肠，使他立刻来解救我们吧！跟他一起回来，日夜赶路，相信不久就会找到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会到了瓜因尼亚河上了。在亚瓜纳里找我们，向曼努爱尔·卡尔多索的工棚打听；如果他们说我们进了林莽，就追踪我们，因为你们立刻就会找到我们的。现在我是在重复考汀奥和苏沙·馬恰多的请求。他们在林莽里迷了路的时候，吻你的脚，恳求你搭救他们：'可怜我们吧。如果你丢下我们不管，我们就会饿死了。'"

后来，我拥抱着混血儿安东尼奥·柯雷亚，跟他说道：

"走吧，可是别忘了我们是应该救出来的！别把我们遗弃在这些个林莽里！我们也想回到我们的草原上去；我们也有母亲要养活！记住啦，如果我们死在这些个林莽里，我们要比不幸的鲁西安诺·西尔瓦更加悲惨，因为不会有人把我们的尸骨带回我们的祖国去了！"

虽然"野猪"醉醺醺地、麦唐娜淫荡地正等着我一起吃饭，我却把自己关在老板的"办公室"里，跟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在一起，写着要堂克莱門德带给我们的领事的文件——一个惊天动地的请求，用狂热和惊险的风格写下来的，就象急湍的洪流一样。

那天夜里，"野猪"站在門口，唠唠叨叨地打断我们的工作：

"要甜酒吧，要烟草和弹药吧！"

然后是红头发梅沙拿着火把出现了，反复地说：

"独木船准备好了，可是没有人运送必须带去抵交旅费的一

公担橡胶。”

而麦唐娜又带着叫人讨厌的、厚颜无耻的神气，走进灯光暗淡的房间里来，狎昵地向我问长问短，把她亲口吮啜使之甜蜜的咖啡，一杯杯地送给我喝，还让我把她的一角围裙当作餐巾来使用。

她当着规规矩矩的拉米罗的面，把她的脸颊挨在我的肩膀上，瞧着我的笔在松明的光照之下一页页写下去，钦佩我写着那些她所不懂得的、和阿拉伯字母截然不同的记号的熟练技巧。

“啊，我能运用你的语言就好了！我的天使，你在写些什么啊？”

“我告诉‘罗沙斯公司’你有好的了不得的橡胶。”

拉米罗很生气，走掉了。

“亲爱的，别告诉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会要我用橡胶付赈了。”

“你欠他们赈吗？”

“债务不是我欠的，可是……我希望你帮我的忙！”

“你给别人的欠赈作了担保吗？”

“是的。”

“可是债务人给了你橡胶？”

“给我橡胶，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债务。”

“于是一棵树压死了他！一棵树，一棵懂得善与恶的道理的树，杀死了他，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吗？”

“啊！你知道？你知道吗？”

“你要记住，我在瓦乌彼斯河上住过！”

麦唐娜惶惑失措，身子向后面退，可是我抓住了她的胳膊，叫她讲出来：

“别紧张，也别发愁！那小伙子自杀是你的过失吗？别否认他是自杀的！”

“是的，他是自杀的！可是别告诉你的朋友！他欠了那么多债！他要我耽在橡胶林里，跟他一起生活！不可能的嘛！不然的话，我们在曼瑙斯结婚！简直可笑嘛！在我们最后一次旅行中，当我们在湍濑附近过夜的时候，我叫他醒悟过来。我坚持要他离开我，要他回去！他哭起来了。他知道我胸衣下面有支手枪。他俯在我的吊床上，好象是闻我的香气，好象是抚摸我。突然，砰的一枪！我的乳房都浸沒在他的鲜血中！”

麦唐娜被她自己的故事所震惊，挪动身子，向房門走去，双手放在短衫上，好象是设法遮盖那热烘烘的血迹似的。于是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接着，我听到邻近的棚子里发出了哭喊、怒駡和诅咒。堂克莱門德·西尔瓦和我的同伴们把我围住了，十分憤怒。

“他们把它扔掉了！可怜的尸骨啊！他们把它扔掉了！”

“啊！可能吗！”

“我儿子的尸骨，我不幸的儿子的尸骨，他们把它扔到河里去了，因为麦唐娜，这不要脸的母狗，她見了我儿子的尸骨害怕！现在，是啊，现在让我们戳死这些畜牲！把他们统统杀掉！”

沒有多久，我看見了解缆离岸的独木船上的、气疯了的老人的侧影。我涉水过去，再三拥抱他，听到了他最后的忠告：

“杀死他们，那样我才会回来！可是宽恕可怜的阿丽茜亚吧！看在我的面上，宽恕她吧！当她是玛莉亚·海尔特罗迭綠吧！”

独木船开船了，我们知道旅人们正在那凶险的河上阴影里向我们挥动着手臂。我们哭泣着，反复说着鲁西安尼多的话：“再会了！再会了！”

在我们头上，是那无边无际的天空，是热带的繁星之夜。

而繁星使我们心里充满了恐惧！

第 四 章

我写下我们的冒险记以消磨时间，现在已经六个星期了。我是在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的建议下写起来的，就写在开云人放在他写字桌上的现金簿上；这本簿子不过是一件毫无用处的、沾满灰尘的装饰品而已。奇怪的剧变，无关紧要的细节，充满了暴行的篇页——这种种构成了我的故事的起伏不定的线索；我怀着悲伤把这一切记述下来，因为我看到我的一生什么大事也没有做成。一切都是渺不足道的，不能垂之久远的。

我搜索词汇，集句成篇，都是信笔疾书，一挥而就；谁要是以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写作，那就错了。我唯一的动机是要把我的冒险的大致情形写下来，去感动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写下我的热情和缺点的经历来，向他告白，瞧瞧他是否能欣赏那些个我身上具有的、而他却注定不会有的品质，瞧瞧我能不能激励他采取行动，因为，怯弱的人能够把自己与冒险的人进行比较，总是最有效的鞭策。

我们已经把一切互相倾吐过了，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再讲的了。自从我们分别以来，他在波利瓦尔城做过生意人，在卡隆尼哪个支流上当过矿工，在圣弗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行过医，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丝毫趣味和魅力。没有一段具有特色的插话，没有一个独特的举止，没有一件突出在日常生活之上的

意外事件。正好相反，我倒能够把我自己在生活道路上的足迹指给他看，这些足迹也许是过眼烟云，却决不可能和别人的混淆不清。在向他指出以后，我要详细加以描摹，带着夸大也带着辛辣，全随着记忆所唤起的情绪而转移，现在，我就在这些瓜拉姑的工棚里唤起这些记忆。

如果“野猪”能读懂他在我心里所激起的评价，他就会报复，把我赤身裸体地投在“滌罪島”上，让虫豸来了结讽刺家和他的讽刺。可是这位“将军”甚至比麦唐娜还要沒有文化。他只是设法学会了歪歪扭扭的签名，却不懂得他所写的字母；他把他画的花押看作是他的军銜的高等象征。

我时常听到他的凉鞋啪噠啪噠的声音；于是他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来和我闲谈了。

“我估计那独木船现在已经过了犹鲁巴里湍瀨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骗子莱斯美斯……”

“别发愁！他在印尼里达河上，这星期会回来。”

“将军大人，他是奉了你的命令出去的吗？”

“我派他到本达雷去追捕印第安人的。我们要增加橡胶工人。年青人，你写那末多写什么呢？”

“练练我的字啊，我的将军。免得拍打蚊子拍得无聊……”

“那是个好主意。我因为不练字，把我懂得的一点儿也忘掉了。幸亏我有个兄弟，他倒是个拿笔杆儿的好手。他们说他字写得很糟，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看見他不用字典就写滿了半页之多。”

“你的兄弟也在圣弗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吗？”

“不，不！他干吗要在那儿呢？”

"我的同国人埃斯特万·拉米雷是你的一个朋友？"

"我已经多少次肯定地回答了你啊？我们一起从那印第安人富内斯手下逃出来的，你也知道托玛斯·富内斯是个印第安人。如果他逮住了我们，他就要砍掉我们的脑袋。因为我认识开云人，我就去跟他了。我们从馬罗阿沿瓜因尼亚河而上，然后从米卡河和拉亚奥河到印尼里达河。于是你就看到我们在这儿，在伊桑那河上定居下来。"

"将军，我的同国人十分感激你哩。……"

"他很清楚我上这儿来，不是因为我害怕了，倒是为了避免卷进纠纷里去。你知道，这强盗要对杀死六百条人命负责。那只是指基督徒，因为谁也不会计算死掉的印第安人。请你的同国人把关于他们的屠杀告诉你吧。"

"他已经告诉我了。我把它们记下来了。"

圣弗尔南多是个大约六十多戶人家的村庄，可是三条大河在这里汇合，增加了它的繁荣。左边儿流着阿达巴波河，水是红色的，两岸是白色的沙滩。前边儿是瓜维阿雷河，水是火黄色的。右边儿是雄壮的俄利诺科河。周围都是林莽，林莽！

所有这些河流，都是一九一三年五月八日富內斯大屠杀橡胶工人的見证。

可怕的橡胶——这黑色的偶像——惹起了残酷的杀戮。就是为了它，各橡胶采集場的老板互相竞爭。甚至总督也做橡胶买卖。

别以为我谈到富內斯的时候，只是在讲一个个别的人。富內斯象征一种制度，一种心灵的状况，象征对金钱的渴望，象征卑鄙的猜忌。富內斯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虽然只有一个人用过

这不祥的名字。

牺牲印第安人和树木，一味追求虚妄的财富；屯积便宜的商品，用十倍的利润卖给雇工们；总督的商店参加竞争（他们做买卖可以不付捐税，凭官方资格推销，左右逢源）；林莽的影响，又象酒一样的使人堕落；——就是这些个因素，促使圣弗尔南多的一帮人产生一种冲动和欲望，要利用一桩暗杀案，来为所欲为地实现他们的愿望。

总督一只脚在公事房里，另一只脚在商号里，同时进行着经营管理，揩住源源不绝的捐税不放。你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非法的行为。这是环境使然的一种相反相成的办法，因为管辖的那一块领土就象地产一样，支付着享用它的宠儿的薪水和费用。那一个地区的总督就是老板，他的下属靠他过日子。他们是他的特别的雇员，他们执行着宪法规定的职务。其中包括一个法官，一个文官，一个户籍员。总督对他们信口发号施令，给他们薪水，也随意把他们免职。古罗马民政官在城市广场上恩施正义的日子，又以另一种形式在圣弗尔南多复活了：那是一种通过拿薪水的党羽来执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全权形式。

常常可以看到村子里新来的人站在一所小客栈門前，对客栈老板说道："法官先生，你秤完了橡胶，劳驾办一下公，好让我们提出控告。"而回答的却是："今天我沒法儿顾上你们了。这个星期不审判。总督要我忙着把曼尼奥各赶紧送到贝里巴蒙尼他的工人那儿去呢。"这种情况是并不稀奇的。

在那儿，这样做法是合法的，正确的，合乎人情的。人人有关切总督的收益的权利，因为这项收益是薪水的寒暑表。总督的钱袋干瘪了，薪水也就少得可怜了。

总督罗勃多·布里多是他的子民的商业上的冤家对头。虽然他并没有征收什么愚不可及的捐税，但还是存在着反对他的阴谋。他的不祥的命运驱使他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橡胶的全部出口税都应在圣弗尔南多以金币或银币支付，设在波利瓦尔城的商业公司的支票一概不收。谁有现金呢？吝啬的人，而他们把钱积起来并不是为了出借的。他们以苛刻万分的价格，向那些急于要搞到现金付出口税的人，买进橡胶。起初，阴谋作乱的人们自己也纷纷参加这种买卖。接着他们就在那条命令里看到了作乱的借口。他们非难布里多竟发布这样的命令，是因为他明知现金缺少，趁此机会，阴谋通过党徒们用小得荒谬的价钱买进橡胶。于是他们就杀死了他，抢劫他的财产，把他的尸体在村子里拖过；而且在一夜之间，七十个人失踪了！

"好几天以前，"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继续告诉我说，"我就觉察到了不祥事件的迹象。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是有几个人已经说动了富内斯，使他相信他适合于统治这个区域，甚至要当这个共和国的总统都行。他们倒并没有预言错，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之内，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暴君，是象这一大片橡胶区的折磨者那样左右着人们的生命财产的。橡胶区的两条出路，都被俄利诺科河上的阿都雷斯与馬依布雷斯湍濑，瓜因尼亚河上的阿馬纳多纳税关，封锁住了。

"有一天，我到富内斯上校的屋子去，正赶上他在关着通向院子的門戶。虽然他看見我时立刻把門关上了，我已经设法瞅到了里边的许多橡胶工人，他们坐在栏杆上和厨房的石凳上，正在擦着武器。我后来知道，这些人是从巴西蒙尼居留地搞来的，半夜里跟着别处几个老板手下的橡胶工人一起到达，小心地藏了起来。

“富内斯看到我已经瞧见他们，感到惊惶，便露出阴险的微笑，低声对我说：

“‘我不放他们出去，是因为他们都喝得烂醉了！他们都是我们的人！你要什么吗？’

“‘我欠爱斯比诺沙一千个博利瓦①，他因此纠缠着我要账。如果你能借给我这笔钱……’

“‘我是天生给朋友们帮忙的！爱斯比诺沙再也不会跟你要账了。你将要有一个机会用你自己的双手来清算债务了。等到总督回来的时候吧。’

“布里多在黄昏时分乘着叫做‘亚桑娜’的汽艇从卡西吉阿雷回来了。因为他害着热病，他在几个官员的陪同下，立刻就回家去了。他的敌人已经把附近河上的船只都拿到了手里，以防止任何人逃跑；这时候他们就拿走了总督汽艇上的舵，把它藏在俯瞰阿达巴波河的、富内斯的一家铺子后面的房子里。

“不久，黑夜来了，那是一个阴森可怕、雷电交加的夜。一群群人从富内斯的屋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温彻斯特连珠枪，脸上蒙着巴也东，只露出眼睛，让别人认不出来。他们喝了朗姆酒，在酒力影响之下兽性发作，歪歪斜斜地走着。他们在村子里三条冷清的街道上分散开来，去进行袭击，心里记忆着他们要杀死的人的姓名。他们之中有好多人暗暗把黑名单扩大了，加上了一些他们厌恶的人或者跟他们有宿怨的人：债权人，仇人，老板。他们紧挨着屋子行走，闯到了睡在人行道上的猪猡身上。‘该死的猪，险些儿绊了我一跤！’

“‘嘘！别作声！别作声！’

---

① 博利瓦(bolivar)：委内瑞拉的货币单位，9.36 博利瓦等于一英镑。

“在卡彼齐的铺子里，有一群毫无防备的人在柜台旁边打着纸牌。五个袭击的人，包括富内斯在内，在铺子附近的黑暗里窥视着他们，等待着不久就要从附近角落里轰然响起的枪声。已被判处死刑的总督的卧室里，点着一盏灯，透过雨点闪出青光。洛彼兹的一帮人偷偷爬到开着的窗口。布里多正躺在寝榻上吮着汤药。他突然坐了起来，望着外边的夜色。‘谁在那儿？’二十枝枪的枪口回答了他的问题，使房间里充满了硝烟和鲜血！

“那就是可怕的信号，就是大屠杀的开端。铺子里，街道上，家宅里，纷纷发出了枪声。混乱，突发的火光，哭喊，在黑暗中奔跑着的黑影！这場屠杀越来越狂暴，以致暗杀者都自相残杀起来。人们在惊心动魄的黑暗中纷纷向河流逃跑，拖着尸体的手脚和衣裳，摔倒在尸体身上，就象背着太重的东西的蚂蚁一样。逃到哪儿去呢？躲到哪儿去呢？妇人和孩子疯狂地四处乱跑，寻找着避难的地方，却跑到了杀人的一伙那里，还没跑到，就给开枪打死了。‘富内斯上校万岁！打倒捐税！自由贸易万岁！’

“一个命令象箭，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传开了：‘到上校家里去！到上校家里去！’这时候，从阴暗的河岸边传来了‘亚桑那’馬达的隆隆声。‘离开村庄！到船上去！到上校家去！’

“射击停止了。富内斯在他的屋里和仓库里走来走去，接见着粗心大意的人，一面把将要在后院杀掉的人们分开来，一面公开地狞笑着。‘你到船上去！你跟我待在一起！’院子里不久就充满了心惊胆战的面孔。在朝着河流的墙头的門口，富内斯的心腹贡沙莱斯拿着砍刀待在那里。‘上船吧，伙计们！’谁走出門，谁就被砍掉了脑袋，滚到为了建筑房子而挖掉了土的窟窿里去了。

“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声哭诉！

"黑夜，馬达，暴风雨！

"我从点着一盏灯的走廊上的一个窗口望出去，看到一群被囚禁的人正绕着圈儿，害怕穿过那充满恐怖的門；直覚把残酷的危险告诉他们，使他们心惊胆寒，象在青草上嗅到血腥气的公牛似的，毛骨悚然，逡巡不前。

"'上船啦，伙计们！'瓮声瓮气的声音又在不祥的門那一边叫起来。没有一个人走过去。于是就点起名来了。

"那些在院子里的人怯弱地抗拒着命令。'你先去！''他们叫的是你！''干么逼我呢？'他们把自己互相推向死亡！

"他们开始把一捆又一捆的东西搬到我所在的那个房间里来：橡胶，商品，箱子，曼尼奥各，都是从杀掉的人那里取来的战利品，也就是他们牺牲生命的物质原因。有的人死掉，是因为他们的仇敌贪财而起了杀心。有的人，因为他们是某一个橡胶老板的雇工，为了使他不能再和他们竞争，就得缩小他的产业人员。有的人遭到致命的暗算，因为他们向老板预借工资，欠着很大的债务，杀掉了他们，他们的老板就会破产。有的人发出痛苦的叫喊死去，因为他们是可恶的总督的下属、雇员或亲友。其余的人则死于嫉妒、怨恨或反目。

"'你怎么能连枪也不拿一支？'富內斯问我。'你不曾想帮助我们——而且是在我替你扫数还清债务以后！在这把砍刀上就可以看到收条！'

"他把已经砍出缺口的、鲜血淋漓的刀锋凑到灯光之下。

"'别让人们以为你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敌人，别冒这个险，'他补充道。'你必须搞到使人信任你的凭据——一个头颅，一条胳膊，能搞到什么就搞什么。喏，把这支枪拿去干点儿搜索

残余的工作吧！你只要遇上德叶比安尼或是巴尔多美罗就好了！’

“他用友好的方式搅着我的肩膀，把我带到了街上。

“靠近港口，在馬拉戈阿绝壁旁边，几盏灯聚在一起，往下向河滩移动，照亮了河水和沙土。灯火由女人们拿着，她们蒙着围脖儿鸣咽啜泣，寻找着她们的丈夫的尸体。

“‘咳！他们在这儿把他开膛破肚，挖掉了肠子，丢在死水里了，可是明儿早晨他一定会浮起来的！’

“用面具遮住脸的男人们，拿着蜡烛，正在把被害者的尸体藏到垃圾坑里，遮掩杀人者的责任。

“‘把尸体扔到河里去！别丢在这儿的院子里，因为尸体立刻就要发臭了。’

“一个老太婆这样大声叫道；因为他们不理她，她开始把火灰堆在那些临时坟墓上。

“行凶的人们互相猜疑，在角落里遇上了，就蹲下来改变自己的身材和动作，叫人认不清楚。有些人走拢来摸摸衬衫袖子，因为富内斯手下的都要把左边的衬衫袖管儿卷起来。他们闹不清楚旁边走的是谁，也闹不清楚身边的人在追踪谁，他们并不问话就分开了，彼此也没有认出是谁来。雨停了，没埋葬的尸体消失了，但懒洋洋的黎明迟迟不来结束这讨厌的恶梦般的黑夜。这帮人走散的时候，有一个人把脸转向旁边的人，借着纸烟的火光看看对方的脸。

“‘瓦卡莱斯吗？’

“‘是！’

“第一个开口的那个人，听到带着鼻音的话，就用力乱砍瓦卡莱斯的高大的颧骨。

“‘野猪’现在告诉我，砍他脸的，就是富内斯本人，对方原来想砍断他的脖子的。然而在圣弗尔南多，他可不敢说出行凶者的名字，怕上校再下毒手。他却添油加醋地编了个故事，说他是在黑暗中和结成一伙的十个行凶者英勇搏斗时受了伤的。

“你真该看一看圣弗尔南多的人民为了苟全性命所走的可悲的极端，他们竟匍匐在暴君及其亲信脚下曲意奉承。好一片拥护、赞扬、友好啊！控告象寄生植物一样的生长起来，缠住了活人和死人，而谣言和诽谤又象瘟疫似的蔓延开来。在这场灾难之后幸存的人失去了悲叹和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有被搞得永远开不出口来的危险。人人变成了密探，锁着的门背后，墙头的裂缝里，都藏着耳目。无论谁离开村庄、或是打听失踪的亲人、或是询问同乡住在哪里，都可能被宣布为叛徒，被迫在沙土上掘一个洞，给齐胸活埋在这个洞里，丢在那里给太阳烤，给兀鹰啄掉眼睛。

“但暴行也不光是局限于村子里的人。恐怖、征服和毁灭的浪潮也波及到了林莽、河流和大道。大家在被别人杀死以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又拿杜撰的、暴君的命令，给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暴君这一面则给以默许，因为他让他们互相残杀就可以借此摆脱他们。

“布里多靠橡胶发财的故事是个荒谬的笑话。经营橡胶的人们十分清楚：这种植物黄金并不替哪一个人招来财富。这些个森林的统治者只有账面上的债权，欠债的人是：除掉用生命偿付以外永远还不了债的雇工，人数日益减少的印第安人，盗窃他们所载运的物品的船夫。在这些个地区，对于奴隶和奴隶主，奴役都是终生的事；双方都一定要死在这里。一种注定失败的命运和诅咒纠缠着每一个开发那绿色矿藏的人。林莽消灭他们，林莽

拉住他们，林莽呼唤他们以便把他们吞没。那些逃走的人，即使到了城市里，肉体上和心灵上却还是背着那种诅咒。年老体衰，灰心沮丧，只有一个指望：回去，回去，心里也明白回去就是毁灭。而那些留下的人，那些不理睬林莽的呼唤的人，也在贫穷中萎顿下去了，生着不知名的怪病，成为医院里生疟疾的病肉，听任刀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割掉他们的肝脏，仿佛是做了亵渎印第安人和树木的事情而蒙受惩罚。

"圣弗尔南多的橡胶工人的命运将是什么呢？想想这事，叫人心惊胆寒。他们在悲剧的第一幕之后就脸色发白了；可是他们所抬出来的军事领袖却获得了力量，挣得了名声。他们让他尝味了鲜血，而他仍旧渴欲饮血。让他上台吧！他以一个商人、一个橡胶老板的资格杀人，目的是为了压制竞争。然而在橡胶林和居留地，竞争者依旧存在，他就为了同一个目的，打定主意要扑灭他们。这就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谋害他自己的党羽的缘故。

"'逻辑胜利了！'

"'逻辑万岁！'"

在这些个没精打采的放荡日子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苦痛联合起来袭击我的生存。我的消沉和怀疑，是淫欲消乏的结果，是被麦唐娜的接吻吮咂得精力衰退的结果。这不知足的母狼用她的气息把我的丹田之气消耗殆尽。她把我象倒过来燃烧的蜡烛一般消之耗之。

由于她是狂热的、刺激的、贪得无餍的，由于她那任性专横的肉，她那肇祸招灾的乳房，我憎恨她，嫌恶她。今天，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一种对于理想的纯洁的女人的渴望，那样的女人，她的手臂可以化不安为镇定，化狂热为冷静，使人浑然忘却恶德和情

欲。今天，我前所未有地惋惜我在那末许多姑娘身上错失了的东西；我曾对她们寄以梦想，她们曾以爱慕的眼光凝望着我，贞洁的心曾秘密地怀着使我幸福的想法。

就说阿丽茜亚吧，虽然她不懂世故，过于任性，她却从来没有失掉她那女儿本性，哪怕是在我们最亲昵的时刻里，她也知道保持尊严。我暴躁的脾气，我不断的怨恨，我想起她时在心头汹涌的愤怒，都无法使她的那种端庄减色。即使今天我把她当作堕落背信的人而舍弃了她，我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她和那土耳其女人何等不同啊！她在一切方面，不管是论姿色、论年纪，都胜过那土耳其女人！那个讨厌的鬼婆娘已经到了衰老和肥胖的极限。我第一次見到她时就看在眼里了。虽然她过了四十岁，亏得她的化妆术，人们在她的头上无法看到一根灰白的头发；但是我可以猜到的啊！

唉，可憎可恶的人真叫人感到厌烦呀！唉，送上門来的那种接吻真令人作呕呀！为了推进我们的计划，我被迫把麦唐娜在我心里引起的讨厌之感掩盖起来。而我的憎恶无尽无休，因为我的伙伴们在这件卑鄙的诱骗她的事情上，谁也不能代替我。她拒绝他们，因为她知道只有我才是在"罗沙斯公司"有存款的人。为了解救我自己，我竭力露出疲倦的迹象，说话粗暴，表示出叫人受不了的轻蔑。我終于激烈地和她闹翻了。而现在我就不知道怎样再去取悦她。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几天夜里，橡胶采集人蜂拥来到女人们的窝棚，因为根据老规矩，为了奖励他们一星期的良好行为，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刚熏完橡胶，身上发出烟和污泥的臭味；他们挤在警卫的四周，用淫猥的手势请求轮到他们。不大情急的人拿他们的权利来和急不及待的人交换烟草、橡胶、或是

奎宁丸。昨天夜里，两个乡下姑娘在通向工棚的最高一层踏板上，拉直了嗓子号哭。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挑中了她们，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野猪"用鞭子威胁她们，侮辱她们。有一个姑娘，痛不欲生，纵身跳下，折断了一条胳膊。我们拿了灯走出去，把她抬起来，我把她安置在我的寝褥蓆上。

"混蛋，混蛋！你们已经把这些不幸的女人糟蹋够了！你们不论哪一个，沒有男人保护的，有我在这儿！"

沒有人吱声！有几个印第安女人走近我。在另一个棚子里，有几个已经用诲淫的笑话刺激起情欲的大汉，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继续熏着橡浆，摇曳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象转动烤肉叉一样，在浓烟上转动一根棍子，串在棍子上的橡胶球正在凝结起来，他们时不时地把金属小杯子或杓子里的乳白色树胶汁，浇到球上去。

"听着，"有一个人对我说道："如果刚才发生的事使你那末伤心，那咱们就换个班儿：把麦唐娜借给我们试验一下。"

因为我并不责罚这个无礼的家伙，麦唐娜就光火了。

"听到了这样的话，你还交叉着手臂站在那里？对我就沒有尊敬？意思是我就沒有一个男人？真主！"

"你有啊，大家都是你的男人！"

"那末把你亏欠的还给我吧！"

"我什么也沒有亏欠你！"

今天早晨，当我听了我朋友们的劝告，跑去抚慰她，向她承认我是有负于她时，我看見她已经打扮好了，但是正在生气，而且是眼泪满面。

"忘恩负义的人！竟告诉我你不履行你的诺言了！"

我抓住她的面颊，不晓得吻她什么地方才好。接着我突然

退了回来，激动得脸色发白，跑出門去了。

“法朗哥，法朗哥，天哪！麦唐娜戴着你老婆的耳环！格里塞尔达的翡翠耳环！”

第 五 章

我将怎样来描绘法朗哥听到我叫喊时黑着脸的痛苦表情呢？他跟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在一起，坐在巴尔巴戈阿上，一直在瞅着红头发梅沙用棕榈纤维编织篮子，同时也听着红头发梅沙讲解编织的简单方法。我刚把他老婆的名字说出口，他就用本能的勇敢精神握紧了拳头，好象准备保卫她似的；但接着他想起自尊心被损害而羞红了脸，低下了头。

"那个女人的命运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愤愤地问道。

他一面继续编着篮子，一面竭力显得镇静自若。

突然，他用粗暴的调子说起话来了，好象是拔刀一击，劈开了沉默。

"我要瞧瞧那耳环，我要亲自来证实！那个偷东西的土耳其女人在哪儿？"

"别嚷嚷，不然你就要害了我们了！"我们悬求道，佐拉伊达嘴里衔着一支没有点上的香烟，正在走近来。

法朗哥巧妙地给她点一个火，麦唐娜向那火焰俯下身来时，我看見他好不容易才算克制住了一时的冲动，沒有去抓住她的耳朵。

"就是这副耳环，就是这副耳环！"他回过头来时反复说道。接着他就一言不发，脸朝下倒在褒楸藋里了。

确切地说，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没有安静过。杀一个人！那是我的计划，我的义务！

我感到脸上一股冷气——暴风雨的先兆。时常想到的、时常求索的那个时辰，在一个糟糕的时机到来了。我求之于将来的，却見之于现在了。自从走上复仇的道路以来，始终把那收場的最后一次冲突看得微不足道，因为收場反正远着呢。然而今天看到收場已经迫近，才发觉不胜负担；因为我已经丧失健康，沒有精力昂首阔步地进攻了。

可是他们决不会看到我逃避危险。我一定要面对危险，甚至不加考虑，不听我意识深处涌起的模模糊糊的警告："你要送命了，你要送命了！"

加深我的忧戚的，便是我的朋友们在结束这种局势的方法上的意見一致。

"如果巴雷拉在这儿附近，我该怎么办？"

"宰了他，宰了他！"

而你自己，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啊，你也同意这一个致人死命的忠告；而我呢，也许是由于懦弱，却指望你抱一个慈悲为怀的谨慎态度。好吧，我就要冷酷无情，因为你们愿意这样。感谢你们，悲剧就要来了！

认清这一点吧！

格里塞尔达！格里塞尔达啊！

法朗哥和埃里昨儿夜里看見她了。她在駁船的甲板上，駁船来到附近的死水湾头，来装走偷来的橡胶。她在给偷运橡胶的人掌灯，如果她不认识我的伙伴，她至少知道我们是在寻找她，因为猎狗馬代尔和多拉跳到水里去招呼她，她便在开船的时

候把狗带走了。

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第一个发现印第安人在把橡胶从栈房里取出来，在黑暗中驮运到什么秘密的码头去。受我们保护的那个姑娘，有一天夜里在他给她包扎断臂时告诉他的。我们知道这件事后，这个印第安姑娘又叫我们躲在一个地方，偷看他们怎样背着橡胶穿过密密层层的乱丛棵子而去。十个、十五个、二十个本地人，只懂亚拉尔语的印第安人，带着偷运的东西在我们身边经过，无声息地走着路，仿佛走在地毯上一样。而使我更为惊奇的是，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竟是这个行列的殿军。

“抓住她！绑架她！不让她走！”看見她消失在黑暗中时，我们这样低声私语着。我们一到就把枪藏了起来，这时候枪还沒有来得及拿出来，就跑到她的茅屋去。用来叫蝙蝠目眩的灯点在那里，象心脏一样地跳动着。行李一动也沒有动。余温尚在的吊床上放满了绒毯和垫子，使蚊帐下好象还有人在酣睡似的。虎皮做的高跟拖鞋放在那里；剩下的一段纸烟还在角落里冒着烟。看到这一切细节，我们才放下心来，吁了一口气。麦唐娜出去可不是逃走。但我们必须警惕。

第二夜，我们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法朗哥和埃里，围着腰布，肩上抗着包裹，光着身子，参加了运橡胶的印第安人的行列，目的是要发现他们通到秘密港湾去的路，探悉印第安人的阴谋。同时，拉米罗在他的棚子里款待“野猪”，我和佐拉伊达一起过夜。发生了一件沒有预料到的事：猎狗发现沒有人管它们，便追踪着我的同伴，这就找到了它们过去的女主人；而她又巧妙地把它们带走了，一句话也沒说。这件事是否有利，我们可不知道。

“要不是那几条狗，”黎明时法朗哥告诉我道，“我就认不出

她来了。那末瘦，那末没有血色，那末憔悴！我们一看见船上的灯光就离开印第安人，这是个大错。我们从行列里出来，在黑暗中相距不远地紧瞅着事情的经过。可是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会把我们杀死的。这可怜的女人，她把灯提得高高的，焦急地到处张望；接着，他们立刻就解了缆，把船开走了。"

"真倒霉！他们可能不回来了！"

于是红头发说道：

"我们要把卡宾枪掘出来，推托说是我们要去找橡胶，从今天起，我们要搜索这些个湖沼。找到藏船的地方，是容易的事；如果格里塞尔达把狗带在身边，向猎狗吹个口哨就够了。"

现在他们已经走了五天了，事情悬而未决，把我急得发疯！

麦唐娜很狡猾。她的作假使我忍无可忍。有时候我真想威胁她，把巴雷拉和招募工人们的事告诉她，逼她把一切都泄露出来。有时候我又放弃了希望，竭力听任命运随意摆布，听任事态往坏处发展，自己则转身回避，这样我就可以感到它们的逼近而不致大惊失色。

可以在谁身上寄托希望呢？在老人西尔瓦身上吗？天知道那独木船有没有失事呢！如果他们到了曼瑙斯，我们的领事读到我的信时，一定会说是他的管辖权达不到这些个地区——或者，反正也差不多，他不过对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说来才是个哥伦比亚人。也许他听到了堂克莱門德的故事，会把波哥大经度署绘制的那张豪华的、撒谎的、残缺不全的地图摊在桌上，在地图上找了好久以后，说道："这儿没有这些个河流。也许是委内瑞拉的河流。你得跑到波利瓦尔城去。"

于是，十分傲慢的，他就会继续躲在他那无知的壕沟里了，

因为这可怜的国家，她自己的子民对它茫无所知，甚至连她的地理学家们也茫无所知啊。

不过，同时我对麦唐娜必须有所戒备。我始终憎恨她的贪心不足的特性。她象一只生着两根触须的龙虾：在爱情问题上是淫荡的，在金钱问题上是吝啬的。今天使我特别厌恶的是她的虚伪；她的虚伪不见得逊于我的精明。但她巧妙的欺骗手段不过是几天以前才开始耍起来的。

也许，正如拉米罗所怀疑的，她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消息？那末巴雷拉又怎样了呢？骗子莱斯美斯又怎样了呢？开云人又怎样了呢？

“佐拉伊达，如果有什么人说你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就说对了。”

“真主啊！你既然宁可喜欢印第安姑娘……”

“你自己也该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你变心是因为那一次吵架……你甚至责备我没有偿还你！我能够拿什么来证明我的诚实呢？只有一个人过去跟我有过商业上的来往，而现在是住在这荒僻的地方的，他倒能够向你保证我的正直。我们派到曼瑙斯去的独木船回来时，我要到亚瓜纳里去找他，因为我欠他几个贡多。他叫巴—雷—拉！”

麦唐娜从床上坐了起来，她一面眨着眼睛，一面张开嘴唇说道：

“那尔西索？是你的同国人吗？”

“是的，就是跟一个叫做彼齐尔的家伙做生意的人。虽然他并不认识我，我在瓦乌彼斯河上游的时候，有幸收到他寄给我的钱，目的是叫我给他招募些印第安人和雇工。后来，我奉到命令停止招募，因为他自己决定要在卡桑那雷招兵买马。一个奇怪

的、有胆略、有雄心的人！到了最后，他又建议用低价把多余的橡胶工人全部都让给我。他并不考虑当时我已经欠了一笔他寄给我的钱！我要去看他，把賬还给他，跟他作一笔好交易，因为现在瓦烏彼斯河上的橡胶工人能卖很好的价钱。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我要做橡胶工人的买卖，不做橡胶的买卖。”

听到这番话，麦唐娜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膝头上，突然激动地说道：

“巴留拉的雇工一个钱也不值！他们都在挨餓；他们都患了瘧疾！他们沿着瓜因尼亚河一路侵袭移民们的居留地，見到什么搶什么，見到什么吃什么，鸡啊，猪啊，生的絲兰粉啊，香蕉皮啊。他们都象魔鬼一样咳嗽，象蝗虫一样狼吞虎咽！有些地方，居民不得不开枪撵走他们。彼齐尔到他的圣馬塞利诺种植园去接他们。有几个生病的哥倫比亚女人，他照原价卖给我一个。”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你有必要知道吗？”

“是……不……如果她已经来了，我倒想跟她谈谈。首先，我想打听一些关于这些人的消息，其次，我也要求她謹慎小心，不要声张。”

“关于什么事？为什么呢？”

“凡是我对她失掉了信任的人，我就不愿把我的信任交给她。”

“告诉我吧，告诉我吧？我几时隐瞒过你什么呢？”

于是我就把问题全部摊了开来。

“佐拉伊达，我愿意宽洪大量地对待那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恋爱的礼物献给我的女人。但是我不能容许你轻率地信任我而给自己招来麻烦。佐拉伊达，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你在夜里把

橡胶从开云人的栈房里运到你的船上。”

“撒谎！你的朋友撒谎！他们不喜欢我！”

“而且有一个叫做格里塞尔达的女人写过信给我的同伴。”

“撒谎！撒谎！”

“而且有人把正在发生的事对开云人提了劝告。”

“你的朋友！这是他们干的好事！你答允他们这么办的！”

“而且有几个橡胶工人发现了你那藏强盗船的地方！”

“真主！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要把我的橡胶统统偷光的！”

接着，我躲过了那恳求我的双手，走出了她的工棚，一面讽刺地冷冷地反复说道：

“撒谎！撒谎！”

我刚去看过“野猪”。他摊手摊脚地躺在棚子里的襄揪蘸上，被酒精的热量烧得瘫痪了。他周围的一堆凌乱的空酒瓶，证实了麦唐娜贿买他的计策。盛放酒瓶的筐子仍旧发着沥青的臭味，这是刚进港不久的船只特有的臭味。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他眼前得以休息一个时候，受惠于“野猪”的容忍），曾经对“将军”与麦唐娜之间突然发展起来的亲密友谊发生怀疑。他听到他们两人在栈房里交换着甜言蜜语：“我的夫人！”“我的将军！”鉴于大家对我的伙伴们的失踪表示不快，他奉老酒鬼的命令来叫我。“野猪”正昏昏欲睡，他流着口涎，仿佛睡着了似的，剧烈地打着饱呃，他除了甜酒不肯吃什么药。

“别让他再喝了，”我跟拉米罗说。“他要喝炸了。”

酒鬼把他的呆呆的眼睛死命地盯着我，骂我道：

“这根本和你不相干！骂也骂够了！骂也骂够了！”

“我的将军，我恭敬地求你允许我向你解释……”

“那你就接受逮捕吧！或者是把你的同伴交出来，或者是你自己被捕！”

接着佐拉伊达就低声告诉埃斯特万乃兹，说是骗子莱斯美斯和开云人即将出乎意料地到来，说是对我们有什么怀疑。

“怀疑什么？”我强自镇定地问道。“难道骗子因为我跟苑卡莱斯将军的友谊而诽谤我吗？好吧，如果是这么一回事，让灾难降临到我身上来吧。我有勇气去认识别人身上的优点，我要继续申明：拿刀子的人是超过其他一切人的。这儿是这样，哪儿都是这样！”

“野猪”在他的褒褓蘿上抬起身子，说道：

“是啊，那倒是确实的！”

“如果他们怀恨在心，”我补充道，“是因为我的朋友把我的看法告诉了雇工们，雇工们纷纷传说是我在阴谋反叛开云人，那末，错误不在那说得很好的话，而在那理解错了的意思。如果是因为我看見我的同伴们无所事事而于心不安，想用某种方式来报答那些人慷慨保护我，让我有了个托庇之所，来报答将军恩准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休息，所以派我的同伴去跟他们所选定的不论那一班人一起干活，那末，让他们只是因为我沒有首先取得许可而責罰我吧——如果说，有时候，事先必须愼重地取得许可的话。”

“是啊，那倒是确实的。”

“或者，他们的猜疑是由于你，佐拉伊达，你到处说我从来沒有在曼瑙斯待过；你从我回答你关于建筑、广場、银行、街道等等问题的话里，乱加推测，而且为了我从来不说我熟悉这个地方，你就执迷不悟，不信任别人。为了做‘罗沙斯公司’的一个顾客，跨进他们的栈房大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我无需这么做。我

有幸而和这样一家发财的公司有所联系，要感谢我国的领事。感谢领事，你们听見吧？感谢那位领事，此刻他正在向黑河秉程前进，来运用他的权力，纠正我所不知道的某种罪恶行为。因为在我最近接到的一封信里，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麦唐娜和"野猪"异口同声地反复说道：

"领事！领事哪！"

"是的，我的朋友知道我在圣弗尔南多·德·阿达巴波旅行，建议我把富内斯在哥倫比亚的区域内的暴行和谋杀，秘密地记录下来。"

我这样说道；当我炫耀着假装出来的、身为这样一个有势力人物的骄傲而离开他们时，"野猪"和麦唐娜反反复复地低声说道：

"领事呀！而且他们是朋友呀！"

"你能不能告诉我，""野猪"恳求道，"在这个印第安人富内斯搞的事件里，无论从哪一方面，我会不会当作同谋的人给牵涉进去呢？"

"可是，我的将军在那不幸的黑夜可积极参加了？……"

"被迫的！被迫的！"

麦唐娜打断了我们的话：

"领事先生能不能帮助我收回我放出的賬呢？你瞧，开云人不认賬，他离开居留地，就是为了赖賬。在你的书里写下这笔賬吧。"

"也许你从栈房里拿走的那些橡胶……"

"那是质量很坏的舍南姆比橡胶。橡胶球的外表是坚硬光滑的；里边儿却是沙土、破烂儿和脏东西。我为这橡胶损失了运

费，因为它经不起试验，放在水里就沉下去了。如果领事愿意听我的控诉……”

“那就必须跑到他所耽的地方。”

“如果他不曾来呢……”

“他来了，他来了，他已经到达亚瓜纳里了。那个叫做格里塞尔达的女人，在她的信里讲了不知多少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非问她不可。”

“我是怀疑她的。她是个阴险的家伙。她跟另外一个女人砍伤了可怜的巴雷拉的脸。”

“可怜的巴雷拉！”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许她跟我在一起的缘故。”

“我们必须立刻盘问她。”

“你敢吗？”

“敢！”

接着，格里塞尔达来了。

第 六 章

那天黄昏，天黑下来的时候，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在她那俯瞰着河水的茅屋門口挂上灯，一种叫人气也透不过来的忧急袭上了我的心头，今后我再也不会体验到这种心情了。挂灯是个信号。闪烁的灯光迸射在伊桑那河战栗的水面上，呼唤着她的船；水手们会聚集在船头上，准备午夜启碇。

我说不清楚我究竟在什么时候说服了那个女人，让她相信我们应该一起逃走的。我的脑子比挂在門楣上的灯燃烧得更加炽烈，象招引船只入港的灯塔一样的在那里燃烧。一句话，只有一句话，疯狂地在我的耳朵里嗚响，并且把清楚的形象招到了我的眼前："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砍伤了可怜的巴雷拉的脸。"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她能是谁呢？她为什么砍呢？是因为妒忌？报复？还是想逃走？阿丽茜亚，是阿丽茜亚吗？两人中间是谁先下手，用纤弱的手砍出了我男性的仇根所要砍的、致命的伤痕？我心里的激动愈来愈甚，那受伤的脸的怪相在我的眼前乱跳乱蹦；那不是一张脸，不是一副怪相，而是被牛角戳裂了的、米扬的上下颚，在嘲弄地讥笑着我，露出一个象是巴雷拉的、难解而可怕的笑脸，象是巴雷拉的笑脸！

我喝啊，喝啊，喝啊，然而我不醉！我的神经抗拒着有害的酒力。我从"野猪"手里把酒杯抓过来，我干杯时看到闪烁的灯光落

在晶莹的玻璃上，迸射出利刃似的寒光。船迟迟不来，我急不及待，从茅棚走到河边去，在澄彻的天空里打量着午夜的迹象，凝视缓缓蠕行的星子，计算它何时到达天顶。"野猪"在我背后蹒跚而行，一直跟随着我，用琐碎的事情和问题来和我纠缠不清。

他已经把栈房里的橡胶给了麦唐娜；他知道我会对价钱负责的。

"很好！很好！"

她曾教唆骗子莱斯美斯在圣巴巴拉湍濑布一个岗哨，来阻挡克莱門德·西尔瓦的独木船。可是独木船已经过了湍濑了！

"真的？真的？"

如果开云人看到橡胶供应缩小了，他会攻讦佐拉伊达偷窃的。

"很好！很好！"

我可曾注意到麦唐娜想逃走吗？哦，他会派警备队阻挡她的，除非领事想到上瓜拉姑来，而我又担保他并不想……

"别担心。他只是来收集情报的，目的是要消灭那暴君富内斯。"

"为什么骗子莱斯美斯说，他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不是橡胶商而是强盗呢？"

"诽谤，诽谤！我们是领事先生的朋友，那就够了嘛。"

"佐拉伊达，佐拉伊达，"我一面说，一面回避那酒鬼，"我的同伴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监狱。"

而她就坚持道：

"但是你可有把握，你派他们出去，不会使我和开云人搞坏关系吗？你爱我，你爱我吗？"

"爱，爱！"

我抓住她的手臂，强有力地紧抱着她，直抱得她尖声叫了起来；于是我用迷惑的眼睛凝视着她，女人的形体在我面前消失了，只剩下一块血迹斑斑的布复在一个淫荡的胸脯上——而鲁西安诺·西尔瓦的颚颥，又以温暖殷红的血渗透着那胸脯。

夜是蓝的，茅棚是凄寂的。不愿离开河滩的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来报告道，树枝从河面上流下来了。驳船一定在上游高处，在它隐藏起来的地方放送着信号哩。

一听到这消息，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反应。我的脚凉起来了，我的脉搏跳得慢了，我开始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宁静，使我心中充满苟安懒惰的宁静，虽然突如其来的热病象冒烟的火炭一样烧灼着我的皮肤。竟因为一个女性冒险家来到居留地而使我自己紧张起来吗？现在，我再也没有兴致看她或是打听任何人的消息了！如果她要找寻保护，让她来找我吧！我装得嘲弄鄙夷一切了。

“别邀我到港湾去，佐拉伊达，因为我不愿去。如果你坚持要我和你的女佣人说话，那就必须让我一个人耽在这儿这个棚子里！”

过了几分钟，当我看到两个女人来到的时候，我想挪动身体，遮住灯光。我走了几步，可是我的右腿不听使唤。一阵好象一群蚂蚁在爬似的微微搔痒，一阵微微刺痛的瘫痪，使我发抖了。我沉重地向前迈步，并没有感到土地，倒象是踩在棉花上似的。格里塞尔达跑过来拥抱我！我作了个手势拒绝她，当着麦庸娜的面干巴巴地说道：

“你好！”

今天我在黑河上，土人管它叫瓜因尼亚河的迷人的河上，写

下这些篇页。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坐了那土耳其女人的船，从瓜拉姑河的工棚里逃出来了。在那把我们送往亚瓜纳里的深褐色的浪峰之上，在那瞧见我的同伴们在奴役之中顺流而下的两岸之间，在克莱門德·西尔瓦的独木船所征服的漩涡之中，我回想着在我们逃走之前的可怕事件——使我留下血迹的事件，我的命运并不要求我去做的事件。

这儿是语言生动多采、精神不屈不挠的格里塞尔达，她那因为痛苦而憔悴的脸，已经学会破涕为笑了。这不幸的女人在我心里同时引起了柔情和勇气。她在危险面前并不退缩；我们在麦唐娜的工棚里单独会面的那天夜里，她知道怎样来解除我愚蠢的愤怒。

“你好！”我又说道，装出好象要离开房间的样子。

“等一等，陌生人。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来跟你谈话的！”

“跟我谈话？谈什么呢？你是来告诉我你们的日子过得怎样的吗？”

“日子过得跟你一样。乱糟糟的，可是快乐！”

“你的生意怎么样？你那饮食摊子怎么样了？你那新鲜面包售价多少啊？”

“可没有面包给你，因为我是不赊賬的。然而我看到你有困难，我就来了，我们就可以安排点儿事情。”

我看到她用手绢儿蒙到脸上去时就被感动了，我问她：

“可是小哥儿巴雷拉教你哭泣的吗？”

“哭？为什么哭？自从他们打了我的脖子那天起，我就养成了擦鼻子的坏习惯了。事情就是这样。”

她就这样责备我在馬波里达的野蛮行为；她想耍笑，却突然呜呜咽咽哭起来了，哭得全身抽搐，倒在我的脚边，说道：

“别开玩笑了，你看，我们已经够惨的了！”

我几乎是机械地俯下身去扶她起来，看到她的屈服，心里暗自满意。我感到自己在那痛苦面前低首下心了，可是我的骄傲象人面狮身像，仍旧抬着头，我沉默不语。问起阿丽茜亚，打听她住在哪儿，表示我想知道她的消息吗？决不！然而我一定还是下意识地语无伦次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格里塞尔达含泪微笑，回答道：

“你指的是她们中间的哪一个呢，是你的克拉丽达吗？”

“是啊！”

“咳，接受我至诚的慰问吧，因为现在堂富內斯占有了她了。是巴雷拉把她给了富內斯的，用来酬答他允许通过俄利诺科河和卡西吉阿雷河的事。这可怜的人儿知道她的命运时就哭了，我们也哭了；可是，甚至连她的衣服或小皮箱也没给她，就在一条独木船里把她装到了圣弗尔南多·德尔·阿达巴波，还带了一封信和一些礼物。”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是谁砍了巴雷拉的脸的啊？”

“啊，放荡的家伙，现在你终于打开你的牙关，问起她来了！首先，你承认克拉丽达是你在大牧場时的姘头吧。嘿，我们统统都知道了！”

“决不是！可是告诉我，那混蛋……”

“他亲自把这档子事告诉我们的，他每天夜里派毛珂来折磨阿丽茜亚；说是你跟那女人睡在一个褒鞦韆上，你要带她到委內瑞拉，还有许许多多我也不知道的话！所以你倒跟我说说看，那另一个姑娘有沒有理由悲观失望？那就是她跟我们一起来的緣故！那就是我所以带着她的緣故，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斐德尔要把我甩掉！他待我很坏！……”

“我告诉你，这些个神话跟我无关。每个人都是命该如此；我可不能同意你的说法；你把这些个阴谋诡计归罪于巴雷拉，要想把你自己描画成为一个无辜的人！那独木舟的旅行呢？那半夜的幽会呢？”

“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什么坏事情！你这样来判断我是对的，因为我跟你打情骂俏！那是我的罪过，但后悔更其难堪！我需要帮助，当阿丽茜亚要想跟堂拉法埃尔回到波哥大老家去时，我受到了诱惑！可是我后悔得也够了！从来，我从来没有对不起法朗哥！”

“啊，如果队长的阴魂能够开口说话就好了！……”

“别向我提到他吧！他为他的大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情形，问斐德尔，可别向我提起他来！我吃了那末多苦！使他倒在我名誉的脚下，咽他最后一口气，你想想对我是什么滋味！而且还要斐德尔承担过失，来保护我，保卫我！接着又是一种折磨：看到我的男人悲伤、冷淡、悔恨，整日整周地把我孤零零地丢在马波里达，他不愿意看到我，不愿意搞到非跟我结婚不可，而且老是反反复复跟我说，他要跑得远远的，跑到别的国家去，那儿没有人会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也不必做雇工，冒那跟公牛拚命的危险。就在这时候，巴雷拉那家伙来到了；而且法朗哥放纵了我的热情，象是要离开我，有时候说是我们要到橡胶区来，有时候又说他要耽在后方。闹到后来，巴雷拉为了强迫我跟他一起走，开始讨还他给我的礼物的钱，而我又没有钱来还他，他就向我威胁着要告发可怜的斐德尔！这些就是幽会！这些就是你以为那末丑恶的事情！”

“那末你想用出卖阿丽茜亚的办法来了清欠账？”

“你说话要凭良心！你怎么能给我加上这个罪名！我把我所

有的东西都给了巴雷拉，戒指啦，耳环啦，我甚至想把缝纫机卖掉了还他的账！在这一切事情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你是有钱的，我该求你借钱。阿丽茜亚听到我在夜里哭，她就自动来帮助我，她跟他谈话，要想使他至少把我的欠账打个折扣。接着你打了我还想打死我们，后来你跑到克拉丽达那儿去了；于是巴雷拉来告诉我，别等法朗哥了，因为你会把各种丑事告诉他，他会用棍子把我打死的！于是就逃跑，她离开了你，我离开了斐德尔，我们孤零零地来到我们能到的地方；在维伽大找个谋生之道！"

"爱情象风一样：它随心所欲地吹到这儿吹到那儿。"

"我跟你说这番话是错了。因为我喜欢你，而阿丽茜亚又想回到……可是你瞧，现在一阵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风落在我们身上了，把我们象垃圾一样卷走了，远远离开了我们的故土和我们的爱人。"

这不幸的女人哭起来了，一股柔情充溢在我的心里：

"格里塞尔达，格里塞尔达！阿丽茜亚在哪儿呢？"

"我们跟巴雷拉吵过架以后，他们就把我和她分开，把我卖了。她一定在亚瓜纳里！幸亏我教了她怎样守身如玉，怎样端庄持重。一路上我都没有把她丢开不管；如果我们离开驳船，我们就一同离开；如果我们睡在河滩上，我们就互相傍着睡，用毯子盖得好好的。巴雷拉生气了，可是他也不敢污辱她。一天夜里，在驳船上，他打开了一瓶酒来灌醉我们。因为他的东西我们什么也不愿吃，他便命令船夫硬把我拉出船去，他自己就朝阿丽茜亚扑过去。可是她在船沿上敲掉瓶底，拉起来就打，一下子就在那畜牲脸上划了八道伤口！"

她把话讲完的时候，我已经在桌子上把指甲都搞断了，我心里觉得我的手指就是匕首。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右手麻木了。八

道伤口！八道伤口！我用火星直冒的眼睛，在房间内找寻那混账东西：我要结果他，咬他，把他嚼得粉碎！

格里塞尔达求我：

“你安静下来吧，你安静下来吧！我们一定要到亚瓜纳里去找她。她是个诚实可靠的女人！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们没有买她，因为她现在不能干活，她肚子里怀着孩子！”

一听到这话，我就再也不知道我自己正在干什么了。象远方的一个回声，传来了格里塞尔达的话，叫道：

“咱们走吧！咱们走吧！今儿早晨斐德尔和红头发遇上我了，他们在船里了。我们重新都成了朋友了！”

我一定是发出了大惊小怪的叫喊，因为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和麦唐娜在門口出现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

格里塞尔达看到我没有了词儿，她便反复说道：

“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划船的人说，开云人可能要来了！”

佐拉伊达迫不及待地开始收拾小零碎儿，用她那爱找岔儿的女主人的不容分说的命令，把她的佣人们支使得够呛。拉米罗惊惊惶惶，走近来摸摸我的脉搏。女人们跑来跑去地打着包裹。不久，戴着大帽子的麦唐娜向我问道：

“你可有什么东西要拿的？”

我困难地指点着摊在桌子上的书，里边记载着这无耻而野蛮的故事的书——我的手现在在它的篇页上颤抖的书。我竭力说道：

“那个！那个！”

格里塞尔达便把书拿了。

"告诉我，你把我要求你的那笔账目写清楚了吗？你可以详详细细算出来，送给领事先生看吗？你瞧巴雷拉还欠我的钱，因为他欺骗我，给了我毫不稀奇的假首饰。把你要还他的钱给我。你可以给我签个笔据！那女人告诉了你什么？让我们走吧，我害怕！"

拉米罗做了个手势，警告我道：

"'野猪'醒了，在走廊里呢！"

我无法形容我在这些个时刻里的感受。仿佛我是半死不活的。毫无疑问，只有靠近我心脏的地方以及我左边儿的一大部分显得是满有生机的。身体上其余的部分就不是我的了，我的腿，我的手臂，我的腕关节，都不是我的了。它们成了虚假、可怕、讨厌的东西，存在而又不存在，引起一种罕有的厌烦的感觉，一根枯死的丫枝，死乞白赖地搭住活生生的树干时，树木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的。然而脑子还在奇妙地起着作用。我思考着。这是某种幻觉吗？不可能！这是全身僵硬症另一种幻觉的征象吗？也不可能！我能够讲话，讲话。我听得見我的声音，人家也听得見我的声音。但是我感到我的身体生根在地上了；我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起硬化作用的液体，在我那浮肿的、瘫软的、形状变得象棕榈块根一样的腿上涌上来。我要想走动，可是土地不让我走动。一声恐惧的叫喊！我摇摇晃晃！我倒下了！

拉米罗立即俯下身来，喊道：

"放血吧！"

"偏瘫！偏瘫！"我绝望地重复道。

"不！是脚气病初次发作！"

大清早的几个钟头里，我都在哭泣，除了拉米罗，没有别的

同伴，拉米罗坐在我漫靴靴的右边，一句话也不说。黎明柔和的风多少使我的身体松动了一些，高热从刺针在我胳膊上扎出来的伤口里跑出来了。我竭力要走动，麻木的腿拖拖拉拉的，叫我站不稳立不稳。它实际上体积大，然而却象是轻如鸿毛。现在我明白有些采集橡胶的工人为什么在感到脚气病发作的时候，要挣扎，发疯，用斧头一下子砍下麻木的脚踝骨来，流着血跑到工棚里，在那儿被坏疽腐蚀而死。

"我可不许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野猪"在隔壁的棚子里反复说道，他正在那儿跟麦唐娜争论。"即使我是喝醉了，我也知道在搞什么名堂。你要明白我的意思！"

"你听见吗？"拉米罗说。"想逃跑是冒险的。至少我不想尝试！"

"啊！你想耽在这儿，儒怯在这儿给你铸造了铁链？"

"懦怯和谨慎。那就是你所缺少的东西。而且你也不妨加上这些：失败和幻灭。"

"但是，自由这个观念不吸引你吗？"

"自由不足以使我幸福。精疲力尽，又穷又病的回到城市里去吗？不，任何一个离开了家庭出来谋生的人，不应该要着饭回去。在这儿四周，至少没有人知道我的困难。穷苦好象是自愿的遁世。你走吧。生活把咱们凑合在一起，咱们俩可是截然不同的材料做成的。咱们无法走上一条道路。可是，如果你有一天碰巧遇上了我的父母——请你别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让遗忘落在那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的头上吧！"

拉米罗用来跟他的梦想与青春告别的这些话，使我们又重新哭泣了。一切都是为了玛莉娜这姑娘的爱情，命运已经把她甜蜜的名字写在两个词儿的中间：

"永远！永不！"

破晓，拉米罗回来时，我问他道："争论的是什么事情？"

"栈房里的橡胶。'野猪'坚持说是丢了一百五十多个阿罗巴①的橡胶，他说橡胶是给偷走了，因为不得他的许可就装走了。麦唐娜向他担保，你会负责的。"

"我该怎么办呢，拉米罗？"

"这是件复杂得可怕的事情。"

"让我们劝麦唐娜还了橡胶，跟我们一起逃走吧。不然的话，让我们抓住'野猪'。斐德尔和埃里在驳船上，叫他们来吧！叫他们把枪带来！"

"驳船停在对岸。他们坐独木船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拉米罗？"

"咱们等到'野猪'睡午觉的时候再说。"

"可是你要跟我一起走，你真的愿意吗？跟我同甘共苦！我们都到巴西去！我们要象雇工一样干活儿。在巴西，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追踪我们！跟阿丽茜亚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她是个好姑娘，而我却失掉了她！我还是要救她！别为了我的这个计划、这个欲望、这个决定而责备我！她是我的情妇，别让这个事实影响了你。如今她只是个母亲，等待着她的奇迹。世界上有多少男子汉委屈自己跟并非理想的女人共同生活，可是因为母性已经把她神圣化了，所以宁可娶她！记住，阿丽茜亚并没有犯罪，而是我在绝望之中毁坏了她的名誉！来吧！你将要看见我们重归于好！在我们的仇人的尸体上重归于好！我们要到亚

---

① 阿罗巴(arroba)：重量单位，一个阿罗巴等于11.5公斤。

瓜纳里去找她。谁也不会买她，因为她怀着孩子。我的儿子甚至从子宫里保护着她！”

突然，拉来罗大惊失色，大叫着跑出去了：

“开云人！开云人！”

甚至到了现在，我也在那家伙的幻象面前发抖：矮个儿，金黄色的头发，红润发光的秃顶，萎靡不振的胡髭。他抓住瓦卡莱斯将军的领子，把他扔在地上，命令把他縛住脚跟吊起来，在他的脸下面点上一堆熏火。

“鬼东西！”他卷着舌头，反复说道，“鬼东西！难道我沒有命令你派警卫看守湍濑吗？谁派那独木船到巴西去的？”

当执行刑罚的人准备刑具的时候，他撕下了麦唐娜的凉帽，咆哮道：

“娼妇根子！你为什么不脱下帽子？你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我沒有告诉你，我啥也不欠你吗？你偷我的橡胶，放在什么地方？”

麦唐娜指指我，那阴险的法国人就恶狠狠地向我大踏步走过来，说道：

“土匪！你继续煽惑橡胶工人背叛我吗？起来！你的两个朋友在什么地方？”

我想站起来抗拒他，可是我发肿的腿不让我那么办。于是那家伙就扑到我身上，用脚踢我，用鞭子打我，駡我是贼，说我是印第安人富內斯的搭档，直到我人事不知地躺在地上，才丢下我走掉。

当我浑身是血醒过来时，我听到开云人在栈房里走动。就在这个时候，老工人正聚集在院子里，那儿有一群印第安囚徒，他

们的手腕在粗绳下生着蛆虫。骗子莱斯美斯一面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面催促监工们；监工们正打量着那一群不幸的俘虏，要把俘虏分配到他们的班里去。唠唠叨叨的嘶哑的声音充满了这个地方。接着我就看見他们把我的老朋友毕巴从那群人中带了出来。毕巴，双手都被綁着，按照骗子的指示，走过来把我认明正身。他走近我，把他肮脏的脚踩在我的胸膛上，嚷道：

"这个人是圣斐尔南多的密探！"

"还有你，畜牲，"跟在他后面的肥胖的橡胶工人接口道，"你是从'沟渠'来的'机灵鬼'，随心所欲地用指甲把印第安人抓死的人，经常鞭打我的人！把你的指甲借给我仔细瞧瞧吧！"

他抓住缚牢毕巴手腕的绳子，在橡胶工人的嘲笑声中把他拖了出去；接着就在怒不可遏的情形之下，两手握着砍刀猛烈一砍，砍断了毕巴的两个手臂，两只土色的手给抛在空中，象是一串蒼白而血迹斑斑的花束。毕巴吓糊涂了，从尘土中站起身来，仿佛要找砍断的手似的，两段胳膊在头顶上挥动着，鲜血从伤口冒出来，落在断臂上，象是野蛮的花园里的喷泉。'

开云人重新出现时，瓜拉姑工棚里的骚扰便停止了。

"哥倫比亚人！告诉我，驳船在哪儿？把藏起来的橡胶还给我！把你的同伴交给我！"

当他们把我放进独木船，我们渡河向驳船行去时，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和麦唐娜佐拉伊达·阿伊拉姆，他们在港口斜坡上，又是哭泣又是发抖，吓坏了。

格里塞尔达看見我受伤，猜到了出了什么事情，她走到船沿来接我们。开云人在他的靴底上弄熄烟斗；仿佛由于突然的猜疑而犹豫不定。他命令摇船的人把独木船靠拢驳船。猎狗大怒，在

船头上狂吠。

“女人，”我说，“縛住这两条畜牲，因为先生要来查船。”

“告诉主人，我们这儿除了货物，沒有别的东西。所有的橡胶都藏在死水湾头。如果主人愿意，我们就到那边去！”

开云人纵身一跳，就置身在船头上了，我刚上了船，他就下令开船了。

“这儿有多少人？别的混蛋在什么地方？”

“主人，我独个儿跟三个印第安人在这儿；两个打桨，一个掌舵。”

暴君叫着独木船里的人。

“起来！回到工棚里去！带几个人来装货！”

这时候驳船在河里往下浮动。格里塞尔达把自己挡在开云人的前面，含含糊糊作着悔罪的解释，希望他不会打量一包包的货物。我的同伴就藏在那儿，勉勉强强地用一个袋子盖着，他们的腿从袋子下面突了出来。一阵冷汗从我脸上流下来。开云人瞧见他们了。他按着手枪的扳机向他们走过去。

“先生！”我吃吃地说道，“他们两个是年青人，生着热病哩！”

那暴君俯下身去揭露他们。可是突然之间，斐德尔双手抓住了开云人的枪，红头发紧抱住他的腰。我拚命蹒跚着走过去给他们帮忙，可是那老犯人灵活得象一条鱼，突然挣脱了我们的手，钻到河水里去了。格里塞尔达抓起一把桨，打在他脑袋上。那两头猛犬跳进水里，追逐着那逃亡者在水里呼出来的水泡。开云人扎猛子。我们的枪摆在船沿上作好准备。

“他在这儿啦！他在这儿啦！把舵掌握住呀！”

一枪，两枪，十枪！那人浮动着，一面在装死，一面游开去，躲闪着枪弹，后来连猎狗都追不上了。

"赶快，赶快，别让他透气！"

我们猛烈地划船前进。那脑袋不見了，又在出乎意外的地方冒出来了，老是那样，快得象扎猛子的野鸭。馬代尔和多拉紧追着红色水波里的踪迹，对着它们的食饵急不及待地吠叫。接着，我们在岸边看到那令人心惊胆寒的结局：一只狗咬住一条不祥的长带子似的、越来越长的肠子，把尸体拖过了死水湾头。

那个外国人，那个在我们祖国土地的边境上斫伤林莽、杀死印第安人、奴役我国同胞的侵略者，就这样死了！

星期日，我们到达了瓦烏彼斯河口的圣饗阿金村，可是他们不肯让我们上岸。他们以为我们是有传染病的；他们看到我们饥饿，怕我们会偷他们的食物和母鸡。村长用葡萄牙话夹杂着西班牙话命令我们开出港口去，而群集在沙滩上的居民们，老人，女人，小孩子，都挥动着枪、扫帚和棍子威胁我们。

"不要哥倫比亚人！不要哥倫比亚人！"

他们还大駡那个把毁灭性的灾难带到黑河的巴雷拉。

到了圣伽勃里埃尔，我们不得不把船丢掉，因为这个村庄座落在狭窄的河流两岸，强大的流水在这儿澎湃奔腾而过，我们不能拿小船在湍濑里冒险。司铎馬沙阁下仁爱地接待我们，而且把传道用的汽艇借给我们，把我们送到烏馬利都巴。他告诉了我一个欢欣鼓舞的消息：堂克莱門德前些时候下来过，哥倫比亚领事将要溯流而上，就在周末，乘那往来于曼瑙斯和圣伊萨贝尔之间的汽艇"印加"而来。

烏馬利都巴！烏馬利都巴！若望·卡斯当涅依拉·风代斯给了我们衣服、蚊帐和食物，意犹未足，他还在装配一条作亚瓜

纳里之行的独木船。星期二我们就要沿着黑河航行，我们因为有希望而容光焕发，因为心中焦急而发抖。脚气病的发作，搞得我的腿没有知觉了，好象是橡胶做的一般。但我的灵魂在我的眼睛里闪闪生光，坚强得象火焰一般。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顺流而下了！这儿是庄严堂皇的山峰，山麓被古里古里阿里河冲击着，那就是堂克莱門德·西尔瓦和橡胶工人们在林莽中迷路时所找寻的河流啊。

圣伊薩贝尔！我在汽艇经理人那儿留下了一封给领事的信。我在这信里激起他的人道主义的感情，使他同情我们本国人，同情掠夺和奴役的牺牲者：他们远离家庭、远离祖国，在林莽里呻吟，在树浆里掺入了他们的鲜血。我在这信里，跟过去的我，跟自己的梦想的我，跟另外环境中可能是那个样子的我道别。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的道路快到尽头了，我象听到风暴中树叶的飒飒声一样，感到旋风在逼近了……

振作起来！振作起来！今天我们要到达亚瓜纳里了，我们用足全身的力量划着桨，因为我们听说我的仇人要到巴塞路斯去了。他可能把阿丽茜亚带走的。

河流在这儿分成两条巨大的胳膊，更加方便地来拥抱那荒島。右边的半島是被隔离开来的时疫病人的茅舍。半島后面就是犹鲁巴克希河口。

“红头发，可能有哪个工头认识你。把我的手枪拿去！插在你的腰带上。”

我们快要到了！

我正在曼努埃尔·卡尔多索的工棚里写下这些篇页。克莱門德·西尔瓦该在这儿跟我碰头。我已经为祖国鏟除了她那个丧尽廉耻的儿子。奴隶贩子再也沒有了。我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

我依旧看見我自己从独木船上跳起来，跳到了亚瓜纳里工棚前面光秃秃的院子里。生病的工人们正聚集在火堆四周，煮着药草，在烟雾弥漫中咳嗽着。我赶在我的仇人可能瞧見我之前，焦急地打听着他的消息，而他们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在那一刻里，我已经忘了要找寻阿丽茜亚了。接着，我看到格里塞尔达两臂环抱着她的脖子，我站住了一忽儿，也沒有招呼她。我只想看到她是否怀孕！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巴雷拉正在洗澡。我沒拿武器就穿过茅草向犹鲁巴克希河跑去。巴雷拉光着身体，站在靠近水的一块木板上，他正对着鏡子从脸上解开绷带。他一看見我，就扑到放衣服的地方去拿枪。我拦住他。两人就开始了可怕的、无声的、巨人式的搏斗。

这家伙是身强力壮的，虽然我的身材比他高大，他却把我打倒了。踢着，挣扎着，我们扭成难解难分的一团，在杂草和沙土中翻腾着，面对面地喘着气，有时候他压在下面，有时候他翻在上面。我们的身体象蛇一样纠缠在一起。我们的脚溅泼着河边的流水。我们回到了放衣服的地方，接着又滚了过来。后来我快要晕过去了，便使出非凡的力量，用牙齿咬破他那带伤痕的脸，把伤口咬得更大，流出了血，然后，一时性起，把他揿在水里，要把他象只小鸽子一样淹死。

接着，我疲乏不堪，好象浑身骨节都散开了，我亲眼看到了一幅最可怕、最吓人、最讨厌的景象。成千条卡里维向那受伤的

人游拢来，虽然他连连挥动胳膊来保护自己，但鱼翅一扑，亮光一闪，顷刻之间就啃掉了他的肉，每咬一口都在把肉撕去，动作之神速，正象一窝饥饿的小鸡啄光一根玉蜀黍一样。河流以但丁式的狂热奔腾着，血红，湍急，悲壮；仿佛在X光底片上可以看见的人体骨架一样，在那活动的铜板上慢慢地冒出了干净的、白色的骨胳，由于头颅的重量，一头沉下去了一部分；它搁在那儿，靠着河岸的灯心草抖动着，好象一边儿咽气一边儿还在乞求怜悯哩！

它搁在那儿，我跑去找阿丽茜亚时它就在那儿，于是我双手把阿丽茜亚抱了起来，把它指给她看。

阿丽茜亚脸色发青，人事不知，有着早产的征兆，我们把她放在独木船的船底里了。

前天夜里，在苦痛、黑暗和无依无靠的情况之中，七个月的婴孩生下来了。他的第一声悲叹，他的第一声哀号，他的第一声恸哭，是针对着那残酷的林莽的。他一定要活下去！我要在一条独木船里带着他航行过这些河流，寻找我的祖国，远离痛苦和奴役，就象那个从浦图马约来的橡胶工人，就象胡利奥·桑切斯一样！

昨天，我们所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从"桔林"来的汽艇，驶过来向我们开火，要想俘虏我们。可是我们用武力对抗武力。明天他们要回来的。如果领事也会到来就好了！

法朗哥和埃里在岩石顶上守卫，阻止那些患瘟疫的垂死的可怜人的独木船驶过来。我听到那群哀求的人在咳嗽，他们向我求援，想住在这儿。不可能！在别的情况之下，我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我的同国人。今天可不行！他们会危及阿丽茜亚的健

康！他们也许会把病传染给我的儿子！

说服这些再三恳求的受苦人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称我为他们的救星哩。我跟他们讲话，使我自己遭受传染病的危险，而他们却不愿回去。我一再告诉他们，我没有食物。如果他们侵犯我们，我们就不得不逃到林莽中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到亚瓜纳里的工棚去等待汽艇"印加"呢？今天或是明天汽艇就会到那里了。

是的，不如我们离开这个茅屋，在林莽里找个藏身之所，等待老人西尔瓦回来吧。我可以临时搭个棚子，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在我们的朋友容易找到我们的地方，在可以给婴孩搞到塞海棕榈的奶汁的地方。

让他们把我们那位小母亲的担架准备起来吧！法朗哥和埃里将要抬担架。格里塞尔达将要拿着我们的稀少的干粮。我将要走在前头，披风下面裹着我的头胎儿子。

还有马代尔和多拉跟在后面！

堂克莱門德：我们很抱歉，我们不能在曼努埃尔·卡尔多索的工棚里等你了，因为那些个生传染病的人上岸来了。这里，我给你留下这本书，打开在巴尔巴戈阿上；凭着这本书，借助于我用记忆绘测的这幅粗略的地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好生保管这本手稿，并且把它送到领事的手里去吧。它记载着我们的故事，橡胶工人们的凄凉的故事。还有好多空白页啊，好多不曾说出来的事情啊！

西尔瓦老人：我们要在离这工棚半个钟头的路程之内露营，在馬利埃河那个方向，挨着那条老路径。如果我们遇到出乎意外的困难，就在一路上留下大篝火。不要耽误了！我们只有六天的粮食！记住考汀奥和苏沙·馬恰多吧！

我们走啦！

看在天主的份上！

尾　声

我们的领事打给部长先生报告阿尔都罗·高宛及其同伴们的命运的最后一封海底电报，原文如下：

“克莱門德·西尔瓦白白地找了他們五个月。

“一点踪迹也沒有。

“林莽把他們吞沒了！”



注　　釋

四　　划

比亚波哥（piapoco）：　大嘴鳥。

巴也东（bayetón）：　羊毛大披风。

巴洪那尔（pajonal）：　草长得很高的草地。

巴尔巴戈阿（barbacoa）：　竹榻。

贝特里娃（petriva）：　瓜依波语：女人。

五　　划

卡尼奥（caño）：　小河。

卡里維（caribe）：　一种凶猛的食肉魚。

卡莎贝（cazabe）：　絲兰粉做的烤饼。

甘布尔（cambur）：　一种很甜的水果，类似小香蕉。

瓜杜阿（guadua）：　一种粗竹子。

瓜拉波（guarapo）：　尚未发酵的甘蔗汁。

瓜依波（guahibo）：　印第安的一族。

六　　划

亚海（yagé）：　一种植物，其汁液有催眠作用。

托波蕉（topocho）：　一种香蕉。

七　划

攻伽（conga）：　一种毒蚂蚁。

邦戈（banco）：　旷野；平原。

麦达（mata）：　耸立在旷野中的林莽。

苏拉尔（zural）：　小溪纵横的低地。

八　划

奔带路（puntero）：　列队前进时在前面带路的人。

奔黛舞（bunde）：　一种用鞋跺地的舞蹈。

宝幼娜（pollona）：　印第安小姑娘。

育谷达（yucuta）：　一种饮料。

法嘟嘟（fotuto）：　一种乡下喇叭。

苦茉兰（cumare）：　一种棕榈。

九　划

馬卡纳（macana）：　嵌有燧石的木棍。

诱宝（yopo）：　一种植物的粉末，能使人神魂颠倒产生幻觉。

十　划

高丽多（corrido）：　草原上流行的民歌。

莫栗基（moriche）：　美洲的一种高大的棕榈树，树汁有甜味，可用作饮料。

莫洛各达（morrocotá）：　一种金币，值二十美元。

十 一 划

麻尔麻（marma）： 一种有盖的锅子。

曼尼奥各（mañoco）： 炒熟的絲兰粉。

十 二 划

筏尔卡（falca）： 有篷的大独木船。

遙拉多（llorado）： 草原上的民歌。

篩哺缸（sebucán）： 棕榈叶编成的大圆筒，用来擦碎絲兰，滤出淀粉浆。

十 三 划

寢綳轟（chinchorro）： 委內瑞拉印第安人用龙舌兰绳子编织的一种吊床。

十 六 划

霍乐波（joropo）：草原上流行的一种舞蹈。

二 十 三 划

蠡夷恶（güío）： 一种大水蛇。

译 者 后 记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1889—1928)是哥伦比亚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他出生于南方小城的一个小康之家，在一个刚创办不久的师范学院读法律，是该校第一届的毕业生。其后做了几年律师，行有余力，还写点诗歌，成为波哥大城里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一年出版诗集《希望之乡》，写得极为美丽、精致，多少有点儿受现代派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影响。尽管诗集的艺术性较高，却只是描绘了哥伦比亚大自然的美，并未触及大自然的残酷和人的苦难乃至绝望，诗人自己也不太满意。一九二二年，里维拉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边界委员会”秘书的身份，跋涉草原，深入林莽，进行调查勘察。他不仅在俄利诺科河、卡西吉阿雷河上航行过，在河畔的印第安人中间居住过，在丛林中迷失过方向，受到过蚊蚋、食肉蚁、干渴和热病的折磨，而且在汽车工业所引起的疯狂追逐橡胶的岁月里，亲眼目睹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边境上橡胶林内的黑暗世界。橡胶工人在林莽中陷入了终身奴役的罗网；他们每天采割着橡胶，太阳、林莽和残酷的监工每天采割着他们的体力和精力，敲骨吸髓，直至死亡，他们逃不出林莽也逃不出资本家的魔掌。里维拉在那儿就自己见闻所及，作了大量的札记，也在那儿感染了严重的脚气病。“委员会”的调查勘察结束，里维拉在脚气病好转时，激于义愤，写出了自己在草原、林莽中的感受，特别是对橡胶林这个绿

色地狱的控诉。这便是长篇小说《旋涡》(1924)。四年以后，即一九二八年，里维拉因患肺炎，旅美时在纽约去世，留下一卷十四行诗和一个生前未出版的诗剧。

在里维拉短促的一生中，只写了《旋涡》这一部小说；但也就是这部小说使里维拉的声誉突破了哥伦比亚的国界：有的认为《旋涡》当得起“伟大的南美小说”的称号；有的则把它列为拉丁美洲三大小说之一，足以与《堂娜芭芭拉》和《堂塞贡多·松布拉》并驾齐驱而毫无逊色。

《旋涡》以阿尔都罗·高瓦留下来的手稿的形式，由主角自述经过草原、深入林莽的种种惊险悲惨的遭遇。在第一部里，高瓦和情妇阿丽茜亚私奔，进入卡桑那雷草原，借宿在法朗哥家里，他单骑闯到楚比埃达的大牧场，遇上一系列惊险的事故和纠纷，终于发现他和法朗哥的情妇都被奴隶贩子巴雷拉骗到橡胶林里去了。在第二和第三部里，为了寻找情妇，追踪巴雷拉报仇雪恨，高瓦和他的同伴们历尽艰险，在那绿色的地狱里愈陷愈深，接触的面也愈来愈广。最后虽然找到情妇，也杀死了仇人，可他自己却终于被林莽吞没了。——尽管情节曲折紧张，引人入胜，这显然只是一个框架故事。作家主要是借这故事的框架，尽量容纳和展现他在草原、林莽中的见闻和感受，对橡胶林里惨绝人寰的剥削和奴役，进行揭发和控诉。小说既然是主人公的手稿，作家便把自己的感受和义愤融化在主人公的自述里了，因此全书弥漫着一股异乎寻常的、动人心弦的抒情因素和力量，使人不由得不想到这部长篇小说不愧为一个诗人的创作。

里维拉把第一部写得从从容容，故事逐步展开，抒情的篇章和戏剧性的情节此起彼伏，更疏疏朗朗地缀上一些诗情画意。尽管描绘的事件并不是愉快的，可基本上用的还是暖色，几乎每

一页都散发着热带的气息，闪耀着拉丁美洲的独特的光彩。有的拉美文学史里提到“大地小说”这个名称，据说指的便是大地成了好些拉美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旋涡》就具备了“大地小说”的这一特征，自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里维拉在第一部里好整以暇地描写了草原上的日出和暴风雨，麦亢纳棕榈树流苏般的叶子在暮色苍茫中呜咽，人们狂热地套马和兜捕走散的牛群，从而不仅画出了草原的彩色缤纷，而且显示了草原的气质和灵魂。可里维拉在仿佛用闲笔抒写草原风光、渲染如火如荼的草原生活的同时，却又紧锣密鼓，让小说几乎是按照“情节剧”的方式迅速发展，安下许多伏线，到了第一部的结尾，高瓦和法朗哥只得把房子烧了，直奔林莽而去，走上一条血和泪的道路。此后两部是绿色地狱里的种种苦难，基本上用的都是冷色；第一部里的设色那么绚烂多彩，恐怕是诗人有意要创造出鲜明强烈的前后对比，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第二和第三部的前面，都有一篇抒情散文诗作为引子，它是高瓦的心声，小说的前奏，也是引导读者领略这一部分的基调和气氛的钥匙。例如第二部的引子的第一段：

> 啊，林莽，寂静的妻子，孤独与雾霭的母亲呀！是什么恶毒的命运，把我囚禁在你苍翠的牢狱之中？你繁茂枝叶搭成的天幕，象一个无垠的穹窿，老是笼罩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希望和晴朗的天空隔离开来；只是在你临到苦痛的晨昏、你颤栗的树顶起伏波动时，我才隐约瞥见天空一眼啊。哪儿是那黄昏时分常在山头漫步的可爱星星？那西风天使全身披戴的金黄紫红的云霞，为什么不在你的苍穹里飘荡？我的灵魂叹息过多少回了，当我悬想在你错综复杂的迷宫外，夕

照把远方浸润在一片紫红色里，夕照在红近我的故乡。——故乡有着难以忘怀的草原和雪封的洁白峰峦，而我曾在高山顶上极目眺望岗峦起伏之势。月亮在哪儿挂着她的安宁的银灯？你打我身边偷走了从辽阔地平线上涌出来的梦！你献给我的眼睛的，只是你青色天幕的沉闷单调。天幕上流着和平的曙光，但从来不照亮你阴湿胸膛深处的断枝残叶！

引子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这倒有点儿象我国古代诗词的优秀传统，可是在意象、比喻、象征以及情调、气氛和风格上，却全然是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的，依稀可以辨见鲁文·达里奥的影响。这种艺术上的特征和魅力，不仅在作为引子的散文诗里是这样，在全书写景抒情的章节篇页里亦然如此，它使整个小说流贯着一种独特的诗情画意，散发着一股新鲜的芳香馥郁之气。

里维拉把热带森林写活了，让残酷的林莽恐怖万状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畸形的树木被蔓草所囚禁。藤蔓把触须粘在树干上，缠之绕之，束之缚之，将自身移植到树干上，在痛苦的轮回之中和树干化为一体。大蚁冢吐出亿万蹂躏一切的蚂蚁。花粉在瘴气重重里飞翔。到处是发酵的臭气。听得见野兽牙床大嚼的声音，吞咽的时候怀着被吞咽的恐惧。虐待狂的处女林莽，把将至未至的危险的幻觉，投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人的各种感官把它们的职能混淆起来了，鼻子在探索，血液在大声叫喊："逃啊，逃啊！"……

在这残酷林莽的背景上，里维拉怀着人道主义的激情，揭露了橡胶林这个人间地狱里的更加残酷的剥削、奴役和屠杀。作家顺着高瓦及其伙伴追踪仇人的线索，插入并展开了橡胶工人克莱门德·西尔瓦备受剥削者和大自然的折磨、哀告无门、历尽

艰辛的悲惨遭遇，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亲眼目睹的、富内斯上校为了压制竞争而搞的大屠杀，以及一般工人和印第安人所遭到的各种天灾人祸……这些插曲都写得比较长，刻划得比较深，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插曲的长度，实际上构成了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主要内容和灵魂，高瓦追踪仇人的主线倒不过是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罢了。从这一章读到那一章，从第二部读到第三部，仿佛进入了但丁笔下的地狱，过了一圈又是一圈，而且一圈比一圈惨酷。据说有一位罗杰·开斯门特写过一本书，抨击了以浦图马约橡胶林为典型的奴役和剥削的制度；而里维拉则怀着同情和愤怒，深刻而体贴地描绘了这种罪恶制度下的非人生活的图画：橡胶工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和招来骗来的雇工。雇工在两年内不得掉换老板。每个工人都欠着一笔预支给他的帐（工具和食物）。存到帐上去的是他采集的橡胶，可老板把价钱定得极低。老板就是要使工人永远负债。本人死了，债务由子女承担。监工偷窃工人的橡胶，霸占工人的妻女，生杀予夺。老板之间又有协议，凡属拿不出证明他已还清债务的通行证的，哪个老板都可以把他扣留，送到橡胶林里去干活。这样，橡胶工人及其子女都陷入了终身奴役的罗网；有时候还会因橡胶老板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横遭屠杀，血流成河……

西方有的评论家强调《旋涡》主要写的是人与吞没一切压倒一切的大自然之间的生死斗争，称赞里维拉以不可超越的生花妙笔，生动有力地既描绘了林莽的美丽，又写出了林莽的毁灭性的力量。这，如果不是顾左右而言它，至少也有点儿买椟还珠。其实，作家的同情是完全倾注在橡胶工人身上的。他固然把林莽写活了，那也不过是为了写出橡胶工人被奴役的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的剥削者正是利用林莽这种特殊的自然环

境，越发肆无忌惮地奴役、摧残和屠杀橡胶工人的。里维拉不仅形象地描写了橡胶工人的苦难，而且用抒情的笔，道出了橡胶工人的悲哀：

> 奴隶啊，别抱怨你已精疲力尽了！囚徒啊，别抱恨你的监狱了！你根本不知道不戴枷锁、流浪在一个象林莽那样的监狱里的痛苦，那是被无数大河拦住了的绿色地牢啊。你不明白阴影的折磨——眼看着对岸的阳光，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咬啮你的脚踝的铁链，比这些池塘里的水蛭仁慈。折磨你的禁卒不及这些树木残酷，这些树木话也不说地监视着我们啊！
>
> 我要管理三百棵橡胶树，我划破它们得要九天的工夫。我已经给它们清除了藤蔓。我已经开辟了通向每一棵树的小径。在这险恶的丛林中跋涉而过，把不再流出橡浆来的树伐倒时，我时常发现橡胶采集者在偷窃别人的橡胶。我们用牙齿和砍刀互相厮杀，大家争夺的橡浆里溅上了鲜红的血。但，我们的血液给树液增加了分量，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监工要求每天交十公升的橡浆，何况鞭子又是永不饶人的重利盘剥者！

里维拉同时也写出了橡胶工人的象快要突破地壳的熔岩一般的愤怒：

> 我但愿有人可以和我密谋策划！我但愿挑起一场物种的巨大战役，死在翻天覆地的搏斗里，看到宇宙诸力兜底翻一个身！哪怕魔鬼愿意领导这场反抗！……

我过去是个橡胶工人，现在还是个橡胶工人！曾经促使我去反抗树木的那种力量，也会促使我去反抗人！

小说《旋涡》里还写到过一位法国科学家，他拍照片，写文章，打报告，进行各种揭发，有意要把橡胶工人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可是，他终于“失踪”了，偶然读过这文章的工人则被缝上了眼皮。高瓦走了一条个人复仇的道路，他历尽艰险，终于借着食肉鱼的帮助，杀死了奴隶贩子巴雷拉，但也只是杀死了他个人的仇敌，杀死了一个奴隶贩子而已。高瓦找到了他的情妇，然而并没有得到解救；故事的尾声说得明明白白，克莱门德·西尔瓦白白地找了他们五个月：“林莽把他们吞没了！”高瓦的办法，显然也不可能打破这绿色的地狱。他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遁入林莽之前，留下了一本橡胶林血腥罪行的记录，寄希望于哥伦比亚的领事。

我们不妨说，深入林莽、目击各种罪行的里维拉是个有心人，当年他就作了详尽的札记，后来便以此为基础，假高瓦之口，述说了这样一个悲剧，要在找到正确的办法之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把这个罪行揭发出来。小说中描写高瓦听到佐拉伊达·阿伊拉姆拉手风琴时的一段沉思，也不妨说是《旋涡》作者里维拉的心愿和希望。

我那诗人的心灵能够把声音的语言翻译出来，我懂得这音乐正在把什么告诉听众。它给予橡胶工人得救的希望：当人的手（我希望是我的手）一旦画出了他们所受的苦难的图景，激发世界上各民族的同情，起而反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林莽的时候，这种希望就到来了。这音乐对被奴役的妇人

讲安慰的话，告诉她们：她们的儿子将要看到她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自由的黎明。……

十分明显，作家里维拉是个人道主义者，正是这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和热情，构成了作品艺术力量的源泉和基础。尽管作家还不是以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眼睛来看待他所描写的事物和人物的，也认识不到现实的斗争道路，但他所提供的生动而真实的现实主义图画，所揭露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已经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足以使人愤激、令人深思。连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旋涡》的"社会评论是公正的，人道的，毫不强词夺理"。

当然，里维拉那种独特的风格，那种艺术的魅力，也是令人神往的。曲折紧张的情节，他写得不慌不忙，从从容容。正如在第一部里写了不少草原风光一样，第二和第三部里又写了密林和急湍，充满珍禽异兽的沼泽，毁灭一切生物的、成群飞行的食肉蚁，能致人死命的食肉鱼，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和童话……凡此都不是什么猎奇性质，在描写上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刘勰语）。在内容上也是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有时候仿佛有点离题稍远，实际上却是文章中的一种跌宕，在过分紧张的情节发展过程中起着调节和调剂的作用。全书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自述，这就便于插进抒情的篇页，使读者在心理上与书中人物更加贴近，增加了亲切之感，同时也给小说添上了韵味。至于精美微妙的比喻和象征，书中俯拾即是，这里指出它们多少有一些现代主义的特色也就够了。

这部小说的译本初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是根据E.K.詹姆士的英译本转译的，当时把书名译为《草原林莽恶旋风》。到了六十年代，找到了西班牙文的原本，出版社编辑同志又替我从

头至尾逐字逐句校订一遍，凡属英译本与西班牙文原本有出入的地方和某些我理解错误的地方，都一一作了订正，这一回改动较多，又增加了一些注释，书名也按原书原文La Vorágine译为《旋涡》。这个修订本如果尚可一读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仔细校订的同志，我在这里由衷地致以深切的感谢。修订稿付型后因十年动乱而未付印，出版社好不容易在这场浩劫中保存了这副纸型，使今天得以重新出书，这也是我十分感谢的。

吴 岩

一九八一年三月